

〔西班牙〕卡·何·塞拉著 顾文波等译

罪恶下的恋情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塞拉中短篇小说选



J551.45/2 79198

〔西班牙〕卡·何·塞拉著 顾文波等译

罪恶下的恋情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罪恶下的恋情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作 者 [西班牙]卡·何·塞拉

译 者 顾文波 尹承东等译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林笑见

装帧设计 古 棕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875印张 245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570—422—8/ I · 138

定价: 5.70 元

前 言

在当代西班牙文坛上，卡米洛·何塞·塞拉是首屈一指的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1989年，由于“他以风格多样、语言精练的散文作品含蓄地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们”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塞拉年轻时酷爱诗歌，崇拜诗人聂普达和阿尔贝蒂，写了不少诗，出版过两本诗集：《踏着白天游移的光》(1945)和《阿尔卡利亚诗歌集》(1948)。但是为他带来荣誉和成就的是小说和散文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1942)以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和朴实的风格在西班牙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欢呼西班牙出现了一位大作家。小说写的是一个埃斯特拉马杜拉农民的回忆。这个农民本来不坏，但是在恶浊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影响下染上恶习，作恶多端，在内战期间沦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小说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西班牙农村的愚昧落后状态以及广大人民对战后生活的幻灭与绝望的情绪，被认为是西班牙内战后第一部反映现实真正生活的作品。但是这样一部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可贵的艺术价值的小说，却屡遭冷遇：先是许多出版社拒绝出版，并嘲笑作者说：“你还年轻，还来得及改变职业，你

D185/5

前程远大，可以去当自行车运动员嘛！”小说出版后又被指责为宣传残暴行为和恐怖主义，有害于公众和道德，被当局查禁。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这是一部真实的小说。虽然它的一些章节很是可怕，对此不乏贬责之辞和禁读之令，但它仍然具有空前的反响，甚至可以说这是继《堂·吉珂德》之后西班牙文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①。”

1951年，塞拉出版了他最重要、最新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蜂房》。小说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内战后马德里普通人民的生活。故事发生在1942年12月的3天里。主人公马丁是个不成器的年轻诗人，失业后无所事事，以作诗打发时光。他囊空如洗，度日如年，终因在堂娜罗莎的咖啡馆吃饭付不起钱而被赶出店门。最后甚至被当作杀人犯受到拘留。罗莎的咖啡馆总是顾客盈门，芸芸众生往来不息。其中有工人、职员、贵妇、小姐、嫖客、巡警、守夜人、院士、作家、放债的、卖烟的、擦皮鞋的……作者以平气心地描写了这些人的各式各样的生活、彼此不同的生活遭遇。书中出场的人物多达数百人，他们形成了一个“人类的蜂房”，在咖啡馆和其他场所营营不息地骚动着。小说生动地再现了战后西班牙社会动荡、经济困难、人民痛苦的凄凉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庸置疑的。正如作者在初版自序里写的那样：“我的这本小说没有更多的（当然也不能更少的）希求，它不过是生活的一个片断，既不隐讳什么，也无惊人的悲剧，也不发善心，只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准确地一步一步地加以描写。”

^①引自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予塞拉诺贝尔奖时的讲话。

在表现手法上，无论对作者本人的创作还是对整个当代西班牙文学来说，《蜂房》都称得上是一部独特而新奇的杰作。它充分运用人物对话、内心独白和电影蒙太奇来表现人物的活动，展示种种社会现象。故事情节不是按照自然时序一一叙述，而是把众多人物的故事切割成许多片断，交叉进行描述。这种崭新的艺术手法加上深刻的思想内容，使《蜂房》在当代西班牙文坛上赢得头等重要的地位。正如原著的出版者指出的：

“《蜂房》是一部开创了西班牙小说新时代的伟大作品。它使作者获得了西班牙当代叙事文学最杰出的革新者的声誉。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性作品，也是一个时代的生动有力的见证和西班牙文学天才的标志。

“《蜂房》不仅是塞拉作品中最杰出的一部，而且也是当今西班牙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它是30年来西班牙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

《蜂房》的艺术真实性和社会批判性引起西班牙独裁当局的注意，尚未出版就遭到查封，作者不得不把书拿到阿根廷去出版。

作为一部杰作，《蜂房》一直深受评论家推崇和读者欢迎。它在国内一版再版（迄今已达30多版），并且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学。1982年它被搬上银幕，受到赞扬。1984年在马德里举办的西班牙语当代优秀小说评选活动中，它和《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双双中选，这雄辩地证明了塞拉小说的非凡价值和水平。

在塞拉的小说创作中，《圣卡米洛，1936》被认为是和《蜂房》不相上下、难分高低的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内

战爆发前几个星期里。主人公怀着沉重的心情面对镜子进行“良心的反省”、解释人生的意义和当时那个历史时代。小说几乎完全从马德里妓院的角度叙述，运用的语言同这样的角度相适应：粗俗之至，不堪入目。主要故事的叙述中夹杂着对那些日子的新闻、消息、报刊广告、社会气氛等的介绍。但是故事既未中断也未停顿，只是经常改变场景、人物和话题。小说中的人物和《蜂房》一样营营不息，东奔西走，也一样真实、生动。通过这众多的人物的眼睛反映了那个历史时刻西班牙的社会生活。

塞拉的其他长篇小说也各具特色。如《静心阁》(1943)写一群结核病患者在疗养院的生活，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在疗养院都遭受着病魔的折磨，生的信心被死的念头所压倒。作品的题材和气氛跟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相似。《小癞子新传》(1944)别出心裁，和西班牙16世纪的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异曲同工。主人公同名，作者换代易时，让他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现代，通过他的种种历险和遭遇，有力地讽喻和鞭挞了贫困、落后、民忧国敝的社会现实。《考德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采用“内心独白”，写一位不幸的母亲给在海上丧生的儿子写信。表达了对内战中死去的亲骨肉的哀痛之情，同时表现了弗洛伊德式的妒忌心理。《为两个死者演奏的玛祖卡舞曲》(1983)写的是西班牙加利西亚某个偏僻山区两个大家族之间的宿怨、矛盾和斗争。在残酷的族系之争中，辛古德人巴尔多梅罗父子被卡罗波人法维安一伙歹徒残害致死。失明的手风琴师高登西奥怀着沉痛心情为姐夫和外甥奏起了玛祖卡舞曲。三年后古辛德人决定由巴尔多梅罗的弟弟

丹尼斯出马复仇，一天他带着狼狗将法维安活活咬死。手风琴师闻讯再次拉起玛祖卡舞曲。作品以令人惊人动魄的故事表现了西班牙山村愚昧落后、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和山民封建、迷信、粗野、失常的精神状态。全书不分章节，除最后附加一份验尸报告外，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连贯完整，一气呵成。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笔调细腻，但不繁芜；风格奔放，却有节制；由于方言俚语的运用而使小说充满地方色彩。不少批评家认为，这部作品是作者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称之为当代西班牙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决不过分。1984年塞拉就是由于这部小说而获得了国家文学奖。

塞拉的长篇小说创作富有创新精神，每部作品都有新的艺术尝试，新的风格追求，具有新的形式和内容。这正如西班牙著名评论家鲍尔·伊列指出的：“塞拉多产，但不重复自己；多变，但每变均有开创；无论就其产量和创新精神而言，塞拉都堪称西班牙的文学大师。”

塞拉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很有特色。无论是中篇小说《风车》(1956)、《不受赏识的艺术家》(1952)、《艺术家的咖啡馆》(1953)、《圣巴尔维那》(1951)，还是短篇小说集《飘过的那些云》(1945)、《加西利亚人及其匪帮》(1949)、《西班牙的故事》(1948)、《卡宾枪手的漂亮故事》、《十一个关于足球的故事》(1963)、《没有爱情的寓言集》、《饿汉们的雪橇》等，一般都有生动感人的故事，质朴无华的描述，风趣幽默的笔调以及不拘一格的表现技巧。这些作品构成了塞拉全部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他的长篇小说是色彩艳丽的红花，那么他的中、短篇就是熠熠闪光的绿叶。

塞拉的散文创作特别是游记师承西班牙名作家巴罗哈和阿索林,语言流畅,文字优美,感情洋溢,不但描绘了西班牙各地的风情,而且揭示了西班牙人的性格和心态,读来引人入胜,不乏小说的特点和韵味。如《阿尔卡利亚游记》(1948)、《从米尼奥到比达索亚》(1952)、《基督徒、摩尔人和犹太人》(1956)、《首次安达卢西亚之行》(1959)、《莱里达省的比里牛斯山之行》(1965)等,都是塞拉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

塞拉的各类文学作品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当代西班牙城乡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为革新西班牙的文学传统开辟了道路,为振兴和繁荣西班牙战后的文学做出突出贡献。由于他在文学上达到的成就,1957年被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1964年被美国西拉丘塞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先后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84)、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文学奖(1987)和享有世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

毋庸置疑,塞拉是当今西班牙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他的名字早就被载入史册。文学史家给他的很高的评价:“毫无疑问,塞拉是我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活力和趣味,叙述笔调不慌不忙。他是维皮奥·巴罗哈之后西班牙最富有表现力的作家。他才思敏捷,掌握着丰富的词汇,措辞造句准确无误。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无与伦比的描写才能^①。”西班牙文学界一致赞誉他是内战后复苏和重建西班牙文学的先驱,开辟了一代文风。

^①引自《西班牙与拉丁美洲文学史》,马德里,1965年第2版,1397页。

为了展示塞拉小说创作的风貌，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这位名作家的艺术特色，我们选译了这本小说集。其中，《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前文已经提及，无须赘言。对其他中、短篇作品也不想作具体的分析。因为无可置疑，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鉴赏能力和角度，读后自会作出个人的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再说，从读者的参预意识来讲，与其让译者定下调子，倒不如让读者自行品味，自受其益，自得其乐。不过，也不好完全不谈，说一说对这些作品的总的印象还是必要的。

从内容来讲，这些作品并非都写重大题材。但是整个来看，这些小说又确实从不同视角或侧面反映了现当代西班牙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其思想性是可取的，艺术性也是可贵的。文艺本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从这些作品的生动真实的形象、富有感染力的故事，读者会加深和提高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同时也会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和艺术上的借鉴。从这些作品还可以看到，艺术表现的空间是广大的，可能性是众多的：可以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也可以是浪漫主义的想象，还可以是现代派的超现实的表现。总之，只要是从生活实际出发，以社会生活为源泉，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关在象牙塔里造车，产生的作品就总是对人们有所教益的。事实上，塞拉本人就是一位历尽沧桑、与社会和生活和人民联系密切的作家。为了加深对西班牙的社会和各阶层人民的状况的了解，他曾经不辞辛苦、如醉如痴地花了近10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徒步旅行。繁华的城镇，偏远的乡野，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塞拉自己回忆说：“我所掌握的一

切知识，全是那个时期从生活中获得的。现实生活是最富有教育意义的。”他的生活功底、艺术功底和他的许多小说和散文，都是和他这种孜孜不倦深入生活、了解社会、扎根祖国大地的热情分不开的。

此外，从这些作品还可以看到塞拉运用语言的特点。读着这些作品会不难察觉，他的语言生动、活泼、富有个性。无论叙事写人还是绘景状物，塞拉都尽量剪枝除蔓，力求简洁。有时用些村言粗语，这本是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决定，无伤作品之大雅。此外，人名和语句也常有重复，让人觉得多余。其实，这是塞拉叙述方式的一个特点。这种重复往往能加强作品叙述的韵味和节奏感，至少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最后还想说一下的是，这本集子所选的作品在塞拉的全部小说创作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编、译者自信它们能够体现作者的艺术风格和水平。如果这个集子有利于读者了解塞拉的创作、扩大眼界，启发思索，提高文艺鉴赏力，编、译者的愿望就算达到了。

朱景冬

1991年5月

目 录

罪恶下的恋情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顾文波译(1)
风车	朱景冬译(118)
不受赏识的艺术家	朱景冬译(210)
艺术家咖啡馆	李德明译(260)
矮个儿消夏者	尹承东译(309)
流浪汉胡安尼托	朱景冬译(320)
老调调	申宝楼译(330)
甜橙，冬天的水果	朱景冬译(333)
痴情的少女	朱景冬译(342)
一副墨镜	朱景冬译(350)
心灵和眼睛里的拉·曼却	尹承东译(358)

罪恶下的恋情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献给著名贵族、托雷麦西亚的伯爵堂·赫苏斯·冈萨雷斯·德·拉里瓦先生。此人在本篇作者的手下丧生时，微笑着叫了他一声帕斯库亚里略^①。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

1

先生，我并非坏人一个，尽管我身上并不缺乏成为坏人的种种动机。我们这些最终难逃一死的人，刚出娘胎时，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然而，降生之后，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成长。命运像捏蜡像一样，随意地把我们变成了不同的人，最后又让我们殊途同归，走向死亡。有人得天独厚，前程似锦；有人命运坎坷，荆榛载途。有人能眯缝着

^①帕斯库亚尔的呢称。——译者

宁静的双眼，品味幸福的芬芳，脸庞上挂着清白无辜的微笑；有人则必须在田野里忍受炎炎烈日，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为自卫和生存紧锁愁眉。脂粉敷面、玉体着香与屈辱纹身、抱恨终生，两相比较何异天壤之别！

我降临尘世已经多年，至少有55个年头了。故乡是巴达霍斯省一个偏僻的村庄，离阿尔门德拉莱霍城约有10公里，位于一条漫长的光秃秃的公路旁。那条公路像饿汉子度日那样漫长乏味，像死囚熬日那样遥无尽头——先生，处于您的地位，这种难熬的滋味是无法想象的。

故乡阳光充足，是个炎热的乡村。橄榄树比比皆是，毛猪（请您不要见怪^①）到处可见。所有的房屋都粉刷得洁白耀眼，甚至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眼睛刺得慌。村里有个用石板铺成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个漂亮的三眼喷水池。几年前，当我离开村子时，水源已经枯竭，但它是多么潇洒，多么漂亮啊！水池最高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孩，池边构筑成波纹状，犹如扇贝的贝壳。村公所位于广场上，那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建筑，四四方方，像只烟盒。中间冒出一个尖塔，塔上镶着一面时钟，钟盘白得像圣饼。时针永远指着9点。村民并不用它来报时，而只是拿它当装饰。自然啦，村里的房子有好有坏；坏的居多，这也不言而喻，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坏的居多。其中有一幢两层楼房，那是堂·赫苏斯的家。前厅全用瓷砖砌成，室内摆满了花盆。不

① 西班牙民间在说到“猪”这类不体面的词（包括本篇小说里的“屁股”、“尿布”等）时，常补上一句“请原谅”或“不要见怪”之类的客气话，有些地方甚至把“猪”直接叫做“不要见怪”。——译者

用说在里面住，就是远远看它一眼，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堂·赫苏斯一向酷爱花草，我想他一定专门嘱咐过女管家，要她看护那些洋绣球、香水草、芭蕉树、薄荷等名目繁多的花草，因为那个老佣人总是手握柄勺，钻进钻出地给嫩草幼芽浇水，那股精心劲儿，像是在调理自己的宝贝儿子。用不着怀疑，对她的用心，草木都是知情的，它们一株株都长得翠滴滴的。堂·赫苏斯的家也在广场上，奇怪的是，他不惜工本修建起来的那么优雅的房子，面墙却没有粉刷，露出石头的本色，显得十分平常。而这个村子里，再穷的人家也得把房子刷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主人自有道理吧。门楼上边，有两个石雕盾徽，据说很贵重；盾徽顶上是两个古代武士的头像，戴着羽饰的头盔，一个面东，一个朝西，似乎在防御着可能从两边同时出现的敢于进犯的敌人。广场后面，隔着堂·赫苏斯的家，是教堂。教堂的钟楼是石头砌的，小钟的响声怪异得无法描述，不过，它却不时闯入我的回忆，好像此刻正在那些拐角处鸣响。教堂的钟楼和村公所的钟塔高矮一般，但每当夏季来临，返回的老鸛都知道前一个夏天自己是在哪个塔上栖身的。那只后来又活了两个冬天的跛脚鸛，原先就是栖息在教堂的钟楼上的。当初它被雀鹰惊吓，从钟楼上掉下来时，还很幼嫩。

我家住在村外，若是迈大步，离村边有200步左右。当然啦，我家的房子，得与我的地位相称，是狭小的平房。但由于我对它有了感情，有时还为有它而自豪。一进门就是厨房，实际上，它是家里唯一能看得上眼的地方。里面粉刷得干干净净，虽然是土地，却用鹅卵石摆成了图案，地

面也踩得很平实。说实在的，这并不次于许多人家为赶时髦而打的水泥地。灶台很大，很干净，灶台旁边有一个餐具橱，里面放着几件陶瓷摆饰，几件日用的青蓝描绘的瓷罐和蓝色、橘黄色图案的碟子。有的碟子一面全是画，有的只画一朵花，有的只有一个名字，有的只描一条鱼。墙上有好几样东西：一个很漂亮的年历，上面画着一位在轻舟上摇扇的妙龄女郎，日历下方有一行白绒绒的银色字迹：“莫德斯托·罗德里盖斯 海外珍品 梅里达(巴达霍斯)”。还挂着一幅服装鲜艳的埃斯帕特罗^①肖像。还有三四张照片，有的很小，有的大小一般。是谁的照片，我并不知道，因为总是在老地方挂着，我也就没想到打听打听。墙上还挂着一只闹钟，那是一件珍贵的物件，很少有谁去拨弄它，可它倒像上帝安排的那样走走停停。墙上还有一个用花长毛绒做的针插，上边插着几根漂亮的彩色玻璃头饰针。厨房里的家具少而简陋：3把椅子，其中有一把挺精致，曲线形的木腿，有靠背靠垫；一张带抽屉的松木桌，跟椅子相比，显得矮一些，但并不影响使用。厨房里的一切都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夏天，我们不生炉子，每到下午，我们敞着门，坐在炉台的石头上，非常凉爽惬意。冬天，我们只要稍微动动手，炉膛里的炭火就能彻夜不灭，厨房里就始终暖暖和和的。屋里有微弱的灯火时，看着我们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是件很有趣的事。影子在墙上来回晃动，有时慢慢悠悠，有时又蹦蹦跳跳，像在闹着玩。记

^①埃斯帕特罗(1793~1879)，西班牙政治家和将军，维多利亚的伯爵。——译者

得小时候，墙上的影子常使我害怕，直到现在，我虽然早已是个成年人了，每当想起那时的惧怕心情，便不免有些心悸。

房屋的其他部分都太简陋了，没有在此花费笔墨的必要。如果不需要附加其他条件，只因为住过人就可以称为房间的话，那我们还有两个房间和一个马厩。直到现在我还总是想，我们那个一直空着不用的棚子为什么非得叫它马厩不可。两个房间，我和妻子住一间，另一间住着我的父母，他们在那儿一直住到天晓得是上帝还是魔鬼将他们带走为止。打父母死后，那个房间几乎一直空着。起初是没有人需要去占领它，后来，当有人需要住房时，这人又往往宁愿住在厨房里，因为厨房不仅光线好，而且严实不透风。我妹妹每次回家，总是住在厨房里。孩子们——当我有小孩的时候——一旦能离开母亲，也总喜欢往厨房里跑。原因很简单，嫌房间太脏，不严实。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毕竟里面还能住人，作为房间，能住人是最主要的。何况它既能抵御严冬腊月刺骨的寒风，又能挡住8月酷暑令人窒息的热气呢。至于马厩，那就甭提了，阴森黑暗，墙上散发着一股死牲口的气味。跟5月间弃在悬崖上乌鸦争食的腐肉散发的气味一样难闻。

说来奇怪，我从少年时代起，要是闻不到那种气味，会难受得活不下去。我还记得那次为参军而到省城去的旅行，那一天我一直烦闷不乐，我像条猎狗似地不住地东嗅西闻。在小客栈里睡下之后，我又拉过自己的呢布裤子闻了闻，顿时，一股暖流充入血液，觉得浑身暖乎乎的。我把枕头扔到一边，叠好裤子，枕在头下。整整一夜，我睡得像石头

一样死。

马厩里曾有一头干瘦的小毛驴，地里的活全靠它帮助我们干。家境好一些的时候——实话实说，我家的日子很少有好过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面养两三头毛猪（蒙您不见怪）。房子后面有个牲口栏，是从后墙伸出去的一块，地方不大，但也够用了。牲口栏里有个坑，冒出的水肮脏难闻，后来我只好把它填死了。

牲口栏后面有条小河，时常半干着，从来没有满过。水流污浊，散发出一股吉卜赛部落的怪味。小河里可以逮到漂亮的鳗鱼。为了打发日子，有时我下午也去钓它几条。我那个说话诙谐俏皮的老婆说，这条小河里的鳗鱼长得很肥，因为它们吃的跟堂·赫苏斯吃的一样，只不过比他晚吃一天而已。我专心埋头钓鱼时，时间不知不觉过得特别快。每次收拾渔具时，往往天都黑了。抬头远望，阿尔门德拉莱霍城既像一只又扁又肥的乌龟，又像一条蜷曲着不敢离开地面的长虫。城里的电灯开始闪亮。那里的居民肯定不知道我是一个在河边钓鱼的人，他们也不会想到，就在那个时候我一面看着怎样亮起了万家灯火，一面想象着他们中许多人正在说些什么或在议论些什么。这些城里的人哪，他们是在背对着现实而生活啊！此刻，在离他们只有10公里的原野上，有个乡下人正在收拾渔竿，从地上拾起装了六七条鳗鱼的小篮，同时漫不经心地想，他们就连这样的现实也一无所知啊。

钓鱼这种消遣，我总觉得不是男子汉干的事，所以我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打猎。村里人说我从来不会空着手回家。不客气地说，他们并没有说错。我有一条逮石鸡的母猎狗，

叫吉巴斯，它样子不怎么好看，还有些野性，但在我面前特别听话，让干什么它就干什么。我经常一早带上它朝着去葡萄牙国境线的方向，走到离村子七八公里的查卡去打猎，我们的确从来没有空着手回家过。在返回的路上，母狗总是跑在我的头里，在前面的一个岔路口等我。那儿有块扁圆形的石头，像只矮凳子。那块石头像人一样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甚至可以说，它留给我的回忆要比许多人给我留下的回忆好得多。石头挺宽，中部有些凹陷。坐在上面，屁股（承您不见怪）下有点滑溜的感觉，非常舒适，一坐下就不想起来。每次我都得在那块石头上坐好长一段时间，把猎枪往两腿中间一夹，抽着卷烟，吹着口哨，观赏着眼前的一切。这时，母狗对着我，坐在两条后腿上，歪着脑袋，睁着两只锐利的栗色小眼睛看着我。有时候，我也跟它说几句话，它一听我说话就稍稍竖起耳朵，像是要更好地听明白我的意思。当我沉默不语的时候，它要么跟在蚱蜢后边跑几圈，要么就趁机改变一下坐的姿势。我每次起身离开那块石头后，不知为什么总要回过头去再看它几眼，像是在跟它告别。有一天，想必是我站起来离开时心情太郁闷、太烦乱了，没走出几步，就又走回去在石头上坐下。母狗也重新在我对面坐下并盯着我看。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忏悔牧师的目光，是探询究竟的冷冰冰的眼神，就是人们所说的山猫那样的目光……我不禁浑身哆嗦了一下，犹如双臂通上了电流。我心里的卷烟熄灭了。我的双手慢慢抚摩着夹在两腿间的猎枪。母狗仍然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像是头一次见到我，像是马上就要责怪我。它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好像要我立刻缴械投降，使我怒不可遏。天

气很热，热得可怕。我眯缝着双眼，那母狗像钉子一样的目光盯着我不放。

我操起猎枪，向它射击；再装上火，又打了一枪。母狗身上流出紫黑色的血，粘糊糊地淌了满地……

2

童年时代给我留下的并不都是美好的回忆。我的父亲是葡萄牙人，叫埃斯特万·杜阿尔特·迪尼斯。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已是40岁上下的人了。他身材高大，胖得像座小山，皮肤黝黑，漂亮的小胡子往下耷拉着。据说，年轻的时候，他那八字胡是向上翘着的，但自从他蹲监狱之后，胡须上表现出来的那股神气劲再也见不到了。打那之后，直到他进入坟墓，他的小胡子一直都是软绵绵地往下耷拉着的。我对他很尊敬，也非常怕他，只要有可能，我总是敬而远之，尽量不冲撞他。他性情粗暴，无论什么事，从不允许别人有任何违拗的表示。正是他的这种粗暴的脾气使我意识到，对他只能恭恭敬敬，服服帖帖。一发起脾气，他总是抡起棍子，照着我和母亲就打，没头没脸地狠揍；而他的生气发怒又是家常便饭，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为了治服他，母亲以牙还牙，跟他对打。可是，我那时才几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咬牙忍受皮肉的痛苦。那么点岁数的小孩，皮肉是多么幼嫩啊！

跟他也好，跟我母亲也好，我从来没敢打听他蹲监狱的事。我想，疯狗本来就在到处寻人咬，你再去招惹它，岂

不自讨苦吃。其实，也用不着我自己去打听，热心肠的人总还是有的，特别是在我们那个住户本来就很少的村子里，不惜花点时间把一切都告诉我的人总还是有的。那次进监狱，是因为他犯了走私罪。看来，走私是他多年的老行当。不过，常言道，世上没有铁饭碗，水罐难逃井上破，平坦的捷径是没有的。不知道是哪一天，总之是在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自信往往使勇夫摔跤——缉私队盯上了他，查出了他走私的货物，把他关进了牢房。这些事，想必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了，因为我对这些事毫无印象，说不定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

母亲的个头的确也不矮，但身子不粗壮，瘦高个儿，与父亲恰成对照。从她的脸色看不出她是健康人的样子：她面色青黄，两腮瘦削，整个外表给人的印象，若非命在旦夕，也是痼病在身。跟我父亲一样，她也是火暴性子，那股劲儿一上来，魔鬼也得惧她三分。她整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骂骂咧咧，嘴里总是不干不净的，骂出的话不堪入耳。她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不怎么爱洗脸。实说了吧，我和她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只见她洗过一次。那是因为我父亲骂她是酒鬼，她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怕水，才一狠心洗了那么一回。酒，她的确不讨厌。东拼西凑也好，从我父亲的衣兜里掏摸也好，只要手里一有钱，就立即打发我到小酒店去买瓶酒回来。为了不让父亲发现，她小心地把酒藏在床底下。母亲嘴角上长着灰白的茸毛，蓬乱难看的头发在头顶上胡乱地打了个不大的发结。嘴唇四周有几个不大的玫瑰色的疤痕或标记，我想那大概是她年轻时害脓疱病留下的痕迹。夏季，疤痕的颜色变得鲜明起来，尔后

变成一个个小脓泡，入秋时开始消脓，入冬之后才慢慢消退。

父母俩的关系很不好。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没有好的品德，又不甘心在上帝安排的环境中安然度日。所有这些缺点——不幸得很，这些毛病我都不折不扣地继承下来了——使他们很少考虑生活中还应该有什么准则，很少想到还应该控制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们常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爆发一场持续多日的无休无止的争吵。一般情况下，我不偏向任何一方，因为说实话，不管站在哪一边，最后落在我身上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有时我为母亲挨打而高兴，有时又为父亲被抽而暗喜，但我从来没有敢于表露过我的这种心情。

我母亲是个文盲，不会读也不会写。父亲有点文化，并且为此而自豪。他每天都要找机会炫耀自己的文化，同时，常常不顾场合，贬低我母亲，说她是白痴，而这对母亲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侮辱，所以她一听到叫她白痴，就火冒三丈，大吵大闹。有时，我父亲下午回家时，带着报纸，不管我和母亲是否愿意，硬逼着我们坐在厨房里听他念新闻。光听他念还不行，还得听他就念过的新闻发表评论。一碰上这种场合，我禁不住全身哆嗦，因为，他的议论往往是争吵的开始。为嘲弄父亲，母亲总是说报纸上写的和他念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说他念的全是凭空瞎编的。一听到母亲嘲讽他，父亲马上暴跳如雷，像疯子一样又叫又嚷，骂母亲是白痴、巫婆。每次吵架，他的收场词总是直着嗓门叫喊说，他原先要是知道报纸上那些事的话，根本不会同她结婚的。准备随时还击的母亲立即反击，说他是倒霉蛋，

指着鼻子骂他是葡萄牙人，是饿死鬼。我父亲像是专门等着她说出这些话好狠狠揍她一顿似的，马上从身上解下皮带，在厨房里追着母亲抽打，直到打够了才肯罢手。起初，我也得跟着挨上一两下，后来我有了经验，懂得了“要想不湿身，莫往雨中钻”的道理，一见到局势不妙，我就赶紧悄悄离开他们，跑得远远的，让他们打个痛快。

我们的家庭生活确实没有多少乐趣。这是无法选择的，命中早已注定——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我们应该属于哪一类人了，因此，我只好努力去适应命运为我安排的环境，要想活下去，也只有这个办法。童年时代，也就是一个人的意愿最容易受别人左右的时代，家里也让我去学校混了一个时期。父亲说，人要想活下去，就要作艰苦的斗争，为了能驾驭生活，人应该逐步掌握与之斗争的唯一可靠的武器。这武器就是一个人的才智。他跟我说这些话，像背书一样流利，语调要比平时温和得多，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感觉。说完之后，像是幡然悔悟不该说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接着，他用几乎是亲切的口气对我说：“对我刚才说的话你不要在意，孩子，我快老了！”

说完他就开始沉思，同时自言自语地低声重复着：“我快老啦……快老啦……”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很短。在有些事情上，我父亲显得果断专制；可有时候又那样懦弱胆小。据我观察，他性格中果断专制的一面常常表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而在一些举足轻重的问题上，不知是害怕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反而很少坚持。我母亲不愿意我上学，一有空就跟我唠叨——没有空找空也要说。她说学什么也没有用，到

头来还是穷。她的话正合我的心意，因为课堂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慢慢地，我们终于使父亲接受了让我放弃学业的主张。那时，我已经能读会写，能加会减了。实际上，用来应付我的生活，这些知识也就绰绰有余了。停学的时候我12岁，但是，咱们还是不要走得太快，任何事情总得有个顺序，我还是从前往后说吧。无论 you 怎样想早起，天是不会提前亮的。

妹妹罗莎里奥出生时我还很小，当时的事我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我对那时所发生的事情的叙述，不知道多大程度上是属实的。不过，我还是想尽量说说。我是这样考虑的，纵然我的叙述可能有不确切的地方，总会比凭空想象更接近事实。我记得罗莎里奥出生的那天下午天气很热，想必是在七八月间。静悄悄的田野里空气十分沉闷。知了不停地叫唤着，就像在用锯子锯大地的骨头似的。人和牲口都呆在家里或棚里，只有太阳，俨如万物之主，不可一世地高挂在空中，照耀着一切，烧灼着一切……我母亲的分娩，没有一次是顺顺当当的。她是个几乎不能生养的干瘪女人，分娩时的疼痛使她无法忍受。这个可怜的女人既不懂得自尊，又不知道什么叫美德，跟我一样不会咬牙忍耐，一有事就大喊大叫。更不幸的是她又遇上了难产，一连叫了好几个小时才把罗莎里奥生下来。有句谚语说，长胡须的难产妇……（考虑到我这个故事的读者的高贵人格，谚语的下半句我就不想写出来了）接生婆是本村人，叫恩格洛西娅，是塞罗的妻子。她是接生和办丧事的老手，惯会装神弄鬼，是个神秘的人物。为了减轻我母亲的痛苦，她把随身带的一种膏药敷在母亲的肚子上。然而，药物对我

母亲毫无效用，她照样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恩格洛西娅无计可施，只好指责她，说她是个不信神的坏女人。这时，我母亲的叫喊像急风暴雨，越来越厉害，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真的中了邪。不过，没有多久我就恍然大悟了，母亲那样声嘶力竭的叫喊，是我那刚刚落地的妹妹在她腹中骚动的缘故。

我父亲已经在厨房里焦急地迈着大步徘徊了好长时间，罗莎里奥一落地，他立即赶到我母亲床边，不顾她当时身子的虚弱，一面朝她破口大骂，骂她是流氓，是狐狸精，一面用赶牲口的鞭子劈头盖脸地抽她。说来也怪，她当时竟没有被活活打死，我直到现在都感到纳闷。打完之后，父亲愤然离家，在外整整呆了两天。回到家里时，他醉得不成人样。他走到母亲床前，吻她……母亲也服服帖帖地让他亲吻……随后他就跑到马厩里呼呼大睡去了。

3

妹妹罗莎里奥降生以后，给她做了一张像盒子一样不太深的小床，上面搭了一个遮篷，里面铺着羊绒垫子。小床放在我母亲的身边。妹妹用破棉布捆得结结实实。我不止一次地想，他们把妹妹绑得那么紧，为什么就不怕把她憋死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总是把白肤色的小孩想象得跟牛奶一样白。然而，我那刚刚出生的妹妹，她那粘乎乎的像熟螃蟹一样发红的身子，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并不令人舒服的印象。她头顶上长着稀稀拉拉的细发，眼睫毛

像小棕鸟或雏鸽身上长的几个月后就得脱落的毳毛一样。被捆住的透明的小手，看了也让人厌恶。三四天之后，为了给她洗洗，松开了她身上的绷带，那时我才看清了她的样子。说真的，她不再像我第一次见到时那么难看了。皮肤开始变白了，还没有睁开的小眼睛动个不停，似乎跃跃欲试想挑开眼皮似的，小手也变得柔软了。恩格洛西娅太太用香水将妹妹身上洗得干干净净。她干其他事时也许不那么认真，但为不幸的人们临时帮个忙，的确非常尽心。洗完后，恩格洛西娅又用干净一点的破布将她包起来，换下来的脏布扔到一边准备洗净。看样子小家伙非常舒服，她美美地一气睡了好几个小时，家里安静得谁也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婴儿。我父亲坐在小床边的地上，目不转睛地深情地看着妹妹，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正如恩格洛西娅太太所说的，像情人一样温情脉脉。那样子使我几乎忘了他的本性。看完妹妹，他站起身来，去村子里转了一圈。使人意想不到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又坐到小床旁边了。那仁慈的面孔和卑贱的眼神，不熟悉他的人，谁见了都会以为他就是罗盖神^①。

罗莎里奥总是那种瘦弱多病的样子——从我母亲干瘪的胸脯里能吮吸到多少生命呢？她小时候多灾多难，不止一次濒临夭折。看到她长得羸弱单薄，父亲常常忧心如焚。可是，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猛喝苦酒，这就更苦

① 罗盖，大约生于1295年，死于1327年，长期旅居罗马，以后专为遭瘟疫的人办事，并以此在南欧深受尊敬。以后被控有间谍罪，死于狱中。——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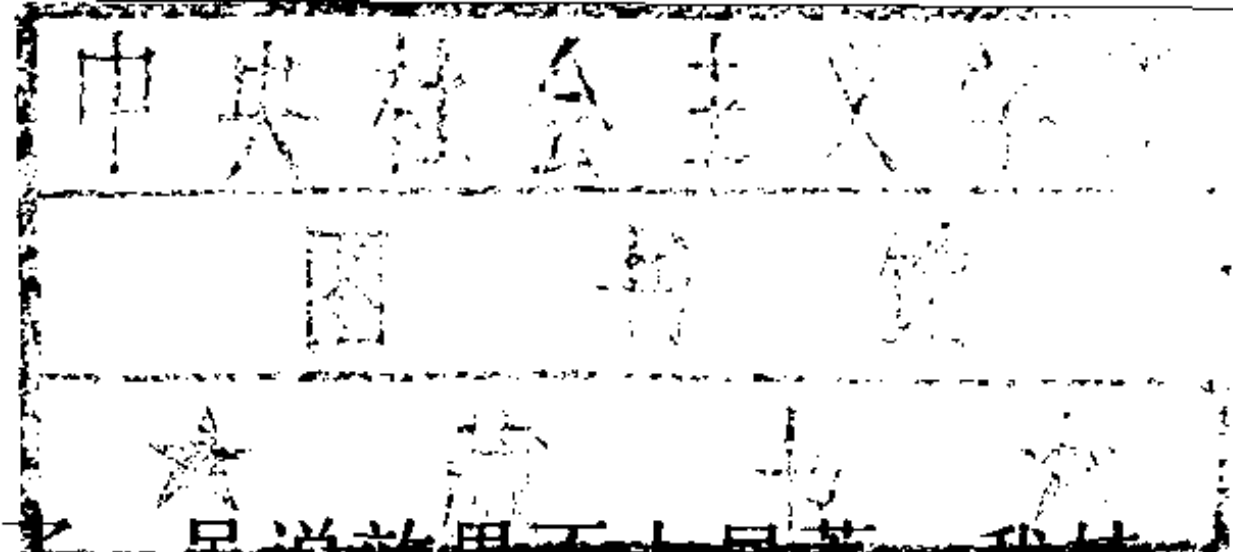
了我和母亲。在这以前，总觉得我们过的是苦到了头的日子，但眼前的生活却使我们常常留恋起过去来了。我们这些最后都难逃一死的人就是这么奇怪，对眼前的一切总是先厌恶一番，等到它已经成为过去时却又留恋起来。身体比分娩前更加衰弱的母亲，尽管手里操着可以随意挥舞的鞭子，但要想逮住我可不那么容易了。可有时我稍不留神，棍棒会突然落到我的身上，在我的屁股上(蒙您不见怪)留下一条条血印，或在两肋留下烙铁烙过那样的伤痕。

妹妹的健康慢慢恢复了，喝了红药酒之后，渐渐变得健壮起来。那是别人教给我母亲的方子。妹妹是个天性聪明的孩子，她的时间没有白过，虽然学会迈步比正常小孩晚一点，说话却比别的孩子早，而且说得竟是那样流利和悦耳，我们都感到惊讶。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罗莎里奥一点一点地长高。所有小孩都大同小异的那个阶段过去了，她终于成了小姑娘，等到她的行为开始引起我们注意时，她已经变成精灵鬼一个了。我们家里，遇事谁都懒得动脑筋，所以小妹妹很快就成了家中的皇后，我们一个个都得乖乖地听从她的指挥。就她天生的才能来说，本来是会有一番大作为的。但是很清楚，上帝是不愿意让我们这些人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他把我妹妹引上了另一条道路。我们很快便明白了，如果她是个傻子，那么远比她现在这样聪明更好。她什么都能干，偏偏好事不沾边。偷东西的敏捷与恶作剧，与吉卜赛老妇人不相上下；小小的年纪就染上了酒瘾，同时还给淫荡的老太婆充当拉皮条的角色。由于谁也没有去想法把她引入正道，谁也没有设法让她把这么超群的智力用到做好事上去，

她就顺着下坡的路一天天往下滑，直至有一天，这个才14岁的姑娘，把我们破草屋里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裹裹卷卷，扬长而去了。她到了特鲁希约城，进了拉埃尔维拉妓院。她这一走不要紧，家里的那个热闹劲啊，先生，我不说您大概也能想象得到。父亲责怪母亲，母亲埋怨父亲……罗莎里奥出走的后果最明显地反映在我父亲的身上。罗莎里奥在家时，我父亲尽量不在她面前发脾气，而现在，家中没有了她，她不在他跟前了，父亲的火不打一处来，一天到晚寻事生非，弄得一家人片刻也不得安宁。说来也奇怪，我父亲的那个粗野固执劲，很少有人能超过他，而罗莎里奥却成了唯一能治他的人。她用不着开口，眼睛一瞪就足以平息他的怒气。有她在场，我们家真不知节省多少棍棒呢！有谁能够想象到，那么一个倔强的大男子汉，竟然被一个黄毛丫头治服了呢！

妹妹在特鲁希约呆了5个月。寒热病将半死不活的罗莎里奥送回了家，在家卧床不起将近一年。她害的是一种毒性寒热病，差一点送了命。我父亲——不错，他是个好打架的酒鬼，但也确实是个挺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还让她做了临终忏悔，为去阴间做好了一切准备。跟别的病一样，她的病也时好时坏。有时，白天看上去像个好人，一到晚间，又都觉得她命在旦夕。父母亲的心情都很沉重。那一段忧伤的日子，是我记忆中唯一没有听到棍棒乱响的较为安宁的时期。老两口没有心思打架了，他们整天忧心忡忡……左邻右舍也都纷纷到我家送草药偏方。当然，我们最信得过的还是恩格洛西娅太太，我们经常去求她帮忙，讨她的主意。她的治疗方法复杂极了，但她那样尽心和认真，



我们也就坚持着让她治下去了。~~虽说效果不太显著，我妹妹~~妹妹倒慢慢好转了。俗语说，“好人不长久，赖货活千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罗莎里奥如何坏（尽管我也不敢挺起胸膛说她如何好），她吃了恩格洛西娅太太开的汤药后，身体的确一天天好转了。看来，恢复健康和生气勃勃的青春活力，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父母俩唯一有共同语言的地方是对女儿的关心。可是，我那个比狐狸还精的妹妹，在病还没有好利索，全家的愁眉刚刚舒展时，却又操起了偷盗的旧业。她把可怜的父亲的一点节余全部偷去，像法国人那样，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说就又远走高飞了。这一次她跑到了阿尔门德拉莱霍，在马德里女人拉维涅斯开的妓院里落了脚。别看她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她身上确实还存在着善良的纤丝细缕，她并没有把我们完全忘记，至少我是这样看的。每逢圣诞节或我们的教名日，她总是拿几件背心之类的东西牵住我们的心，尽管我们穿在身上很紧，像是吃得饱饱的肚皮上紧勒着一条宽带子似的，但这毕竟说明了她的心意。要知道，别看她穿着挺华丽，那只是职业的需要，其实她自己并不宽裕。在阿尔门德拉莱霍，她结识了后来把她毁了的那个男人。我不是指毁了她的贞操，要说贞操，它在我妹妹身上早已经荡然无存了。我指的是经济上的破产。一个女人，一旦失去了贞洁，钱口袋就成了她唯一需要保护的东西了。那家伙叫帕科·科佩斯，有个不雅的绰号“抻脖子”。虽然他的眼神呆滞，我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美男子。他的一只眼是玻璃假眼——真眼到底是为了什么英雄业绩丢失的，恐怕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他的目光总是斜着的。他高高的

个儿，略呈金黄的头发，风流潇洒，走起路来直挺挺地伸长着脖子。那位首先叫他伸脖子的人，形容得真是惟妙惟肖。他没有正当的职业，靠他那张漂亮的嘴脸吃饭。有那么多愚蠢的女人供养着他，他当然乐得什么也不干了。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干过这一行，我总觉得这并非什么光彩的事。据说，他曾在安达露西亚一带的斗牛场上混过，我可真有点不信，我想，他也无非在那些女人面前充充好汉罢了。只是由于那些女人——我妹妹也在其中——对他信服得五体投地，他才能过着如此奢侈淫逸的生活。先生，这您是知道的，对斗牛士，女人们总是盲目推崇的。有一次，我到堂·赫苏斯家的洛斯哈拉莱斯庄园周围去打野鸡，在那儿碰上了他。他是从阿尔门德拉莱霍出来，到离城几百步远的山上漫步。他衣冠楚楚，穿一身咖啡色西服，戴着遮风帽，手里拿着一根柳条。互相打过招呼以后，那狡猾的小子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向他打听我妹妹的情况，开始用话挑逗我。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他大概把我的克制当作了自卑，所以，当我们握手告别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突然冒出了一句：“罗莎里奥呢？”

“你知道……”

“我？”

“别装了，你还不知道？”

“我为什么就得知道呢？”

他装成那么正经的样子，让谁都会相信他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说过一句谎话。我不愿意跟他罗嗦罗莎里奥的事，您看，先生，事情就是这样。

他拿手里的柳条敲打着百里香草，说：“不假，我是知

道。她挺好！你不想知道她的情况吗？”

“好你个抻脖子，你听着，抻脖子，我是个说到做到的男子汉！你少惹我！……少来挑我的性子！……”

“挑你？你值得我挑逗吗？你想知道罗莎里奥什么呢？她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你的妹妹吗？就算她是你的妹妹，那又怎么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她也是我的情人。”

耍嘴皮子，我不是他的对手，但如果动起手来，我可以向您发誓，不等他碰到我一根汗毛，我就可以送他去见上帝。我硬是压着一腔怒火，因为我了解自己的性子，而且我手里握着猎枪，他赤手空拳，在这样的情况下和他交手，算不得男子汉的行为。

“喂，抻脖子，咱们最好都别说了！是你的情人吗？行啊，是就是吧，跟我有什么关系？”

抻脖子自鸣得意地笑了起来，样子是想寻衅干仗。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要是你是我妹妹的情夫，我早就把你宰了。”

天哪！在这种场合我竟能保持了沉默，心里是多么憋气啊！但我不想去还击，是什么原因，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他竟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感到奇怪。在村子里，从来没有人敢于这样跟我说话。

“要是下次碰上，你再这样挑衅，我就把你拉到广场上用刀子把你活活捅死！”

“你还有这点骨气！”

“好，你等着，抻脖子！……等着瞧吧，抻脖子！……”

那一天的事，就像在我侧肋上深深插进了一根刺，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拔除。

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把这根刺拔掉，我至今都无法解释。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妹妹因为疟疾复发又回家了。从她的话里，我明白了那天抽脖子讲那些话的用意。那天晚上，抽脖子到拉维涅斯妓院里去看我妹妹，把她叫到一边，对她说：“你知道吗，你有个没有骨气、狗屁不值的哥哥，知道吗？”

“……”

“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像兔子一样吓得缩成了一团，你知道吗？”

我妹妹不信，为我辩解，但是没有什么用，他胜利了，我输了，这是我在跟别人的争斗中由于没有使用拿手的一着唯一的一次吃亏。

“好了，小鸽子，咱们说别的事吧。挣了多少钱。”

“8个比塞塔。”

“就这么点儿？”

“就这么多。还想要多少，时运不好！……”

抽脖子用柳条劈头盖脸地把她抽了个够。

然后……

“你那个哥哥，软骨头，狗屁不值，知道吗？”

妹妹求我护理，不让我离开村子。

扎在我侧肋上的刺又痛起来了，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它拔除，到现在都无法解释……

4

先生，这个故事的条理有点混乱，这一点，您大概是能够原谅的。我是按人物而不是按时间叙述的，这就使我不得不像被驱赶的蝗虫一样，一会儿从前边跳到后边，一会儿又从后边蹦到前边。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因为我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并没有拘于小说的形式；同时，我除了有时记不起来以外，还常常处于不知从何说起，或者开头之后思路又突然中断而无法继续写下去的困境。

光阴的流逝是不会因人而异的。我们家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还是沿着老路一步步向前捱。如果我不想瞎编乱造的话，那段时间里我能向您提供的情况，很少是您猜想不到的。

我妹妹出生15年之后，骨瘦如柴的母亲竟然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弟弟。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老东西的肚子又鼓起来了。谁知道她是跟谁有的，我怀疑那时她早已和拉法埃尔先生勾搭上了。我们不得不按日子等待着又一个家庭成员的出现。马里奥的出生——我们的那个弟弟取名马里奥——成了喧闹一时的丢人的丑闻，因为除了我母亲分娩时大喊大叫外，还与我父亲的去世赶在一起了。他要不是死得那么惨，人们肯定会耻笑他的。马里奥出生的前两天，父亲因被疯狗咬了一口，被关进了壁橱。起初，他并没有狂犬病的症状，但没多久，他浑身开始哆哆嗦嗦的，

这引起了我们大家的警觉。恩格洛西娅太太说，我父亲的眼神会使母亲早产。可怜的父亲已经没法治了。我们跟几个邻居一起，商量着如何把他关到壁橱里去。我们都特别胆怯，因为万一被他咬上一口，就有掉胳膊的危险。现在想起将他关进壁橱时的情景，仍然感到后怕……天哪，为了降伏他，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啊！他像一头怒狮，双脚乱踢，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把我们宰得一个不剩。从他眼睛里喷出的那股怒火可以看出，倘若上帝允许，我相信他真的会把我们统统杀死的。我已经说过，马里奥出生的前两天我们就把他关了起来。他在壁橱里绝望地喊叫，拼命踹着橱门，我们不得不用几根木头顶住橱门。马里奥是在我父亲绝望地挣扎，母亲不停地狂呼这种恐怖气氛中落地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惊恐不安，傻里傻气，这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天——那天是三圣节的夜晚，壁橱里无声无息了。我们走过去打开橱门时，心里想着他肯定咽气了。他躺在地上，一脸恐怖的神色，就好像他已经进了地狱。看到父亲死去，我母亲不但没有一滴眼泪，反而舒心地笑了。这使我感到惊讶，我无可奈何，将止不住就要流出的眼泪又憋了回去。他睁着血糊糊的眼睛，半张着嘴，紫黑色的舌头半拉吊在外面。父亲下葬时，神父堂·马努埃尔看到了我，向我做了一次布道。他到底跟我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许多了。记得他跟我说到了阴间、天堂和地狱，谈到了圣母马利亚，提到要纪念我的父亲。当时我说，关于我父亲，还是把他忘了的好。于是神父摸着我的脑袋说，死神将人们从一个王国带进另一个王国时，特别不愿意人们憎恨由他带去交给上帝判决的人。当然了，他的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他表达这个意思时，用的是完美准确的语言，但他所表达的思想，跟我现在写在纸上的是不会有很大出入的。从那天起，我一见到神父就主动向他致意，并吻他的手。可是，我结婚以后，妻子对我说，这样做太女人气。我只好言听计从，不再跟神父打招呼了。以后我得知，堂·马努埃尔曾说过，我简直是一朵插在粪堆上的玫瑰花。上帝知道，我当时是多么想马上去把他勒死。后来，久而久之，我对这件事渐渐淡漠了。我是天生的烈性子，但事情过去就完，最后干脆就忘到脑后了。况且神父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不太明白。也许堂·马努埃尔并没有那么说——别人的传言不可全信——即使真的说了……谁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谁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那种意思呢！

假如马里奥撇下这个苦难世界时已经懂事的话，他离去时肯定是不会心满意足的。他在我们中间生活的时间不长，好像匆匆探望过正在等待他的亲朋好友之后，不失时机地辞别了他们，又投身到天堂里洁白无辜者们的行列中去了。他这条路走对了，提前离开尘世，使他少受了多少罪啊！马里奥死的时候还不到10岁，如果说跟他应受的罪相比，10年时间显得太短了的话，那么，让他学会说话和迈步，10年时间总算足够了吧。可是，直到断气，这两件事他一样也没有学会。可怜的孩子一直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像耗子一样从鼻子和咽喉里发出一点模糊不清的声音，这就是他一生中学到的全部本领。他生下头几年我们就发现他生来是个傻子。一岁半时他嘴里才长出头一颗牙，而且长得还不是地方。为了不让牙戳破舌头，多次做过我们救命恩人的恩格洛西娅太太，硬是用一根细绳将它拔去了。

就在那些日子里，谁知道是不是因为拔牙时吞进了大量的血，马里奥的屁股（请您原谅）上长出了麻疹或斑疹之类的东西。脓水和尿搅在一起，臀部烂得露出了鲜肉。我们用盐水和醋治他的伤口，小可怜虫那种凄惨的叫喊声，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得为他难过。以后他过了一段稍微安稳的日子。他常常抱着一只瓶子玩，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有时让他躺在牲口栏里或门口晒太阳。无辜的孩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捱着日子，有时好一些，有时坏一点，但越来越安静了。然而，命运竟如此跟他作对，他既没有招惹任何人，更没有冒犯上帝，但想不到找不着的灾难却落到了他身上。一天——那时他才4岁，一头猪（蒙您原谅）咬去了他的两只耳朵。药店的老板堂·雷蒙多给他上了点黄色的药粉。看到他没有耳朵，脸色蜡黄蜡黄的，真让人心疼。邻近的大娘大嫂们没有一个不想方设法给他送一些慰问品。大多数女人在星期日给他送一个果馅炸饼，或者送他一点杏仁、几个油橄榄，也有的人捎点腊肠……可怜的马里奥，从他那双乌黑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对邻居们给他送慰问品是多么感激啊！如果说直到那时他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的话，那么，被猪（对不起，先生）咬过之后，等待着他的不幸就更让人目不忍睹了。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哭啊叫啊，像是被遗弃的孤儿。我母亲的那点子耐心在这最需要的时刻已经耗尽了。那孩子一连几个月趴在地上，吃着别人随手扔给他的东西。身上的那个肮脏劲，甚至连我，咳！何必不实说呢，甚至连我这个很少洗澡的人都感到恶心。每当有猪（请原谅，先生）出现在他眼前时——在我们乡下这种事一天不知要碰上多少回呢——他立即吓得像疯了一样，

急得团团转，失常地大声嚎叫，想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那面部和眼睛里表现出来的恐惧，就是天使大概也无法使他平静下来。

记得有一天——是个星期日——正当马里奥十分恐惧、内心狂怒的时候，鬼才知道怎么竟碰在了拉法埃尔先生的身上，而且慌乱中在他腿上狠咬了一口。打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家就像是被拉法埃尔先生征服了的领地，任凭他自由进出。那个可怜的孩子，他哪里会想到没有比在那老东西腿上咬一口更糟糕的事了，要是想到的话，怎么也不会朝他下口的。那个老东西用另一只脚在我弟弟的伤口上狠狠地踢了一下，弟弟当时像死了似的失去了知觉，伤口上冒出了一股鲜血。那时我想，这一下弟弟身上的血非流干不可。拉法埃尔却像建立了什么英雄业绩，得意地笑着。从那天起，我就对他恨之入骨。先生，要按我的性子，我敢向您发誓，要不是上帝将他带到我所够不着的地方，一旦有机会，我肯定会将他剁成肉泥的。

弟弟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母亲不但没有去抱他，反而也跟着拉法埃尔先生笑了起来。在那种情况下，她是那样的卑劣，我不能不感到吃惊。上帝明白，我当时真想把弟弟从地上抱起来，然而我没有那么做……要是那时拉法埃尔敢说我心肠太软的话，我一定会当着我母亲的面生吞活剥了他！

一气之下我跑到村里，想忘掉这一切。路上我碰上了妹妹，那个时期她正在村里。我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眼里闪烁着愤怒的火花，让人一看就明白，她也是一个可怕的敌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立即想到了抻脖子。想

到总有一天我妹妹也会以那样的目光对待抻脖子时，我不由得笑了。

我们回到家里时，事情已经过去了漫长的两个小时了。拉法埃尔正要走，马里奥还趴在原来的地方，嘴贴着地面，有气无力地呻吟着，伤口更紫更黑了，脸色比四旬斋期间的滑稽演员还要难看^①。我本来以为要大吵一番的妹妹，将他从地上抱起来，让他蜷曲着身子躺在洗衣盆里。那一天，我感到妹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漂亮，她穿着天蓝色衣服，脸上露出乡村母亲的神气，而她从来也没有当过，也不应当一位母亲。

拉法埃尔离开我家之后，我母亲抱起马里奥，放到自己的膝上，整整一夜，不停地舐着他的伤口，像母猪对待自己刚刚生下的小崽子那样。在母亲的抚爱下，弟弟笑了……后来，他慢慢地睡着了，嘴角上还留着一丝微笑。不会记错的，那天夜里是我看到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微笑……

5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弟弟没有发生新的不幸。但是，人要倒霉，纵然藏到石头底下也逃不脱。一天，四处不见了马里奥，他溺死在油缸里了。最先发现他的是我妹妹罗莎里奥。他当时的姿势跟突然遭到狂风袭击的偷嘴的猫头鹰一样，身子压在油缸边上，鼻子杵在缸底的油泥里。我

^①四旬斋期间，滑稽演员不能演出，故整天愁眉苦脸。——译者

们将他抱起来时，灌进肚子裡的油慢慢从他嘴里流了出来，像是在吐着金色的丝。活着时一直是灰暗的头发，这时也闪烁发光，充满了活力，使人感到，与其说他死去了，倒不如说他复活了。这就是马里奥夭折时给我留下的奇怪的回忆……

我母亲还是那样，没有为儿子的死而哭泣。作为一个女人，竟然冷酷得连死了亲生儿子也挤不出几滴表明悲伤的眼泪，想必她是没心没肺的了。至于我自己，这事用不着害臊，我是流泪了，我妹妹也哭了。从那时起，我开始恨我的母亲，而且这种憎恨的心情与日俱增，以致我自己都感到可怕。没有眼泪的女人跟干枯的泉源和不会啼鸣的空中飞鸟一样毫无用处。若是老天爷有眼，应该将它们的翅膀卸下来，安到需要翅膀的山猫身上！

我曾经反复思考过，而且说实话，现在仍然在考虑，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首先对母亲失去了尊敬，继而对失去了好感和应有的礼仪。我绞尽脑汁思索着，想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心中失去了母亲的形象，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我的仇敌。没有比同血统间产生的仇恨更令人切齿了，她成了我心目中狠毒的敌人。我与她相象，而最终竟讨厌起这种相象，没有比这两者之间的憎恨更强烈的憎恨了。不管我如何辗转反侧，冥思苦想，脑子里始终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断定的，即我对她失去尊重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我发现她身上已经没有美德可以效仿，当我发觉如果把她的堕落行径集中起来，我的胸中已经装不下了的时候，她作为母亲的形象就自然而然地从我的心目中消失了，至于憎恨

她，那是很晚以后的事了。要知道，爱和恨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感情。如果说我是从马里奥的夭折前后开始恨她的话，我想在时间上是不会有太大误差的。

为了避免马里奥带着一身油到上帝面前接受终审^①，我们用亚麻布揩干了弟弟身上的油，在家里随便找了件细布衣服给他穿上了。我进村给他弄了双凉鞋，又给他带上了那条锦葵花^②色的领带。领带在他脖子上打了个活结，像一只偶然飞来落在死人身上的清白的蝴蝶。

我弟弟活着的时候拉法埃尔先生待他冷酷残忍，等他死了，却表现出不知是真是假的怜悯之心。他帮助我们替小孩做好了棺木。一会儿走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边，时而送来几根钉子，时而抓来一块木板，或者递上一个白粉瓶，像未婚妻那样殷勤。他的那股殷勤劲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别看他装得这么像，他心里说不定正高兴得很哩！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始终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他心不在焉地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小天使上天了……”

他的话使我陷入了茫然的沉思。我那时到底想了些什么，现在再也回想不起来。他一边钉木板或上油漆，一边像重复歌谣似地接着说：“小天使上天了！小天使上天了！……”我的胸口里像埋着一口钟，他话里的每一个字，都像钟锤一样敲击着我的心。这种锤将把我的胸脯敲碎，这种

①据天主教的说法，每个人死后上帝均须立即进行审判，并根据生前罪过的有无和轻重，分别发落进天堂、炼狱或地狱。——译者

②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肾脏形，夏天开紫红色的花。
——译者

锤受拉法埃尔缓慢谨慎地吐出的词语的支配，受他毒蛇一样细小湿润的蓝眼睛的指挥。他那双细眼睛不住地瞧瞧我，千方百计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而这时在我全身沸腾咆哮的血液里没有其他东西，只有对他的恨，不共戴天的恨。一想起他那天的事，满腔的怒火油然而生。

“小天使上天了！小天使上天了！……”

婊子养的！这老狐狸，装得多像啊！咱们还是说别的事情吧。

天使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有时，我觉得天使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穿着蓝色或玫瑰色的长裙；有时又感到天使的肤色和云彩相仿，身子比麦秸还要纤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从来都觉得天使与我弟弟大不相同，我这样想肯定是因为我觉得拉法埃尔话中有话，包藏着险恶的用心。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一个如此卑鄙的人能有什么好的用心呢！

我弟弟的葬礼，跟几年前我父亲的葬礼一样，既寒酸又令人憋气。我毫不夸张，跟着棺材送葬的人，拼拼凑凑也只有五六个：堂·马努埃尔、教堂司事圣地亚哥、罗拉，还有三四个老太婆和我。圣地亚哥举着十字架走在前边，轻轻地吹着口笛，脚下不断地踢着鹅卵石。他身后是棺材，棺材后面跟着堂·马努埃尔，他在法衣外面罩了一件理发布一样的白祭服。再后面是几个老太婆，她们一路上哭哭啼啼，谁见了都会觉得她们全是那个即将入土的孩子的母亲。

那时候，罗拉已经有五成把握是属于我的了。我说只有五成的把握，是因为尽管我们早已彼此有意，但我从来没有敢于公开向她表示过爱情。我有些胆怯，怕她瞧不起

我。罗拉曾多次提供了由我下决心的机会，而我却总是羞于开口，于是一拖再拖，终于把事情拖拉到远远超出早该决定的时候。我已是二十八九或30岁的人了，罗拉虽比我妹妹罗莎里奥要年轻点，也是二十一二的大姑娘了。她高高的个儿，褐色的皮肤，乌黑的头发，一双深不可测的黑眼睛锐利无比。她身体健壮，肌肉发达，加上她的早熟，谁见了都会以为她已经是一个有孩子的母亲了。不过，我在这里说明一下，省得在以后的篇章里忘记，那时候，她确实是个洁白无瑕的姑娘，跟刚出娘胎时那样完美无缺，在男人面前显得非常羞怯。这件事在我继续往下叙述之前必须说清楚，以免对她产生不正确的看法。至于她后来的行为——最后也只有上帝知道——全凭她的良心了。不过，就她那时的行为而言，我可以肯定，她是决无淫荡念头的，如果她的行为与我说的相反，不用怀疑，我当时会马上离开她的。她果断稳健，大方潇洒，傲慢矜持，什么人都像，偏偏不像一个贫苦的村妇。一条粗大的发辫拖在背后，使她显得更加健美和豪爽了。几个月之后，当我终于能以丈夫的身份支配她时，她总喜欢用她的辫子梢拂我的脸颊。我感到既柔和又芬芳，像阳光一样柔和，百里香草一样芬芳，还有着天热时从她汗毛孔中渗出清凉的小汗珠的气味。

咱们再回头说说我弟弟的安葬吧。弟弟的安葬很快就结束了。土坑早已挖好，把我弟弟往里一放，再铲上几锹土一盖就完事了。堂·马努埃尔嘀嘀咕咕念了几句拉丁文，女人们都跪在地下。罗拉跪下之后，黑色的袜子上面露出了雪白浑圆的大腿。我当时的心情，怎么说好呢，真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愿上帝能因为我千思百虑之后终于说

出了口而拯救我的灵魂。那时我反倒为弟弟的死而高兴了……罗拉的腿像白银一样在闪光，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前额，心突突地跳，简直要蹦出胸膛。

堂·马努埃尔和几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开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当我的思路开始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我还像傻子一样呆呆地坐在马里奥坟墓的新土上。我为什么坐在那儿发呆，我在那儿呆坐了多长时间，这是我从来没有探讨过的两件事。不过，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心情仍然十分冲动，心脏继续跳得像要蹦出胸膛。太阳渐渐下山了，它最后的光束照射在一株柏树上——我当时唯一的伴侣。天气很热，我不禁浑身一阵哆嗦，我像被野狼的目光盯住了一样，动弹不得了。

罗拉站在我的身旁，随着呼吸，她的胸脯一起一伏……

“是你？”

“还用问！”

“你在这儿干什么？”

“哦……什么也没干！我在这儿……”

我站起身来，抓住她的一只胳膊。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什么也没干。你没有看见吗？什么也没干。”

罗拉用令人惧怕的眼光看着我，她声音低沉，像是远处的幽灵从地下发出的声音。

“你呀，跟你弟弟一样！”

“我？”

“你！就是你！”

那是一场激战，我把她摁在地上，她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美……胸脯的起伏越来越急剧。我抓住她的头发，死死地把她按住。她拼命挣扎，闪避……

直到我在她嘴唇上咬出了血印，直到她没有了力气，最后驯服得像匹小母马。

“你爱的就是这个吗？”

“对！”

罗拉露出一排整洁的牙齿，对我微笑着。接着她给我理着头发，对我说：“你跟你弟弟不一样！你是个男子汉！……”

“你是个男子汉！你是个男子汉！……”她不断重复这句话。

泥土是松软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松软的泥土上给我死去的弟弟留下了半打罂粟花：6滴鲜红的血……

“你跟你弟弟不一样！……你是个男子汉！……”

“爱我吗？”

“嗯。”

6

写完前边的几章之后，根据上帝的安排，时间又过去了15天。过去的这15天，我是在法官的审讯、辩护律师的询访和更换牢房中消磨的，没有一分一秒拿笔的空闲。此刻，我重读了这捆文稿，头脑里急剧地翻腾着各种不同的

想法，真弄得我头昏脑涨。我费尽脑汁，还是想不出下面我该怎么办。正如您已经看到的那样，我前面叙述的都是很不幸的事。我想，我一定没有精力去续写下面的东西了，因为，还没有写出的事情比已经写下的还要令人难过。现在，我对生活中所有的往事——追悔莫及，无法改变过去的一切——都白纸黑字非常清楚地写在这些纸上了。此时此刻，当我想到我的记忆竟是如此忠实和正确无误时，心里不禁感到害怕。说来有趣，同时也令人伤心，如果我能在几年以前像现在这样努力追忆一下往事的话，这时我就不会呆在单身囚牢里写回忆录，而可能正躺在牲口栏里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小河里逮肥胖的鳗鱼，或在山上打野兔了。如果那样，现在我大概正做着大部分人正在做的事情（正在做什么，我没有仔细想过），可能跟大多数人一样过着自由的生活（如何自由，我也没有仔细想过），我也会跟大多数人一样还能生活许多年。究竟能活多少年，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时光是可以慢慢消磨的，对此，我过去也不清楚。

新换的牢房，比原来的要好些。从窗口可以看到一个像小客厅一样精心布置和修饰的小花园。前面，直通到山脚下的一片栗色的原野上，不时地可以看到朝葡萄牙方向前进的骡马队，奔向茅屋的毛驴和到井台边提水的女人和小孩。

我呼吸着可以自由出入牢房的空气，呼吸着与明天或以后任何一天可能从那儿经过的骡夫们将要呼吸的同一空气——因为一切与它没有任何干系……我看着在向日葵之间笨拙飞舞着的五颜六色的蝴蝶，蝴蝶有时飞进牢房，转

上两圈，又飞走了，也许它最后会落到狱长的枕头上……因为一切与它没有任何干系。我用帽子逮住了一只耗子，它在偷吃我剩下的东西。我看看它，又把它放了，因为于它也没有任何干系；我瞧着它机灵地逃回洞穴，隐匿起来，它就是从那个洞口钻出来分享异乡人的份饭的。它哪里知道，这个异乡人能在这儿呆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不久他就得从这儿出发走向地狱了……

先生，假如我对您说，此刻我内心的痛苦和沮丧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我可以向您担保，我的悔恨不比一个圣人的悔恨轻松的话，您大概是不会相信的，因为您了解到的有关我的情况都是非常坏的，所以您对我的印象就十分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跟您说说，这也许只是为了说说而已，也许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您是能够理解我的话的，会相信我没有起誓赌咒向您说的一切。因为事到如今，以自己的名誉起誓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苦水直往咽喉里窜，我的心脏似乎已经不再造血了，而是在制造黄连汤。苦液在胸口上下翻腾，苦味窜到了我的嘴里浸透了我的舌头，并且像壁龛里阴森的毒气一样，吹干了我的五脏六腑。

我停笔半天了，停了20分钟、一个小时，或许两个小时了……小道上——从我的窗口往外看得多清楚啊——正有几个人走过。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他们在小道上行走，样子很高兴。他们的表情很自然，看来，他们没有想到我正在看着他们。两个男人都是30岁左右的样子，女人年轻点儿，男孩不超过6岁，光着脚丫子，穿一件短小的衬衣，露着肚皮，像山羊一样在树丛中活蹦乱跳。他不时地快跑几步，蹿到大人前面，停下来捡块石子，朝

天空飞着的小鸟投去……他和我弟弟毫无相象之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使我想起了马里奥！

女人想必是他母亲。皮肤黝黑，样子是那样活泼愉快，身上焕发出那么充沛的情致，瞧她一眼都会使人感到幸福。她跟我母亲大不一样，可不知为什么，她使我如此怀念起母亲来了。

请您原谅吧，先生，我实在无法继续说下去了，差一点儿就要哭出来了……您跟我一样清楚，一个懂得自爱的男子汉是不应该像女人那样哭哭啼啼的。

我将继续写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是悲惨的，这，我很清楚，但对我来说，上述的感触更为凄惨，因为我的心实在不是为这样的感触而长的。我这造血的机器——心啊，肯定会挨刀子的……

7

我和罗拉的关系顺着您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向发展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在我弟弟的葬礼之后才5个月多一点，发生了一件不该使我如此吃惊的事——您看，先生，事情就是这样的！

那是11月的一天，是圣卡洛斯节。几个月以来，我每天都到罗拉家去，那一天我又跑到她家去了。跟以往一样，一见到我进屋，她母亲立即站起身来走开了。我的未婚妻脸色有些苍白，随后我又发现她好象有些异样，像刚刚哭过，又像有什么巨大的烦恼在折磨着她。我俩的谈话从来

都不是很爽快的，而那一天，犹如蟋蟀听到了脚步声，鹧鸪听到了行人的歌声，两个人更是不敢开口。每当费劲半天想要说话的时候，冲到喉咙里的话，又像被一堵墙挡住了似地说不出来。

“你不想说就别说。”

“谁说不想说！”

“想说就说呗，我不让你说了吗？”

“帕斯库亚尔！”

“怎么啦？”

“有件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就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她费了那么多口舌我才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现在想起来也真觉得可笑。

“帕斯库亚尔！”

“什么事？”

“我怀孕了！”

起初我没有完全弄清楚，等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后，我简直成了泄了气的皮球。我万万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人们常说发生这种事是很自然的。那时我的脑子里到底想了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耳朵红得像火炭，火辣辣的，两眼也像抹上了肥皂水。

死一般的沉默至少持续了10分钟。我的太阳穴像两只小鼓，急促地敲击着，不过，开始时我全然没有感觉到。

罗拉的呼吸就像在吹笛子。

“你怀孕了？”

“嗯！”

罗拉呜呜地哭开了，我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

“别傻了，有人死去……有人生下……”

那天下午我是那样心慈，说不定上帝会因此而让我下地狱后少受点苦呢！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你母亲生你之前不是也怀孕了吗？……我母亲不也是一样吗？……”

我搜索枯肠，想找点什么说说。我发现罗拉变了，完全变了。

“这是常事，谁都知道，何必急成这个样子！”

我瞧瞧罗拉的肚子，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她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比平时更显风韵了。

我走到罗拉身边，吻她的脸颊。她的脸像死人一样冰凉。罗拉柔顺地让我亲吻着，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一丝跟古代殉难者一样的微笑。

“你高兴了吗？”

“高兴了，高兴极了。”

罗拉敛住微笑，认真地对我说：“这个样子……还爱我吗？”

“爱你，罗拉……就爱你……这样子。”

我说的是心里话，她那时的样子，正是我所喜欢的：年纪轻轻，肚子里有个孩子，有个属于我的孩子。我当时曾幻想着要好好教育这个孩子，把他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

“咱们结婚吧，罗拉。应该办理结婚手续了，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呀……”

“是的。”

她似乎松了一口气。

“我想向你母亲说明，男子汉敢作敢为，我将履行我的义务。她知道你……”

“不，她不知道！”

我想起应该回家时，天已经全黑了。

“你把你母亲找来。”

“叫我母亲？”

“对。”

“干什么？”

“我要跟她说。”

“她已经知道了。”

“也许她已经知道……但我想亲口对她说。”

罗拉站起身来——多高的女人啊！当她走出房间，走进厨房去的时候，我觉得她太使我喜欢了，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爱她。

不一会儿，她母亲走进了房间。

“你有什么事？”

“您都看到了。”

“你看你，把她弄成了这个样子！”

“这样子好！”

“好？”

“对，好！难道她岁数还小吗？”

她母亲不作声了，她从来没有这样温和过。

“我想跟您谈谈。”

“谈什么？”

“您女儿的事。我要和她结婚。”

“这是你起码该做的事。你打定主意了？”

“是的！”

“你都想好了？”

“全想好了！”

“这么一会儿就想好了？”

“早就想好了。”

“那好，你等等，我叫她过来。”

老太婆出去了好一阵子，才拉着罗拉的手一起走回来，看来母女俩还在里面拉扯了一番。

“说吧，他说他想结婚。你呢，愿意吗？”

“愿意。”

“那好，……帕斯库亚尔是个好小伙子，我早就知道他会这么办……来，你们俩亲个嘴。”

“我们早亲过了。”

“那就再亲一次吧！快，让我看着你们亲。”

我走近姑娘，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热烈地吻了她一下。她母亲在跟前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这第一次得到许可的亲吻，反不像似乎已经变得遥远的在墓地上初次亲吻那样甜蜜。

“我可以留下吗？”

“可以，留下吧！”

“不，帕斯库亚尔，你不能留下，现在还不到时候呢。”

“是时候了，孩子，让他留下吧，他不是要做你的丈夫

了吗？”

我留下了，和她一起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教堂去了。圣器室里，堂·马努埃尔正在准备做弥撒。参加弥撒的只有堂·赫苏斯、他的女管家和其他两三个老太婆。看见我走进去，他惊讶地问：“是你呀，帕斯库亚尔，怎么到这儿来啦？”

“是啊，堂·马努埃尔，我是来跟您说件事的。”

“时间长吗？”

“是的，先生。”

“等我做完弥撒再说行吗？”

“可以，先生，倒是不着急。”

“那好，你就等我一会儿吧。”

堂·马努埃尔先生打开圣器室的门，指给我一张凳子。跟所有的教堂里的凳子一样，是没有上过漆的板凳，像石头一样又硬又凉，但人们曾坐在它上面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刻。

“你坐到那儿去，等堂·赫苏斯跪下，你也跪下；他站起来，你也站起来；他坐下，你也坐下……”

“好吧，先生。”

跟平时差不多，弥撒做了有半个小时，但那半个小时我觉得很快就过去了。

弥撒做完后，我又回到圣器室。堂·马努埃尔正在脱法衣。

“你说吧。”

“是这样的……我想结婚。”

“挺好，孩子，我看挺好。上帝正是为此才创造了男人

和女人，以便人类能够传宗接代，永远生存下去。”

“是，先生。”

“好，好！那么，跟谁呢？跟罗拉？”

“是的，先生。”

“考虑好长时间了吧？”

“不，先生，昨天才……”

“昨天？昨天才定的？”

“是的，昨天她才把事情跟我说了。”

“出了事了？”

“是的，出了点事。”

“怀孕了？”

“对，先生，怀孕了。”

“是啊，孩子，那你们最好结婚。上帝会宽恕你们的，你们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没有结婚就有孩子是罪过，是冒犯天意。根据宗教礼仪结婚后生的孩子是上帝的赐福。我替你们准备准备吧。你们是表兄妹吗？”

“不是的，先生。”

“那更好。15天之后你再到我这儿来，那时，我会替你把一切都准备停当的。”

“好的，先生。”

“你现在到哪儿去？”

“您看，先生，我得干活去。”

“不想先忏悔一下吗？”

“可以……”

忏悔结束后，我像洗了一个热水澡，浑身软绵绵的，喘不过气来。

8

一个多月后，即12月12日，在履行了一切宗教手续后，我和罗拉结了婚。那天是星期三，恰好是瓜达卢佩圣母节。

婚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终日心事重重，为将要迈出的这一步而心神不安——真是活见鬼，结婚竟然是件如此严重的事！——有时我感到四肢无力，有时又觉得头晕眼花。每逢这种时刻，先生，不瞒您说，我真想打退堂鼓，让一切都随风化为乌有。当然，如果那么做，丑事就会被当作号外传扬出去。想到这一点，我才终于没有走这一步，可心头的惧怕一点也没有消除。我想还是听天由命，安下心来，听凭事情顺着它自己的方向发展吧。羊羔被送进屠宰场时，它们心中的想法跟我当时的心情大概也差不多……只不过我想到了我说不定会因为婚事的烦恼而丧失理智。也许这正是婚后某种不幸的预感，可恨的是，这个预感并没有向我担保，假如我打光棍的话，我将得到莫大的幸福。

婚礼动用了我微薄的积蓄——对婚事不遂心是一回事，尽量把它办得与我的地位相称是另一回事——所以婚礼虽算不上豪华，却跟其他婚礼一样非常热闹。我请人在教堂里摆了几盆罂粟花和盛开的迷迭香。罗拉表现得和蔼可亲，殷勤好客。大概正是因为她和颜悦色的容貌，人们才没有感到松木板凳和石头地面的寒冷。她穿的黑色礼服是上等亚麻布做的，非常合身；脸上蒙着一块花边面纱，那是教

母送她的礼物；手里拿着几枝柑橘花，举止娴雅大方，丝毫不失新娘的身份，俨然如同一位王后。我穿了一套红条纹蓝色衣服，那是我亲自跑到巴达霍斯买到的；戴一顶新买的黑缎子礼帽；系一条丝围巾，露着表链。先生，不瞒您说，凭我们的年轻和装束，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对啊？哎！我以前还怀疑过那样的时刻是否真算幸福，而现在，那些时刻离我却是那么遥远！

我们的男傣相是药剂师堂·雷蒙多的儿子，女傣相是神父堂·马努埃尔的妹妹奥罗拉太太。婚礼结束时，神父办我们祈福，进行布道。他的布道词是整个婚礼时间的3倍，我心里真是厌烦透了，当时我所以能耐着性子没有发作，完全是因为我把它当成了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他又一次对我们讲了人类的永存，谈到了利奥十三世教皇，还说到了圣保罗和奴隶……看来，为发表那篇演说，他事先是进行了一番苦心准备的。

宗教仪式结束后——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进行这种仪式——所有的人都像履行公务一样来到我家。家里虽没有大厅盛宴，但我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客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席，即使再去一倍的人，饮食和酒也绰绰有余。为女宾们预备的是巧克力果馅炸饼、杏仁饼、椭圆形的小面包和无花果面包；替男宾们准备的是曼萨尼利亚酒、腊肠、血肠、橄榄、沙丁鱼罐头……我知道，村里也有人因为我没有招待他们吃喝而对我不满，那就随他们的便吧，我也确实没有为取悦他们而花更多的钱。不过，我那样做，并非有意冷落他们，只是因为我当时想马上和我的妻子作一次旅行。我履行了我的义务，而且办得很出色，因此，我心

安理得，这就够了。至于那些嘟嘟囔囔的闲话……何必放在心上?!

应酬过客人之后，我便趁空把从维森特先生家特意借来的马具安在马背上，抱起我的妻子，让她坐在马背后部。我们上了公路，去梅里达旅行。我们走得非常缓慢，好像害怕她会从马背上摔下来似的。我们在梅里达住了3天，那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3天。一路上，我们歇了五六次。停脚休息时，我们手拉着手去采摘延命菊，互相插在头上。现在回想起来，真感到好笑和不可思议。那些新婚的人们哪，真好像一下子又都恢复了童年时的天真和烂漫。

我们以平常的速度小跑着进城，当我们从桥上通过时，母马突然受惊了——谁知道是不是它见了河害怕，一位过路的老太婆被它的前蹄踢了一下，好险没头朝下栽到瓜的亚纳河里。遇难不救非君子，我急忙下马去看她。从表情上可以看出，老太太只是有些生气，伤得不重。为了塞住她的嘴，我给了她一个雷亚尔^①，又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两下，就离开她回到了罗拉身边。罗拉正在那儿笑，她那时的笑，先生，请您相信我，她那时的笑让我很不愉快。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预感，好像我突然心血来潮，预感到她要发生什么不幸一样。“幸灾乐祸是缺德”，我记得一个一辈子倒霉的人曾经这样说过。对这种人，上帝是会惩罚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纵然不是这样，待人以人道总没有坏处。

我们在米尔洛的客栈里下榻，住在一进门靠右手的一

^①西班牙的小银币名。——译者

间宽敞的房间里。头两天，我们还处在新婚的热恋之中，一直都在房间里呆着，街上一次也没去过。房间舒适敞亮，结结实实的栗树横木托着高高的屋顶，干干净净的地板是用花砖铺成的，室内的家具摆设雅致协调，给人以愉快舒适的感觉。对在那间屋子里的生活回忆，像一位忠实的朋友，在我的一生中时常伴随着我。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精致的床，床栏全是用胡桃木雕成的，床上铺着4条羊毛褥子……在上边一躺，多美啊！国王的床大概也不过如此吧！室内还有个高高的大肚子斗橱，活像个肥胖的家庭主妇，4个很深的大抽屉上，安着金色的拉手。一个立柜高得快要碰到天花板，立柜上镶着一面上等大圆镜子。镜子的两边有两个制作精巧的烛台，以便让镜子里的映象更加清晰逼真。烛台是用和立柜相同的木头制成的。甚至那个脸盆架也是十分考究的，几条细巧弯曲的竹腿和边上画着几只小鸟的白搪瓷脸盆，使盆架格外好看，令人羡慕。靠床的墙上有幅很大的四彩石印版画，画的是基督殉难像；墙上还挂着一只铃鼓，铃鼓上画的是一幅塞维利亚塔的彩色画，塔周围是一片肉色的莓树林。铃鼓的两边是两副响板。墙上还有一幅画着罗马马戏团的画，因为画得特别像，所以我认为那画一定很珍贵。斗橱上面摆着一座钟，圆形的钟壳跟地球仪相似，一尊裸体男子像的双肩支撑着钟壳。斗橱上还摆着两只塔拉维拉^①蓝描花瓶，虽然古旧，却依然保存着原先明亮的光泽。屋里有6把椅子，椅背很高，其中两把还有扶手。尿布（蒙您不见怪）色的坐垫，是长毛绒做的，

^①西班牙托莱多省的一个地方名。——译者

很松软。椅子腿都很结实。坐在上边的那个舒服劲，使我回到家里以后——更不用说被禁锢在这间牢房里了——还经常想念它们。时间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却还在留恋着那几把椅子！

我和妻子尽情地享受着那个舒适的房间，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头两天我们没有出过屋。既然城里其他地方不能给我们提供如此舒适的条件，那么房门以外的一切又怎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呢！

先生，请您相信，好景总是不会长久的，那两天的美满幸福已经使我受宠若惊了。

第三天是个星期六，两个警察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显然，他们是由于被踢着的老太婆家属的指控才来找我们的。警察一到，一大群小孩像看马戏似的，乱哄哄地挤到了门口。那种喧闹声，使我们的耳膜整整一个月没有清静。我很纳闷，犯人的气味为什么会使孩子们也变得如此冷酷无情呢？他们一个个眼睛里喷着怒火，嘴角挂着轻蔑的冷笑，那种稀奇劲儿，像是争先恐后地在观赏稀有动物，像是要争着看捆在屠宰案板上就要挨刀、其热血将要浸湿他们凉鞋的绵羊；好像是在观看一只被大车轱辘压过、人们正在用小棍拨打，看看是否已经咽气的狗；又像是在观赏刚生下不久就落在水池里快要淹死的小猫，人们不停地朝它们扔石子，还不时将它们捞上来让它们缓口气，不让它们痛痛快快地立即死去——多么可恶的用心啊！警察的到来真使我怒不可遏，但我一再克制自己，极力保持冷静。陪警察一起来的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他是那个老太婆的孙子，高大魁梧的身材和傲慢放肆的神气都与他的年龄

相称。不过，也正是他这种特性才使我得救了。因为，先生，您知道，跟这种人打交道，最好的方法是说好话和掏腰包。我一个劲儿恭维他，说他是漂亮潇洒的小伙子。我在他手里塞进6个比塞塔之后，他二话没说，扭身就走了，动作比闪电还利索，那股高兴劲儿，像发了意外之财那样得意。我敢断定，他心里肯定又在祈求上帝，希望他的祖母再让牲口多踢几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告很快就变得通情达理了的缘故，反正两个警察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干咳了两声，给我讲了讲突然惊马的危险便离去了。这倒没有什么，他讲我听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再找我的麻烦。

两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吓坏了罗拉。但是，她虽然容易受惊，却不是一个懦怯的女人，所以没过多久，她脸上就恢复了原来的红润，恢复了眼里的闪光和嘴角上的笑纹，很快又变得像平常那样漂亮了。

就在那时候——我记得可清楚啦，我第一次察觉到了她的肚子有点异常。看到她那个样子，我惴惴不安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为她感觉不到第一个孩子的蠕动而焦急不安。她的身子一点也不明显，若不是事先知道怀了孕，我那时是不会觉察出来的。

在梅里达我们只买了点小日用品。我们带的钱本来就不多，又被老太婆的孙子讹诈去了6个比塞塔，钱包就更轻飘飘的了，于是我决定马上回村，我认为不花完最后一个铜子不罢休绝不是谨慎人的做法。我给母马备上鞍，卷起毛毡，垫在鞍鞍上，像去的时候一样，让罗拉坐在马背后部，我们就动身回托雷麦希约。正如您所知道的，我的家是在去阿尔门德拉莱霍的路上，而我们又是从梅里达出

发的，所以我们必须穿村而过。当时是傍晚时分，我们骑着马英武地回村时，村邻们都能看到，他们对我们都很亲切，一个个热情地前来迎接。我怕脚往后撇会碰伤罗拉，所以从马头上跃身下了地。我双脚一着地，立即被田间地头的朋友们团团围住，并且几乎是被他们架着朝马丁内特的酒店走去。我们唱着歌，蜂拥而入。一进门，店主人就挺着大肚子和我拥抱，他使出那么大劲，全身散发出来的白葡萄酒味又是那么强烈，使我差一点没晕倒。我吻了吻罗拉的面颊，让她先回家招待她的女友，在家里等我。她骑在漂亮的马上，显得那么高大，那么自豪，俨然是个公主。她当时哪里知道，这匹漂亮的牲口竟然会成为我们第一个灾难的祸根。

一把吉它，源源不断的酒，无穷的兴致。我们在酒店里开怀痛饮，一个个喝得满面绯红，兴奋得狂呼乱叫，完全沉醉在我们自己的天地里，忘记了外界的一切。到底折腾了多长时间，我们谁也不知道。胡里安先生的儿子萨卡里亚斯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随着吉它唱起了民间歌曲。他那红雀一般的歌喉十分悦耳。开始时——我们的头脑还能保持冷静——我们像着了迷似的，平心静气地听着他唱。但是后来，酒劲上来了，大家又说说笑笑地互相怂恿，我们在场的人也都纷纷扯起嗓子唱了起来。当然，我们的嗓子都没有经过认真的训练，但是因为唱的都是诙谐逗趣的话，大家也就不在乎嗓音的优劣了。

不幸的是，人们往往谁也不去注意这样的欢乐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要是事先知道，毫无疑问，许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就都可以避免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在马丁内特

家里狂呼滥饮时，由于我们谁也没想到要及时收场，最终导致了黎明苦祷一样的后果。事情很简单，跟平时干扰生活的无数琐事一样微不足道。

俗语说，“言多必失”，还说，“嘴唇闭得紧，苍蝇飞不进”，真是一点不错。假如萨卡里亚斯像上帝要求的那样，老老实实地闭着嘴，不管别人的闲事，那么，那次不太愉快的事就可避免了，他身上也就不会留下一遇到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的3个伤疤了。酒，从来不会帮人出好主意。

狂欢当中，萨卡里亚斯为了逗乐，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只偷嘴的雄鸽。我那时就敢于肯定——现在我仍然坚持这样认为——他是在指桑骂槐地说我。我从来不是一个多心的人，但是，他说得那么露骨——或者说我觉得他说得那么露骨，我不能不认为他是在说我，使我无法装聋作哑，听之任之了。

为了提醒他注意，我说：“嗨，伙计，你的故事没有什么好笑的。”

“可是大家都觉得有趣，帕斯库亚尔。”

“也许是这样，我不否认；我的意思是，用指桑骂槐嘲弄别人的方法逗众人发笑算不上好种。”

“何必多心，帕斯库亚尔。你知道，谁多心谁……”

“我看用玩笑骂人不是大丈夫行为！”

“但愿你不是指我……”

“我指的是总督。”

“我看你才不怎么像大丈夫，还这样威吓别人。”

“我说到做到！”

“当真？”

“当真!”

我霍地站起身来。

“到外面空地上去，怎么样?”

“用不着!”

“你自以为很了不起哪!”

朋友们都退到了一边。劝别人不要动刀子，不是男子汉的行为。

我冷静地打开折刀，在那种时刻，只要稍一疏忽，后果就不堪收拾了。屋里静极了，即使一根针掉在地下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向他走过去，没等他站稳，上去就捅了3下。只见他身子摇摇晃晃地倒下了。人们把他送到了堂·雷蒙多的药店，一路上，伤口像泉眼一样不断地流着血……

9

三四个好友送我回家。刚刚发生的事，使我心里有些烦闷。

“真霉气……结婚刚刚3天。”

几个人都低垂着脑袋，一言不发，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是他自找的，我心里很坦然。他要是闭着嘴不说就没事了!”

“帕斯库亚尔，你别再想它了……”

“咳，我觉得遗憾! 本来一切都太平无事地过去了!”

天快亮了，公鸡清脆的打鸣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田野里飘荡着灌木丛和百里香的芬芳。

“我捅他哪儿啦？”

“肩上。”

“好多下吧？”

“3下。”

“不会死吧？”

“不会，我想他不会死的！”

“还算好。”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夜里那样感到离家那么远。

“真冷……”

“不知道，我不冷。”

“也许你身体不舒服！”

“可能……”

我们穿墓地而过。

“埋在那底下，多不好受啊！”

“哦！你在说什么呀？你的想法太怪了！”

“有什么办法！”

一株丝柏出现在眼前，像一个又高又瘦的幽灵，又像守护死鬼们的哨兵。

“丝柏多难看！”

“是难看……”

一只不祥的猫头鹰停息在丝柏上，发出令人战栗的唳声。

“那是只坏鸟。”

“是坏鸟……”

“天天夜里都呆在那儿。”

“天天夜里……”

“看来它喜欢陪伴死人。”

“看来是……”

“你怎么啦？”

“没怎么，我挺好！你看，怪癖的想法……”

我看了看多明戈，他的脸色像快要咽气的人那样苍白。

“你病了？”

“没有……”

“害怕吗？”

“害怕？怕谁？”

“谁也不怕，伙计，谁也不怕。我只是随便说说。”

塞瓦斯蒂安少爷插嘴说：“喂，住嘴，你们现在又想干仗吗？”

“不……”

“还远吗，帕斯库亚尔？”

“不远了。怎么啦？”

“没什么……”

好像有一只神奇的手，将我家的房屋拖向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地方。

“咱们走过了吗？”

“没有。大概有的人家已经点灯了。”

我们又沉默不语了，离家已经很近了。

“是那儿吗？”

“对。”

“你怎么不早说呢？”

“说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

听不到家里有任何动静，我感到很奇怪。根据习惯，女客们此刻还不应离去，而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女人们在一起总不会闭嘴静坐的。

“看来都睡了。”

“不会，那儿有灯光。”

我走近家门，确实，一盏灯还亮着。

恩格洛西娅太太站在门口，她说话时跟丝柏上的猫头鹰一样，带着浓重的“S”音，甚至她的脸型也跟猫头鹰相似。

“是您？”

“是啊，孩子，在等你呢。”

“等我？”

“对，等你。”

恩格洛西娅太太那种神秘的口气真使我不快。

“让我进去。”

“别进去！”

“为什么？”

“因为不让你进！”

“这是我的家！”

“知道，孩子，住这么多年了……但是你不能进。”

“可是为什么不能进呢？”

“就是不能让你进，孩子，你妻子不好了。”

“不好了？”

“是的！”

“出什么事啦？”

“没出什么大事，是流产了，母马把她摔下来……”

我怒不可遏，气得耳鸣目眩，人们还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明白。

“马呢？”

“在马厩里。”

马厩的门朝牲口栏开着，门框不高，我进去时得弯着腰。里面一片漆黑。

“托，母马！”

母马紧靠着牲口槽站着。我小心打开折刀。在这种情况下，走错一步就会造成不幸的结果。

“托，母马！”

这时已鸡叫两遍了。

“托，母马！”

母马向一个角落挪动，我步步逼进。离它的臀部只有一臂之远了。牲口很警觉，很不安。

“托，母马！”

一刹那，我朝它猛扑过去，刀子捅进了它的体内，少说捅了也有20下……

母马的皮很硬，比萨卡里亚斯的皮硬多了……我走出马厩，瞧了瞧感到疼痛的手臂，鲜血一直溅到我的肘部。那畜生一声也不叫，只是越来越短促地喘着粗气，像把它拉向公马时一样。

10

也许，冷静冷静之后，我的想法会截然相反，但在那

时刻，先生，我脑子里唯一想到的是，罗拉的流产如果发生在结婚以前，就可以省去多少麻烦、忿怒和焦急啊！

那次不幸之后，至少有12个月的时间，我心灰意冷。漫长的一年中，我在村子里失魂落魄，不知道干什么好。在那次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流产之后一年，或不到一年的时间，罗拉又怀孕了。跟她第一次怀孕一样，我既喜形于色，又忧虑焦急得坐立不安。我越是心急，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时间就过得越慢。我的心情坏极了，而这种坏心情像影子一样，寸步不离地纠缠着我。

我变得孤僻、粗暴，跟得了忧郁症一样，整天绷着脸，愁眉不展。加上我母亲和妻子又是两个谁也不懂得如何为别人排除忧愁的女人，因此，一家子经常提心吊胆的，生怕什么时候又会发生争吵。那紧张的气氛真是折磨人，但这种紧张的气氛又像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培养起来似的。我们彼此感到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暗有所指，一切都是居心不良、不怀好意。我在那几个月的苦恼，先生，您是无法想象的。

我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怕妻子再一次流产。朋友们对我的变化深感惊奇，就连那时仍然活在世上的母狗吉巴斯，对我似乎也不那么亲热了。

我跟以往一样，仍然不时地跟它说上几句。

“吉巴斯，你怎么啦？”

它以恳求的眼神看着我，匆匆摆动着尾巴，嘴里哼哼着，似乎在痛苦地呻吟。它那吓人的眼神令人心碎。跟我的妻子一样，它的几只小崽子也是没等生下就憋死在腹中了，但那无知的畜生，不知它是否明白它的不幸在我的心

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它生下3条断了气的小狗，一模一样，像老鼠似的，毛呈灰色，有些佝偻，粘糊糊的身体，像是裹了一层糖浆。母狗在熏衣草丛中扒了一个坑，将3条小狗埋了。每当我们上山打野兔，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它总是带着失去幼子的母亲的忧伤，走近小坑去闻一闻。

罗拉怀孕已经8个月了，一切像按轨道行进的那样正常。在恩格洛西娅太太的指导下，我妻子在怀孕期间一切都很正常。孕期的大部分时间已经过去，分娩的日子已经临近，可望一切都会非常顺利。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却感到万分的焦急和不安，我甚至觉得如果这次我不发疯的话，今生今世我就不会再发疯了。

罗拉像一只走得十分准确的时钟，她在恩格洛西娅太太预计的日子里分娩了，我的又一个儿子，确切地说，我的第一个儿子降临尘世了。分娩进行得如此省事和顺利，真使我惊讶。我的儿子在洗礼盆里受洗时，我们给他取名帕斯库亚尔，跟上帝的仆人、他父亲的名字一样。他出生那天恰好是爱德华多圣徒节，根据乡村的习惯，我本想给他起名爱德华多。但是，对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温柔亲切过的妻子，坚持要让他与我同名。这使我产生了许多幻想，因此她没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我。说来也许不信，我妻子的那种含情脉脉的温馨，确确实实使我像个站在未婚妻面前的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想入非非。先生，我敢发誓，我那时打心眼里感激她。

罗拉的体质很好，强壮有力，生下孩子两天之后，就恢复得跟没事人一样了。她头发乱蓬蓬地给小孩喂奶的情

景，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单凭看到那情景后产生的喜悦，就可以绰绰有余地补偿我过去的无数烦恼了。

我常常在床脚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罗拉羞怯地低声对我说：“我已给你生了一个了……”

“是的！”

“而且，多好看……”

“感谢上帝。”

“目前该小心抚养他了。”

“是啊，这个时候的确应该小心。”

“要提防那些猪……”

我猛然想起了我那可怜的弟弟马里奥。我要是有个像马里奥那样不幸的儿子，我将把他掐死，省得他活受罪。

“对，要提防猪……”

“还要预防疟疾。”

“是啊。”

“别让他中暑……”

“是啊，防止中暑……”

一想到我的这个幼嫩的儿子处于这么多的危险之中时，我浑身顿时起了鸡皮疙瘩。

“咱们给他种牛痘。”

“等他稍大一点就种……”

“让他总穿着鞋，省得扎破脚。”

“一满7岁就送他去上学……”

“我得教他打猎……”

罗拉笑了，多么幸福的笑啊！我呢，我也感到幸福。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看到她是那么漂亮，怀里抱着一个

小孩，跟圣母马利亚一样，这时我能不感到幸福吗？

“咱们要把他培养成有出息的人。”

天哪，我们夫妇俩哪里会想到主宰一切的上帝将夺走我们的儿子呢！我们的一切幻想、全部利益和全部财富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但是，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始给他引路时，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钟爱是多么离奇的东西啊，当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它偏偏要离开我们。

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根据，但在凝神观看小孩的时候，我却突然产生了不幸的预感。我对不幸有着特别准确的预见力——我不知道这对我有益还是有害，而且，随着日月的推移，我的这种预感最后都由接连不断的不幸证实了。我的不幸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妻子仍在跟我叨叨孩子。

“长得多好，胖得像个奶油卷……”

罗拉老是喋喋不休地说着孩子，慢慢地使我感到她可恨了。孩子将离开我们，他将使我们陷入更加凄凉的绝望之中，将使我们的家慢慢变得像荆棘荨麻丛生、蛤蟆蜥蜴称霸的荒芜的庄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心里清清楚楚。我知道，或迟或早，厄运一定会降临，同时也确切地知道，对下意识给我预示的不幸，我是无力抵御的。这一切，使我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坏。

有时候，我像个傻子似地盯着看我的帕斯库亚尔。看着看着，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我哽咽着跟他说话：“帕斯库亚尔，我的儿子……”

他睁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对我微微地笑着。

罗拉常常在这种时刻插进来，说：“帕斯库亚尔，咱们

的孩子长得多好!”

“不错，罗拉，但愿总是这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孩子越小越娇嫩，越容易出事。”

“别总是往坏里想!”

“不，我并没有往坏里想，……但咱们得特别小心啊。”

“对，要加倍小心。”

“别让他着凉。”

“对，感冒会让人送命的。”

“小孩常因感冒而死……”

“还有毒气!”

像是小鸟已经飞走了，像是鲜花已经凋谢了，我们的谈话慢慢地失去了甜蜜的滋味。中了可恶的毒气的小孩子，也同样会慢慢地死去的……

“我好像有点心惊肉跳，帕斯库亚尔。”

“怕什么?”

“你看，要是他有个好歹!”

“你这个女人!”

“这么大点孩子太娇嫩了!”

“咱们的儿子多好看哪，红红的脸蛋儿，总是笑眯眯的。”

“真的，一点不错，我真傻，帕斯库亚尔。”

她一边笑，一边神经质地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哎!”

“什么事?”

“卡门太太的儿子是怎么死的?”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咳，我只不过打听打听……”

“听说是得粘膜炎死的。”

“也是什么毒气引起的吗？”

“好像是吧。”

“卡门的命好苦啊！有儿子那阵子，她整天高兴得不得了。那孩子圆圆的小脸蛋儿，跟他爸爸一模一样。你还记得吗？”

“记得。”

“看来呀，一个女人盼子成人的心越切，越是怕失去儿子，儿子偏偏就死得越快。”

“对！”

“要是能知道自己的孩子能活多长时间就好了，最好在他前额上写明白……”

“你给我住嘴！”

“怎么啦？”

“我不能再听你这么胡说！”

即使在我脑袋上猛击一锄头，也不会像罗拉的话那样，使我一下子软到了脚跟。

“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窗子。”

“窗子？”

“对，嘎吱嘎吱直响，像是有什么气想钻进来……”

风吹得窗棂吱嘎响，这响声与某种呻吟声混为一体。

“孩子睡了吗？”

“睡了。”

“像是在说梦话。”

“我没听到。”

“还在哭呢，像是哪儿不舒服。”

“别疑神疑鬼的了！”

“但愿如此，我宁愿失去我的两只眼睛，只要……”

卧房里，小孩的呻吟像狂风中橡树梢头发出的声音一样凄凉。

“他在哭！”

罗拉跑进卧室看看孩子怎么了。我呆在厨房里抽着卷烟，一遇上烦恼的事儿，我就抽卷烟。

儿子活了没有多久，当我们将儿子交还大地时，他刚满11个月。11个月的生命，11个月的操心，一股可恶的毒气使之付诸东流了……

11

不知是由于我已经犯下的严重罪孽，还是因为我即将要犯的更加深重的罪孽，上帝才这样不断地惩罚我。也许，上帝的记事簿上早已注明，我帕斯库亚尔只能沿着不幸的道路往前走，我凄凄惨惨的一生，只能沿着灾难的道路行进。

先生，请您相信，无论什么人都不会安于在不幸中度日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即使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不得不开始相信——多么痛苦的信服啊——更大的不幸还在后

头时，总还是梦想着眼前的不幸大概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去我一想起罗拉的流产和萨卡里亚斯肩上的伤痕，心里就非常难受，而我所以有那种难受的感觉，完全是因为——这是确定无疑的——我当时并没有预料到今天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的小帕斯库亚尔离开我们时，有3个女人经常在我的身边。虽然有时我觉得我对这3个女人像是第一次见面的过路人那样陌生，好像与她们素昧平生，毫无关系，但事实上，她们都跟我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她们3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先生，一点也不骗您，没有一个人能以亲切的言语和行动来分担我因儿子夭折而产生的悲痛。相反，她们倒像是有约在先，齐心协力，共同来加重我的苦痛。这3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母亲、妻子和妹妹。

可是，谁跟我说过我应该将减轻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她们的陪伴之中呢！

女人像乌鸦一样，心眼险恶，忘恩负义。

她们喋喋不休地说：“毒气带走了小天使！”

“他离开咱们是去天堂的！”

“像太阳一样的孩子！”

“临死时那个难受的样子！”

“在我怀里就断了气！”

这一类的话，她们说个没完没了，像醉酒的长夜一样折磨人，跟毛驴拖沓的步子一样缓慢和沉重。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那种日子实在让人难受，这肯定是天老爷对我的惩罚！是上帝对我的诅咒！

我强忍着。

我有时想，也许是对小孩的爱，使她们不自觉地变成了冷酷的人。

我尽量不去听她们的谈话，不理睬她们，把她们的一切举止都当成木偶的机械反应，把她们的谈话当成耳旁风……我让自己的苦恼像掐断的玫瑰花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凋谢，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尽可能舒展些，我把悲痛当作珍宝一样埋藏在心底。空虚的幻想啊，它没有给我任何东西，而只是让我对生下来就一帆风顺的人过的那种幸福生活越来越感到陌生了。幻想阿，上帝怎么会允许你在我的头脑里生长呢！

我像害怕烈火或疯狗一样害怕日落。一天之中我最不忍干的事就是下午7点左右点起厨房的小油灯。任何东西的影子都会使我想到失去了的儿子。火苗的每一次跳动，夜深人静时轻微得几乎听不到的每一个响声，都像大锤落在铁砧上一样敲击着我的心。

3个女人像乌鸦似的穿着一身黑，像死人那样沉默，像缉私队员一样乖僻和严峻。有时为了打破这种冰冷的气氛，我主动与她们搭讪：“天气很不好！”

“嗯……”

又都无话可说了。我接着说：“看样子，格雷戈里奥先生已经不想卖骡子了，想留着，他自己有用的！”

“是的……”

“你们到河边去过了吗？”

“没有……”

“到墓地去过了吗？”

“没有……”

要想从她们嘴里多掏出一句话，实在太难了。我那时用在她们身上的耐心，说实在的，过去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了。她们这样的古怪，我装作看不见，我想方设法缓和气氛，以免引起争吵。然而，犹如疾病、火灾、天亮、死亡等这些人力不可抗拒的事一样，争吵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看，人间最大的悲剧都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像狡猾的野狼，悄悄地朝我们扑来，并像奸诈的南蝎，冷不防蜇你两下，让你根本无法提防。

就像她们仍然站在我面前那样，3个女人的形象历历在目。冷酷无情的女性面孔上，露着一丝卑鄙的、令人痛苦的微笑，她们的目光，穿透无数堵高墙，消失在百里之外的地方。她们冷酷地度着时光，她们发出的幽灵一样的声音仍然回荡在我的耳边……

“天全黑了……”

“我们都看见了……”

猫头鹰大概还呆在那株柏树上。

“那天夜晚跟今天一样……”

“是啊。”

“比这稍晚点儿……”

“对。”

“可恶的毒气还在田野里飘荡……”

“钻进油橄榄树林了……”

“嗯。”

房间里又是一片寂静。

“那毒气现在在哪儿呢?”

“那可恶的毒气!”

罗拉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不知道……”

“也许到了海上!”

“带走了无数小孩……”

即使一只遭到袭击的母狮子也绝不会有我妻子那样的表情。

“让我像石榴那样爆裂吧! 生下的孩子, 又让毒气给夺走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惩罚啊!”

“假如一滴一滴地注入水塘的水脉能够溶解那毒气该有多好啊!”

12

“我对你的身体厌烦透了!”

“你太不中用了, 经不起风吹雨淋!”

“经受不住夏天的太阳!”

“也经不起冬天的寒冷!”

“我那硬得像燧石似的乳房就是为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长的吗?!”

“我这像鲜桃一样的嘴唇也是为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长的?!”

“我给你怀了两个儿子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既经不起马颠，又受不了毒气的侵袭!”

我妻子像疯子，像中了邪一样，她狂躁不安，凶得像只山猫……我默默地忍受着，她说的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你跟你弟弟一个样!”

……这是我妻子背信弃义地捅在我心上的一刀，她自己以此为快的一刀……

既然是在旷野里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加快脚步对我们又能有什么用处呢!其结果都一样，反正都会被浇得像落汤鸡，跑反而会更累。闪电使我们惊慌失措，惊雷劈头盖脸像我们打来，而我们身上的血液，也似乎感到烦躁不安，不断冲击着我们的太阳穴和咽喉。

“唉，你呀，要是你父亲埃斯特万看到你这样不中用的话!”

“如果他见到你是这样软弱的话!”

“你是那个女人!”

还有必要让她继续说下去吗?太阳总是向所有的人闪烁它的光芒的，它的光芒使白化病患者睁不开眼睛，但是，

却不能使有些人眨一眨眼皮。

“住嘴！”

我母亲是不能因为我的悲痛——我死去的儿子在我心中留下的悲痛——而责怪我的。我儿子活着的11个月中，简直像一颗明星。

我把话跟她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说：“母亲，烈火将会同时把我们两个人都烧毁的。”

“什么火？”

“您正在挑拨的火……”

我母亲露出惊奇的神色，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男人都有一副铁石心肠。”

“这对你们没有用……”

“有用，我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她没有理解，我母亲没有理解我的话。她看看我，对我说着话……唉，要是她不那样看我的话！……

“你见过山上的野狼吗？见过在云端飞翔的鹞鹰吗？见过藏在石缝中的毒蛇吗？”

“可男人比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狠毒！”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不干什么！”

我本想对她说：“我要把你们统统宰了！”

但是，话到舌头尖上转了转，又咽了下去。

我独自和妹妹在一起，和我那个不幸的、名誉扫地的、正经女人看她一眼都会感到玷污了自己名声的妹妹在一起。

“你都听见了吗？”

“听到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也没……”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坏人！”

“你本来就不是……”

毒气，那股可恶的毒气从山上升起，穿过油橄榄丛，夺走了无数小孩的生命，大概已经到达海上……窗户发出令人胆寒的吱嘎声……

妹妹罗莎里奥像是要哭的样子。

“你为什么说你是个坏人？”

“这不是我说的。”

“是那两个女人……”

小油灯的火苗一上一下地跳跃着，像是在呼吸。厨房里有一股电石气味，一股令人愉快的辛辣味，它钻进我的每一根神经，刺激着我的肌肉。我那可怜的该诅咒的肉体，那时正需要狠狠地刺激一下。

我妹妹面无血色，她的生活在她眼睛上留下了无情的黑圈。我深情地爱着她，她也以同样的深情爱着我。

“罗莎里奥，我的妹妹……”

“帕斯库亚尔……”

“咱俩今后的日子很苦啊！”

“一切都会好的……”

“愿上帝赐福！”

我母亲进来插嘴说：“我看只会坏。”

同时，我那个像蛇一样卑劣的妻子也露出了奸笑。

“一切都要等待上帝的安排，太可悲了。”

上帝在上，她们的言行逃不过上帝鹰一样锐利的眼睛。

“要是上帝真的赐福给我们呢……”

“大概上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喜爱咱们的……”

杀人，是无须多加思索的事，我对此已经深有体会了：有时候，内心并不想杀的也杀死了。仇恨，当仇恨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到了疯狂的程度，于是你就打开折刀，光着脚，轻手轻脚地走到仇敌的床前。当然了，必定是在夜间，但从窗口照进了明亮的月光，可以看得很清楚。死鬼，即将要丧命的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你瞥他一眼，听着他在呼吸。仇敌一动不动，非常安静，似乎他不会发生任何事。卧房很破旧，家具发出的响声会吓你一跳，因为那响声可能会惊醒你的仇敌，也许应该赶快下手。仇人抬抬被单头，翻个身，没有醒！身躯在床上显得很大，这是被服制造的假象。你悄悄地走到床前，轻轻地用手摸摸：睡得真死，根本不可能觉察……

然而，不能这样杀人，这是谋杀犯们干的事。于是你又想折回身子，沿着老路往回走，……不，不能退回去，一切都已深思熟虑，那只是一刹那的事，短短的一刹那，然后……

但是，也绝不可能再打退堂鼓。天快亮了，而在明亮的白天，我们大概无法忍受仇敌的凶恶的目光，也许，在我们还不大相信的时候，那目光就已经死死盯住我们了。

必须逃走，逃到离村子远远的地方，跑到谁也不认识

我们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将以新的仇恨去憎恨新的仇人。然而，仇恨的种子需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发芽，而我们现在已不是小孩了，所以当仇恨长大并压迫着我们的脉搏时，我们的生命也即将完结，我们的内心再也容纳不下更多的苦汁，那时我们的胳膊，也将变得毫无力气，再也抬不起来了……

13

差不多整整一个月没有动笔了。我往草褥上一躺，两眼朝天，呆呆地看着时间走过。那些时光，有时像是长着翅膀，有时又给人麻痹瘫痪的印象。我放手让我的想象力自由飞翔，我身上唯一能自由活动的也只有它了。我凝视着泥灰剥落的屋顶，在那上面寻找相似的形状。在这漫长的一个月之中，我享受了——以我自己的享受方式——过去的年代里从没有享受过的生活，尽管无数的悲伤和忧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头。

罪恶的灵魂得以安宁，好像休耕地得到了甘雨。甘雨使旱地长苗，荒田结果。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明白了，宁静是上帝的赐福，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和屡遭不幸的人们期望得到的最珍贵的赐福。尽管我明白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然而，我毕竟终于明白了，宁静终于恋恋不舍地留在我的身边了。我热烈地、尽情地享受着它，因为，尽管我能够呼吸的时间不多了——我这一生中剩下的时间太少了——我总还在担心宁静会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耗尽。

看来，宁静若是早些年就像现在这样呆在我的身旁，我至少会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因为我从宁静中看到了光明和幸福，以致我毫不怀疑，我那时也一定会像现在这样迷恋这宁静的生活。然而，上帝不愿意这样，所以我现在只能身陷囚牢，并被判处了死刑。我真不知道哪种方法更好，是痛快利索地一下子了此残生好呢，还是苟延残喘，拖延一下生命好呢？如果还有可能，我是喜欢后一种方式的。假如现在我处境较好，我是不会如此热烈地抓住这垂死的生命不放的。先生，我相信，您是非常清楚我的意思的。

这漫长的一个月，我全部用来思索了。我遍尝了人间的一切滋味：苦恼与喜悦、欢乐与悲痛、信心、懊悔和绝望……上帝啊，你是在拿多么萎靡的肉体作试验哪！当我从一种精神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精神状态时，我觉得像发疟子一样浑身打颤，胆怯的眼泪夺眶而出。用整整30天的时间来想一件事，太长了；用连续30天的时间来培养心中的悔恨，太长了。过去干的一切坏事必将把我们带进地狱；这个想法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我的头脑……我妒忌神情安详的山僧，妒忌在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在水中戏游的鱼儿，甚至妒忌灌木丛中的野兽，因为它们的心是坦然宁静的。在罪孽中虚度年华，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啊！

昨天，我忏悔了，是我自己要神父来的。他是个胡须稀疏的小老头儿，名叫圣地亚哥·卢鲁埃尼亚。他善良、慈爱的面孔上带着伤感的表情，穿一件破旧长袍，穷得像蚂蚁。

他是每逢礼拜日做弥撒的小礼拜堂的神父。每次去听弥撒的只有百十来个杀人犯，五六个看守和4个修女。

他走进牢房时我立即起身迎接。

“午安，神父。”

“你好，孩子；说是你叫我来，是吗？”

“是的，神父，是我请您来的。”

他走到我跟前，在我的前额上亲了一下。好多年没有人吻过我了。

“你是想忏悔吗？”

“是的，神父。”

“孩子，你真让我高兴。”

“神父，我也很高兴。”

“上帝会宽恕一切的，上帝是最仁慈的……”

“是的，神父。”

“迷途的绵羊又回来了，真叫人高兴。”

“是的，神父。”

“浪子回头，多幸运！”

他亲热地握住我的一只手，放在他的法衣上，同时看看我的眼睛，似乎想让我更好地理解他的话。

“信仰是在生活的黑暗中指引我们灵魂的灯塔。”

“是……”

“对痛苦的灵魂是一副奇妙的镇痛剂……”

堂·圣地亚哥比较激动，他的声音像惶恐不安的小孩声音颤抖着。他看着我，微笑着，像圣人的微笑一样甜蜜。

“你知道怎么忏悔吗？”

我畏畏缩缩，不敢回答，但不回答是不行的。我小声说：“不太知道。”

“那不要紧，孩子，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

堂·圣地亚哥给我说了一些我并不完全理解的话，但是他讲的想必都是真理，因为听起来都像是真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几乎整整一个下午。谈话结束时，太阳已经埋到地平线底下去了。

“你等着接受宽恕吧，孩子，我以上帝的名义给你宽恕……耶稣基督和我相通……”

堂·圣地亚哥给我祝福时，为了接受他的赐福，为驱除头脑里的各种邪念，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尽可能好地接受了他的祝福。当时，我真感到羞臊，羞臊得无地自容，但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

我一夜没能合眼，清早起来全身疲乏无力，无精打采，好像是挨了一顿鞭子。尽管这样，看来我还得重新拾起这个故事的线索，尽力将这些回忆往前推进一步，以便结束这个故事，因为我身边已经摆好了一堆从狱长那里要来的四开纸，而且，除了在一张又一张的白纸上涂涂画画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摆脱我目前的沮丧心绪了。试试看吧，我不知是否还有拿笔的足够力气，我现在可真是需要力气啊。如果情况迅速发展，我的叙述就可能半途而废，有夭折的危险。每当想到这些，苦恼和焦急的情绪就油然而生，而对这种情绪我又不得不加以克制，因为全然照现在这样聚精会神、不紧不慢地写下去，这个故事能否出得来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可是，倘若不假思索，让回忆像汹涌澎湃的洪水那样一古脑儿地落到纸上，故事又肯定会冗长失真得连它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我本人——也不会拿它当儿子看待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记忆有关的事情是

必须十分注意的，否则，万一将事情搞混，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只好将稿纸撕碎，重新开始，而这种办法是危险的，是我必须极力避免的，因为夹生饭总是不好吃的。我在主要的事情上干得如此糟糕，对这件次要的事情我却偏偏要努力把它搞好。为了使我的回忆录尽量完美些，我不愿意匆忙下笔，也许您会觉得我这样想过于自负了，太过分了。然而，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毫不客气地这么做。4个月来我几乎没有间断过我的写作，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努力，我想，您如果能考虑到这一点，大概就会原谅我的上述想法了。

不管什么事物，它的真实面目都不会像我们第一眼留下的印象那么简单。当我们开始从近处仔细观察，当我们开始对这些事物进行加工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最初我们并没有注意到、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印象的很多奇怪甚至陌生的方面。当我们想去了解一个村庄时，情形也会完全一样。我们先是在脑子里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印象，但当我们一旦面对真人真事时，头脑中原有的印象就会突然消失。这堆乱纸的情况也是这样。最初我认为只要8天时间就可以写完我的回忆录，但今天——120天之后——只好让事实讥笑我的无知了。

我认为，一个人将自己做过的，但已经悔悟了的不良行为讲出来，不应该算作罪过。堂·圣地亚哥跟我说，如果它能给我带来某种安慰，我就可以这样做。把过去的行为写下来，这的确使我精神轻松，而且我相信，神父的教诲是不会错的。所以，我看如果我这样做了，上帝是不会见怪的。有时候，我真不愿意将我悲惨一生中大大小小的事

情一件一件地详细说明，但有时想法又正好相反，觉得说一说倒是一种真正的痛快。也许，这是因为我在讲述自己的过去时，我已经置身度外，似乎我所叙述的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事情，而只是道听途说的某个陌生人的故事了。事实上的过去和我希望的过去——如果一切尚能从头开始的话——是截然不同的，我必须顺从已经不可避免的一切，适应无法挽回的一切。要敢于正视事实，并且力求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这是因为坐牢帮了我的忙。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并不想夸口说自己现在是多么驯良，如果那样，您会说我是老年出水痘^①的。我想，最好还是不要让您把这句话出口。不过，该说的话我还是要尽量说完。而且，我可以向您发誓，假如我的一生都能沿着像今天这样宁静的道路走过来，那我的一生一定会成为所有家庭效仿的楷模。

我还是继续往下写吧。一个月没有动笔，对一个心跳次数已经屈指可数的人来说，也未免显得太悠闲了；对一个习惯不能安宁的人来说，也未免显得太安宁了。

14

我分秒必争，做着逃离村子的准备。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容拖拉等待的，逃跑就是其中的一桩。我将钱钞往口袋里一塞，拿了点吃的往行囊里一扔，装满各种邪念的

^①谚语，指做与年龄不相称的事。——译者

沙袋往井底一沉，趁着夜色，像小偷一样背起行装，离开了家门，沿着公路潜行——到哪儿去，心里并不很清楚。在辽阔的田野里，我马不停蹄，所以，黎明时分，当我感到腰酸腿疼时，家乡至少也被我甩出二三十公里了。我害怕在那一带还可能有人会认出我，所以我不想在那儿停脚，只是在大道旁的一个小橄榄园里打了一个盹，胡乱吃了几口随身带着的食品，就又继续赶路了，我盼着能尽快搭上火车。大概是因为我带着一副周游列国的神气，人们都稀奇地看着我，村庄里的小孩子们像尾随匈牙利人或长着秃疮的人那样好奇地尾随在我的身后。他们惊奇的眼神和孩童的稚气，不但不使我讨厌，相反，要不是那时我像害怕霍乱那样害怕女人的话，我甚至会掏出一些随身携带的小物品赠给他们的。

我在顿伯尼托赶上了火车，我打了一张去马德里的票。我并没有想去首都落脚，我只是想继续赶路，先到某处立足，然后再设法去美洲安身。一路上很愉快，因为火车上条件不坏，而且，火车在原野上奔驰，就像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拉着它在被单上滑行似的，这对我来说真有说不出的新奇感。当整个车厢的人都在收拾行装准备下车时，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马德里了。原先我把首都想象得很远很远，现在竟然这么快就到达了，我内心不由得一震。每当我们原来想象中非常遥远的事突然成了就在眼前的、不可避免的事时，心里总会有这种翻腾不安的感觉。

马德里到处都有流氓和骗子，对此，我早就有所耳闻了。我们是夜间到达的，这是小偷和骗子手作案的好时机，因此我想，最好还是等到天亮再去寻找住处。车站里有的

是凳子，不妨先在站里的长椅子上打个盹。于是我在离沸腾的人群稍远一点的候车室后面的一条长椅子上躺了下来。我躺得非常舒适，除自己的守护神外，并没有旁人照看。刚刚躺下时，我曾想模仿鸱鸒，一只眼闭目养神，另一只眼站岗放哨，但不久我就睡得比石头还沉了。一觉醒来，天已经快亮了。醒来时，寒气直袭骨髓，潮气浸透全身。我想，最好一分钟也别在那儿多耽搁。我离开车站，朝着一堆篝火走去。许多工人围坐在篝火旁，我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欢迎。火苗慢慢吸去了我身上的凉气。起初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但很快就热烈地交谈起来了。我初来首都，需要的是朋友，又看着他们都是好人，所以我慷慨解囊，让正在那儿闲逛的一个小流浪汉去打了一升酒。结果呢，我没有尝到一滴，跟我呆在一起的工人们也没闻上酒味。那个十分狡猾的鬼孩子把钱拿走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我本来的想法是请他们喝酒，与他们建立友谊，所以不管他们如何为小孩的事拿我取笑作乐，我还是呆在他们当中等待天明。天一亮，我立即和他们一起走进一家小咖啡馆，替他们每人付了一份牛奶咖啡的钱。这一手，使他们对我十分感激。我跟他们谈起了住处问题，一个名叫安赫尔·埃斯特维斯的工人主动提出让我住到他的家中，每天管两餐，10个雷亚尔一天。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价钱并不很贵。可是，住在他家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至少还得花上另外10个雷亚尔，因为每晚7点30分的玩牌我必输无疑，埃斯特维斯和他的妻子都是干这一行的能手。

我在马德里呆的时间不长，总共不到15天。这期间，我尽可能去花钱少的地方玩，还在波斯托斯街和马约尔广场

上买了一些价格便宜的日用品。每天傍晚，太阳下山前后，我总要到阿杜亚纳大街上的埃敦·孔塞尔特咖啡馆去，那是一家有歌女卖唱的咖啡馆。我在那里花上一个比塞塔，坐着一面喝咖啡，一面欣赏着艺术家们的表演，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才慢慢地走回在特内拉大街上的埃斯特维斯的顶楼。一般情况下，我回去时他已经先到家了。他的妻子端出晚饭，我们一起吃。吃完晚饭，和每天晚上都得上楼来的两个邻居一起，围着带烤炉的桌子坐下，把脚伸到火盆旁玩纸牌，一玩就是一个通宵。对我说来，那种日子确实解闷。我已经下定永不回村的决心了，否则我会在马德里一直住下去，直到花完最后一文钱为止的。

我寄居的房屋在最高一层，跟建在屋顶上一样，形状像个鸽子房。由于即使有人求他们也不会打开门窗，小小的火盆又不分白天黑夜地点着，因此，围火盆一坐，脚往桌子的围摆里一伸，倒也是挺美的享受。我住的那个房间里，从堆放草褥的地方可以看到明净的天空。在我熟悉这个住宅之前，我的脑袋不止一次地撞在一根伸出的横木上，可我却一直没有注意到那根横木。后来，我慢慢地熟悉了那个小小的天地，小房间里每个突出和凹进的地方我都了如指掌，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床上了。不管什么事情，习惯了就行。

房东的妻子，据他自己介绍，叫孔塞普西翁·卡斯蒂略·洛佩斯，是个年轻小巧的女人，狡黠的小脸庞使她显得既可亲又高傲，跟所有的马德里女郎一样聪明伶俐。她大胆地看着我，什么话都跟我说。然而，她很快就向我表明——我刚开始下钩她就向我表明——跟她之间不可能有

任何纠葛，从她身上不可能期望得到任何东西。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除他之外，她眼里不存在任何别的男人了。多遗憾，因为在我看来，她尽管与我们乡下女人很不一样，却是个少见的漂亮女人，是个讨人喜欢的少妇。不过，由于她不给我提供成事的任何机会，而我那时又比较胆怯，慢慢地也就死了这条心了。到最后我竟觉得她离我是那样的遥远，我连想都不想她了。她的丈夫像苏丹王一样，是个醋坛子。看样子，他对妻子很不放心，甚至不许她在楼梯口探头露面。记得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埃斯特维斯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邀我同他们夫妇去雷蒂罗公园散步。一路上，他的妻子要是某个男人瞧一眼，或让某个男人看她一眼，他总得责备她一番。使我意想不到，因而也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她不但不生气，反而表现出满意和亲切的样子。在雷蒂罗公园里，我们在围水池的人行道上一圈又一圈地漫步。漫步中，埃斯特维斯莫名其妙地跟一个打那儿经过的男人高声争吵了起来。争吵得很激烈，使用了一些生僻的词汇，我连一半都没听懂。看样子，是那个男人看了孔塞普西翁一眼，不过，我很纳闷，因为他们尽管唾沫星子横飞，骂出了一连串的脏话，却没有一点动手的意思。他们互相骂娘，直着嗓子骂对方无耻，乌龟王八，互相发誓要把对方烤着吃，可是，他们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一下。看到这种少见的习俗，我真有点傻了。我曾做好了万一需要我就上去帮朋友一手的准备，可是他们却始终没有给我提供插手的机会。互相骂够之后，各自沿旧路走开了，跟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

这种方式真让人高兴！假如我们乡下人的嘴巴都像城

里人这么好使的话，恐怕这些关押囚犯的地方就会变成荒无人烟的孤岛了。

这样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在我还没有怎么熟悉马德里的时候——这可不是一个瞟一眼就能了解的城市——我决定继续我的旅途，向我的最终目的地前进。我把很简单的一点儿东西装在一只刚买来的小提箱里，打好车票，直至最后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埃斯特维斯，一直送我到火车站——不是我们来时的那个火车站，就这样开始了我去拉科鲁尼阿的旅程。据说，那里是开往美洲的船舶汇合点。因为路途较远，去港口的旅行比我从家到马德里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旅程的一半是在夜间度过的，而我又不是一有火车的嘈杂和颠簸就无法入睡的人，所以旅行比我自己想象的和邻座告诉我的要快得多。睡醒之后没过几个小时，就到了海边。我觉得大海是那样大，那样深，它是我一生中最泄气的东西之一。

着手办理乘船的手续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天真无知。直到那时，我从没有想到海上旅行竟是那么昂贵！我确信自己口袋里的比塞塔足够让我到达美洲，我跑到代理处，从一个小窗口向里打听，那里的人把我支到另一个窗口。我排在一条长长的队伍后头，足足等了3个小时，最后终于轮到了我。当我询问职员去哪个港口更合适以及船票要花多少钱时，他一声也不哼，转过身去取了一张纸，又回过头来，对我说：“航行路线图……船票价格单……每逢5日、20日开出拉科鲁尼阿港。”

我还想跟他说明我的意思是想问问他有关旅行的事。但是没有用，他蛮横地打断了我的话，弄得我非常窘。

“少罗嗦！”

我记住了开船的日期，拿着路线图和价格表离开了代理处。有什么办法呢！

和我住在一起的有一个炮兵上士，他主动给我讲解了图表上写的东西。当他说到价钱和付款方式时，我的魂差点没吓飞了。我算了算，身上的钱还不够一半呢。摆在我面前的可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我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个叫阿德里安·诺格拉的炮兵上士不断给我打气，还不停地给我讲哈瓦那甚至纽约的情况。他说那些地方他都呆过。我则像个傻瓜——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干瞪着大眼听他讲。我非常忌妒他，说实在的，我还从来没有那样忌妒过别人哩。他的谈话只能引起我更大的忌妒，因此，有一天我不得不请求他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因为我只能留在国内，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很不理解地看看我，不过，跟所有的加利西亚人一样，他也是个机敏谨慎的人，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跟我谈起过那些事。

如何是好？我费尽心机，苦思苦想，脑子都快用碎了。只要不回村，干什么我都能接受。我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火车站上扛行李，码头上背麻包，在车站旅馆的厨房里干杂活，还到一家卷烟厂里当了一个时期的守夜工。总之，什么都干了一点。直到我住到鸚鵡大街上的阿帕查家里时，我才结束了在港口码头的生活。在阿帕查家里，我的主要任务是把那些看来是去闹事的捣蛋鬼们赶出门，但其实也是什么都得干。

我在那儿停留了一年半，加上在别处奔波的半年，我

离家已经将近两年了。这时，我越来越经常地思念家了，甚至对我过去抛开的一切又充满了信心。起初只是夜间蜷缩在厨房里的床板上时才想，但渐渐地，思乡的情感折磨得我整日不得安宁。有一天，我终于像拉科鲁尼阿人说的那样牛性大发作，恨不得一步跨进我那坐落在公路旁的小茅屋。我想，回家之后，家里人肯定会欢迎我的——时间是能医治一切创伤的。回家的欲望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我费了好大的劲，好说歹说，总算借到了一笔钱。我挑了一个晴天，辞别了以阿帕查为首的所有恩人，开始了返回故乡的行程。要不是在我离家期间魔鬼钻进了我的家中并在我妻子身上作祟的话——我从拉科鲁尼阿启程时对此一无所知——我那次旅行的结果该是多么美好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那时我的妻子还是一个年轻漂亮、非常诱人的女人，她没有什么教养，丈夫又不在身边。我离开家，这是我最大的罪过，绝对不应该犯的罪过，说不定就因为这一罪过上帝也要狠狠地惩罚我一顿呢……

15

回家已经7天了。我的妻子对我非常亲热，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第七天的夜晚，她将我从睡梦中叫醒，对我说：“我担心冷淡了你。”

“没有，看你说的什么啊！”

“因为我没想到你还会回来，知道吗？没想到还会见到你回来……”

“现在你该高兴了吧，是不是？”

“是啊，现在我高兴……”

看得出，罗拉的内心非常痛苦。她身上的一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你一直想着我吗？”

“一直想着你。我都已经回来了，怎么还要这么问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两年的时间很长……”

“很长。”

“两年之中地球转了多少圈……”

“转了两圈。这是拉科鲁尼阿的一个海员告诉我的。”

“你别跟我提拉科鲁尼阿！”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但愿地球上没有那个拉科鲁尼阿！”

她的声音沙哑了，她的双眼像充满阴影的森林那样阴森。

“很多圈！……”

“很多圈。”

“所以我在想，你两年不归，大概是让上帝带走了。”

“你还能说些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了！”

罗拉伤心地哭了，用线一样细微的声音告诉我说：“我又有孩子了。”

“又有孩子了？”

“嗯。”

我可真的吃了一惊。

“跟谁有的？”

“别问!”

“别问? 我要问! 我是你的丈夫!”

她大声叫道:“好一个丈夫, 想杀我的丈夫! 把我撇下两年不管的丈夫! 就像我得了麻风病似的, 从我身边逃走的丈夫! 我的丈夫……”

“住嘴!”

我心里想的是最好别这样闹下去, 最好还是让时间就这样过去, 让小孩生下来……也许, 邻居们会对妻子的品行风言风语, 会斜着眼看我, 见到我时, 会悄悄地嘀嘀咕咕……

“要我去叫恩格洛西娅太太吗?”

“她已经给我检查过了。”

“说什么啦?”

“说是很正常。”

“不,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干什么?”

“什么也不……最好咱们一起把这事办妥当了……”

我妻子以恳求的口气对我说:“帕斯库亚尔, 你竟然会这么干?”

“是的, 罗拉, 这有什么不行, 难道这是第一胎吗?”

“帕斯库亚尔, 我感到比前两个都有劲! 我想肯定能活下来……”

“那是我的耻辱!”

“也可以说是你的幸福。别人能知道什么呢?”

“别人能不知道吗?!”

罗拉笑了, 样子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看了叫人难

受。

“别人能不能知道，就看咱们自己了。”

“谁都会知道的！”

上帝知道，我当时并不认为这是坏事。但是，像被缰绳牢牢拴住的毛驴一样，习惯和风俗把我束缚得无计可施。

假如我作为一个男子汉原谅了她，就可以风平浪静了的话，我也就原谅她了。可现实终究是现实，想逆流而上，只不过是妄想。

“最好还是去把她叫来！”

“叫恩格洛西娅太太？”

“对！”

“不！求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再来一次流产？不，不行！怀孕就是为了流产？不……”

她一下跪到了地上，吻我的双脚。

“只要你开口，我愿意把我的命给你！”

“我凭什么要你的命？”

“我的眼睛，我的血，你要什么都行，因为我伤害了你的心！”

“不要！”

“我的乳房，我的这绺头发，我的牙齿！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只求你不要让我流产，我是为了他才活下来的！”

最好让她去哭，无休无止地哭，直到精疲力竭，直到神经错乱为止，那样她会平静和清醒些的。

我的母亲，那个糟透了的女人，大概是这一切的教唆犯。她老是躲着我，不敢靠近我。真理的火焰是能烧死人的！她极力回避跟我说话，我从一个门进屋，她立即从另

一个门出去。她按时给我做饭，这是以前见所未见，以后也闻所未闻的怪事。为了求得安宁，她竟然如此谨慎小心，想起来也真让人难受。她处处表现出来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使我感到茫然。跟她，我从来不愿讲罗拉的事。这是我和罗拉之间的事，也应由我们两人来解决，用不着第三者插手。

一天，我把罗拉叫到跟前，对她说：“你可以放心了。”

“为什么？”

“因为谁也不必再去叫恩格洛西娅太太了。”

罗拉像灰色的苍鹭一样沉思了片刻，接着说：“你真好，帕斯库亚尔。”

“对，比你想象的要好。”

“也比我自己好。”

“不谈这些了。和谁有的？”

“你不要问！”

“我想知道，罗拉。”

“我不敢跟你说。”

“你害怕啦？”

“对，害怕，怕你害他。”

“你这么爱他？”

“我不爱他。”

“那又为什么？”

“因为鲜血好像是你生活的养料……”

这句话像是用烙铁烙在了我的脑子里一样，将至死不忘。

“要是我向你发誓，什么事也不会出呢？”

“我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帕斯库亚尔，你是个非常有志气的男子汉！”

“感谢上帝，但是，我说话是算数的。”

罗拉扑倒在我的怀里，说：“我后悔极了，现在我宁愿死了也不愿干那样的事。”

“我相信你。”

“同样，要是你现在能原谅我，我死了也甘心。”

“我原谅你，罗拉，但是你得跟我说……”

“我说。”

她的脸色从来没有那样苍白过，看了都让人害怕，使我预感到不幸将随着我的返乡而发生。我抱住她的头，轻轻抚摩着她，我以即使最忠实的丈夫大概也不会有有的温情跟她说话，表现出非常理解她的巨大的痛苦，我抚摩她，让她趴在我的肩上，生怕她由于我的追问而昏厥。

“是谁呀？”

“抻脖子！”

“抻脖子？！”

罗拉没有回答。

她的脑袋垂在胸前，头发盖在脸上，她死去了……起初她还坐着，身子保持着平衡，但很快就摔倒在厨房里铺着鹅卵石的地上……

16

胸中好像有一窝南蝎在折腾，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好似一条毒蛇在咬我身上的肉。

我跑出家门，去寻找坑害我妻子的凶手，毁了我妹妹的无赖，给我带来的苦楚最多的仇敌。为了找他，我费尽了心机。这个流氓得知我回村的消息后立即闻风潜逃了，整整4个月没有再在阿尔门德拉莱霍露面。我到拉涅维斯妓院去找他，见到了罗莎里奥……她的变化多大啊！脸上布满了未老先衰的皱纹，眼圈灰黑灰黑的，头发干枯得像野草，活像个老太婆。原来那么漂亮的姑娘，竟然成了这副模样，我心里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你干什么来了？”

“找一个男人。”

“看见敌手就逃跑的人算不得什么男人。”

“算不得……”

“说是盼望人家到来，而人家一来又闻风丧胆，不敢在家呆着，这样的人也算不得什么男人。”

“算不得……他在哪儿？”

“不知道，昨天就走了。”

“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你能不知道？”

“不知道。”

“肯定不知道?”

“就像可以肯定现在是白天那样。”

看来她说的是实话。罗莎里奥扔下抻脖子来照顾我，她对我确实很亲热。

“你看他会不会跑得很远?”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

我不得不强压着自己的火性。心里压着对卑劣者们的满腔怒火，气撒到倒霉的人们身上，这绝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为。

“那件事你知道吗?”

“知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吭声?”

“我能跟谁去说呢?”

“是啊，没有一个人能……”

的确，可以倾吐衷曲的人，她一个也没有。有些事情并不是跟任何人都有利害关系的，比如说殉难的十字架，它只能由一个人沉重地背在肩上，而对别人只字不能提起。我们自身经历的一切，也并不是什么事都能跟别人说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别人根本无法理解我们。

妹妹罗莎里奥和我一起走出了屋门。

“我不想在这儿呆下去了，一天也不能多呆了，我烦死了。”

她又回到了家里，像得了惊吓症一样，整天胆小如鼠，低声下气，但是，比以前勤快了，从来没那么勤快过。她那么尽心地伺候我，而我却从来没能——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报答她，今后也永远不会对她有什么报答了！她

总是给我预备着一件干干净净的衫衣，细心地给我整理房间；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饭菜都是热乎乎的……假如日子能总是这样过的话，那该是多么幸福啊！白天像羽毛一样轻松，夜间像修道院一样宁静。要是在过去，不知道会有多少不祥的想法来折磨我呢，可是现在，这些想法似乎都想从我身边远走高飞了。在拉科鲁尼阿的那些不幸的日日夜夜似乎已成了遥远的过去，动刀子的日子有时好像也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罗拉在我心口上留下的深深创伤，妹妹罗莎里奥逐渐给我治愈了，过去的一切渐渐被忘却了。但可惜的是，那个总是盯着我不放的厄运又要让我惨遭不幸了，它使过去的一切又在我的头脑里复活了。

事情是在马丁内特的小酒店里开始的。塞瓦斯蒂安问我：“你看到抻脖子了吗？”

“没有，怎么啦？”

“没什么，有人说他进村了。”

“进村了？”

“听人这样说。”

“你可别骗我！”

“伙计，别这样。别人对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跟你讲，我骗你干什么？”

没有时间再去探讨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了，我抬腿就往家里跑，像闪电那样快，脚下绊着了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有留意。我母亲正在家门口。

“罗莎里奥呢？”

“喏，里面呢。”

“就她自己？”

“对，怎么啦？”

我顾不上再跟她罗嗦，跑进了厨房，看见了妹妹。她正在翻动沙锅里炖的东西。

“抻脖子呢？”

罗莎里奥猛吃一惊。她抬起头来，平静地——至少表面上是平静地——对我说：“为什么问起他来了呢？”

“他进村了！”

“他进村了？”

“听人说的。”

“可是没到这儿来呀。”

“你敢保证？”

“我敢向你起誓！”

没有必要让她对我起誓，她说的是实话，抻脖子还没有到。但是，没过多大工夫他就来了。他神气得像持剑的斗牛大王，面色红润得像法老^①。

他被我母亲拦在门外。

“帕斯库亚尔在家吗？”

“你找他干什么？”

“不干什么，找他说件事。”

“说件事？”

“对，我们两人之间的事。”

“去吧，在厨房里哩。”

抻脖子没有摘帽，嘴里吹着一支民谣进了厨房。

“你好啊，帕斯库亚尔！”

^①古埃及的国王。——译者

“好啊，帕科！摘下帽子！你这是进人家家里。”

抻脖子摘下了帽子。

“只要你愿意这样，我就摘。”

他想装得沉着平静，但没有能如愿以偿。他明显地表现出精神紧张，心里惶惑不安。

“你好，罗莎里奥！”

“你好，帕科！”

妹妹像耗子见了猫那样胆怯地对他微微一笑，那神态直让我恶心。他也笑了笑，但当他微笑时，嘴唇似乎立刻失去了血色。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吗？”

“说吧。”

“我是来把罗莎里奥带走的！”

“我已经猜出来了。抻脖子，罗莎里奥你带不走了！”

“什么？我带不走？”

“带不走！”

“谁能阻拦？”

“我！”

“你？”

“对，我！你以为我不敢吗？”

“嗯，我看你不怎么的……”

当时，我像蜥蜴一样冷静，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没必要跟上次那样跟他耍嘴皮子了，我的手心在衣服上搓了搓，看准了距离，操起板凳，对着他的面部狠狠地打了过去。他应声仰脸倒下，像死狗一样摔在壁炉上。同时，拔出小刀，露出一脸杀气。他企图欠

起身子，可惜他摔断了肋骨，动弹不得了。我把他拉到公路旁，放在地上。

“抻脖子，是你，害死了我的妻子……”

“她是个狐狸精……”

“不管她是什么，反正是你害死的，你还毁了我的妹妹……”

“我收她的时候她早已名声扫地了！”

“不管她以前怎么样，反正毁了她的是你！你想不想住嘴？你总在向我挑衅，现在你总算达到目的了；我并没有想伤你，也没有想打断你的肋骨……”

“总有一天会好的，那时候！”

“那时候怎么着？”

“像打疯狗一样给你两枪！”

“你听着，我现在想拿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没有胆量弄死我！”

“什么？我没有胆量弄死你？”

“没有！”

“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因为敢弄死我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好狂妄的小子！

“你还不想滚吗？”

“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给我马上滚蛋！”

“还我罗莎里奥！”

“不行！”

“不行我就宰了你！”

“还宰别人！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够瞧的了！”

“你不想把她给我？”

“不！”

抻脖子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想把我推开。

我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按在地下。

“给我滚！”

“我不走！”

我们撕打成一团。我把他推倒在地，用膝盖顶住了他的胸口，跟他直说：“我不宰你是因为有言在先……”

“跟谁？”

“罗拉。”

“那就是说，她是爱我的了？”

他太卑鄙了。我的膝盖稍稍使了一下劲……他胸脯的肌肉发出了铁叉上的烤肉那样的嘶嘶声……嘴里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我站起身来，他的脑袋无力地倒向了一边……

17

我被关押了3年，泡在苦水里慢慢地熬过了漫长的3年。起初我觉得永无尽头，事后想起来，觉得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我夜以继日地在监狱的制鞋厂里干活，工间休息时，可以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晒晒我无限感激的太阳。我焦急地等待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真没想到，由于我的表现好，让我提前出了狱——然而这对我反成了坏事。

在我这一生中，也有几次曾想到要表现得更好一些，但

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厄运好像总是乐于跟我在一起，而且把一切都弄得与我改恶从善的愿望相反。我想表现好一些的愿望不但没有实现，而且最后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把我从一个不幸引向另一个更大的不幸。想起这些，真使人痛心。要是我那时表现不好的话，那之后的28年我会在钦奇利亚监狱一直呆下去的；我将会和其他犯人一样，活活地在那里腐烂发臭；我会烦恼、绝望，甚至发疯；我将会咒骂神灵，我的灵魂将彻底霉烂。但不管怎么样，我还会呆在那儿赎我的罪孽。我将仍然是个囚犯，仍然被监禁，这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我的脑袋将会像刚生下时一样，稳稳当当地立在双肩之上。除了已犯之罪，不会再犯其他过错。假如我的表现与别人大同小异，28年的时间也许会变成14年或16年，我母亲或许会在我获得自由前正常地死去，我妹妹罗莎里奥也将失去她的青春和伴随青春而来的美貌。因此，由美貌引起的危险也就不存在了，而我这个可怜虫，我这个不能引起您和社会同情的一败涂地的倒霉鬼，也许会在离开监狱时像绵羊一样温顺，像毛毯那样柔和，也许不会再有重遭惨祸的危险了。此时此刻，我也许会在某个地方过着宁静的生活，从事着某项工作，靠自己的双手挣得每天的面包，并且力求将过去的一切忘掉，一心只想着未来；或许这个未来现在已经到手了……然而，我当时表现得太好了，身处危难不气馁，让我干的事我总是尽量干好，由此换取了法庭的慈悲，博得了狱长的好评……他们将我释放了，给我打开了监狱的大门，让毫无抵抗力的我去对付各种险恶。他们对我说：“刑满了，帕斯库亚尔，去吧，回到斗争中去吧，回到生活中去吧。你要

忍受一切人的冷言冷语，重新与一切人接触，打交道。”

他们以为这是对我的恩典，实际上他们将我推向了永无天日的深渊。

以上种种想法，在我写这一章——以及接下去的两章——之前并没有在我头脑中出现。但是，那几章被人偷跑了（究竟为什么想偷走我这几章的手稿，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也许您会觉得奇怪，甚至不相信我的话。然而，我确实一方面为这种引起我无限痛苦的毫无道理的恶劣行径而恼怒，同时我也只好闷头重写一遍，这就逼着我去重新回忆，逼着我将当时自然而然地留在笔下的思想重新过滤一番。由于我并不把意志上的折磨当作一种忏悔，如果这也算忏悔的话，那么，这种不是针对我无数过错而是针对我脆弱神经的忏悔也太多了，因此，我把那些想法原封不动地放在这儿，留待您有兴趣的时候再去品尝。

刑满释放后回家的路上，我发现田野里是一片伤感的景象，比我想象的还要凄凉得多。我在监狱里的时候，脑子里把我们的田野想象成——您说说吧，先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草原那样翠绿一片，像小麦地一样肥沃美丽。农民在那儿辛勤劳作，愉快地从日出干到天黑，酒囊放在地边，哼着小调，脑子里没有任何不良的念头。谁知我一出监狱的大门，映入我眼帘的却是像坟场那样的荒凉和贫瘠，像节日后第二天的乡村野庙那样空荡僻静……

跟所有建筑参差不齐、空气混浊不堪的城镇一样，钦奇利亚是个被巨大的痛苦折磨得死气沉沉的镇子；跟所有惨淡的城镇一样，那里的人们很少往外探头露面。我在城里呆的时间不长，只是在从监狱赶到火车站的一路上跟这

个镇子打了个照面。火车将把我送回故乡，送回老家，送到亲人的身旁，我的村子大概仍在原来的地方，我的家可能像宝石一样正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的亲人们大概万万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快就出现在她们的面前，她们大概以为还要等好长的时间我才能回家呢。3年的时间，也许上帝已使我母亲变得温和起来了，我的妹妹，我那个可亲可爱的好妹妹，她看到我回家时大概会高兴得又蹦又跳的。

火车迟迟不到，晚了好几个小时。我感到奇怪，一个在心里已经等待了不知多长时间的男子汉，竟然会因为多等一小时或少等一小时而表现得那么烦躁不安，好像稍一错过时间，一宗重要的交易就会做不成似的。我等得实在不耐烦了，我在站上焦急地徘徊着，去了一趟食品店，在邻近的场地上转了一圈……火车还没有到，还不见它的影子，看来，它可能还在很遥远的地方逛荡呢。我想起了监狱，它隐没在火车站楼房后面较远的地方。看上去空无一人，实际上那里挤满了一大堆不幸的人。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写满跟他们人数相等的千百张稿纸。我想到了狱长，想起了最后一次与他相见的情景。他是个秃顶的小老头，胡须灰白，眼睛像明净的天空一样蓝湛湛的。他叫堂·孔拉多。我像儿子对父亲一样爱他。他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对我进行了规劝，我非常感激。他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与我见了最后一面。

“可以进来吗，堂·孔拉多？”

“进来吧，孩子。”

堂·孔拉多由于年迈多病，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无力。当他叫我们“孩子”的时候，他的声音颤抖着通过嘴唇，显

得分外柔和动情。他让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把他的山羊皮制大烟口袋递给我，取出卷烟纸，说道：“卷只烟抽？”

“谢谢，堂·孔拉多。”

他笑了笑。

“跟你一块说话，最好多熏点烟，省得看清你那么难看的脸！”

说着他哈哈大笑，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直咳得他喘不过气来，脸胀得通红。真像个熟透了的大西红柿。他打开一只箱子，取出两个杯子和一瓶白兰地。我惊喜交集，不错，他待我一直挺好，但从来没有像那一天那样。

“怎么啦，堂·孔拉多？”

“没什么，孩子，没什么……来吧，喝……为你的自由，喝！”

又是一阵咳嗽。我想问他：“为了我的自由？”

但是，他打了个手势，不让我说话。这一次正好相反，先咳后笑，咳嗽在笑声中消失了。

“对，你们这些坏蛋都会有好运气的。”

他开心地笑着，他为能给我通报这个消息而高兴，为能使我的双脚走出监狱而开心。可怜的堂·孔拉多啊，多好的人啊！他要是知道我最好不要离开那儿，那该多好啊！当我后来又回到钦奇利亚，又回到那间屋子时，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当他说这话时，那双比湖水稍稍蓝一点的眼睛饱含着热泪。

“好了，现在说正经的，你看吧……”

我拿起释放通知书，不敢相信我眼前的白纸黑字。

“看完了？”

“看完了，先生。”

他打开一个夹子，取出两张相同的纸。是出狱证书。

“拿着吧，这一张是给你的。有了它，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在这儿签个字，别把墨水滴在上面。”

我叠好证书，装进皮夹里……我自由啦！那时我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堂·孔拉多突然严肃起来，对我进行了一番有关诚实、正直和好习惯的教导。关于如何对待一时的感情冲动，他给了我4条训示。倘若我能把他的训示时刻铭记在心，我就会省去许多折磨人的烦恼了。说完之后，像节日的牧场一样，他以“犯人新生妇救会”的名义交给我25个比塞塔。设在马德里的“犯人新生妇救会”是专为救援我们这些囚犯的慈善机构。

他按了一下电铃，一个狱吏走了进来。堂·孔拉多向我伸出了手。

“再见了，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我心花怒放，高兴极了。狱长朝狱吏说：“穆尼奥斯，你送这位先生到门口。先带他到管理处去一趟，发给8天的生活费。”

我以后再没见到过穆尼奥斯，但3年半之后和堂·孔拉多却又见面了。

火车终于等来了。或早或晚，生活中的一切都会等来的，只有对受害者的宽恕永远不会来到，而且有时候它还以远离我为乐。我爬上我的铺位，在火车上摇摇晃晃地度过了一天半之后，终于来到了家乡的火车站。这是我多么熟悉的车站啊，我一路上都在想着赶紧见到它。除了高高在上的上帝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要回来。然而——不

知道是什么古怪的念头——我却想象着站台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欢迎我的人群，他们张开双臂，挥舞着头巾，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下车之后，一阵刺骨的寒风像匕首一样穿透了我的心。那时正是深夜，车站里空无一人。只有站长格雷戈里奥先生提着一面红、一面绿的信号灯，信号旗插在洋铁皮套里。他刚刚打发列车出站。现在，他大概会向我走来，认出我，并向我表示祝贺的。

“啊，帕斯库亚尔！原来是你啊！”

“对，是我，格雷戈里奥先生。我获释了！”

“哦！哦！”

说完他扭头就走，钻进了他的小屋，再也没有理我。我本想向他高喊：“自由了，格雷戈里奥先生，我自由了！”我想，刚才他大概没有留意我的话。但是，我像木鸡一样呆了一会儿，没有那么做。

我百感交集，耳膜嗡嗡作响，痛苦的泪水一下子充满了双眼。对我的自由，格雷戈里奥先生丝毫不感兴趣。

我扛着行李，走出了车站。我折向一条通往公路的小道，从那儿我不需要穿过村子就可以到家。我开始往家里走，心情非常沉重。一切欢快的火星全被格雷戈里奥先生的一盆凉水浇灭了。不祥的念头，可悲的预兆，像一股潮水涌上了我的心头，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法将它们赶走。我又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一轮明月像圣饼一样悬挂在半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我再也没有心思去理会不断向我袭来的严寒了。

前面，小道的右侧就是墓地。灰黑色的土坯，挺拔的

丝柏，与我离村的时候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丝柏上猫头鹰照样在尖声怪叫。那里埋葬着我的含恨而去的父亲，埋葬着不幸夭折的马里奥，埋葬着我的死于失节的妻子，埋葬着毙命于为非作歹的抻脖子。就在这块墓地里，我的两个儿子——我的流产的儿子和我的帕斯库亚尔的尸体大概已经腐烂。我的帕斯库亚尔仅仅活了11个月，在这期间，他在家中无异于光芒四射的太阳……

我孤身一人，在夜色笼罩下，在进村之前得首先通过坟场，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倒像是上帝有意把墓地摆在我的前方，以便迫使我认真思考，懂得我们是多么无足轻重！

身影总是走在我的前面，拖得很长很长，活像个幽灵。它紧贴着地面，随着地形的变化，一会儿直挺挺地躺在路上，一会儿又悄悄爬上墓地的围墙，似乎想探头向里张望。我跑几步，影子也跟着跑几步，我停下脚步，影子也就地休息。我仰望天空，明净的半球形天空中没有任何一丝浮云。看来影子将一直伴随着我走进家门。

我感到恐惧，一种无名的恐惧。我觉得死人的骷髅都在从墓地里探出头来看着我走过。我不敢抬头，加快了脚步，身子轻得好像一根羽毛，也丝毫感觉不到行李的重量了。当时我感到浑身有一股邪劲。有一阵子，我甚至像一只丧家之犬那样拼命地奔跑。我跑啊，跑啊，像疯子一样，像中了邪那样没命地奔跑。跑到家门口时，我已精疲力竭，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把手提箱往地上一放，坐在上面。屋里没有一点声音。罗莎里奥和我的母亲一定都已经睡着了，她们绝不会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到家，绝不会想到我已经获得了自由，

而且此刻就坐在离她们几步远的门外。可能我妹妹上床时还为了我早日获释而念了赎罪经呢！这是她最喜欢念的经文。也许此时此刻她正在做梦，正在为我的不幸而忧愁，想象着我正在牢房的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心里挂念着她——我一生中真正眷念的唯一的人，但也许她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

而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家门口，已经获得了自由，身子像牛一样健壮，并作好了一切准备，准备从新开始生活，准备去安慰她，抚爱她，准备接受她的微笑。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想叫门……她们会受惊的，因为谁也不会在这时候前来叫门的，也许她们连起身开门都不敢。然而，不叫门又怎么办呢？就这样呆下去吗？总不能坐在提箱上等待明天啊！

公路上出现了两个人，一边走一边高声说话。他们漫不经心地朝这边走来，样子挺高兴。他们是从阿尔门德拉莱霍那边过来的，谁晓得他们是不是去看望未婚妻的呢！我一下子认出了他们，是马丁内特的弟弟莱昂和塞瓦斯蒂安。我急忙隐蔽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的目光使我感到紧张。

他们从离我家很近的地方走过，几乎是擦着我的身子走过去的。他们的谈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你看帕斯库亚尔做的这些事！”

“他只是做了咱们谁都会做的事。”

“保护妻子。”

“就是。”

“就为这被抓到钦奇利亚去了，坐火车得一天多。已经

快3年了……”

我感到由衷的喜悦，脑子里闪过了立即蹿上去拥抱他们的念头……但我还是没有那样做。监狱里的生活使我冷静多了，我的感情不那么容易冲动了。

我等着他们远去。估计他们已经走远了，我这才放下心来，从公路旁边的排水沟出来，向门口走去。提箱就摆在那儿，他们并没有发现。要是他们发现了箱子，他们肯定会走过来的，那样我也就不得不走出去向他们解释一番，而他们也会以为我是故意躲藏，故意回避他们的。

我不愿多想了，走近大门，敲了两下。没有人答应。我等了几分钟，仍然没有动静。我使劲又敲了几下，屋里亮起了小油灯。

“谁？”

“是我！”

“你是谁？”

是母亲的声音。不必隐瞒，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高兴。

“我，帕斯库亚尔！”

“帕斯库亚尔？”

“对！妈妈，是帕斯库亚尔！”

她打开了门。灯光下，她像个巫婆。

“你要干什么？”

“什么我要干什么？”

“是啊，你要干什么？”

“我要进屋，我还能干什么呢？”

她很惊讶。她为什么这样对我呢？

“您怎么啦，妈妈？”

“没什么。你怎么啦？”

“没什么，看您像木头人似的！”

我可以肯定，我母亲是不愿意再见到我的。过去的仇恨似乎又想回到我的心头，我努力想将它们驱散。

“罗莎里奥呢？”

“走了。”

“走了？”

“嗯。”

“上哪儿去了？”

“阿尔门德拉莱霍。”

“又去那儿了？”

“是的。”

“跟人同居？”

“对。”

“跟谁？”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我双眼昏黑，什么也看不清了。我想，我是不是在梦中呢。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

“她为什么又走了？”

“这还用问！”

“不想等我回来？”

“她不知道你会回来。她总念叨你……”

可怜的罗莎里奥啊，你是那样善良，却过着如此不幸的日子！

“你们缺吃的吧？”

“有时候缺。”

“因为这个她才走的吗？”

“谁知道！”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还能看到她吗？”

“是的，她经常回来，因为他也在这儿！”

“他？”

“对。”

“他是谁？”

“塞瓦斯蒂安少爷。”

我感到自己快要死了。我宁愿继续呆在监狱里，如果还能让我在监狱里呆着，叫我出多少钱我也心甘情愿。

18

罗莎里奥一得知我回家的消息，立即赶回家来看我。

“昨天我一听说你回来了，你可想象不到我是多么高兴啊！”

听到她的话，我心情多舒畅！

“知道，我知道，罗莎里奥，我想象得出来。我也一直在盼着能见到你！”

我们像是10分钟之前的新相识，显得很客气，但两个人都在设法使气氛转入正常。过了一会儿，我无话找话地对她说：“这次出去怎么样？”

“就这样呗。”

“还是很艰难吗?”

“相当艰难!”

“你就不能等等?”

“我不想等。”

她嗓子作梗，声音嘶哑。

“我不想再遭难了……”

她给我解释了前因后果，可怜的姑娘也真是受够了罪了。

“帕斯库亚尔，咱们不说这些了。”

她像以往那样微笑着，跟所有心地善良的不幸者一样，她的微笑既悲惨又沮丧。

“咱们说别的事吧……知道吗？我给你找了个未婚妻。”

“给我？”

“对，给你。”

“一个未婚妻？”

“对，未婚妻。怎么啦，感到惊奇吗？”

“不……感到有些怪，谁还能爱我？”

“谁都会。难道说我不爱你？”

尽管我知道妹妹爱我，但她这样坦率地吐露她爱我的感情，确实使我高兴。她惦记着给我找未婚妻一事更使我感动。先生，您看，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谁呀？”

“恩格洛西娅太太的侄女。”

“埃斯佩兰萨？”

“对。”

“是个标致的姑娘！”

“人家在你结婚之前就爱你了。”

“她可真是不露声色!”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脾气呗!”

“你跟她说什么啦?”

“什么也没说, 只是跟她说, 你肯定会回来的。”

“我这不回来了吗……”

“感谢上帝!”

罗莎里奥给我找的对象, 的确是个漂亮的女人。她不是罗拉一类的人, 或者说, 她们是相反的两种人, 介于罗拉和埃斯特维斯的妻子之间, 若仔细观察, 甚至有点像我的妹妹。那时她30岁出头, 已经很少或完全看不出年轻姑娘的样子了。她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由于相信神道——这在我们那个地方是很少见的现象, 她像吉卜赛人那样受生活本身的摆布, 她嘴上常说的那句话支配着她的思想: “折腾什么?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她自幼失去了双亲, 和她的姑姑, 即她的已故父亲的异母妹妹恩格洛西娅太太住在小山丘上。她本性温顺, 又有点胆怯, 从没听说她跟别人红过脸, 拌过嘴。跟她的姑母, 那就更不用说了, 她对姑母非常尊重。她总是显得整齐利索, 脸色红润得像只苹果。时隔不久, 当她成了我的妻子——我的第二个妻子时, 她把爱整洁的习惯也带到我家里来了。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井井有条, 谁见了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一次会面时, 我们两人都不免有些紧张。我们心里都明白要谈的话题是什么, 但就是不好开口, 双方不时地偷偷互相瞧瞧, 像是在窥测对方的举动。

我们是单独幽会，可这也没有用处。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小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们却好像越来越难于开口。最后还是她开了第一枪。

“你比以前胖了。”

“可能……”

“脸色也白了。”

“别人也这么说……”

我努力想使自己表现得亲切健谈，但怎么也表现不出来。我像傻子似的，好像有什么重负压得我说不出话来。不过，这情景却给我一生中留下了最愉快的回忆，成了我头脑中最舍不得摒弃的印象。

“那地方怎么样？”

“糟得很。”

她若有所思。天晓得她在想什么！

“常怀念罗拉吗？”

“有时候想，这用不着隐瞒。因为我整天不干别的，只是瞎想，所以谁都想，你看，就是那个抻脖子我也想到过！”

埃斯佩兰萨的脸色有些苍白。

“你回来了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埃斯佩兰萨，我也为你一直在等我而感到高兴。”

“为我一直在等你？”

“对；难道你不是在等我吗？”

“谁告诉你的？”

“你看，哪有不透风的墙！”

她的声音发颤，而她的颤抖又立刻传染给了我。

“是罗莎里奥吗？”

“对！这有什么不好呢？”

“没有。”

她热泪盈眶。

“你对我是怎么想的？”

“你要让我怎么想？我什么也没想！”

我慢慢地凑近她，吻她的双手。她顺从地让我吻着。

“我现在跟你一样自由了，埃斯佩兰萨！”

“就像我20岁那阵子一样自由！”

埃斯佩兰萨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我还不老，我应该考虑今后如何生活。”

“对！”

“我应该考虑工作，建立家庭，料理生活……你一直在等着我，真的吗？”

“真的。”

“那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已经跟你说了。”

真的，她已经对我说过了，但我乐于让她再说一遍。

“你跟我再说一遍。”

埃斯佩兰萨的脸一下子变得像辣椒那样通红，嘴唇和鼻翼哆嗦着，像微风吹动着的树叶，像太阳光下金顶雀的蓬松羽毛。她的声音变得有些急促。

“我一直在等你，帕斯库亚尔。天天为你能早点回来祷告。上帝听到了我的祈求。”

“确实如此。”

我又一次吻她的双手。我似乎有点胆怯，不敢去吻她的脸。

“你想……你想……？”

“是的。”

“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吗？”

“知道了，别说了。”

突然，她容光焕发，像黎明时的天空一样。

“吻我吧，帕斯库亚尔……”

她变了语调，又羞又怯的语调。

“我等你等得够苦的了！”

我狂热地吻她，我以对任何女人都不曾有过的爱恋和尊敬的心情吻她，我长时间长时间地吻着她。当我的嘴唇离开她的嘴唇时，一种最忠贞不渝的爱情已经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19

我们结婚已经两个月了，这时我发现母亲仍像我蹲监狱之前那样，继续耍着同样的手腕，干着跟以前一样见不得人的勾当。她那躲躲藏藏、鬼鬼祟祟的举止，她那居心叵测、处处伤人的言语，她跟我说话时使用的那种跟她本人一样虚假的语调，都使我怒不可遏。我的妻子总是让她三分。她能有什么法子呢！母亲对她却总是充满敌意，而且毫不掩饰。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埃斯佩兰萨终于将问题向我和盘托出了。她提出问题的方式使我意识到，除了分

道扬镳外没有别的抉择。分道扬镳，通常是指两个人到趋向不同、距离很远的两个地方去，但是，仔细考虑，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人在床上睡着，另一个人在地上站着，高低不同也可以叫做分道扬镳……

移居他乡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了，我想到了拉科鲁尼阿，想到了马德里，想到了离家比较远的省城。可是，是因为胆小怕事呢，还是因为优柔寡断呢，反正事情一拖再拖，没有付诸实施。等我后来只身一人，只带着我自己的回忆冲出家门时，我已经是在逃命了……但世界太小，我逃脱不了我的罪行对我的惩罚，……世界再大，再宽，都不足以使我听不到自己良心的责备……

我本想让我的影子和我分道扬镳，让我的皮囊和我自身分道扬镳。我的这个自身，除去影子和名字，除去回忆和皮囊，大概也就所剩无几了。

如果有机会，我的这个自身倒不如像死去的灵魂那样变得无影无踪，像缕缕炊烟那样在空气中消散，像被大地吞噬了那样顷刻化为乌有。可惜，这种机会无法得到。若能有此机会，我们将变为天使，将避免在罪孽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将有可能从这个肮脏躯体的烦扰中挣脱出来。到那时，要不是有人总在提醒我们，不让我们忘掉自己躯体的话，要不是有人在使我们躯体的残渣到处飞扬，以便刺激我们灵魂的嗅觉的话，我们肯定不会再去回忆那个躯壳的。我们对它将感到可怕。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过去的恶行在我们内心留下的烂疮更臭更难闻呢！我们无法摆脱厄运，破灭了的希望在我们心中腐烂发臭，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吗？！这就是我们悲惨的生活，而这种生

活又是从我们生下之后不久就开始了的。多长的时间啊！

杀人的念头总是像毒蛇和野狼一样，像一切最坏的想法一样，悄悄地闪入我的脑海。令人烦乱的念头总不是突然来到的，出其不意的事情使我们一时气闷，但它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不仅不会被憋死，相反，以后的日子还长得像是漫无尽头的路。那些使人们精神失常、发狂、感到无限悲伤的念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形成的，好像田野里不知不觉就布满了弥天大雾，好像肺部不知不觉就染上了结核一样，它不停地、致命地然而却是缓慢地像脉搏跳动那样正常地发展着。今天，我们毫无感觉；明天，可能也不会感觉到；甚至后天，整整一个月之内都不会感觉到。但是过了那一个月之后，我们开始感觉食欲不振，饭菜无味，像回首辛酸的往事那样苦。这时病魔已侵入我们的肌体。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神色开始变得阴郁，性情开始变得孤僻，各种念头在头脑里翻腾。大概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头脑继续那样剧烈地工作，这些念头最后将使我们丢掉脑袋。也许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病情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周围的人对于我们忧郁的情绪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对于我们奇怪的生活也不再感到惊异了。但终于有一天，病像树木一样长大了，粗壮了，我们不再跟人们打招呼了，他们再一次对我们感到奇怪，觉得我们像得了相思病。我们一天天消瘦下去，直立的胡须变得日见干枯和无力，巨大的憎恨开始在我们的心中产生，连人家看我们一眼都受不了，良心使我们感到痛苦，可是，这有什么要紧，痛苦吧，痛苦一点更好！眼睛开始灼痛，当我们盯着人瞧时，眼眶里充满了毒汁。仇敌发觉了我们的敌意，但他很自信，所

以并不在乎。本能的感觉往往是对的。不幸成了令人愉快和受人欢迎的事。当仇恨在我们平滑如镜的心灵上滑过时，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然而，当我们像雌獐子一样奔逃，当我们常常在恶梦中心惊肉跳地惊醒时，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我们开始迅速往下滑，而且今生今世再也爬不起来了。也许在脑袋朝下一直跌入地狱之前的最后一刻还能直一直身子……可是这已经不是什么好事了。

我母亲执拗地要挑起我的性子。像闻到了死尸臭味的苍蝇，仇恨在我的脑中越积越多。我吞进的苦汁毒化了我的心，脑子里出现的那些念头是那样凶残，我甚至为自己的勇气而害怕。我一眼也不想见她。日子照常一天天地过下去，痛苦在胸中不停地燃烧，暴风雨前的种种预兆模糊了我的眼睛。

决定动用铁器的那天，我心情非常沉闷，也非常确信毒根只有通过放血的方式才能拔除。就要让我母亲见鬼去的想法丝毫没有加快我脉搏的跳动。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所以它一定会发生；注定要由我亲手来办，我想不干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的主意了，无法后退了。如果是在现在，我宁愿割掉一只手也不愿意那样的事发生，但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个时候，我至少像农夫仔细估摸麦田产量那样高兴地计划过自己的行动。

一切已准备就绪。多少个漫长的夜晚，我反复考虑着这件事，以便增加勇气，积蓄力量。玉米叶形又长又宽的柴刀我磨得锃亮。横过刀面的小槽，青贝色的刀柄，使柴刀透出一股决一死战的煞气。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剩下确定日期了，随后就需要坚定，不犹豫，不退缩，无论如何

要铁心干到底。要冷静……要快速地无情地刺向她的胸膛，接着是逃跑，立即逃跑，逃得远远的，逃到拉科鲁尼阿，逃到谁也不知道实情的地方，在那儿等待人们将这件事忘掉，从而使我能返回故乡，开始新的生活。

我将不会感到良心的谴责，为什么要遭谴责呢？良心只谴责非正义的行动，譬如用棍子打无辜的小孩，打落一只飞雁……而对因深仇大恨而引起的行为，一个像着了魔的想法使我们在昏昏欲睡的朦胧状态中所干的一切，我们永远没有懊悔的必要，良心也永远不会谴责我们。

日期定在1922年2月10日。那是个星期五，天气晴朗，是全国正常的气候。太阳暖烘烘的，我记得那天在广场上玩弹球或玩抛骨的小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的脑子里离不开那件事，我想方设法克制自己，并且终于平静了一些。后退是不可能的，后退对我将是一场灾难，会导致我自身的灭亡，说不定会自杀，说不定我会沉没在瓜的亚纳河河底，或者死在火车的轱辘下……不，后退是不可能的，必须继续向前，永远向前，直到终点。这已经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了。

我妻子大概已有所觉察。

“你要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好像有点不正常。”

“别说傻话了。”

我吻了吻她，以便稳住她的心。我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吻她。要是当时意识到了，我吻她时是会发抖的。

“为什么吻我？”

这一问把我吓傻了。

“我为什么不能吻你？”

她的话使我想了很多。好像她对将要发生的事已经心里有数了，似乎她对一切已经了如指掌。跟每天一样，太阳从同一个地方下了山，夜幕降临……我们吃过晚饭……她们都上了床……跟每天晚上一样，我在厨房里拨弄着炉膛灰烬中的炭火。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到马丁内特的小酒店去了。

时机终于来到了，我等待了那么久的时机终于来到了，现在该是最后鼓起勇气的时候了。一切要干净利落，越快越好。夜不长，要在夜间办完一切，而且必须保证到黎明时分我已逃之夭夭了。

我竖起耳朵，屏气静听了好一会儿，任何动静都没有。我走进妻子的房间，她睡熟了。我没有惊动她，让她沉睡吧！肯定，我的母亲也睡实了。我回到厨房，脱去靴子。地面冰凉，棱棱角角的石子扎着我的脚。我抽出柴刀，在火苗照耀下，柴刀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

她就躺在那儿，身上盖着被单，脸紧贴着枕头。扑上去，捅一刀即可了事，她甚至连动一动都来不及，连哼一声都不可能……我一伸手就够着了！她睡得死死的，她哪里知道——上帝，那些被谋杀的人对自己的命运竟然如此一无所知啊！——她即将遭受不幸呢。我想狠心下手，但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我举起的胳膊又无力地垂了下来。

我想闭上眼睛下手。不，那可不行，盲目下手等于白干，要冒砍空的危险……下手时，双眼要睁得滚圆，应该

全神贯注地砍下去，要保持沉着。面对着我母亲的身体，我已经开始有点心慌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依然像一尊雕像立在床前，一动也不动。还没有下定动手的决心，我不敢动手，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是生养我的女人啊！就凭这一点，也应该饶了她……不！不能因为她生了我就饶了她。不错，是她将我带进了尘世，但她并没有给我任何好处，一点好处也没有……机不可失，必须横下一条心。有一阵子，我曾像个罪犯，直立在那儿，手里拿着柴刀，像是已经入睡……我想鼓足勇气，集中力量一下子结果她，接着赶紧逃跑、逃跑，直至精疲力竭地在某个地方倒下。我开始感到困乏，在她身旁已经站了漫长的一小时，像是在替她值夜，守卫着她，而我到她床前的目的却是要杀她，要根除她，要用柴刀结束她的生命！

也许第二个小时也要这样过去了。不！绝对不能！存在着某种超出我本身力量的东西，它使我血液沸腾。我想逃离那儿，但出门时也许会弄出响声，她也许会醒来，认出是我。不，走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一条毁灭的道路……怎么办？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无情地举刀猛砍，尽快了结。然而，这也不可能……我好像已陷入泥潭，无可奈何地正在慢慢下沉，已无法自拔。污泥已经齐脖子了，我将像猫一样被憋死……我好像全身瘫痪了一样，要我去杀人已经不可能了。

我转身想走，脚下发出了响声。母亲在床上翻了个身，问道：

“谁在那儿？”

天哪！这下子可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向她猛扑

过去，死死地按住了她。她拼命挣扎，从我的身下挣脱出来……她甚至抓住了我的脖子。她像被判决的死囚一样叫喊。我们激烈地搏斗着。先生，这一场拼搏，其可怕的程度您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像猛兽一样狂吼乱叫，唾沫横飞……一转身，我发现了我的妻子，她不敢进屋，站在门口，脸色跟死人一样煞白。她手里拿着一盏灯。灯光下我看清了母亲的脸，她的脸变成了紫酱色，跟画像上基督的法衣一样颜色……我们继续搏斗。我的衣服被她撕开，露出了胸脯。这个该死的女人比魔鬼的力气还要大。为了制服她，我拿出了全身的勇气和力量。刚把她按住，马上又被她挣脱，这样反复了不知多少次。她乱打乱踢，又咬又抓。一得手，她咬掉了我的一个乳头——左边的乳头。

也就在这时，我的刀捅进了她的咽喉……

鲜血从切口喷出，一直溅到我的脸上，像动物的内腔那样热乎乎的，跟绵羊的血是一个味儿。

我扔下她，拔腿就跑。出门时，我撞上了我的妻子，弄灭了她手里的灯。我在田野里奔跑，一刻不停地奔跑，一口气跑了好几个小时。田野里空气清新，我如释重负，浑身轻松。

我能够呼吸了……

风 车

在小村镇有比传说更坏
的事情。

——塞万提斯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12345671——对代职
教士堂·西尔维里奥说：“在下的痔疮经常犯。”

“是吗，亲爱的卡努托？”

“当然喽，堂·西尔维里奥。看来在下经不住它折磨
了……”

“得了，得了！”

在庭院的石榴树上有一只孤单的乌鸦在不停地叫。

“它这种盲目的叫声太可怜了，堂·西尔维里奥！”

“什么？”

“没什么，我是说那只没有对儿的乌鸦……”

“噢！”

大号手佩拉埃斯——东西南北^①——站在围墙上吹奏
《萨拉戈萨包围战》的雄伟进行曲。

①意为让四面八方都听见。——译者

“西班牙万岁!”

“万岁!”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眯起了眼睛，用教育者的口吻说：“你瞧，我们是伟大的，堂·西尔维里奥!”

“当然，我们在特伦多^①扮演过主要角色……关于巴尔梅斯^②，你能谈谈你自己的看法吗?”

“哼，巴尔梅斯!”

一谈到哲学家巴尔梅斯，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就来劲了。

“5月 and 老实的母驴有时也令人讨厌!因为你并没有说他是何许人，堂·西尔维里奥!”

精致的假珠宝推销员佩佩特·佩里奇大小便失禁。他讲话时口里发出一股菜豆和腊肠的柔和气味。

“真他妈的!”

“嗯?”

“我想知道便所在哪儿?求你们告诉我!”

“得了，别扭捏了，虚伪的家伙。去马厩好了，就像居民家的孩子，或者本人和代职教士先生一样!你的一位同行把便坑堵了，为的是让人们知道国家已经解放。你看到吗，堂·西尔维里奥，这是一种什么方式呀?”

“是啊，是啊!”

①指1808~1809年该城人民抵抗法军包围的斗争。——译者

②巴尔梅斯(1810~1848)，西班牙哲学家兼教士。——译者

法比安，就是秘书堂·法比安，在自家的房顶上——像野猫那么灵活——对着烟囱撒尿，想把他母亲烧饭的火浇灭。

“我一定要跟你算帐，坏小子！”

学校的孩子们用尖细的声调背诵祖国的河流名单。除了在很短的地段外，没有一条河流可以航行。由于过去那些自相残杀的斗争和河脉的治理问题，我们疏忽了这项工作。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没有一条河流的水力发电能力得到开发。由于那些自相残杀的斗争和河脉的治理问题，我们过去也疏忽了这项工作。

“议会制建立50年后的今天，每个人都抬起头来了，你说对吗？”

“是的，很对，先生。”

“因为英国，正如我所说的，是个例外。你说对吗？”

“是的，很对，先生。”

“此外，我要说的是：疯子对自己家里的事情远比正常人对别人家里的事情知道得多。你说对吗？”

“是的，很对，先生。”

“这些臭英国佬，只要不把直布罗陀归还我们……算了，我还是不说了吧。”

“随你的便。”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米尼奥、杜埃罗、塔霍、瓜迪亚纳、瓜达尔基维尔和埃布罗^①——在他的学生们提高声调背诵完祖国的河流名单，其中没有一条可以航行等等后，用他那温柔的、丧事专家般的慈悲目光环视寂

①均为西班牙的河流名称。——译者

静的课堂。

“还有吗，阿尔瓦雷……斯先生？”

“有，老师先……生……”

“你能背诵……吗？”

“能，老师先……生……”

“请背一下……”

“胡卡尔和塞古拉……”

“很好，阿尔瓦雷……斯先生。勤奋，10分……表现，10分……用功，10分……尊敬父母，10分……清洁卫生，10分……品德，10分……爱祖国，10分……准时，10分……课堂纪律，10分……一共100分……”

法比安，即秘书堂·法比安心想，照老师的算法，还差10分呐，但是他没有吭声。法比安，即秘书堂·法比安低下了头。

“阿门……”

阿尔瓦雷斯先生是镇长先生的儿子。镇长也是收税人。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是学校的老师、退伍兵、曼却人、秃顶、体弱多病、糖尿病患者，特别仁慈。

“告诉我，孩子们，大家一齐说，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

“圣母马丽……亚！”

“然后……呢？”

“堂·卡努托的妹妹堂娜·佩皮塔……”

“非常感谢，小伙子们，下课！”

课间休息时，孩子们玩价格检查游戏。这是一种虽然有点残酷却会让人笑破肚皮的游戏。而此刻，卡努托·梅

托拉·罗西亚纳喜欢看《服务》杂志，杂志上刊登着用来教育未来男人的很恰当的口号。

“我认为，”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在马德里“中教会”^①机关刊物《服务》1952年12月17日总429期第一页上署名为E·克雷斯波的题为《学校与图书》的文章中读道，“我认为，为了达到全面的教育，读一本特拉法尔加尔的传记比背诵他参加的战役和死亡的年份更重要。显而易见，这自然是对的！”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继续读稍靠下面的内容。

“然而，如果老师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关于特拉法尔加尔在什么战役、什么年份死去的材料和塞万提斯的妻人叫什么名字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历史和文学……显而易见，这自然也是对的。必须做的正是这个，这才是应有的出路！”

堂·里戈莱托·阿尔瓦雷斯·科内霍镇长先生是个三心二意的官员。比方说，他对政府总怀着不满情绪。

“这只眼睛^②，这只眼睛，真让人没办法！”

堂·里戈莱托的父亲达米安先生，安息吧！从前他是皇家剧院的引座人。

“还是我那个时代的女高音歌手行，而不是现在这些骨瘦如柴的臭女人！”

“不过，达米安先生，你何必激动呢？脸涨得这么红，

①“中学教育学会”的缩写。——译者

②堂·里戈莱托是个斜眼。——译者

何必呢……”

“你想叫我怎样呢，教士，你想叫我怎样！还是我那个时代的女高音歌手行，我告诉你，的确如此，今天分娩，明天就能唱高音！你明白吗？”

在音乐的奥秘方面，达米安先生了如指掌。达米安先生也懂草木。但是他的特长，他的真正特长，还是音乐。像所有的天才一样——信仰、希望和慈悲——达米安也经历了好几个时期或阶段。他的两个大孩子，里戈莱托和托斯卡，属于意大利时代。托斯卡在费尔南多·波岛^①上当接生婆，主顾非常尊贵，付钱不少。达米安的两个小儿子，帕西法尔和洛恩格林，属于条顿或瓦格纳时代。小帕西法尔今天是小提琴手，每年夏天在北站对面的安东公园里演奏。小帕西法尔最喜欢的事情是用狐步舞的节奏拉瓦格纳的乐曲。

“唉，如果你那为人正派的可怜父亲不那么贫困的话！”

“喔唷，还是别提他吧！可怜的父亲倒是很好，但是事实是，他并没有高深的文化！”

内战结束后，洛恩格林因患腹股沟腺炎一命归阴。那种病状就像无花果树上的一颗无花果，就生在肛门的边缘上。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到处中伤他。

“不过，对我来说……呃？”

“喂，我嘛，说老实话……呃？”

小帕西法尔从来也不跟他的哥哥姐姐来往。意大利时代的产物，或者说镇长先生和接生婆，是达米安先生和他

^①西班牙的海岛，位于几内亚湾。——译者

的第一个妻子、有一定影响的夫人、死于鼻粘膜炎的安托涅哈所生。

“滚！你去跟那些畜生为伍去吧！”

达米安先生对妻子的死没有感到过分难过，埋葬了妻子仅仅一年后就暗暗地和他那位十分温柔的表妹皮拉林结了婚。条顿或瓦格纳时代的产物，即小提琴手和死去的小儿子，是达米安先生和皮拉林所生。在生她的第二个孩子即患腹股沟腺炎的儿子时，死神过早地把皮拉林从世界上夺走了，把堂娜·皮拉尔·西达科斯·德·阿尔瓦雷斯的生命夺走了。

“这个朗德勒^①，只会杀女人！什么东西！我看是他把她们掐死的！”

“你别这么说，达米安先生是个好人，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他的两个妻子之死，完全是出于偶然。再说，皮拉林是个妓女，她只会给他带来苦恼和不快。”

“得了，她也给他带来了快乐，哼，我也可以说。”

“不，先生，她为他带来的只是苦恼和不快，我敢肯定。”

“好，好，算我什么也没说，完全是猜测。”

死去的洛恩格林长得和他母亲一模一样。洛恩格林（安息吧）和某些总是存在的缺乏教养的人一样精明和敏感。可是人们也开始说什么他是不是傻瓜，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他自己的父亲也对他怀着戒心。有一天他看见他和几个具有抒情倾向的诗人在一起，便毒打了他，让他顺从。

①朗德勒（1869～1922），法国的杀人犯，杀死了10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译者

“坏东西！我看你是个孽种！”

“不，爸爸……”洛恩格林用仅有的一丝气息低声说。

“你知道什么，蠢东西！那是你母亲的事情！她把秘密带进她的冰冷坟墓里去了！”

在他第二个阶段，达米安先生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他甚至不惜戴绿帽子。

“我的头痛极了！”

达米安先生用两只手按住前额，重新对洛恩格林发火。

“我说，洛恩格林，你是罪孽和恶习的儿子！达米安·阿尔瓦雷斯从来也不可能生你这么个女人气的儿子！唉哟，疼死我了，我的儿子！疼死我了！”

达米安的嗓音十分凄楚，就像大海上传来的螺号声。

“因为我喜欢具有强烈的男子汉气质的人，勇敢无畏的人！”

洛恩格林又细声细气地说，这次有力一些。

“我也一样，爸爸。”

对洛恩格林来说幸运的是，达米安先生没有听清他的话。达米安先生充满了疑问。

“唉哟，疼死了，疼死了！”

洛恩格林从开始跟父亲争吵就脸色苍白，软弱无力。不一会儿，虽然是由于痛苦，致使腹股沟腺炎发作，使括约肌破裂。达米安先生同教区的神甫谈了谈。他心里充满内疚，希望能把儿子装在白棺木里安葬。

“因为这是纯洁的标志，教区神甫。我明白得太晚了！洛恩格林本是像一朵花那么纯洁，我对你起誓。”

“即使这样，我说，即使这样……在对待死者上面，也

得按照习惯办理……”

达米安先生把头垂在了他那蓝白花衬衫的荷叶胸口上。

“当然，当然……不过，有一些习惯太无情了，教区神甫！无可奈何地照办太困难了！”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对待达米安先生的孙子一向很尊重。另一方面，说真的，对堂·里戈莱托也不能过多地开玩笑。

“我可不能喜开玩笑。”他常说。“纳税人应该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一天纳税人对我开什么小玩笑，我要增加他的税额，再说什么也没用！我绝不是瞎诈唬，因为我一向说话算数。明白吗？我不是那种装腔作势吓唬人的人。明白吗？”

“是，明白，先生。”

“这就对了。我不欺骗任何人，但是谁也别想招惹我，因为这对他更不利。明白吗？”

“是，先生，明白，当然明白！”

堂·里戈莱托不但是斜眼，而且胡子稀疏。他的整个脸上布满了一些怪异的、花花点点的鲑鱼肉色的斑块，连衬衫的领子里头都是。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甚至不敢怀疑堂·里戈莱托的脸像一张波利尼西亚^①地图。灵魂的敌人有3个：世界、魔鬼和肉体。了解情况的人会说，堂·里戈莱托是一头情感丰富的鲑鱼色公牛。想到这一点，书记堂·法比安恬静地微微一笑。世界是一个被两极压扁、被赤道加宽了的球体。想到此事，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

①大洋洲赤道北的一个群岛。——译者

纳恬静地微微一笑。魔鬼是一位由于不服从和为非作歹而被投入地狱的天使，一位沾满烟灰、散发着硫磺味、长出了角和尾巴的天使。想到此事，代职教士堂·西尔维里奥恬静地微微一笑。肉体会很快好起来，不会很快死去。想到此事，堂·卡努托的妹妹堂娜·佩皮塔恬静地、以很值得效法的顺从态度微微一笑。

“唉，肉体，肉体！”

从堂娜·佩皮塔的窗口可以望见被蟋蟀、兔子和自由的山羊占据的群山，灰色的、墨绿色的、蓝色的和神秘的山。这些山遮挡着世界，遥远而永无尽头的世界和它的男人、女人、妙龄少女、胸部狭窄的新兵及其幻想、失望、富贵和虚荣心。

“唉，世界啊世界……！”

佩皮塔有时觉得她身上栖息着一个渴望糖果的魔鬼，一个刺激她饱餐千层饼和加了许多糖的糖水洋李的魔鬼。

“唉，魔鬼，魔鬼！…… 暴食魔鬼和它的诱惑就在我身上！”

未婚的处女佩皮塔虽然已经不小，却要通过阅读发人深思的书《母亲们的享受》来驱逐暴食魔鬼。

“啊，信基督教的母亲！你认为接受的礼物……”

佩皮塔不是信基督教的母亲，因为她还没有碰到更合适的机会。在夏天的傍晚，天空中会出现短暂的闪电。佩皮塔有过一个做糖果的未婚夫即中尉药剂师菲德利诺·加西亚，他在战场上捐躯。

“唉，菲德利诺，菲德利诺，你在我这颗不幸而孤独的心中留下了多么深的孔洞啊！”

佩皮塔和菲德利诺本来可以结成很幸福的一对儿，但是反复无常的命运之神破坏了他们的欢乐。菲德利诺有一副剪得很符合要求的小胡子和一副非常谨慎的店员仪表。

“啊，我的菲德利诺，你穿着星期日的衣服多迷人啊！”

战争爆发后，菲德利诺脱掉了他那身已开始每天都穿的星期日的衣服，换上了卡其布制服去为中校们运送防护用品和小苏打。

“啊，我的菲德利诺，你穿着卡其制服英俊极了！”

佩皮塔和菲德利诺书来信往，表达爱情。又长又热烈的情书散发着香味，诉说着他们内心最为纯洁的渴望。

“……我告诉你吧，菲德利诺，我的便秘已经痊愈，现在我的生活就像钟表一样正常。我的小侄子已经会叫爸爸、妈妈和克劳迪奥·科埃约。你给我的做蜜饯香橼馅饼的方法，我的宝贝儿，我已经熟练地运用，取得了成功。我得到了哥哥卡努托的好消息，感谢上帝的恩赐。你要多加保重，好使我们将来生活得很幸福，为祖国多生儿子……”

有时候，佩皮塔会产生出意外的轻微性欲冲动。

“啊，在能够看到我的菲德利诺穿着睡衣裤的那一天！啊，宝贝儿，你在我身边酣睡之后所有的头发都乱蓬蓬的！”

菲德利诺的母亲是寡妇，但是他什么也不顾地上前线了。他姨妈格拉谢尔拉（读这个名字时，要把其中的两个“L”分开，读作格拉谢尔——拉^①）是个诗人，写了几句感情很深、韵味很强的诗献给他。后来，菲德利诺死了。为了尊重死者，她只好把诗毁掉。

①原文为Graciella，把ll分开，就成了Graciella。——译者

“不，不，和死神不能开玩笑。”格拉谢尔拉姨妈说，她讲话总像说谚语。

据格拉谢尔拉姨妈自己说，她是自学文化的。由于努力学习和阅读，她取得了很丰富的文化知识。跟她相反，她姐姐即菲德利诺的母亲玛加丽塔却一字不识，她认为“土著”的意思是里弗^①人，“本地人”的意思是卡塔卢尼亚人。

“不，亲爱的，‘土著’的意思是，怎么对你说呢？是指每个地方的人。你懂了吗？”

“不懂。”

“你懂，亲爱的，比如说你，你就是巴亚多利德的土著。”

“得了，那你呢？”

“我嘛，我也是。”

“得了吧！照你这么说，我们巴亚多利德人就跟摩尔人一样了？”

“不，亲爱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亲爱的！”

玛加丽塔生来很美，也很笨。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姿容渐渐丧失，愚笨却更加突出了。这也算是平衡法则的表现吧。

“当然，人越来越老了，连自己过去的影子都没了……从前，我是少女的时候，少爷们看见我走过便欢呼。”

格拉谢尔拉姨妈对中尉菲德利诺母亲的措词感到别扭。

“哎呀，玛加丽塔，亲爱的，不要这么说话！请你不要说‘少爷们’，好像你是奶妈似的。你应该说‘小伙子们’，

① 摩洛哥北部海边的一个山区。——译者

这更时髦！这有什么困难呢？”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对他妹妹堂娜·佩皮塔非常溺爱。他们有一个兄弟叫雷蒙多，是个钟表匠。

“修钟表这活儿连抽烟斗的钱也挣不到。现在我就要专门干修无线电的活儿了，应该顺乎时势嘛。”

雷蒙多的妻子阿布恩迪娅——记忆力、理解力和意志力——一次生过3个孩子，登了报：3胞胎，一个工人的妻子生了3个男孩儿。母亲和3个新生儿身体都非常健康。省长先生阁下以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的名义赠给孩子的父亲3000比塞塔……然后是在床上的阿布恩迪娅——和3个婴儿，他们并排躺在枕头下，探着他们的小脸儿，和抓着床头、带着一副乡下人笑脸的雷蒙多的一张合影：一切都恰到好处。

“唉，有什么用呢！至少有两个孩子死掉就好了！”

“别说这种话，雷蒙多，这显得你太无情了……可怜的孩子！”

“好了，好了，等他们长大，穿破了鞋子，你就明白了……你会明白的！”

据搬弄是非的人讲，小提琴手帕西法尔——他也沾染上了他那患腹股沟腺炎的弟弟洛恩格林那种至少是那么厚颜无耻的癖好——勾搭上了堂·雷蒙多·梅托拉的妻子阿布恩迪娅·弗洛雷斯·马里蒙。

“这也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多可恶，这是什么时代啊！你瞧，他让别人的老婆怀了孕，而且是3胞胎……！这本是应该禁止的嘛，你不这样看吗？”

“当然我这样看。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堂·雷蒙多·梅托拉的妻子阿布恩迪娅·弗洛雷斯·马里蒙的生育能力特别强，刚一交手(这样打个比方)，她就怀了孕。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她丈夫说。“我老婆就像一头母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没有按照教会批准的日历试试看吗？”

“试不试一样，日历跟我老婆不相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我说，你要有耐心。”

“不行，耐心我已经有了，当然我有耐心！问题是我修表挣的钱连吃穿都不够……看看吧，修理无线电或许挣得多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堂·里戈莱托相反，虽然他生活富裕，却只有一个儿子。他叫阿尔贝蒂托，是个充大人的孩子，在祖国没有一条可以航行的河流名单中，他总是比他的全体同学多知道两条。阿尔贝蒂托是个令人厌恶的人。书记员法比安，即堂·法比安，对他怀着一股非洲黑人的仇恨，并且难以克制。

“等我父亲退休后，我一定雇你，一定！你放心好了，我一定雇你，一定！”

佩皮塔说，阿尔贝蒂托很有教养，十分可敬。相反的，法比安却很奸诈，很不礼貌。

“得了吧，我愿意这样，跟你不相干，坏娘们！”

佩皮塔气昏了。

“我是坏娘们？唉……！我是坏娘们？唉，我的天……我是坏娘们吗？啊，我的天，这话多么难听啊……”

堂·法比安的妻子堂娜·恩格拉西娅有一天跟佩皮塔发生口角。

“你听着，西班牙美女皇后，我的法比安宁^①怎么样，是我的事，明白吗？你管自己的事去吧，这儿用不着你多嘴。真叫人讨厌，这个爱管闲事的黄发婆！”

佩皮塔脸色发白。

“啊，神圣的主啊，瞧这个丑婆娘吧！”

恩格拉西娅冲她叫道：“是的，不错，瞧我这个丑婆娘！那又怎么样呢？非常体面！有所渴望总是好的，痨病鬼！你有的是卷毛和娇态，疯疯癫癫的东西，你有的是卷毛和娇态，应该有的却少得可怜！”

佩皮塔闻兴奋剂，家里人只好把她送到药店。恩格拉西娅由两三个忠实的卫士保护着，出现在药店门口。

“应该给她进行石膏灌肠！给她进行石膏灌肠，看她的肚子会不会爆裂，还敢不敢惹我们这些体面的人讨厌！因为这个臭阔小姐太可恶了！那就动手吧，她又不是什么侯爵夫人！”

药剂师竭力向她陪小心。

“消消气，夫人，消消气吧。病人的痛苦总是值得尊重的……”

药剂师很会说话，据说他这个人读过很多书。

“啊，佩雷达，杰出的山区艺术家，祖国的土地产生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

谈论着佩雷达，药剂师甚至忘记了呼吸。

① 法比安的爱称。——译者

“伟大的堂·何塞·马利亚·德·佩雷达^①，为最高尚、最永久的理想服务的强有力的作家!”

“是的，先生!”

药剂师叫堂·普拉克塞德斯·明格拉尼亚·戈麦斯。年轻时就以笔名普拉克塞明戈出版过一本诗集《心中的宝石》。他这个笔名取得既美丽又巧妙。在药店的里间，他还保存着几本《心中的宝石》。他把自己的诗集一本一本地陆续送给了来访的名人。

“他描写生活琐事，我的朋友，写冒失的青年时代的肤浅见解，昔日幸福岁月的往事，永远不会忘记的快乐工作日……”

堂·普拉克塞德斯·明格拉尼亚·戈麦斯曾经是神学院的学生。

“死去的著名神圣演说家堂·罗马尔多·德·梅洛(荣升天堂)和也已死去的、当时最尊贵的夫人们的忏悔神甫堂·西蒙·马丁·伊·德·瓜罗(荣升天堂)都是我同时代的人……”

“明白，明白。”

“是的，先生。还有列入死者名册的拉丁学者和学院教授堂·莱翁西亚诺·塞塞达·塞塞达(荣升天堂)。”

“是，是。”

戈麦斯发觉自己缺乏真正的才能后，便离开神学院，爱上了堂·西蒙的表妹、高贵的少女雷西格纳西翁尼塔·德·瓜罗·伊·德·雷阿尔。经过长期的平静交往后和她结了

^① 何·乌·佩雷达(1833~1906)，西班牙作家。——译者

婚，但是据他本人讲，并没有能同床共寝。

“我们听完她表哥、我的老同学、当时最高贵的夫人们的忏悔神甫、也是让我们结为夫妻的神甫堂·西蒙·马丁·伊·德·瓜罗（已经荣升天堂）的感人训诫从祭坛前回来后，我妻子用嘶哑的嗓音对我耳语：‘普拉克塞德斯，我身体不适……’我回答说：‘亲爱的宝贝儿，你不要担心，你是太激动了。’于是她嘴角上带着天使般的笑容反驳我说：‘不，普拉克塞德斯，是月经。’我不由得喊道：‘哎呀！现在吗？’她，我天真的妻子！她对我说：‘是的，普拉克塞德斯，就是现在，我不能避免……你要是愿意，就把我杀死！’我让她上了床，我睁着眼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守护着她那处女的睡梦，没有动她一根毫毛。我还记得那个难忘的夜晚，在吻了她的前额，从她那柔和而有节奏的鼾声判断她已甜蜜地熟睡后，我点上了床头桌上的煤油灯，读了一整夜《山上的岩石》^①。多么美丽的篇章，我的朋友，多么美丽的篇章啊！”

讲到这件往事，戈麦斯总要叹一口气。

“总之……还是不想它更好些！结婚而没有同房的第二天，可怜的雷西格纳西翁就生了天花……”

“那……？”

“她死了，我的朋友，连结婚的纯洁快乐都没享受到！”

“太不幸了！”

“是的，朋友，她非常不幸！不过，卫生实践证明是不能同房的！”

^①西班牙作家何·马·佩雷达的长篇小说，富有诗意。——译者

戈麦斯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从那时起，用伟大的山区艺术家、祖国的土地产生的最后一位大作家堂·何塞·马利亚·德·佩雷达的权威性语句说，从那时起，我的朋友，我学会了勇敢地拖着痛苦的十字架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终于忘记了压在背上的痛苦。”

“嘿，算你幸运！”

恩格拉西娅坚持要对佩皮塔施用石膏灌肠。

“这条毒蛇需要的是石膏灌肠！”

“别生气，夫人，你别生气，病人的痛苦一向是应该尊重的……”

“什么痛苦不痛苦的！我对你说的是，药剂师先生，这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妓女需要的是石膏灌肠！”

取得药物硕士学位的药剂师戈麦斯终于不耐烦了。

“你听着，夫人，你要是不住口，我就叫警察来！”

“好，好，我住口。”

法比安在他母亲确实很出色地扮演受凌辱的母亲角色时，他却在墓地的坟塚中间寻找骨头。

“帕基托，你看，这有一个骷髅！”

帕基托在刺菜蓟上三跳两蹦地来到法比安身边。

“喂，这个骷髅很像轧面条的埃莫赫内斯大叔！”

轧面条的埃莫赫内斯大叔又瘦又瘪，他去非洲当过兵。据说由于气候，也由于经受的惊吓，他变得面黄肌瘦。

“喂，”外地人常这样问。“这位先生是中国人吗？”

“不，不。这是因为他去非洲当过兵。据说从前他并不

是这样。”

“噢，明白了。”

法比安喜欢收集骨头。帕基托是他的助手。法比安已经收集了100多块骨头。他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保存在河边一个洞里，用石头盖着，免得被别人拿走。如果法官先生热中于——就像同样年岁的年轻人当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洞里或其他偏僻的地方和姑娘们寻欢作乐的话，那就麻烦了！不过，法官先生是个胖男人，性情更喜欢安静，并且还没有从录用考试中恢复过来，所以他不会和任何姑娘到那里去开心。总算幸运。

“我们把这个骷髅立到轧面条的埃莫赫内斯大叔的窗口上去好吗？”

法比安连看一眼帕基托都没有。

“我们把这个骷髅立在轧面条的埃莫赫内斯大叔的窗口上，这可以把他吓一跳。”

法比安脸上带着沉思的表情，好像心不在焉。

“不，对这个骷髅，我知道该怎么办，你不懂……”

唯唯诺诺的帕基托从来也不反对上司的命令。他注意到，法比安比他优越，其中之一就是比他年长14个月。资格就是等级嘛。

“噢，那你不告诉我？”

“不。”

“好吧。”

第二天早晨，佩皮塔起床时窗口一看，吓得都讲不出话来了。过了一会儿才喊起来：“卡努托，骷髅！”

卡努托睡在薄墙那边，听不清她说的什么。

“你叫我吗，佩皮塔？”

佩皮塔没有回答，也许没有什么事。她又尖声叫道：“卡努托，骷髅！”

中间隔着一堵墙，对话很难听清楚。

“什么？”

佩皮塔体质虚弱，仍竭力大喊：“骷髅！”

卡努托从床上跳下来。

“我这就去，佩皮塔，马上去！”

佩皮塔做了最后一个难为情的表情。

“等一下，我穿上晨衣！”

卡努托不理解一个快被吓死的女人还有胆量穿晨衣。卡努托穿上晨衣，来到佩皮塔的房间。佩皮塔的晨衣是鲑鱼肉色的，就像堂·里戈莱托脸上的斑块。她的晨衣达到了脚上。卡努托的晨衣是灰色的，就像代职教士堂·西尔维里奥的头发。他的晨衣的长度刚刚超过了臀部。

“佩皮塔！”

“卡努托！”

“你不舒服吗？”

佩皮塔瞪着眼睛，像演说家那样用手指着窗口：“骷髅！”

卡努托往窗口一看，不禁跳了一下，正像帕基托想使埃莫赫内斯大叔吓得跳一下一样。

“骷髅！”

“是的，卡努托！骷髅！”

窗口上的那具骷髅往窗外一闪，背朝下倒下去。卡努托和他妹妹向斗柜和床头桌一歪，也背朝下倒下去。书记员立刻把骨头架子拾起来，装进袋子，像猎兔狗一样逃走

了。从佩皮塔的窗口可以望见蝉、兔子和云雀自由活动的群山，灰色的、淡绿色的、蓝色的和古怪的山，它们遮挡着世界，遥远而永不知晓的世界和它的男人、女人、终生不嫁的小姐、多髭的卡宾枪手以及他们的渴望、沮丧、富贵和虚荣。

“快跑，法比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法比安没有对谁讲这件事，也没有对帕基多讲。愿意的时候他是知道谨慎行事的。

“是的，我会被抓住！那我就倒霉了！”

轧面条的埃莫赫内斯从非洲回来后，有过一段不顺心的恋爱故事。他想和著名女歌手皮拉尔·布恩特赫尼尔结婚，或者至少跟她姘居。其实，他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她，然后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表露了他的情意，讲述了他的情况，但始终不清楚他的信是不是送到了著名女歌手的手里。事情的结果是，埃莫赫内斯大叔焦急地等了一年后开始怀疑，女歌手准是不喜欢他。于是他恼羞成怒。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个娘们儿竟以为可以嘲弄一位祖国的保卫者！如果一个月内她不来信告诉我回到我的怀抱里来，我就上吊！哼，上吊有什么可怕！我一定要那个没良心的西班牙女郎明白，一名炮兵班长会怎样回答她的无情！瞧吧，一根绳子就行了！”

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从心里为他担忧。

“冷静点，埃莫赫内斯，冷静点。男子汉大丈夫不应该留恋世俗女人的柔情蜜意！”

“别提什么柔情蜜意了，阿斯特里奥先生，可恨的皮拉

尔根本就不理睬我!”

阿斯特里奥先生又附和说:“哎,准是她太傲慢了!”

埃莫赫内斯大叔不肯罢休。

“不,不,那个娘儿们休想这么嘲笑我。瞧着吧,一根绳子就够了!”

一个月的期限过去后,埃莫赫内斯大叔仍然没有收到著名女歌手皮拉尔告诉他迅速回到他的怀抱的信,于是他开始回避。

“看来……好天气稳定下来了,对吗?”

“噢,对,看来……”

“这是需要的,你说对吗?”

“噢,对,从来就需要……”

埃莫赫内斯大叔在他那种使他伤感的爱情波折结束后,想重新安排他的生活。他买了一架轧面机,那是一台差不多像缝纫机大小的机器。

“是的,我必须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想通过工作拯救自己,所以我买了一台轧面机。你看到了……你喜欢吗?是最新式的,非常漂亮。它轧出的面条有粗细不等的3种:粗的、细的和不粗不细的……我相信,在工作中,我是能够找到医治我的痛苦的良药的……”

“是的,毫无疑问,正如阿梅利科·维斯普西奥^①说的:工作会使人变得高尚。”

“当然……喂,这话是谁说的?他说得的确很好!”

“他说得当然好!这话是阿梅利科·维斯普西奥讲的。”

^① 阿·维斯普西奥(1451~1512),意大利地理学家和航海家。——译者

“谁？”

“阿梅利科·维斯普西奥，一位哥伦布的朋友。”

“哦！我早就说过，他一定是个伟大的人物！”

埃莫赫内斯大叔陷入了沉思。

“是的，我对皮拉尔的爱是一种无益的冲动，她不会使我幸福的。你说对吗？”

“噯，我可不知道！也许应该试一试。”

“不，你别这么想。这样的艺术家对我不合适。这样的艺术家，有的强烈些，有的弱一些，一般都有当妓女的热情，一般都是做妓女的。”

埃莫赫内斯讲的西班牙语十分悦耳，他的言语中包含着许多常识。

“很可能！”

阿斯特里奥先生是一位很精明的骨牌赌徒。他由于遭母马踢了一下，留在一只耳朵上的伤疤像菜花。阿斯特里奥是我省的老光棍们的元老，绰号叫“鼻疽病”。阿斯特里奥曾经是进步的市政会议成员。

“如果你想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他在战前说，“就别同神甫斗，别迫害妓女，也别毒死狗。”

后来，战争爆发了，他差一点被枪杀：有一些人因为想同神甫们斗争，另一些人则因为非追捕妓女不可。至于狗，交战的双方谁也没有表示态度，但是鉴于都是西班牙人，狗又都很好，所以双方同意只可以用石头打和在尾巴上挂罐头筒。

“癞皮狗！快堵住它，帕基托，冲它的眼睛踢一脚！别让它逃走！在它的背上来一棍子，听它怎么叫唤！”

埃莫赫内斯大叔的轧面机相当不错，几年来他甚至每天都能吃上热饭了。

“噫，我没有什么抱怨的，机器为我带来的好处相当大，这是真的。”

由于加工面条和通过工作拯救，埃莫赫内斯从跟著名女歌手皮拉尔的不愉快和未成功的爱情中解脱出来后，同接生婆普里菲卡西翁结了婚。跟她的其余姐妹一样，她也是未婚女人生的。

“喂，你看，一位接生婆怀孕了！什么事都有！”

“不错，世界乱透了，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可理解了……总而言之！”

普里菲卡西翁是个健康、貌美、肤色好、头发长而黑的女人，只是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使她丈夫深感不安。

“喂，堂·西尔维里奥，不是因为我像别人那样出于礼貌不愿意说，不是的，那样做的话就是欺骗你。不过，说真的，你知道吗？我妻子有缺点！”

“我说，你这个人到底怎么了？现在你已经通过工作得到了解脱，并且事事顺心，你应该做个模范丈夫。我认为普里菲卡西翁是个好妻子。她有什么缺点？谁会没缺点呢！你……我……所有的人，谁都有。你要牢记《福音书》上的这句名言：谁清白无辜，扔第一块石头^①。但是我们应该严格地、十分严格地对待我们的不足……”

“是的，先生……”

“当然，亲爱的，当然是这样。对别人的缺点，应该抱

①第一块石头，即奠基石。——译者

着宽容的、十分宽容的态度……在这个卑微的世界上，在这个愁泉泪谷里，什么都是痛苦的。”

“是的，先生，是的……”

“当然，亲爱的，当然！喂，你说，普里菲卡西翁的缺点是，怎么说呢？是严重的吗？”

埃莫赫内斯大叔不知所措了。

“噢，不是，先生，看来并不严重。”

“好，好。那么，是轻微的了？”

埃莫赫内斯竭力检查自己的良心。

“噢，不，先生，也不是，也不是轻微的……”

“你是指家务事吗？”

“不，先生。”

西尔维里奥竭力想看清埃莫赫内斯的头脑里装的东西，他脸上的表情像被施用了催眠术。

“喂，比如说，是精神方面的吗？”

“不，先生，不是。”

“那么，请问，她触犯了上帝的或圣母的戒律吗？”

埃莫赫内斯皱起了眉头。

“这个……，不，先生，她没有触犯……有时，你知道吗？她用小苏打消除她的缺点。”

“用小苏打？”

“是的，先生。”

“噢，噢。”

代职教士微微一笑。

“这好像是个谜。”

“啊，不，先生，不是谜……是……我不好意思讲！”

西尔维里奥靠在埃莫赫内斯的一条胳膊上。

“哎呀，多细的胳膊！”

“是的，先生，只剩下骨头了。”

西尔维里奥仍然靠着埃莫赫内斯的胳膊。

“人的肌肉瘦弱没关系，亲爱的。应该保持强健再强健的是心灵！”

“是的，先生。”

西尔维里奥做了个十分自信的表情。

“对我，亲爱的，你应该清楚直率地讲话，就像儿子对父亲一样……对，也许还要进一步，像朋友对朋友，男子汉对男子汉。”

“是的，先生。”

“那你就明白地说，明白地说吧。”

西尔维里奥的声音变得强硬了。

“埃莫赫内斯！你说吧。”

西尔维里奥就像一个合谋者或走私犯。

“普里菲卡西翁到底怎么了？对你不忠吗？”

“不，先生。”

“她挥霍无度？”

“不，先生，她不挥霍。问题是普里菲卡西翁……唉！”

“普里菲卡西翁怎么了！”

埃莫赫内斯闭上了眼睛。

“普里菲卡西翁爱放屁，西尔维里奥。”

“普里菲卡西翁爱放屁？”

“是的，先生，她的屁挺多。”

“明白了！这就是你冷淡她的理由吗，坏基督徒？”

“是的，先生，我后悔，我后悔极了，我对你起誓……不过，堂·西尔维里奥，你倘若看到自己所爱的女人在……唉，在生育的时候放屁……唉，放屁，你知道，是多么糟糕……”

帕基托是一只孤独的小狼，一只胆怯的孤独小狼。除了法比安允许他身边跑跑跳跳的时刻，帕基托总是像一条丧家狗一样孤孤单单地到处流浪。

“你去哪儿，帕基多？”

“去屠宰场，看看怎样宰牲口。”

在镇上，人们都管帕基托叫“果皮”帕基托，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接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生了7个女儿，都活下来了。最小的皮拉尔四五年前患肺结核死去。

“你去哪儿，帕基托？”

“去猪圈，瞧瞧怎样阉猪。”

帕基托是皮拉尔的儿子，可能也是另一个男人的儿子，只是不知道那人是谁。有人说是大号手佩拉埃斯。当皮拉尔在市场上过分劳累致死后，最滑稽不过的大号手佩拉埃斯急忙跑回家，为她写了一首诗作为墓志铭。

“你去哪儿，帕基多？”

“去河边，看看猫是怎样被淹死的。”

接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的7个女儿，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干活谋生。卡门脸上有雀斑，红头发，在茴香酒厂当包装工。阿纳斯塔西娅头发柔软如丝，呈金红色，在法院刷洗地板。马塞利娜，头发呈栗色，外罗圈腿，用一辆走起来跳动的绿色破车向站台上运货包。普里菲卡西翁

头发又黑又密，是唯一结婚的女儿，她帮助丈夫轧面条。布拉莎胆子小，患白化病，是个妓女。阿弗里基塔，头发呈麦色，非常爱干净，为登记员先生看孩子。哈维里塔肤色黑，头发像羊毛，帮助母亲做流产。

“本人一直说，让别的女人去做流产吧，本人不愿意作孽，不希望触犯上帝。”

“你说得很对，好女人，你说得很对，你的话非常感动人。”

佩拉埃斯为皮拉尔的墓志铭作的诗是这样说的：

皮拉尔躺在这里，
其性情温柔无比。
她习惯仰卧争吵，
我怀疑她能安息。

大号手佩拉埃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非常幽默、诙谐，在整个主教管区他是最幽默、诙谐的。

“你去哪儿，‘果皮’？”

“去墓地，看看怎样安葬小天使。”

也叫“鼻疽病”的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有时会给“果皮”帕基托一点东西，让他填肚皮。

“给你，帕基托，跟铁荸荠一块儿吃。你一定饿了吧？”

“非常感谢，阿斯特里奥先生，你太好了。”

“好，你去吧。”

皮拉尔死后，佩皮塔去见代职教士堂·西尔维里奥，要求不要以基督教的葬礼安葬她。

“听我说，堂·西尔维里奥，叫皮拉尔的女人是个坏娘

儿们，不配称为天主教徒。听说有一首到处流传的诗就是治安警察多明戈·佩拉埃斯为她作的。你知道佩拉埃斯警察为她作的诗吗？全镇的人都在重复！这是丑闻，堂·西尔维里奥，真正的丑闻！我可不能重复它，因为我感到难为情。唉，那叫什么诗啊，堂·西尔维里奥，把她描绘得多好啊！皮拉尔好像和半个镇的人都有爱情，这是堕落行为，堂·西尔维里奥，我向你保证。你这么神圣，却不闻窗外事。你想象不到有一些女人是多么坏，堂·西尔维里奥。皮拉尔是最坏最坏的女人。此时此刻，她肯定正在地狱里为她的许多罪孽受苦！再说，她死时也没有举行圣礼，堂·西尔维里奥。她像一条狗那样死在公共广场上。多可怕啊！堂·西尔维里奥，我们这些本地的小姐将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不会被你那副过分慈悲的心肠所左右——因为慈悲也可能表现得太过分，堂·西尔维里奥不会准许为她举行基督教葬礼。就凭佩拉埃斯为她作的那首诗，也不能跟其他女人一样安葬她！否则就太可笑了！女人整个一生保持贞洁又是为了什么呢，堂·西尔维里奥？”

西尔维里奥让佩皮塔讲话，一次也没有打断她。

“你讲完了吗，佩皮塔？”

“讲完了，我对你讲了我的良心让我对你讲的一切。”

西尔维里奥竭力和蔼地微笑着说：“好的，佩皮塔，说完了你就走吧。你应该为皮拉尔的灵魂念一遍天主经。”

佩皮塔感到惊讶。

“要我为那个妓女的灵魂念天主经？”

西尔维里奥仍然面带微笑。

“是的，像你说的，为那个妓女。”

佩皮塔不知所措，但她竭力掩饰着。

“喂，堂·西尔维里奥，别开玩笑啦……我说你这个圣人，千万别过分慈悲呀！”

代职教士打断她的话。

“不，我们不能糊涂，慈悲永远不会过分。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镇子的上空回荡着悲哀的钟声：声音破碎、凄惨，甚至包含着一点点幻想。西尔维里奥按照上帝的吩咐安葬皮拉尔。在明亮的金色黄昏，阿弗拉基塔、布拉莎、法比安、帕基托和一只桂皮色的野狗跟在棺木后面。在所有的、那怕是最普通的事件中，总是有这条狗参加。在去墓地的路上，欧洲黑莓开始现出红色。阿尔贝慕托和他的朋友们从无花果树林的围墙上对送葬的队伍扔东西。显然，为了尊重这个时刻，他们没有使用厉害弹药——燧石、石英、花岗岩，用的是松软的、几乎是温热的臭屎子弹：羊粪、母马粪、温顺的牛的粪、瘦弱的驴的粪、农夫的硬屎块、手工业者和牧人的粪便。都已结婚、行为端正的掘墓人兄弟会会员们铲土掩埋了皮拉尔。墓地上可以听到三言两语的嘲弄声，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跟皮拉尔有点关系。这个世界就像方丹戈舞^①。在河边的杨树林里——趁着静谧的气氛——有一只乌鸦在练习一首玛祖卡舞曲。

多明戈·佩拉埃斯是警察班长，但他也吹大号。他最拿手的是《萨拉戈萨包围战》的雄纠纠、气昂昂的战歌。

^①意思是喧闹、混乱。——译者

“怎么看出他是个军人?”

“哼，军人，警察……要看你怎么看了!”

“哎，不管怎么看，他比你、我都像军人，他就是……
哎，准没错! 起码他穿着一身制服。”

“哎，这就对了; 穿制服，是的。”

大号手佩拉埃斯很爱喝薄荷甜饮料。

“加冰吗?”

“不，不，那会粘我的嗓子，要原汁的。”

只要攒下一个比塞塔，佩拉埃斯就溜进酒吧，要一杯薄荷甜饮料。

“加冰吗?”

“不，不，那会粘我的舌头，这得看天气。”

在他参加演奏的婚礼或洗礼上，如果为他准备了薄荷甜饮料，他绝不拒绝加演观众愿意听的一切乐曲。

“加冰吗?”

“不，不，那会粘我的上腭; 这样就很好，非常感谢。”

佩拉埃斯默默地爱着佩皮塔。

“不行，佩拉埃斯，你不能心高妄想; 你应该找个要求不高的女人，佩拉埃斯。”

佩拉埃斯叫着自己的名字，自言自语。

“冷静点，佩拉埃斯，你会失败的……勇敢点，佩拉埃斯，要想到今天如何把萨拉戈萨进行曲演奏好……睡觉吧，佩拉埃斯，明天你得早起……佩拉埃斯，你再喝一杯薄荷甜冷饮吗? ……好吧……”

佩拉埃斯的上牙缺了4个。

“你这是怎么弄的，佩拉埃斯?”

“这你知道，小姐，我是大号手嘛！”

“真糟糕！”

佩拉埃斯也在非洲服过务，不过是在军需部。

“摩尔人怎么样，佩拉埃斯？”

“哦，他们不像人们讲的那么坏，小姐，不像人们讲的那么坏……我在迈利亚认识几个摩尔人，他们对大号有很好的功夫……现在，对了，他们特别迷信。”

“真见鬼！”

佩拉埃斯始终没有中断同佩皮塔的来往。可能是为了使自己同其他的崇拜者和居民有所区别，他大胆地管她叫小姐。

“佩拉埃斯，你应该做的是抓住她一只手，把它放在你的心上，对她说：‘佩皮塔，我全力以赴地爱你。’噢，对，对！你连这件事都不敢做，你只会吹大号，只会在星期四早晨的市场上施展治安警察的威风。你是个蠢笨无用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可怜虫！”

有一天，佩拉埃斯壮了壮胆子，把心一横说：“我去你家行吗，佩皮塔小姐？”

“不行，看在上帝份上，我哥哥不在家！你要什么，佩拉埃斯朋友？”

佩拉埃斯觉得自己像被扎破的皮球一样泄气。

“我……不，什么也不要，谢谢……我不要什么……噢……对……噢……改日再对你说……现在我有急事要办……再见，小姐。”

“上帝保佑你，佩拉埃斯朋友。”

佩拉埃斯回到家后又气又恼。

“不是吗，佩拉埃斯？你是个可怜虫，不是吗？你是个大笨蛋，不是吗？你没有本事，不是吗？这样的良机今后再也没有了，佩拉埃斯。你让幸福溜掉了，佩拉埃斯！你是个白痴，佩拉埃斯！”

佩拉埃斯垂头丧气，束手无策。是啊，他把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

“我们去喝一杯薄荷甜冷饮好吗，佩拉埃斯？”

佩拉埃斯照了照镜子。

“好吧……”

接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对她的女邻居、外号叫“虱子”的菲洛梅娜·佩迪格拉说：“喂，菲洛梅娜大婶，看样子，你的女儿怀上孩子了。”

“这不可能！我是不让这个浪丫头一个人出门的。”

“得了，得了，再过几个月你就明白了。”

菲洛梅娜·佩迪格拉逼着女儿路易西塔^①交代她干的坏事。“虱子”菲洛梅娜·佩迪格拉跟菲德尔结了婚或同居。菲德尔是个酗酒和傻乎乎的屠夫，讲话的声音像蟋蟀，长了一块把大半个鼻子吃掉的狼疮。路易西塔快16岁了，她会跳进行曲速度的舞蹈。跳侧刺式进行曲速度舞蹈，可以说相当困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跳的。路易西塔有一件紫红色的短袖衫和一双高跟鞋。她还有一个有机玻璃的手提包和一枚上釉的戒指。路易西塔是菲洛梅娜的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另一个女儿叫恩卡尼塔，比路易西塔大一岁。接

^①路易莎的昵称。 译者

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已经为恩卡尼塔打过两次胎：一次6个杜罗，一次4个杜罗。接生婆西列罗斯常说：“只要有堕胎药，有决心！”虱子母女在城镇的名声不好。母亲曾是个坚强、果断的女人。从表现看，两个女儿也在走同样的道路。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菲洛梅娜强迫路易西塔说实话。

“你知道我会把你怎么样吗，坏丫头？”

对路易西塔，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吓唬住。有时她挺勇敢，在母亲面前却胆小如鼠。

“怎么样？”

“我想过了，如果你肚子里有孩子，臭丫头！我就把你们两个杀死。即使我不活，也要把你们两个杀死！哪怕我完蛋！明白吗？哪怕我完蛋！我这个家是体面的，我不愿意发生丑事！我不愿意因为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让别人嚼舌头！坏女儿！下流货！你小小的年纪就去当臭妓女，应当感到羞耻！这种坏事，你跟谁学的？”

路易西塔哭起来。

“你看嘛，母亲……”

“要我看什么，臭东西，事情明摆着，要我看什么？哎，告诉我，是谁给你弄大肚子的？”

路易西塔除了哭泣还是哭泣，就是不开口。

“快说！谁使你怀孕的？”

菲洛梅娜一连提出好几个名字。

“是胡利安吗？”

“不是。”

“塞博列塔斯家的西普里亚诺吗？”

“不是。”

“帕斯卡西奥·洛佩斯？”

“不是。”

“罗赫利奥？”

“不，母亲，也不是罗赫利奥。”

菲洛梅娜不耐烦了。

“快说，丫头，是个外乡人吗？”

“不是。”

“你给我老实点！难道是风吗……！”

菲洛梅娜抓着路易西塔的一侧肩膀摇动她。

“你要我相信你是自己怀孕的吗，骗子？”

路易西塔又不吭声了。菲洛梅娜挥了挥铁筷子，用可怕而嘶哑的声调说：“你要我教给你怎样才回答吗，路易莎？”

“不，母亲……”

“那他是谁？快说！他是谁？”

路易西塔用双手捂住了脸。孩子们把蝙蝠钉在墙上，用劣质雪茄烟熏它们。它们的痛苦样子远不如此刻的路易西塔使人心碎和真诚。

“是父亲……”

“父亲？”

“对。”

菲洛梅娜差一点把她女儿打死。

“看你还干不干，倒霉的东西！看你还找男人开心不！”

那个夜晚，菲洛梅娜对她丈夫特别好。菲德尔不明白为什么。菲德尔——连那些从来也不打听事的人都知道——不是个有头脑的人。镇上的人给他起了绰号叫“大勺”。

“你怎么了？为什么给我端咖啡？”

堂·里戈莱托把治安警察、大号手佩拉埃斯叫到他的办公室。

“佩拉埃斯，我遗憾地告诉你，老师先生来我这儿告你状了。”

佩拉埃斯睁大了眼睛。

“告我的状？”

里戈莱托用小刀剔着指甲，看了看佩拉埃斯。

“不错，告你的状。你别打断我的话……也别把眼睁得这么大……再说一遍，老师先生向我告了你的状，抱怨你那天的奇怪行为。”

里戈莱托在办公室里比平日还严肃。他那双斜眼睛，尤其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常常显得非常严肃。

“更确切地讲，是那天下午的事。”

佩拉埃斯——东、西、南、北——气喘吁吁地喘着气，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那天下午的事？”

“对，那天下午的事，你别打断我的话……别这么喘……我要告诉你，老师先生的高尚为人和男子汉气概我不应怀疑，他向我告发了你的行为。”

佩拉埃斯不再喘粗气，但表情很天真。

“我的行为？”

“对，你的行为，别打断我的话……别摆出天真的面孔，我恳求你。”

里戈莱托不能忍受任何人在他面前斜眼睛。

“我看够了斜眼睛!”当他感到厌烦的时候常这样说,“本镇不能有两个斜眼人!明白吗?”

里戈莱托把折刀关上。

“直截了当地说吧。那天下午你趁着老师先生不在家、家里只有不能自卫的妹妹的机会想闯进他们家,目的何在?”

“你说什么?”

“我说你去老师家是干什么鸟事!”

佩拉埃斯拍了一下脑门。

“啊,原来如此!”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1 2 3 4 5 6 7 1——在此之前曾去见里戈莱托·阿尔瓦雷斯·科内霍镇长,对他说:“哎,镇长先生,我本来不想说什么,你知道吗?可是这关系到一位一向是贞洁的小姐的名誉,这是神圣的,镇长先生,这是神圣的!”

镇长先生的面孔顿时像主持学校的班级开学典礼那样严肃。

“当然,当然,亲爱的卡努托。请讲吧,我洗耳恭听。”

卡努托学着初级教育检查员的口吻说:“本人不想成为一个搬弄是非的小人,镇长先生,但是良心在我的心中呐喊,你知道吗?我不能不说……”

“噢,没关系,没关系,亲爱的卡努托,你只管说吧,不必顾虑什么……”

镇长先生差一点把整句话都说出来:“噢,没关系,没关系,亲爱的卡努托,你只管说吧,不必有顾虑,如果事情张扬出去,事情会更糟。”

卡努托几乎是滔滔不绝地说：“治安警察多明戈·佩拉埃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大号手，那一天他想闯进我的家，当时正值黄昏，镇长先生，本人不在家，家里只有不能自卫的妹妹佩皮塔一个人。”

镇长先生听了大怒：“那个家伙，”他用政府官员最标准的口吻吼道，“必须对他严加惩办，亲爱的卡努托！”

然后，他像自言自语似的把声音降了两度，说：“把此事交给我办吧……你放心去好了，我保证对他严加惩罚。”

佩拉埃斯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那天下午他为什么在卡努托不在家、家里只有他的不能自卫的妹妹佩皮塔一个人的时候闯进他们的家。

“不知道……我不记得……可能是一时糊涂……”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号手佩拉埃斯常常在酒吧里面拿着一杯薄荷甜冷饮对朋友们说：“我记得在我担任治安警察班长的时候……这个差事，由于我的一种非分的想法，我丢掉了……”

外号叫“鼻疽病”的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决定为皮拉尔的靈魂做两次弥撒。

“我愿意为谁做弥撒就为谁做弥撒，明白吗？跟你不相干！”

“好，好，你别发火嘛，何必呢……”

“我愿意怎样就怎样！我不允许别人干预我的私生活！知道吗？请走开！”

阿斯特里奥先生发怒的时候，最好是躲开，让他一个

人呆着。有一次，他在他妹妹堂·娜玛蒂尔德家和他妹夫吵架，把钢琴扔下了楼梯。然后又揪住妹夫的衣领叫道：“现在，乳臭未干的东西，你去向造武器的师傅求助吧！倘若你想提高嗓门儿，我就叫你跟钢琴一样滚下楼去！”

“不，不……你冷静点，阿斯特里奥，你冷静点，我求你了……钢琴是小东西，没关系……”

“哼，够了！”

阿斯特里奥先生决定为皮拉尔的灵魂做两次弥撒。

镇上的年轻人——胡利安·塔达霍斯、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帕斯卡西奥·洛佩斯、罗赫利奥·萨克里斯坦等等——组成了一个弹拨乐队，喔，就是用腕力、拨子、吉它和12弦琴演奏乐曲和托卡塔曲的街头小乐队。当他们去向阿斯特里奥先生要求捐助时，他怒气冲冲地把他们赶了出来。

“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们听见了吗？一个子儿也不给！12弦琴是一种呆子们才弹的乐器！”

阿斯特里奥先生的妹夫叫西蒙·巴卡沃·费尔南德斯，是电报机监视员。他按照阿斯特里奥先生的命令跟玛蒂尔德结了婚。结婚前，西蒙没想到他为自己招来的麻烦：把玛蒂尔德的肚子弄得眼看着大了。阿斯特里奥先生在他的肋条和头上打断了一根棍子。

“你跟玛蒂尔德结婚吗？”

“是，是……”

“哼，你呀！”

阿斯特里奥先生帮助他们，为他们买了床罩。

“现在，你们要和睦地生活，听见吗？要非常和睦！希

望看不见你们吵架，行吗？上帝安排的夫妻应该和和美美地生活。”

“当然，当然……”

镇上的年轻人——胡利安·塔达霍斯、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帕斯卡西奥·洛佩斯、罗赫利奥·萨克斯坦等等——按照顺序、互不相扰地把路易西塔带到打谷场去干坏事。

“我觉得恩卡尼塔更舒服。”

“我觉得不，我觉得路易西塔更舒服。恩卡尼塔太贪婪。”

“可能！”

“而且毛太多。”

“对，这是真的，毛较多，不错，是这样。”

镇上的年轻人——胡利安·塔达霍斯、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帕斯卡西奥·洛佩斯、罗赫利奥·萨克里斯坦等等——用吉它和12弦琴弹奏华尔兹舞曲和查尔斯顿舞曲。镇长堂·里戈莱托先生用一双好眼睛——也许一点儿都不斜——看到乐队的小伙子们能够稍微更严格地选定他们的节目单。

“多明戈·佩拉埃斯也许是个无赖和擅入民宅的家伙，但是他吹奏的大号很出色。听他吹奏令人愉快！”

堂·里戈莱托的父亲、皇家剧院的引座员达米安先生，就跟所有的天才人物——有信心，有希望，心肠好——一样，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或时期。堂·里戈莱托属于意大利时期，他是达米安先生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安东涅哈的儿子。

安东涅哈是个不乏勇气的夫人，是患鼻粘膜炎症死去的。

“滚！你去跟那些无赖鬼混去吧！”

胡利安·塔达霍斯有一顶深紫色的带舌帽和星期日穿的三件套衣服。他曾在药店里当店员的助手，为的是学本领，但是由于表现不好，被辞掉了。堂·普拉塞克德斯·明戈拉尼亚·戈麦斯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

“瞧那个小滑头，你知道他为我干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

“他用针把我的避孕套全扎破了。你认为他有权这么干吗？”

“当然没有。仔细想想吧，他这样做太过分了，是不能允许的。胡利安竟敢这么干，心肠太坏了！”

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就是塞博列塔斯家的布里埃瓦（因为镇上还有另外一些正派得多的布里埃瓦），有一颗金牙，戴着一枚不精致的宝石戒指，是个吹牛的预言家，他想成为专杀凶猛的牛的屠夫。他现在在公证事务所当抄写员，只会干蠢事、做坏事。公证人先生没把他赶走，因为公证人先生特别尊贵，几乎从来也不上街，什么也不知道。

“你在公证事务所还受得住吗，西普里亚诺？”

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吐了一口痰，回答说：“把我赶出公证事务所的人还没出世呐！”

帕斯卡西奥·洛佩斯穿戴比较邋遢，用一件卡其布工装遮着皮肉，头上扣着一顶破贝雷帽。他喜欢喝酒，有时喝得酩酊大醉；他爱跟人吵架，不可信赖，抢人家的东西，闲散懒惰；他是弄虚作假的官商；生来讲话就不清楚；有

一次竟然用棍子打死两只狼，上了首都的报纸。他的一位姑妈被火车轧死，他继承了两座葡萄园。

“这个不能动，等老了的时候再说。”

帕斯卡西奥·洛佩斯比看上去要聪明和有预见。

“眼下我还能够勉强维持。这个要等我不能勉强维持的时候再动。”

罗赫利奥·萨克里斯坦是个冒失鬼，满脸雀斑，因患支气管炎身体虚弱，一天到晚不住地咳嗽吐痰。他跟接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的大女儿卡门一样在酒厂工作。据说在酒厂工作会生雀斑，会使头发变稀，什么现象都可能发生。在镇上，人们管他叫阿布塔达，也管他叫“愁蛋”。除了其他特点外，阿布塔达还是个单亲人。

“这个，罗赫利奥，是怎么搞的？”

“还用说吗，堂·卡努托，这是工伤造成的。真是不幸，你说对吗？”

当梅托拉·罗西亚纳产生同情心和无可奈何的心情时，会在声音里表现出来。

“不知道，罗赫利奥，不知道……这样你可以更容易远离犯罪的机会……”

“愁蛋”阿布塔达心有疑问，像兔子一样咧着嘴笑了笑。

“不知道，堂·卡努托，你不要相信……一个人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哼，没有什么了不起！”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米尼奥、杜埃罗、塔霍、瓜迪亚纳、瓜达尔基维尔和埃布罗——用专办丧事的教士那样易流眼泪的、发粘的眼睛偷偷地望了望罗赫利奥的裤子开口处。

“这样，简单地一看，是发现不了多少东西的。”他想，“这是真的。”

镇上的年轻人——胡利安·塔达霍斯、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帕斯卡西奥·洛佩斯、罗赫利奥·萨克里斯坦等等——组成了一个弹拨乐队。

“我们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

菲德尔——连那些一向不问窗外事的人都知道——不是个很聪明的人，也不是特别机警的屠夫。

“‘大勺’，流血了吗？”

“嘿嘿……！是的，流了，小姐，是的，流了……”

镇上的苍蝇觉得“大勺”的狼疮味道很美。此外，镇上的苍蝇也知道“大勺”不是一个为急事特别着急的人。

“‘大勺’，倒了多少呀？”

“7只羊，小姐，一头牛。嘿嘿……牛很凶，小姐，凶又怎么样！那头凶狠的牛不愿意死，你知道吗？我不得不用月牙刀冲着它的肋部猛砍。嘿嘿……！”

“大勺”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差一点舔着了狼疮。“嘿嘿……”

“它倒下的时候，眼睛瞪得像盘子，小姐。”

讲述他杀牛的故事时，“大勺”的眼睛闪闪发光。

“但是最令人开心的还是猪，小姐，有一些猪的叫声像基督徒……嘿嘿……”

“大勺”的声音像求爱的蟋蟀那么甜蜜和尖细。几年前，“大勺”曾申请当行刑刽子手。他仔细地把所有的证件收集在一起：出生证、良民证、身份证、光荣民族运动成员证、

6 雷亚尔的证件和 3 张标准像。如果他的申请没能批准，那不是他不够格儿。问题只在于，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走后门的很多。

“为了摆脱贫困，小姐，必须有靠山。一个人如果没有人助一臂之力，是什么也办不成的。”

“大勺”，谁知道他是和外号叫“虱子”的菲洛梅娜·佩迪格拉结了婚还是同居了。据人们讲，“虱子”爱捉弄猫，给它们吃油炸海绵，看着它们撑死或在墙上撞死。

“看得出，你喜欢看它们跳。我不认为这会对谁有什么伤害。”

“哎呀，伤害，什么伤害啊……！”

“虱子”还在油煎饼里插上钉子和钢针喂狗。狗饥不择食，便一口吞下去。油煎饼吃进肚子里就糟了，那作用就像一个炸药包。

“看得出，你喜欢看它们在地上打滚儿。我不认为这会对谁有什么伤害。”

“哎呀，伤害，什么伤害啊……！”

镇上的年轻人——胡利安·塔达霍斯、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帕斯卡西奥·洛佩斯、罗赫利奥·萨克里斯坦等等——决定把他们的小乐队取名叫“山区的里拉”。

“多美妙的反响啊！你说对吗？‘山区的里拉’这个名字起得妙，你说对吗？”

“当然，妙极了！”

堂·普拉塞克德斯·明格拉尼亚·戈麦斯药剂师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些美好而幸福的岁月。

“这个名字很美，它使我们回忆起了往事，过去的非凡岁月的往事——那时，男女牧民在连管笛和芦笛的伴奏下愉快地跳舞，它将在我们光辉的教堂古老而朴实的四壁之间回荡……山区的里拉！和声和传统的总和，往事和怀念的汇集，‘感受和……噢，和感受的目录’，正如杰出的山区艺术家、始终致力于永恒理想的作家、伟大的何塞·玛丽亚·德·佩雷达所说。”

镇上的年轻人——正如人们讲的那样如醉如痴。一想起扎坏避孕套的不端行为，胡利安·塔达霍斯便感到良心不安。

“是的，年轻的邻居们，你们的乐队在歌唱看见你们出生的富饶土地的时候，把你们这些和平使者的和平信息传向了我们西班牙的整个疆域……”

此刻从空中飞来一只西红柿，啪的一声把药剂师明戈拉尼亚，即《心中的宝石》作者普拉克塞米戈的演说最后一句话打断了。法比安清白无辜，他没有干这件坏事，因为他坐在第一排，还张着嘴听普拉克塞德斯讲话。

“飞过去了，多准啊！”

雷蒙多·梅托拉·罗西亚纳夫人——记忆力、理解力和意志力——即婚前的阿布恩迪亚·佛洛雷斯·马里蒙，虽然她的3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归了天，她还是把3000比索归为了己有。堂·里戈莱托的异母兄弟、小提琴手帕西法尔在盘算着如何索要属于他的那一部分。

“唉，算了吧，不要再改变了。不管怎样，阿布恩迪亚的孩子死后，她还是要开销的。”

埃莫赫内斯即轧面条的那人，好像不得不容忍他那位爱放屁的妻子。他的处境实在使他恼火。

“我说，埃莫赫内斯大叔，请说说看，你是怎样陷入这种可恨的麻烦？”

埃莫赫内斯大叔十分激动，面色比平时还黄。他那激动的面孔仿佛熟透的柠檬。

“你给我滚，哼，赶快滚！再不滚我就宰了你……那个狐狸精！我本来可以更好地对待她，相信我吧。可是我妻子是个坏女人！我告诉你，她的确如此！她是一个天大的狐狸精！”

“不，哎，不……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吗？哼，我要是讲出来的话！问题是在法官讯问我之前我不愿意讲。我要是讲出来的话！”

大夫不在，他去邻镇看斗牛去了。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只好在普里菲卡西翁的右顶骨上面缝了7针。

“这个姑娘竟然忍受得住，明戈拉尼亚朋友！她简直像阿古斯蒂娜·德·阿拉贡！”

“好了，好了，你别把这个俗气女人同萨拉戈萨英雄史上的女英雄相比了，阿斯特里奥朋友……对待什么事情都应该公正！”

普里菲卡西翁的母亲、接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得知发生的事情后气得不行。

“我要把那个坏蛋阉了，那怕他穿着斗牛士的盔甲，藏在石头底下。不把他阉了，我就不姓阿纳斯塔西娅！我非把他阉了不可！哪怕我把自己的一生毁了！”

她又改变声调说：“你看，他竟打破了普里塔的头，她就像一位天使啊！多可恶！那些男人多不知羞耻啊！唉，一个女人在人间受多少罪哟！”

大号手佩拉埃斯一边一口一口地喝着薄荷甜冷饮，一边企图从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嘴里掏出话来。佩拉埃斯摆出一副既聪明又有手腕的架式，而这两种能力是很难同时具备的。

“以我看，你跟这一切多少有点关系，西普里。你休想欺骗我！”

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张开镶着金牙的嘴吐了一口痰。

“你别拿流言蜚语来诈我……我对流言蜚语不感兴趣……埃莫赫内斯大叔跟他妻子之间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要对我胡说八道。”

“好吧。不过，你本人……嗯？”

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在摸弄他的不粗糙也不精致的宝石戒指。

“我，什么也没干……不要对我谈那些流言蜚语……我一概不知，你明白吗？我不喜欢，你知道吗？我不喜欢……”

卡努托的妹妹佩皮塔既沮丧又话多。

“当然，由于她们互相保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不过，根据本镇妇女们的说话，我完全相信一切理由都在丈夫一边……当然，由于道德已经被所有这些妓女践踏，我不知道我们会会有什么结果，更确切地说，我是知道的，这便是不可挽回地下地狱……当然，正如人们所知，最后人们会把她们当作贞洁的女人安葬！”

书记员查·法比奥的妻子也许是为了让人们看清她是对立派中的一员，她站在了普里菲卡西翁一边。

“用石膏给她灌肠子，我给埃莫赫内斯大叔的那头驾辕母骡开的药方就是石膏灌肠！然后就等着瞧吧！你会看到，人们会把她抬到兽医那里去！当然，对一个无赖还能指望什么呢？他只会做面条，而且做的面条很糟糕，有一股糗糊味。我对那个虐待妻子的畜生开的药方是用石膏灌肠！灌了肠后就等着瞧吧！你会看到他会怎么样！我敢说，他会老老实实的！你们见过倒霉鬼吗？”

代职教士堂·西尔维里奥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这次发生的问题真的像违犯天条了。星期日做大弥撒时，他在布道台上说：“基督教婚姻的特征应该是妻子的温顺、丈夫的可敬和彼此互相忠诚。只有这样，我们说的以圣礼为基础的‘伴侣’这样的美丽字眼（而不是奴隶）才能成为现实。而在异教徒中间，婚姻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契约，既无崇高之处，也没有我们这些忠实的基督教徒中间存在的快乐。所以，妻子应该顺从丈夫，丈夫应该是妻子在路途上和昏厥时的向导和支柱。所以……”

堂·西尔维里奥至少讲了一刻钟。埃莫赫内斯大叔总认为堂·西尔维里奥的布道是有所指的。

“他讲得很好，很有感情。他一次也没有看我。但是我知道，他讲的一切都是冲着我的。倘若不是由于我妻子是个十足的妓女的话！”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不敢讲话，也仍然不敢怀疑堂·里戈莱托那鲑鱼肉色的公牛脸像一张波利尼西亚地

图。灵魂的敌人有3个，即：世界、魔鬼和肉体。比如说：

接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叫道：“唉，一个女人在世界上的命就是受苦！”

在堂·普拉克塞德斯·明格拉尼亚·戈麦斯的药店里，书记员堂·法比安打碎了两个细口小瓶。

“这孩子真是个魔鬼！你就不能安静地呆着吗，好孩子？”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是个皮包骨的男人。

“你应该多吃点肉，堂·卡努托！”

“对，对，要是我能吃的话！”

法官先生派人把轧面条的埃莫赫内斯大叔叫来。

“你叫我吗，堂·塞万多？”

法官先生堂·塞万多·古铁雷斯·德·拉伦加是个慈善的年轻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慈善”、“年轻”两件东西都将丧失。

“是的，埃莫赫内斯朋友。我想跟你谈谈。你有时间吗？”

埃莫赫内斯大叔心情紧张了。他没有想到法官先生会劈头问他是不是有时间。

“有，先生……时间，是的，我有。”

“好的，那么就在这儿谈吧，不要别人在场，像朋友一样交谈。你看好吗？”

法官如此客气，埃莫赫内斯大叔反倒不安了。

“好的，先生……我很高兴。”

法官先生仪表威严，举止高雅。

“那么，我们开始吧。你和你妻子之间发生的事情看起

来并不重要。你明白吗？”

“不明白。”

埃莫赫内斯大叔确实不明白。

“不，先生，我不明白。”

“好，我们换个方式说。你和你妻子发生的事情，严格地讲，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现在明白了吗？”

埃莫赫内斯大叔的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

“是的……噢，不……有一件事还不大明白……”

“什么事？”

“不知道，反正我不明白……我对你说过了”。

法官先生取出了烟匣。

“吸烟吗？”

“不，先生，我不吸黄的。”

法官先生用他的弹簧打火机点燃了烟。

“好，我们接着谈吧。”

法官先生吸了一口切斯特菲尔德牌烟，缓缓地吐出了一缕烟雾。法官先生吸的是美洲野牛牌香烟，但是他用的是一个装在小皮套里的切斯特菲尔德烟匣，只在专门场合使用。法官先生讲话时用一个手指扶着眼镜。

“但是，你和你妻子之间发生的事情还是重要的。怎么对你说呢？有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明白我的话吗？”

埃莫赫内斯大叔没有吭声。有人说，沉默就是同意。

“在这个意义上，埃莫赫内斯朋友，我首先应该做的——为了按照起码的程序办理——是仔细研究和分析驱使你用轧面机金属柄打你妻子右顶骨的原因是什么。先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你是左撇子吗？”

“是的，先生，我一直是左撇子。”

“我早想到了。现在我们来找找上述原因的根源吧。你为什么打你妻子？”

埃莫赫内斯大叔又沉默了。

“请你回答，你为什么打你妻子？”

埃莫赫内斯大叔几乎脸红了。作为一个黄面皮的人，他的脸不能再红了。

“因为……我……噢，不知道……”

法官先生想鼓励他：“你不必紧张，埃莫赫内斯朋友，我对你讲过了，只是为了了解一下你动手打人的原因。请你帮助我，就像我想帮助你一样。我恳求你回答，你为什么打你妻子？”

埃莫赫内斯大叔觉得喉咙发干，干得像一张砂纸。

“因为……我可以喝水吗？”

“可以，大肚陶罐里有。”

埃莫赫内斯大叔捧起罐子喝了一升半水。法官先生差不多用亲切地语调问道：“埃莫赫内斯朋友，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你到底回答我的问题吗？”

“回答，先生。”

“好，那就告诉我吧，你为什么打你的妻子？”

埃莫赫内斯大叔鼓了鼓勇气。头几句话难以出口，然后就不费吹灰之力了。他的声调十分坦诚、十分谨慎，令人感到他追悔莫及。

“因为……噢……你明白，法官先生……当然……本人……这件事……因为我妻子和我，法官先生，我们是……唉……怎么对你说呢？……就是说，我们已经，你知道吗？”

结婚……于是我妻子对我叫道：‘哎呀，亲爱的，西普里亚诺！’你知道吗？本人叫埃莫赫内斯，为你效劳……当然……于是就发生了……”

法官的窗台上落了一只洁白的球胸鸽，雄鸽格格叫，火鸡咕咕叫，公鸡也跟着咕咕叫。轧面条的人有时用铁器打他的妻子。

堂娜·恩格拉西娅·玛特奥，即书记员堂·法比安的妻子，和她的所有家庭成员一样是个扁鼻子。她的鼻尖上长着一个带毛的痣。

“你甚至激起了他的性欲冲动，不是吗？”

“噢，那当然。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现在他告诉我了，我注意到了……”

恩格拉西娅的妹妹萨拉·玛特奥的鼻尖上生着两个带毛儿的痣。

“你甚至激起了他的性欲冲动，不是吗？”

“哼，不知道！两个也许就是很多了……”

“你可别相信，这是每个人的耐心问题，要能够忍受可怕的东西。”

“是的，这也不错。有贪婪无厌的人嘛……不过，结果往往不妙。请想想德西德里奥吧，远的不必说。由于不知节制，得了肺病，死了。”

“噢，这也是命运不佳的问题。”

堂娜·萨拉·玛特奥即比尔维埃斯特雷的寡妻，在市场上有一家药店。谈到她丈夫时，她总是说“我那个死鬼”。

“我那个死鬼（安息吧！）起初跟我妹妹玛鲁哈相爱，她

也安息吧。后来，玛鲁哈死了，他又对我表示了爱情。”

玛鲁哈·玛特奥小姐(安息吧!)的鼻尖上有3个长毛儿的痣。

死鬼德西德里奥(安息吧!)是个恬不知耻的家伙，是个嫖客。谈恋爱的时候，常对她说：“玛鲁哈，对你来说，多亏了你的鼻子尖上有3个长毛儿的痣，不然你就当妓女了。”

玛鲁哈·玛特奥小姐(安息吧!)有点迟顿滞呆。

“为什么，德西^①？”

“不，没什么……只是让人感到不舒服！就像我过世的父亲对我讲过的那样：所有的女人，只要不正经，就是妓女；而扁鼻子女人，即使显得正经，也是妓女。”

玛鲁哈小姐脸上现出十分恐惧的表情。

“啊，太可怕了！”

“是的，很可怕，是很可怕。不过，你很喜欢干活。”

玛鲁哈小姐有一种惹人喜欢的冲动，这使她的天然魅力更加突出。

“哎，我这是对你……”

比尔维斯特雷的寡妻萨拉·玛特奥是市场上的药店老板娘。药店位于市场上最好的地方。

“我那个死鬼很会选地方，你不相信吗？”

外号叫鼻疽病的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几年来一直想暗示。

“当然相信，萨里塔！我的朋友德西德里奥(安息吧!)总是很善于选择。”

① 德西德里奥的小称。——译者

萨拉低下了眼睛，她天生就喜欢卖弄风情。

“你为什么这么讲？”

阿斯特里奥先生退却了。

“不，不为什么……”

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没有向堂娜·萨拉·阿特奥——外号叫“宝贝儿”、市场上的药店老板娘和比尔维斯特雷的寡妻——求婚，因为他害怕闹新房的人们摇铃吹号的喧闹声。

“那是一种多么野蛮、多么不文明的风俗！”

阿斯特里奥先生思想很进步。

“这是一个真正的遗憾！美国人在研究原子科学，我们这里却在弹12弦琴，在摇铃、吹号叫闹！这是我国天大的耻辱！事后还自以为了不起！我们多么聪明啊！”

堂娜·萨拉·玛特奥没有生过孩子，只有一个胎儿。她把胎儿装在一个透明的细颈大肚瓶里，里头盛着半瓶子水。瓶子放在房子深处的隔板上，那个地方很显眼。

“你没见过我的胎儿吗？”堂娜·萨拉·玛特奥对外地的女人们说。“哎，女人，这是不能原谅的！来，来，我指给你看看！”

她谈起她的胎儿来，甚至觉得很自豪。

“这个胎儿很美丽，你说对吗？”

外地的女人不知该怎么回答她。

“噢，对……这个胎儿不错！他叫什么？”

“噢，你知道，名字，人们说的名字，他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命名。不过，他出世了，对了，是在2月9日，圣尼塞福罗节。倘若他不是胎儿是个婴儿的话，他就叫尼

塞福罗了。”

玛特奥的喉咙发抖了。

“今年该他第一次领圣餐……他没这个福气……”

阿斯特里奥先生一想起自己可能成为胎儿尼塞福罗的继父，就感到不快。

“不，我要是对萨里塔讲什么的话，那就是首先要求她把胎儿埋了。我可不负责照管别人的胎儿！那该多烦人啊！对这件事必须一丝不苟，一点儿也不能含糊！”

阿斯特里奥先生虽然勇敢，但也不敢向前走一步。

“唉，算了，反正机会已经错过了。”

路易西塔总算平安地生下了屠夫菲德尔使她有的孩子。她母亲菲洛梅娜没有照她的誓言把路易西塔和孩子杀死，反而对孩子爱得要命，说他是她的外孙。

“你看，他很漂亮，对吗？”

“当然，漂亮极了！”

“而且很伶俐！你相信他已经会认人了吗？”

“真了不起！会认人儿了？现在的婴儿比从前的强了，你说的是吗？现在的孩子生下来就知道……”

帕基托到“虱子”的家里来玩。

“你们管他叫什么名字呀？”

“不知道，亲爱的，因为他是半夜生的……可以把他的教名日定为9日，也可以定为10日……就看神甫的意思了……可以取名叫尼塞福罗，也可以叫阿曼西奥……”

帕基托提议为路易西塔的孩子取名叫阿曼西奥。

“菲洛梅娜夫人，你别给他取尼塞福罗这个名字，因为

卖药大婶的胎儿叫尼塞福罗。”

“哎呀，很对！”

根据大家的意见，“大勺”菲德尔给他的儿子或孙子取名叫阿曼西奥。全世界都知道，菲德尔不是什么聪明人。

“你看，他很漂亮，对吗？”

法比安提起那个胎儿时，总是说“我的表弟”。

“我有一个表弟，像只脱光了毛的兔子。我姨妈把他装在一只瓶子里，好像是怕被猫吃掉。”

“喂，你在说什么，小伙子，你在说什么呀？”

大清早，市场上英国榆树上的鸟儿啾啾叫起来：开始是一只叫，继而是三四只，最后是所有的鸟儿一起叫起来。法比安的表弟尼塞福罗胎儿呆在透明的瓶子里，听不见榆树上的鸟儿突然醒来的欢闹声：开始是一只，继而是三四只，最后是所有的鸟儿一起叽叽啾啾吵人地嬉闹……法比安的表弟像山上的石头一样耳聋，听不见鸟叫、钟鸣，也听不见叫卖人的铁皮喇叭声。

“去把那个叫卖人叫过来，我有事叫他办。”

“是，镇长先生。”

堂·里戈莱托吩咐把叫卖人叫了来。

“喂，替我宣布一个口头告示，凡是跑进市场的猪，一律交一杜罗罚款。”

“是，镇长先生。”

堂·里戈莱托纠正说，更确切地说，他是准确地说：“噢，应该交罚款的是猪的主人。”

“是，镇长先生。”

叫卖人名叫费利克斯·库维特，虽然镇上有他的亲戚，但他并不是镇上的人。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呜呜”。还有一个外号，由于太难听，不便在此写出。镇上的年轻人经常欺侮他，对他玩恶作剧，粗暴地辱骂他，把他惹哭。“呜呜”感情脆弱，看到别人的卑劣行径和无缘无故的愚蠢行为便心惊肉跳，仿佛卵石击打他的心房。有一次，在一个对他怀有恶意的卖肉人煽动下，镇上的年轻人在他的咖啡里放了些药喇叭。可怜的“呜呜”用他的铜号吹奏尼塞福罗胎儿在透明玻璃瓶里听不见的欢快而纯朴的呜呜声时，就在市场上拉裤子了，显然是憋不住了。帕基托和法比安在药店的屋檐下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帮助遮着脸的“呜呜”在据说是巴尔波德里达的水塘里蹲着洗了洗。那水塘就像他的肉身一样可怜。叫卖人费利克斯·库维特身材矮小，是坎迪利切拉区索里亚镇人，从没有过未婚妻。他从小就梦想当治安警察士官，还绞尽脑汁地作诗——这一点几乎无人知晓——赞颂神奇的圣萨图里奥。他——这一点，知道的人更少——曾经是个激进的共和派。

“怎么，‘呜呜’！还吹号吗？”

“是的，先生，一直吹，有什么办法呢！”

退役的治安警察、非凡的大号手多明戈·佩拉埃斯瞧不起叫卖人费利克斯·库维特，因为他吹的那把号像个小玩意儿。众所周知，同行是冤家。大号的首领和铜管乐器的卫士、退役治安警察佩拉埃斯从内心深处——并且怀着炽烈的情绪毫无道理地——蔑视古老、高雅、像羊羔叫那么优美的铜号声。由于喝那种薄荷甜冷饮，他都变呆了。

“加点冰吗？”

“不，不，冰块粘我的舌头，请根据天气办吧，谢谢。”

叫卖人费利克斯·库维特每天夜里在酒厂看门儿，挣一杯酒和两个比塞塔。由于生活费用昂贵，也许傻瓜——或者大号独奏演员，反正一样——才放弃每天挣8个雷亚尔和饭后喝一杯酒的机会。

“再说，也不干什么活儿。”

“是的，说实话，有活儿也不让我干。看门儿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只要不准任何人把酒拿走就是了……”

“那当然。”

书记员堂·法比安把积攒下的9个比塞塔藏在药店的屋瓦底下：右边第二排、烟囱往上数第五块瓦下面。帕基托是他藏钱的目击者，他是信得过的人。

“我带你来，”法比安严肃地对他说。“是为了让你知道我藏钱的地方。我告诉你，我要是死了，这钱你留下一比塞塔，其余的都给我母亲。”

帕基托心情激动地听着。

“好的，法比安。不过，你不会死的，一定不会。”

“唉……我也是可能像猫一样从房上摔下来的……”

“哎，我们都有可能摔下来！”

叫卖人费利克斯·库维特曾对书记员堂·法比安说：“你三番五次地上房，有一天会摔下来，像猫一样跌破肚皮的。”

“别担心，我会加倍小心的。”

“那好。我这样说是为了你好，美男子，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库维特负责维持星期日的舞会秩序。镇上的年轻人——胡利安·塔达霍斯、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帕斯卡西奥·洛佩斯、罗赫利奥·萨克里斯坦等——进舞会时撞了他一下，好像并非故意似的。

“喂，‘呜呜’先生，怪不得看不见你，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库维特之所以躲在这儿，是为了保住他每天的工钱。他长得矮小，从来也不喜欢与人争吵。

“噢，没什么，没什么，祝你们玩得愉快，小伙子们，你们还处在这样的年龄。”

一天晚上，叫卖人在酒厂院子里马棚的驮鞍上看见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和一个姑娘在一起。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这次没有吹牛，而是遮住姑娘的脸说：“没干什么。你要是让我们走，不看这姑娘的脸，我给你3个比塞塔。”

“拿来吧。”

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摘下他那只镶着半粗不细的宝石戒指。

“我身上没带3个比塞塔，你先收下这只戒指，它值3个杜罗……明天我给你钱……”

“好吧。”

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慢慢地离开了那里，姑娘离他至少两拃远。“呜呜”虽然偷偷地看，也没有认出那姑娘是谁。

“我看她是个结了婚的……她走路的姿势就像是结了

婚的……”

第二天早晨，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赎回了他的戒指。

“一句话也不对人说，行吗？”

“一句话也不说，西普里^①，我们是男子汉嘛！”

“把手给我！”

轧面条的埃莫赫内斯大叔拿不出能够说明他妻子行为不端的任何证据。法官先生虽然十分清楚明白，但还是要耐心听他说话。

“是这样的，法官先生，我和我妻子早就……怎么对你说明呢？……我们早就是夫妻。于是她走来对我说：‘哎，扁鼻子，西普里亚诺！’你知道吧？鄙人叫埃莫赫内斯，愿为你效劳……”

埃莫赫内斯大叔只得表现出悔恨的样子。法官先生年纪轻，心肠还很好，对埃莫赫内斯大叔很宽厚。

“你很幸运，埃莫赫内斯朋友，你妻子的创伤很快就好了。”

“是的，法官先生，感谢上帝，普里菲卡西翁的皮肉愈合力很强。”

在梅利亚^②，人们很喜欢大号。据说，这是伊斯兰教徒的特长。

“在梅利亚，我认识几个摩尔人，小姐，他们具有吹

① 西普里亚诺的小称。——译者

② 摩洛哥的自由港。——译者

大号的杰出才能。一般地说，他们具有吹奏一切管乐器的特殊才能。在我还当治安警察班长的时候——由于一种可恶的愿望，我把这个职务丢掉了——有一天我这样对佩皮塔小姐说。‘糟糕的是，作为摩尔人，他们思想迷信，小姐。’”

外号叫“鼻疽病”的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面带最谨慎最宽厚的轻蔑表情看了看大号手佩拉埃斯。

“摩尔人是一些淫荡的家伙，佩拉埃斯。”

“噢，反正一样……我不相信佩皮塔小姐知道摩尔人是什么样的。我倘若跟你一样是兽医的话！”

“鼻疽病”恼羞成怒。

“你听着，臭大号手，你该明白，我不允许任何人介入我的私生活。知道吗？你刚才说的那种话，是嘲笑我吗？”

从佩拉埃斯的表情看，他显然害怕了。

“不，先生……倘若我伤害了你，请你原谅……”

“哼，算了！这是另一回事！……没什么，佩拉埃斯，这不算什么事！你接着讲吧……”

“不，没什么了……我没有什么可讲了……”

大号手付了他的不加冰的薄荷甜饮钱，夹着尾巴走了。他心里害怕的时候，脸上会现出不安的神情。

“阿斯特里奥，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

“鼻疽病”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胡子也直颤抖：这是不妙的征兆。

“你给我住口！你这个粗人！懦夫！不问你，你就别插嘴！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我不许任何人干预我的私生活！明白吗？真是活见鬼！”

阿斯特里奥先生经常骂他的妹夫西蒙·巴卡沃·费尔

南德斯即电报机监视员是粗人、懦夫和其他难听的话。阿斯特里奥先生一点也不在乎面前有别人在场；看来他妹夫也是这样。

“你给我闭嘴！没有人要求你发表意见！明白吗？”

费尔南德斯大概想起了摔钢琴的事件，便沉默了。他决定让步。在内战前，他是人民行动阵线的成员。

“不，你不要相信。我内兄是高尚的，心肠是仁慈的，我可以向你担保。不足的是他有一种错误的感情冲动。”

“你的话很对！”

费尔南德斯的体内很可能是缺什么东西；也许是维生素，谁知道呢？他的父母也不很结实和肥胖。他父亲堂·西蒙·德·巴卡沃·依·加西亚—洛佩斯被一辆自行车撞死。他母亲堂娜·赫特鲁迪斯·费尔南德斯·依·克鲁比斯有一半意大利人血统，活得稍长些，最后患癌症死去。她一辈子屡次流产，电报机监视员是她经过不寻常的努力、无数次的尝试、竭力地注意姿势和长久地静卧而成功生下来的唯一的儿子。

“唉，亲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赫特鲁迪斯经常对她那些亲密的女友说。“你要是知道怀着那种结果总是化为泡影的希望是何等痛苦就好了！”

“是啊，的确……”

西蒙在一个接近望月的晚上对他妻子玛蒂尔德说：“我是个独生子，但是我母亲，你不会相信，她流过5次产，你想象得到吗？5次流产！”

玛蒂尔德和西蒙手拉着手，脸贴着脸。西蒙眯缝着眼睛，悄悄地对她说。

“我的玛蒂尔德……”

“说吧，西蒙，我听你说。”

西蒙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他的话也许像柔弱的小鸟儿一样从喉咙里冒出来时直颤抖。

“亲爱的玛蒂尔德，倘若我是我母亲流的一次产，此时此刻你就是未婚女人了。不是吗？一想到你属于别的男人我就受不了！”

玛蒂尔德叹了一口气，也许她像一只柔弱的小鸟儿。

“我的西蒙提出的问题多傻啊！当然我会是未婚的女人，西蒙！未婚，而且没订婚！”

玛蒂尔德把嘴凑到西蒙的嘴上。谁看见他们这样亲热都会立刻联想到他们就像两只孱弱的小鸟儿在相爱。

“我永远不会属于任何另一个男人，西蒙！与其属于别的男人，我宁愿死去！”

玛蒂尔德的声音噎住了，那副样子很像油炸的小鸟儿卡在酒鬼的喉咙里。

“我宁愿死去，西蒙！你能够活下来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我的宝贝儿！相反的想法是可怕的！”

玛蒂尔德晕倒了，西蒙吓坏了。

“玛蒂尔德，我的玛蒂尔德，你醒醒，唉，你快苏醒过来啊！”

当玛蒂尔德醒过来时，西蒙幸福地微微一笑。

“吓死我了，我的玛蒂尔德！吓死我了，我的生命，我的宝贝……我的整个心脏！”

月亮守夜守累了，躲到第一团柔和的云彩后面去了。

“月亮呢，西蒙？”

“不知道，玛蒂尔德，可能走了……”

“山区的里拉”乐队——弹拨乐队——的年轻人在演出的那一天没有取得轰动的成功。尽管药店老板普拉塞克德斯·明戈拉尼亚·戈麦斯不遗余力，甚至连问候的方式都教给了他们，年轻人还是一再失误，连偶尔赢得一声喝彩都没有。

“我觉得有的人弹拨的节奏比大家快了些。”

“是的，有点不正常。我也认为每个人弹拨的节奏快慢不一。”

“你们说得对！这些醉鬼各行其事！脸皮都太厚了！”

镇长堂·里戈莱托·阿尔瓦雷斯·科内霍先生一发现众人议论纷纷就对下级官吏打了个手势：“莱斯梅斯！”

“听你吩咐，镇长先生！”

莱斯梅斯戴着一顶装饰着金飘带的圆顶帽，后背稍驼，像一头阉过的、营养不良的骆驼。

“去告诉那些弹吉它的，他们要是不好好地弹，我就打折他们的腰。”

“是，镇长先生。还有别的吩咐吗？”

在镇上，莱斯梅斯由于驼背，人们管他叫“煤气发生器”。老人们可能为了省事，干脆叫他“罗锅”。这个绰号又好懂又直截了当。

“不，没有了。去告诉他们，我会打折他们的腰。他们该知道。去，执行命令吧！”

“是，镇长先生！”

大号手佩拉埃斯兴高采烈。

“这样的话，他们以后才会明白演奏和谐的乐曲是容易的！是，是，是容易的！”

佩拉埃斯心胸狭窄。

“倘若格雷罗师傅抬起头来的话！总之……人们相信会这样！”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不幸的表兄弟，这是内战前的情况。现在却有三四个。外号叫“煤气发生器”的下级官吏莱斯梅斯·加西亚·罗西亚纳便是堂娜·佩皮塔和堂·卡努托的不幸表弟。他从小就很不幸。他父亲有过一个面粉女工，她出身卑微，但是能养活他和她的孩子，甚至感到很宽慰。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莱斯梅斯的父亲有一天早晨看见周围一片黑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最后在阁楼的梁上吊死了。

“他这副样子太古怪了！”堂娜·佩皮塔和堂·卡努托的母亲、死者的大姨子堂娜·弗洛拉说，她坚持在法官到来之前把尸体放下来。“就像犹大伊斯卡里奥特^①！”

“你闭嘴，夫人！对别人的不幸要更尊重！”

莱斯梅斯的母亲守寡后，依靠姐姐、堂娜·佩皮塔和堂·卡努托——那时当然还都是孩子，一个简单地叫佩皮塔，一个叫小卡努托——的妈妈堂娜·弗洛拉的帮助勉强生活了一个时期。弗洛拉脾气暴躁，人们说她活活地把她丈夫、行政长官堂·阿夫顿·梅托拉·多明格斯气死了。弗洛拉说话总是影射她妹妹、“罗锅”莱斯梅斯的母亲堂娜·娄德斯。

^① 出卖耶稣的使徒，上吊身亡。——译者

“唉，亲爱的，这一切怎么受得了啊！我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这样活下去！你想过你以后的打算吗？我倒是很愿意让你和孩子住在这儿，这一点你很清楚，可是得看看能不能够啊！”

娄德斯宁肯挨饿。于是把“罗锅”夹在胳膊下走了。

“我姐姐弗洛拉人很好，也很慈善，只是脾气有点怪，一开始会让人不知所措。”

“你说得对！你比我们更了解她！”

“是的，我了解她，非常了解她。我刚才对你说了，我姐姐弗洛拉人很好，很乐意为人效劳，一向愿意帮助任何人。只是有点脾气！”

娄德斯跟她姐姐在一块，就像西蒙·巴卡沃·费尔南德斯跟他内兄“鼻疽病”在一起一样。

“这是她的性格。你如果让她改掉她的怪脾气，她就会像圣女一样，跟圣女没有区别了……”

弗洛拉在丈夫受够了她的气去墓地种植锦葵后，和地主兼自由思想家堂·尼古拉斯·帕迪约·阿莫雷斯姘居了。此人在年轻时出版过一本反对军国主义的书，标题为《特殊的将军们》，加括号的副标题是《关于在失败的菲律宾战役中一位军需官的观念的考察》。她的姑妈堂娜·比图德斯·雷克霍·德·马蒙德——一位法国先生的姓上如果没有这个“德”字，也许会是个聪明人——想让弗洛拉规矩点。

“弗洛拉，我得很严肃地跟你谈谈！”

“你说好了。”

比图德斯把长柄眼镜摘了下来。她的眼镜不是金边儿，而是银边儿。不过，就像金的那么洁净、细致、光亮。

“你们看，”一些男人说。“比图德法斯戴的眼镜总是那么光洁。”

“是的，她的眼镜和她身上的一切。比图德斯是一位伟大的贵妇人，一位洁净而美丽的女人。”

“当然，当然。可以说，比图德斯^①是一个和她的名字相称的女人。”

比图德斯把眼镜又戴在了她那一双疲劳却有经验的眼睛上。

“弗洛拉。”

“什么事？”

“唉，孩子，你这么变化无常！你认为这是你这样的女人应有的态度吗？”

弗洛拉——丈夫死时她还很年轻——不太喜欢听人劝告。

“有话你就快说吧，比图德斯姑妈。”

“唉，孩子，这是什么话！你认为这是你这样的女人说话的方式吗？”

佩皮塔和小卡努托的妈妈不愿听她罗嗦。

“哎，你快说吧，比图德斯姑妈，我得回家给帕迪约拿拖鞋。”

比图德斯脸上现出了异样的表情，接着晕倒在沙发上。她很不习惯那种放肆无礼的讲话方式。佩皮塔和小卡努托的妈妈趁着她姑妈晕过去的机会径直回家为帕迪约拿拖鞋去了。

^①比图德斯的意思是美德，贞洁。——译者

“弗洛里塔^①，拿拖鞋来。”

弗洛拉吻了一下堂·尼古拉斯·帕迪约·阿莫雷斯的秃脑瓜。

“我走了，亲爱的！”

帕迪约责备她：“弗洛里塔，你讲话要谨慎。我对你说过了，那不是你这样的女人讲话的方式。”

尼古拉斯继续看报。弗洛拉的女友们见了她经常这样说：“弗洛里塔，你犯了天大的罪孽。你是自由的，可以自己做主张，那你为什么不改变自己的处境呢？要是我们的话……可惜我们已结婚！”

弗洛拉总是这样回答：“是的，当然，我不能再当寡妇！我正在考虑这件事！”

尼古拉斯对待他的姘妇很好，很尊重她，并且关心她的利益和孩子。

“喂，弗洛里塔，我觉得小卡努托傻乎乎的，不然就是缺点什么。你知道，我不愿意提起你死去的丈夫。不过，我总觉得小卡努托长得像他父亲。”

“是的，非常可能……我的阿夫顿是个好……”

帕迪约使劲在桌子上砸了一拳，差一点把桌子劈成两半儿。他大声吼叫起来，就像一只老虎被箱子盖儿压住了睾丸。

“你不要管他叫‘我的阿夫顿’，妈的，我告诉过你了！你干吗还要让我重复！我的阿夫顿……我的阿夫顿……太愚蠢了！你为什么不跟着你的阿夫顿去阴间？”

^①弗洛拉的小称。——译者

弗洛拉现出一副温顺、后悔的样子。她很清楚怎样讨情夫的喜悦。

“你别生气，帕迪约，你知道我是完全属于你的。你要拖鞋吗？”

“噢，拿来吧……你别惹我发火儿……”

尼古拉斯吻了弗洛拉的手。实际上，他像诗人一样对女人是殷勤的。

“喂，没有见识的小鸽子，继续谈吧。”

“我不知道谈到哪儿了……都怪你这么爱发火儿！”

弗洛拉回想了一下。

“哦，对……我知道谈到哪儿了，刚才说小卡努托像他父亲！”

书记员堂·法比安——有人已经知道——把人骨头藏在河边的洞里，把金黄的比塞塔藏在药店的屋瓦下。他还有第三个藏东西的地方：他把艺名叫切利托的孔苏埃洛·波特利娅·奥德特女士裸着一条腿肚子的明信片放在一只盛药的匣子里，埋在了屠宰厂的围墙下。

“好一个俏娘们！不是吗？等我长大了，一定去马德里，请她到镇上来。了不起的艺术家！”

当法比安梦想长大后把切利托带到邻居们面前来时，她已经在消费阶层生活了30多年。

“了不起的艺术家！剧场每天会坐满了人！有人告诉我，连部长们都去看她。”

小卡努托长大成人后，堂·尼古拉斯说，他应该读

书当老师。

“喂，弗洛里塔。”

“要拖鞋吗？”

“不；我想告诉你，我们要叫这孩子当老师。当老师前途无量，你会看到有朝一日政府会决定教人们学文化的！”

堂娜·弗洛拉微微一笑，就像一位女合唱队员对一位毕尔巴鄂的少爷卖弄风情。她明白，只要讨取他的欢心，他那种暴躁脾气就会渐渐消失。

“我听你的，帕迪约，我完全属于你，你愿意怎么办我都同意！”

尼古拉斯说：“好吧。我早就知道，小卡努托一定能当老师。”

“当老师，”小卡努托对师范学校的同学们说，“有广阔的前程。你们会看到，有一天政府会决定教群众识字的！”

“卡努托说的对。”一位眼睛近视的女同学同意说，眼前和身后的东西对她来说都一样。“那一天不远了，对文化来说将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将成为一个里程碑，值得在祖国的文化年鉴上用铜字刻下来教育后人！”

“好极了！”

外号叫“煤气发生器”的罗锅莱斯梅斯跟他那个守寡的母亲一样，很守本分，为人正派，不求人和找靠山。但他的地位依然如故，还是个下级官吏，而这也是经过别人的无数次举荐才得到的。有什么办法，圆顶帽万岁！还有——当然有——处境比我更坏的人呢！

电报机监视员的妻子玛蒂尔德·佩拉约·莫萨维斯，也就是巴卡沃夫人，对他哥哥、职业兽医、骨牌赌徒阿斯特里奥说：“那你一辈子不想结婚吗？”

阿斯特里奥先生望着妹妹，脸上带着难以理解的表情。一位玫瑰色的天使和撒旦的疯疯癫癫的山羊在单腿的大理石小圆桌上扳腕子，看谁的力气更大。阿斯特里奥的面孔很像被处绞刑的人们，尤其在他们被浇了一夜雨、样子像幽灵或大西洋鳕的时候。喝油的猫头鹰像连祷似地叫起来。面粉商、堂娜·娄德斯的丈夫、莱斯梅斯“罗锅”的父亲伊尔德丰索一天早晨看见眼前一片黑而在阁楼的梁上吊死时的表情也不如阿斯特里奥先生听到妹妹问他结婚还是不结婚时的表情更可怕，或更快活。世界常常有吓人的声音，而且莫名其妙地重复着。

“喂，玛蒂尔德，我想对你说的话，也许你不理解……”
砰！

“其实，我什么也不想对你说……”

阿斯特里奥先生搔了一下面颊。

“你要明白，一般我不允许任何人干预我的私生活……”
当啷！

“多年来我不断地讲这个问题……”

阿斯特里奥先生提了提裤子。

“不过，你，怎么对你说呢？你是个例外……”

咚隆，咚隆！

“凡事都有例外……”

阿斯特里奥先生把一个手指放在鼻子上。

“你是我妹妹，玛蒂尔德，虽然起初，噢，你有点轻佻，

对，差不多像妓女……”

“阿斯特里奥！”

“别打断我……现在你好像开始明白道理了。仔细一想，我早就该告诉你，玛蒂尔德！”

阿斯特里奥讲话慢吞吞的，声音几乎是激动的，语调由于他的职业和性格而显得胆怯。一只蟋蟀在菜园里的蕃茄秧中间叽叽叫。阿斯特里奥先生仿佛在用两种声音讲话。他的话不容易解释清楚，但是不难听懂。

“我结婚的时间已经过了，玛蒂尔德……”

叮当！叮当！

“有时我的想法完全相反；有时我想，结婚的年龄永远不会过……”

阿斯特里奥先生从一只耳中掏出些许耳垢。

“我还年轻，并不老……”

乒，乒，噗！

“我也不是病夫，玛蒂尔德……”

阿斯特里奥先生的肚子辘辘直叫。

“我干吗要结婚呢？”

嘀玲，嘀玲！

“嘻……！”

阿斯特里奥先生用一根小棍清指甲。

“已经没有人喜欢我，玛蒂尔德……”

噉，噉！

阿斯特里奥先生觉得脑海里像湖水流过一样。

“不知道，也许情况相反……”

玛蒂尔德觉得后颈发烫。

“算了，阿斯特里奥，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人理解你的做法。”

阿斯特里奥先生微微一笑。他的笑容像患前列腺炎的人那么古怪。

“随你的便……我并不想再说下去，玛蒂尔德。”

玛蒂尔德咽了口唾沫。

“只要你愿意。原谅我吧，我不该管你的事。”

“不，没什么……”

阿斯特里奥先生跟玛蒂尔德谈话后仅仅过了一个月就隆重地和接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的女儿阿弗里基塔结了婚。

“那你怎么办呢，阿斯特里奥？”

“结婚，不明白吗？我改变了主意。”

“可是，你知道，她是接生婆的女儿，她们的名声可不好！”

阿斯特里奥先生还是那句老话，只是这一次他的表情像小天使。

“我不允许任何人干预我的私生活。对不起，玛蒂尔德，这好像是一种怪脾气……”

阿弗里基塔留着麦黄色头发，特别爱干净。她为检查员先生照看孩子。检查员的妻子堂娜·孔查觉得应该向阿斯特里奥介绍情况。

“她很好，佩拉约朋友，她是一件真正的宝贝。她实在可敬，看孩子细心，会做饭，衣服熨得好……”

阿斯特里奥先生打断了她的话。

“谢谢，孔查，别说了，我不是要她当女佣人……”

轰隆!

“我要跟她结婚，你知道吗……?”

咚咚!

自从跟玛蒂尔德谈话后，阿斯特里奥先生的脸上就出现了慈善和和蔼的表情，就像满月光下被处绞刑的人的面孔。面粉商、“罗锅”的父亲在阁楼上吊死时也不像阿斯特里奥先生这些日子这么快活，也不那么吓人。

“为了结婚，不必知道得那么具体，孔查……”

轰隆，隆隆!

“为了结婚，连想也不必想那些事……”

喀嚓!

“根本不必想……”

孔查束着鲸须束腹。

“好，好，我那样说是看看你是否对她感兴趣!”

“不，谢谢，我告诉你了，我不是要她当女佣人……”

在市政厅的钟楼上落下一只灰色的野鸽。母鸡格格叫，秃鼻乌鸦像乌鸦一样嘎嘎叫，野鸽咕咕叫，兽医们有时也像山羊一样咩咩叫。这地方跟在骑士团里不同，什么都有它的道理。

“那石鸡呢?”

“石鸡的叫声像窃窃私语。”

“好极了。那么，兽医和接生婆的女儿呢?”

“住口，你这个家伙，别说了! 你貌似一个完人!”

在“别说了”的吼声下……最好是沉默……兽医阿斯特里奥像背着一小包极轻的衣服一样，到处有人在背后议论他。

“我说，你看见了吗？”

“真可怕！还是闭嘴的好！”

脑袋就像一个共鸣箱——冬冬冬——不合时宜地响着心房的跳动声——冬冬冬。

“心房？”

“啊，亲爱的！心房——冬冬冬冬——的跳动声就像石头敲打木箱子——冬冬冬冬。”

一片黑云像巨蛇一样遮住了日历的白纸页——冬冬冬冬。

“通过记忆的过滤器吗？”

“那当然罗！最后的一息总是通过记忆的过滤器发出来的。”

“那我们干什么呢？”

“干什么？打牌，我的宝贝！”

随着岁月的流逝，外号叫“呜呜”的叫卖人费利克斯·库维特和外号叫“煤气发生器”的下级官吏莱斯梅斯成了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的好朋友。错过了的时机就是泼出去的水。如果连时机也没有，那就连错过也谈不上。

“风磨转得多欢啊，阿布塔达！”

“是啊，当然……”

西普里亚诺不是个肆无忌惮的男人。

“让风磨转动是容易的。风儿不是可以像上帝安排的那样刮吗？那么风车就可以转，磨也跟着转，麦子就能磨成粉，磨房主就有饭吃，所有的人都满足了。”

“当然。”

“就是这么回事。风儿要是不刮，就是因为它不想刮，对吗？”

“呜呜”和“煤气发生器”成了西普里亚诺和因外号“大鸪”而闻名的罗赫利奥·萨克里斯坦的好朋友。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谁来得晚谁就倒霉。

“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问题。风车停了，磨也停了，麦子被老鼠吃了，磨房主比卡拉库卡^①挨的饿还厉害，人们怒气冲冲，杀人犯罪。”

“当然。”

堂·卡努托在小的时候有一天对他母亲、梅托拉的寡妻堂娜·弗洛拉说：“我在父亲的坟地上种了蕃茄，因为可怜的父亲非常喜欢凉拌菜！”

弗洛拉不得不克制着眼睛里的泪水。

“你做的事情真感动人，我的儿子，这事太令人感动了！你的行为说明你的感情非常高尚，我的儿子。不过，无论你多么愿意，也不要让帕迪约叔叔知道。”

“放心吧，妈妈。你只管放心，我决不会对帕迪约叔叔讲。”

卡努托和佩皮塔在小时候管母亲的情人堂·尼古拉斯·帕迪约·阿莫雷斯叫叔叔。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习惯。

“我也给父亲种点葱好吗，妈妈？”

“不，儿子，葱不要给他种了。种蕃茄就够了。哎，儿子，你的心肠多好啊！”

^① 民间传说中的贫困不幸的人物。——译者

比尔维斯特雷的寡妻、胎儿尼塞福罗的妈妈、市场上的药店女主人、书记员堂·法比安的妻子堂娜·恩格拉西娅的妹妹、外号叫“宝贝儿”的堂娜·萨拉·马特奥觉得自己衰老了。

“我老了，真的老了……”

德西德里奥·比尔维斯特雷——一个不知羞耻的色鬼，由于过分放纵患肺病死去——的寡妻堂娜·萨拉·马特奥的鼻尖上长着两个毛痣。

“我浑身痛……唉，唉！”

“我说，你到底怎么啦，卖药的大婶？你的身体一直很壮实呀！”

外号叫“鼻疽病”的兽医（可怜的“鼻疽病”！）不久前的一天，他差一点向她吐露衷情。但是最后，不知为什么，他退却了。他总是有点怪。

“呵，好，你说吧，你给他难看的脸色看了吗？”萨拉的女友问她。

“去你的吧！我怎么会给那么一个大好人难看的脸色看呢！”

“这倒也是……”

萨拉觉得憋得慌……

“我觉得憋得慌，确实觉得憋得慌，我的女友……你在这儿陪伴我，我太感谢了！”

萨拉鼻子上的痣毛变白了。

“我真的感到痛苦极了，我的女友……唉，唉！”

在市场上的药店里……

“你这个地方选得真好，你说对吗？”

“当然，萨里塔，当然对罗！我的朋友德西德里奥，安息吧！他总是非常善于挑选。”

有的女人喜欢用眼神儿诱惑男人，有的女人喝一杯水就想全身丰满，美丽诱人。萨拉天生就是个卖弄风情的女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外号叫“鼻疽病”的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可怜的“鼻疽病”！他后退了。

“不，没什么……”

也许为了不让猫叼走，萨拉把胎儿尼塞福罗装在一个细颈大肚瓶中，里头装了半瓶水，瓶子放在市场的药店深处的隔板上。胎儿已经不那么可怕。作为一个胎儿，虽然已经过了很久，他还是挺漂亮。

“这也是命不好，亲爱的！”

“是啊……”

那个放荡鬼和缺乏理智的家伙的寡妻、长毛痣的女人、胎儿的生产者、欲火旺盛的药店女主人、市政会议秘书的小姨子、外号叫“宝贝儿”的堂娜·萨拉·马特奥觉得疲惫不堪。

“我累极了，真的累极了，我的好朋友……非常感谢你陪伴我的慈悲心肠！”

萨拉从每颗痣上揪下一根毛。

“我干吗要喜欢他们呢？”

“不，亲爱的，你不要失望……你应该忍耐，萨里塔朋友，还有顺从，对，非常顺从……”

萨拉觉得太累了。

“我真的痛苦极了……唉，唉！”

外号叫“煤气发生器”的下级官吏莱斯梅斯的父亲在阁楼上吊死时，双臂和双腿无力地垂着，像无风吹动、松松垮垮、毫无生气的风车翼。

“真可怕！”死者的大姨子、堂娜·佩皮塔和堂·卡努托的妈妈堂娜·弗洛拉说，她不愿意等法官先生赶到，坚持要把尸体放下来。“他这副样子多难看啊！就像被称为叛徒的犹大·伊斯卡里奥特！”

经过几天合情合理的忧伤之后，外号叫“宝贝儿”的堂娜·萨拉·马特奥终于有力气解释她的不幸了。

“你知道吗？我不得不把我的胎儿扔进垃圾桶。我的小可怜儿！事实上，他已经让人感到恶心了，已经开始腐烂了……因为天气太热了！”

有个当电工的侄子的堂娜·约兰达·奥尔蒂斯·德·佩蒂利娅发表看法说：“的确，今年天气热得可怕，不记得有这么热过。”

约兰达的侄子不但是电工，也是个对女人们粗鲁无礼的家伙：“瞧你这头卷毛！”

有一个当实习医生的侄子的堂娜·洛拉·卡夫雷哈斯·德·洛佩斯—拉瓦诺表示她的见解说：“当然，当然……一丝风也没有……连风车都不转了……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天气……”

洛拉的侄子不但是实习医生，还经常中赛马彩：“瞧这匹小母马！”

有一个侄子在迈阿密的堂娜·佩特拉·费尔南德斯·德·奥塞哈是有名的诙谐风趣的女人。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反正我觉得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么热的天气……”

佩特拉在迈阿密的侄子是个鸡奸者。

“瞧你这缕额发！”

老处女堂娜·佩皮塔——有一个当下级官吏的老弟——只能叹气：“唉！”

佩皮塔的表弟不仅是下级官吏，也是个“罗锅”。在镇上，人们管他叫“煤气发生器”。

“唉！”

上帝没有赐给佩皮塔儿子，魔鬼倒给了她几个侄子。有3个侄子先后死去。使她哥哥雷蒙和他妻子——记忆力、理解力和意志力——阿布恩迪娅·弗洛雷斯·马里蒙心寒的那3个孩子虽然孱弱，死时已不是胎儿了。

“唉！”

堂娜·萨拉·马特奥又提起了她的胎儿。她就是这样，她的女友谁也不会像她。她是胎儿尼塞福罗的母亲，她不得不痛苦地把胎儿扔掉。

“我告诉你们吧，就是由于天气炎热，我的尼塞福罗爆裂了。”

“是的，这非常可能……因为天热，当然，当然会这样！”

“宝贝儿”的那些胸脯高大、屁股肥大的女朋友依然有节奏地扇扇子，仿佛她们的体内匀速欢快地响着进行曲的踢踏声：“一二……一二……”

“当然，当然……天太热了！”

外号叫“大鸨”的罗赫利奥·萨克里斯坦的头发像无花果一样暗淡、土黄。

“这也是一种不幸!”

罗赫利奥在酒厂工作——可以这么说。

“当然，还算幸运!”

罗赫利奥患气管炎，从早到晚不停地吐痰，每个角落都吐。

“真可怜!”

他在弹拨乐队“山区的里拉”里弹12弦琴。

“这样好过一点!”

体内的组织患有他这种病的人或动物，西班牙文叫做癆病。

“你就这么老老实实忍受着?”

“有什么办法呢!”

“愁蛋”和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是叫卖人和下级官吏的好朋友。

“我觉得这两个小伙子信不过。他们想策划什么?”

“哎，没什么! 我相信他们交朋友是心里乐意，没有什么坏心眼儿。”

“得了，得了……等着瞧吧!”

“果皮”帕基托的特点更像麻雀而不像狼崽。他是书记员堂·法比安的心腹朋友，像猫一样从药房的屋顶上跌下来，摔死了。叫卖人费利克斯·库维特预言过这一点。

“这话我都说腻了：‘你会摔死的，你会摔死的……’有一天他果然摔死了!”

“不，先生，这句话你不是对帕基托说的，是对我说的!”

堂·法比安说。

“得了，反正一样！”

“不，先生，不一样，你什么话也没有对帕基托说过。”

法比安啜泣着说：“这句话你是对我说的嘛……”

“果皮”帕基托跌在了像饥饿的黑夜那么冷酷而沉默的硬石板上。

“不，这种事迟早要发生的！倘若这些小伙子不知道什么叫安静的话！”

堂娜·萨拉·马特奥看见帕基托从空中跌在地上摔死了。从最近的事到最远的事，她都同胎儿尼塞福罗联系在一起。那个胎儿像在炎热的下午摔裂的牛奶罐子一样爆裂了。

“看见那个孩子像受伤的麻雀一样摔下来，真吓人！我要是怀着孕，非流产不可！最初我还以为是我侄子法比安宁呢……真吓人！”

有时，公路上那些孤独的、流浪的、汪汪叫的、痛苦的狗——黑嘴、硬毛的狗、蹭伤的狗、独眼的狗、被石头啪一声打中的疯狗——在扛鱼的卡车司机的哈哈笑声中从它们身上轧过时，会像帕基托摔在地下一样发出啪嚓的声音。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没什么，这些年轻人简直是魔鬼！”

有时，遭殃的是忧伤的、被遗忘的、温柔的和胆怯的狗——皮毛上带着疥疮痂的狗。

“打这只懒皮狗！”

这是对没有名字的狗

“滚！”

这是对没有主人的狗。

“打这只野狗！”

这是对尾巴短的狗。

“要是把它的尾巴剁下来，该多好玩啊！”

这是对落落寡欢的狗，它们从来不在人的手里吃东西。

“给它一棍子，看它怎么叫唤！”

这是对刚生过狗的骨瘦如柴的母狗，它们那成串的奶头没有奶水，干枯了。

“应该禁止男孩子们在屋顶上跑，你说对吗？”

“对，这将是一项很及时的措施。”

灵魂的敌人有3个：世界、魔鬼和肉体。但是最可能的事情是，这并不涉及混乱的世界怎么运转，也不涉及那些简直是魔鬼、在屋顶上乱跑、当然直到摔下来为止的男孩子，也不涉及柔嫩、不安、像一只被死神从任何一个角落里钻出来追上、被尘土和夏天一起折磨的狗咔嚓爆裂的肉体。

“‘果皮’比你大吗，法比安？”

“不，先生，他比我小14个月。”

算命书上写道，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那个臭马屁精，最后将一命归阴，没有对像鲑鱼一样带杂色斑点的小暴君、征税人和省内第三个镇的镇长堂·里戈莱托·阿尔瓦雷斯·科内霍说他的脸像一张波利尼西亚地图。

“不，不，无纪律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遵守纪律和秩序是社会的两个柱石……堂·普拉塞克斯早就讲过了。他

是一个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的人。”

“果皮”帕基托，安息吧，他的特点更像蹦蹦跳跳的麻雀，而不像狼崽。他是皮拉尔——在市场上劳累致死的接生婆、阿纳斯塔西娅·西列罗斯的女儿——的儿子，据猜测他也是另一个男人的儿子，但是不能肯定那男人是谁。

“我猜想，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大号手多明戈·佩拉埃斯。”

“哎呀，这种事谁也不知道。皮拉尔也是猜测的……这事没办法证明。”

“对，我知道这事没法证明。但是我可以担保这是事实。肯定没有错！”

参加“果皮”帕基托的葬礼的——离尸体解剖房15步远——有4个人：阿弗里基塔和外号叫“鼻疽病”的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挽着手臂，肤色白皙、性情胆怯的妓女布拉莎和书记员堂·法比安拉着手。那只什么场合都要去的桂皮色的狗，真奇怪！没有参加“果皮”帕基托的葬礼。

“你们在葬礼上看见那只狗了吗？”

“噢，没有，我们没看见。”

大号手佩拉埃斯笑了笑，露出了他的牙缺口。

“你的牙怎么没了，佩拉埃斯？”

“你还不知道嘛，小姐，我是大号手。”

“真糟糕！”

佩拉埃斯以知道事情秘密的幸运者，傻乎乎地笑着。

“那只桂皮色的狗吗？我知道，今天早晨我看见它在墓地的围墙里叫。‘大勺’菲德尔用月牙刀砍伤了它。那个家伙使刀子真狠！”

音乐方面有专长的达米安先生跟所有的天才——信念、

希望和慈悲——一样，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或时期。他的两个大孩子即里戈莱托和托斯卡，属于所谓的意大利时期：帕格利亚齐、托斯卡、卢西亚，德·拉梅莫、博埃米、里戈莱托·阿依达等等。啊，时光，时光！小阿尔贝托是堂·里戈莱托的儿子。他姑妈托斯卡——也许是传说——在波尔南多·波当接生婆。

“托斯卡有孩子吗？”

“有，她有5个黑白混血儿，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特别可爱：特伦西奥、蒂莫特奥、塔西洛、托夸托和特雷西塔。

“真是可爱！喂，他们的父亲是谁呢？”

“哦，这可说不清！托斯卡一向是个非常谨慎的女人。”

小阿尔贝托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用石头攻击参加葬礼的人们。据说，他们甚至怀着尊敬的心情从远处观看“果皮”的葬礼。“果皮”帕基托的葬礼像他本人的生活一样可怜，也像他的生活一样简单：一个普通的十字架，从尸体解剖房到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永远赠给死者的土地只有15步远。

“你是说兽医阿斯特里奥给‘果皮’买了一块永久性的坟地吗？”

“噢，对，据说是这样。”

“啊呀，现在我觉得许多事情开始清楚了！”

胎儿尼塞福罗爆裂后，堂娜·萨拉·马特奥只好把他扔进垃圾桶。这是一个勇敢的、迫不得已的决定：胎儿已经不能保存了。

“你把尼塞福罗少爷扔在哪儿了，鲁佩塔？”

“什么？”

药店的女主人堂娜·萨拉的女佣人鲁佩塔·乌萨格雷耳朵有点聋。少女时代有一只谷象虫钻进她的一只耳中。后来动手术时，她的另一只耳朵也被医生弄聋了。

“你的两个耳朵都听不见吗？”

“什么？”

“我说，你的两个耳朵都聋了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听清了吗？两只耳朵是同时聋的吗？”

“噢，不，先生。最初，谷象虫把我的左耳弄聋了……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好的。后来，堂·莱奥纳多又把我的左耳弄聋了。”

“什么左耳？是右耳！”

“什么？”

“没什么。”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噢！”

堂娜·萨拉跟鲁佩塔·乌莎格雷谈话比较有耐心。

“我问你，听见吗？你把尼塞福罗少爷扔在哪儿了？”

“哦，很远的地方。”

“哪里？”

“什么？”

“扔在了哪里？”

“哦，扔在墓地围墙里了。”

“你提防不要被狗找到吗？”

“什么？”

“你是不是提防不要被狗吃了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小心，听见吗？尼塞福罗少爷不会被狗吃掉了吗？”

“哦，是的，小姐！”

外号叫“宝贝儿”的堂娜·萨拉·马特奥跟鲁佩塔·乌莎格雷谈话后往往累得不行。

“她倒是很好，信得过，你知道吗？只是她有点聋，挺可怜的。”

“是啊，是啊。”

“当然，既然她很顺从，还是留她在家里干吧。你说呢？”

“很对，亲爱的，当然对。信得过是什么也换不来的。免得什么事都担心！”

那只桂皮色的狗在墓地里的围墙里寻找着，鲁佩塔·乌莎格雷还没有消失在房子间的胡同里，它就把胎儿尼塞福罗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然后它带着满嘴的苦味儿睡了个午觉。

“再见，鲁佩^①。”

“什么？”

“没什么，亲爱的，我说再见。”

书记员堂·法比安比“果皮”帕基托大14个月。

①鲁佩塔的小称。——译者

“当然，由于他年纪小，显然是滑倒的。药房的屋顶并不是最陡的。”

法比安整整两个星期即14天没有上药房的屋顶去看帕基托是不是把他藏在瓦底下的钱拿走了。倘若有人知道，准会认为法比安是由于害怕而不敢上房。

“怎么，法比安，害怕吗？”

“不，先生。”

法比安整整两个星期即14个白天和14个黑夜没有上药房屋顶，是由于某种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神秘而强有力的原因。

“哎，不。不，先生，我在街上走很平静。”

有时候孩子们对孝和忠会有一些奇特的想法。

“你做得很对，孩子，是的，你做得很对。你已经知道淘气的‘果皮’遭的难了！”

“不，先生，不是这个。”

两个星期后法比安上房去看他藏的钱，发现他的钱一点也不少。他微微一笑，但是同时感到他的良心有点不安。

“可怜的帕基托！”

“大勺”菲德尔在屠场上杀完牛回家的时候，常常顺着墓地的围墙下那条近路走。这样他至少可以少走百来步。

“今天过得好吗，‘大勺’？”

“唉，马马虎虎……”

从基地的围墙下经过时，菲德尔看见那条桂皮色的狗蜷着身子在打滚儿，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那副难受的样子，准是吃了什么不合适的食物。一个腐烂的胎儿，怎么

谨慎也会使它消化不良的。

“这只狗在闹肠绞痛，肯定是吃了有毒的猪肠子。”

菲德尔的心中突然产生一股不冷不热的慈悲心肠，举起月牙刀砍死了它。瞧他挥动刀的样子！简直像个野人！那一刀真狠！

“这样狗不痛苦。”

外号叫“呜呜”的叫卖人费利克斯·库维特希望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说服多明戈·佩拉埃斯，让“呜呜”吹大号。

“我相信我会吹大号，问题是我从没有过机会。”

“这是可能的！”

“当然可能！会吹喇叭就没有理由不会吹大号。你要是催促我吹，甚至会更容易。问题是一把大号相当昂贵。”

西普里亚诺·布里埃瓦把他的意思转告给前治安警察班长佩拉埃斯。

“我不增不减，他怎么对我说，我就怎么对你讲。‘呜呜’准备每星期给你一瓶薄荷甜饮料。”

“好了，让我考虑考虑！不管怎么，他已经会吹喇叭……吹大号也不是多么神秘的事情，问题全在吹号时带一点感情。”

轧面条的埃莫赫内斯大叔跟他妻子和好了。

“你听我说，普里菲卡西翁，错过了的时机就是泼出去的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不愿意卷入争风吃醋的事。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一次，只要……明白吗？再一次叫我西普里亚诺，我就杀了你。”

普里菲卡西翁显然明白了，因为从此以后她就成了一个模范妻子，没有再让人说闲话。

“好吧，埃莫赫内斯，我对你起誓，今后我再也不叫你西普里亚诺了。那一次是误会。谁都会出差错的，西普里亚诺，不，埃莫赫内斯。”

“是的，这话也不假……”

外号叫“煤气发生器”的下级官吏、罗锅莱斯梅斯去首都动手术治疗痔疮，手术费从保险费里出。回来时，他兴高采烈，为获得新生感到快活。

“你为什么不去动手术，卡努托？吃3天苦头，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罗锅对卡努托以“你”相称，因为他们是表兄弟。

“你相信？”

“当然，哎，当然，我能不相信？我说了，吃3天苦头，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代职教士堂·西尔维里奥也鼓励卡努托去动手术。

“最好是彻底解决问题，总这么下去必定很讨厌，亲爱的卡努托。”

“这事你不很清楚！”

堂·卡努托的妹妹堂娜·佩皮塔是堂娜·洛拉·卡夫雷哈斯的好朋友。堂娜·洛拉有一个侄子经常中赛马彩。

“你知道，我的侄子拉蒙是医药与小儿外科助理医师，负责提出外科手术的建議，特别是卫生保健工作。”

堂娜·佩皮塔是堂娜·约兰达·奥尔蒂斯的相当好的朋

友。堂娜·约兰达有一个侄子喜欢调戏妇女。

“你知道，我侄子法德里克是发电设施方面的技师，他说什么也比不上电凝法。”

堂娜·佩皮塔多少也是堂娜·佩特拉·费尔南德斯的朋友。堂娜·佩特拉有一个侄子在迈阿密。

“你知道，我侄子内克塔里奥懂得……噢，懂得这个……他主张做人不要拨弄是非，每人有每人的看法，你说对吗？我侄子内克塔里奥说，最好是像切新鲜西红柿那样，从中间切开。”

大号手佩拉埃斯——东西南北——站在镇子的围墙上吹奏《萨拉戈萨包围战》的旋律，那副雄纠纠的样子，好像他单枪匹马可以使风车翼转动起来。叫卖人费利克斯·库里特坐在一把矮板凳上，傻乎乎地望着他。

“你让我吹吗？”

“好，你吹吧。不过，你别让口水流进去。吹大号不需要口水。”

外号叫“鼻疽病”的兽医阿斯特里奥先生，总爱把镇子比做一架风车。

“镇子就像一架把一切东西吞食咀嚼的风车一样：东西南北、心力^①、男人和女人、音乐符号、祖国的河流、旱田的甜西瓜、百里香的香花、灵魂的敌人、神德^②、小麦、大麦、燕麦、黑麦和玉米。”

青年时代小有名气的诗人、现在当药剂师的堂·普拉

① 指理解力、记忆力、意志力。——译者

② 指信念、希望、仁慈。——译者

克塞德斯·米格拉尼亚·戈麦斯凄楚地微微一笑。

“可怜的堂·阿斯特里奥，你可好吗？”

卡努托·梅托拉·罗西亚纳——1 2 3 4 5 6 7 1——
对代职教士堂·西尔维里奥说：“我坚决开刀治疗痔疮。”

不受赏识的艺术家

艺术比需要软弱得多。

——埃斯库罗斯①

1

蒂莫特奥·莫拉戈纳·伊·华鲁乔是一位不受赏识的艺术家。女邻居们拿他开心，说：“怎么，蒂莫特奥，有人请你雕一座圣罗克②像吗？”

如此缺乏教养的玩笑使蒂莫特奥大为恼火。

“去你的吧！没人要我塑什么圣罗克像！我不是代人雕像的艺术家！”

有一天，一位稍微大胆的女邻居对他说：“显而易见，显而易见……”

于是，蒂莫特奥冲着她的肚子就是一脚，紧接着又把她从一位卖铁荸荠和花生的老太太的小摊上扔了过去。

①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希腊悲剧诗人。——译者

②圣罗克(1295～1327)，法国圣人。——译者

“尝尝我的厉害！以后好小心点，别再招惹艺术家！”

蒂莫特奥踢人事件在居民区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只是受害者的丈夫——无线电技术员——想杀死蒂莫特奥。

“我要把那个家伙劈了！一个受人敬重的男人决不能允许外乡人和自己的妻子打架，踢人！等着瞧！”

卖铁荸荠的女摊主也大发雷霆：“你要赔偿我的货物，要不我就去告你！你是个大艺术家，可我也是个正派女人，而且更受人尊重！明白吗？”

无线电技术员得知此事后，立刻抄起一把曲柄钻，奔向蒂莫特奥的住所。在蒂莫特奥家门前的路边，他遇到一位波斯塔斯街上卖打火机和火石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个既公正又有头脑的人。

“现在你可别进去，瑞典女人^①在家呐。”

“可是，我说，他在我妻子的肚子上踢了一脚。怎么说这也是侵犯人权！”

卖打火机的朋友耸了耸肩。

“听不听由你！我已经告诉你了，瑞典女人在家呐。”

“那么，我就这样忍受着吗？”

“那当然喽，我认为这样更好。不管怎样，蒂莫特奥不是没有杀死你妻子嘛。”

“哼，杀死她，人们所说的杀人，当然没有，这是实情。不过，踢人是一个预兆，这你不能否认。她要是怀着孩子的话，准会流产的。”

“得了，她不是没有怀孕吗！”

①蒂莫特奥的妻子。——译者

“对，这也是实情。”

卖打火机的朋友最后善意地劝慰他说：“听我说，好人，遇到某些事情，男子汉不能看得太重。你这么怒气冲冲地拿着一把钻进去，是使不得的。再说，我已经告诉你，瑞典女人在家里呐。”

“对，对……”

两个人一起去喝白葡萄酒。名叫马诺林的卸货人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人，他想请他们吃下酒菜。

“来盘下酒的蜗牛怎么样？”

“好啊。”

2

铁荸荠小摊的女主人因为没有得到赔偿，便准备去告状。她穿上最好的衣服，稍微剪了剪眉心那颗痣上的毛儿，又仔细地梳理一番，这才出门去警察局。

“你们好！”

警察局门口有两个站岗的，听到她问候没有理她。爬了五六层梯阶后，又有两个警卫。

“你们好！”

其中一个警卫倚着暖气片睡着了。暖气设备已经停止供暖。另一个警卫一只手托着腮帮，像个死人。

“你们好！”她招呼等在那里的3位女士。

3位女士回答卖铁荸荠的小摊女主人说：“你好！”

那3位女士坐在一把很长的木板凳上，看上去她们头

脑机警，衣着整洁。卖铁荸荠的小摊女主人走过去坐在板凳的一端。

“请原谅。”

“没什么。”

卖铁荸荠的小摊女主人起初像一只被关在别人家鸡栏里的母鸡。过了两个小时后，她有了信心，于是盘算道：到时候我要走进去对他说：“请听我讲，警察局长先生，那个艺术家对着皮奥夫人的肚子踢了一脚。皮奥夫人，你明白吗？肚子上挨了一脚后，当然要往后退。只听哐的一声，我的大木箱被弄倒了，里面的货物全被倒了出来。”这时警察局长先生……

这时警察局长先生在办公室里叫道：“加西亚！”

那个像死人似的警卫一下子站起来，赶紧走进局长先生的办公室。

“请吩咐！”

局长先生没有望着他，说：“叫那几个妇女进来。”

“是，先生。”

加西亚让那3个女士进去，卖铁荸荠的小摊女主人也进去了。警察局长命令警卫关上了门，所以不清楚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能是弄错了。后来，当问题得到解决，卖铁荸荠的小摊女主人在牛奶店或煤铺讲这件事时，无论她怎么绞尽脑汁，也回忆不完全了。

“警察局长先生问我：‘你卖给皮奥多少衣服呀？’于是我走上去对他说：‘请注意，警察局长先生，皮奥是无线电技术员。’我觉得肯定是局长搞错了。警察局长摘下眼镜，对我说：‘你是傻子吗？’当然我马上对他说：‘不，先生，我不

傻。’”

“后来呢？”

“后来没什么。局长先生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对他说了，我说‘我叫玛丽亚’。‘玛丽亚什么？’‘玛丽亚·德·拉·恩卡纳西翁。’‘还有什么？’‘没有了’。警察局长先生暴跳如雷。原来他想知道的是我的姓。我的姓名是玛丽亚·德·拉·恩卡纳西翁·佩尼亚·埃斯特维斯。就是这样。”

“后来呢？”

“没什么了。我和其他妇女被装进一辆轻便载重汽车，被拉到别处去照像。”

“那你没有申辩吗？”

“没有，先生，我什么也没申辩。我能说些什么呢？给你照一次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嘛。我说，我们去！”

卖打火机的那人托一位很有本事的朋友解决卖铁荸荠的小摊女主人的麻烦。没过几天他就对她说：“听我说，恩卡纳太太，麻烦已经解决了。”

“什么麻烦？”

“你去警察局的事啊。我的朋友已经替你了结了。警察局长先生说，你是傻子。”

3

两三天以后，蒂莫特奥·莫拉戈纳·依·华鲁乔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便试着出门上街。女邻居们几乎怀着同情

心看他。蒂莫特奥于是走到卖铁荸荠的小摊女主人面前，对她说：“喂，夫人，我对发生的事情深感遗憾。我一时头脑发昏。任何人都有头脑发昏的时候，你说对吗？”

“对，对。谁都有头脑发昏的时候，当然都会有！”

“问题就在这儿。我一时头脑发昏，我无意损害你。不过，你可以告诉我，损失一共有多少，只要我办得到，我一定赔偿你。事情就算完了。”

卖铁荸荠的小摊女主人回答：“不，不，我也不愿意损害你。其实，不过是吓了一跳，洒在地上的东西都能捡起来。几位街坊帮着我，把货物全收起来了。”

在跟恩卡纳夫人和解之后，蒂莫特奥觉得增加了去那位受他伤害的女邻居家的勇气。女邻居的丈夫为他开了门。蒂莫特奥觉得后背上冒出一阵冷汗。

“请进。”

“谢谢。”

丈夫为他拿了一把椅子。

“你请坐。”

“谢谢。”

蒂莫特奥鼓足勇气说：“喂，你知道我的来意吗？”

挨踢的主妇出现在门口。丈夫对她说：“你就呆在厨房里吧，玛蒂尔德。我和这位先生在这儿，男人跟男人谈一谈。”

玛蒂尔德眶啷一声关上了门，然后唱起了佛兰德民歌。丈夫看了看蒂莫特奥。

“有些女人真粗野！”

“是的，先生，有的女人非常粗野。”

无线电技术员取出了烟盒。

“你想卷一支烟吗？”

“好的，恭敬不如从命……”

两个男人默默地卷着烟。卷好后燃上，吸了几口。丈夫把烟雾从鼻孔里冒出来，蒂莫特奥不敢这么做，而把烟雾从嘴里吐出来，而且不敢用力吐。后来，蒂莫特奥有了更大的信心，说：“就像我刚才问的，你知道我的来意吗？”

“啊，朋友，我不知道，你说吧。”

蒂莫特奥又一次觉得后背上冒出一阵冷汗。

“我是来求你们宽恕的。因为我，你知道吗？我认为礼貌不能代替原则。”

蒂莫特奥费了很大的劲儿，都觉得有点累了。无线电技术员突然兴奋地回答：“不错，先生，这是君子之言，是一种令人起敬的态度，立刻就让人发现你是一位艺术家。”

“非常感谢。”

“不必客气。喂，蒂莫特奥，我要提醒你注意，修理无线电的活儿也有它的艺术性……”

“噢，当然有了！而且艺术性很强！”

4

蒂莫特奥·莫拉戈纳·伊·华鲁乔——教堂司事莱翁西奥和帮他干活儿的助手胡利娅的儿子——是昆卡省阿拉孔市普加佩卡多斯镇人。

蒂莫特奥·莫拉戈纳·伊·华鲁乔40岁，已经结婚，但

没有子女。他有过两个儿子，都不幸死去：一个患斑疹伤寒丧生，另一个在卡纳利约落水而死。他当过理发师、推销员、银行职员、阉猪人、金特托·加勒比的小号手和喜剧演员。如今他是抽象派雕塑家。这类艺术家用泥巴捏两个小球，就把它们取名叫航空大力士或橄榄园全景。让他致力于抽象派雕塑的人是他的妻子堂娜·拉格尼尔·德·布拉维肯·德·莫拉戈纳。她是一个干瘦、细长、肤色苍白的瑞典女人。他是在阿维拉省塞夫雷罗斯城认识她的。那一次，他和他的戏班去那里上演一出名叫《穷汉与盲人：两种不幸》的剧，他以他的长篇独白博得观众热烈的喝彩。独白是这样开头的：

我叫安尼塞托·卡拉斯科拉斯，
我是靠别人的残羹剩饭活命的。

堂娜·拉格尼尔·德·布拉维肯·德·莫拉戈纳别塞夫雷罗斯来出售一种保存酒的产品，名叫贮酒器。那时她还不是莫拉戈纳家的人。她爱上了塞夫雷罗斯葡萄酒，在客栈里住了15天，也许还多，吞了几条像钢琴那么大的无须鳕^①。

当堂娜·拉格尼尔·德·布拉维肯·德·莫拉戈纳看见蒂莫特奥十分娴熟地朗诵台词的时候，她对自己说：我爱这个男人！就在那天晚上，她在客栈的餐厅里向他表示了爱情。

“唉，蒂莫特奥！”她对他说，“我孤独极了！一被赶出瑞典，我们这些瑞典女人就感到这么孤独！”

①夸大的说法，意思是说，酒量大，喝得多，醉了几次。——译者

蒂莫特奥把自己的角色扮得很好。

“我理解您的心情。”他回答，“我们那个城的人遭遇都一样。”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之间很快就产生了一股爱情的暖流。这种爱情的暖流就像电磁波，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借助放大镜也徒劳。

“唉，蒂莫特奥！在生活的小船上，4条胳膊划桨总比两条胳膊强……”

蒂莫特奥虽然喜欢这句话，但是他是内地人，所以理解得并不深。

“对，对，这样最安全。”

“喂，蒂莫特奥，这当然对了！一颗相通的心嘛……”

“呃？”

“一颗相通的心……”

“喔！”

“是的，一颗相通的心。遇到一颗相通的心，就像照镜子一样，能够在里头看到自己。”

“对。”

“遇到一颗兄弟般的心，您会觉得自己在里头跳动。”

“对。”

“遇到一副朋友的肩膀，在生活的道路上可以依靠。”

“对。”

蒂莫特奥发现拉格尼尔德很简单，很不寻常。

蒂莫特奥变得伤感起来，好像他就应该伤感。

“可是我呢，堂娜·拉格尼尔德，我是个不走运的穷演员……”

蒂莫特奥管堂娜·拉格尼尔德叫堂娜·拉尼尔。

“不必为这个担心，蒂莫。”拉格尼尔德温柔地回答。

蒂莫特奥马上打断她说：“别叫我蒂莫，求您了，我不喜欢。如果您觉得更亲热的话，就叫我特奥吧，我偏爱这个名字。”

拉格尼尔德的声音变得既甜蜜又令人信服。

“既然你愿意，我就叫你特奥。你准许我用‘你’称呼你吗？”

这时一只臭虫在拉格尼尔德的领口上爬。

“小心那只臭虫，拉尼尔，别让它爬到里头去。”

拉格尼尔德抓住臭虫，用手指碾死了。然后把它抹在了座位底下。

“可怜的半翅目动物！”

“什么？”

“我说它是可怜的半翅目动物。”

“啊，对！是的，这样它就去过美好的日子了。”

拉格尼尔德又使用甜蜜而令人信服的嗓音说：“我刚才问你，特奥朋友，你是不是准许我用‘你’称呼你。”

蒂莫特奥有点不知所措。说老实话，论和外国女人打交道，他经验不足。而和瑞典女人接触，他的经验就更少了。

“您愿意就行，堂娜·拉尼尔。这对我是一种荣誉。”

“喂，特奥！你不能管我叫堂娜·拉尼尔，简单地叫我拉尼尔就行了。这样显得更亲切，更亲密……”

“您愿意就行。不知我是否能习惯。您是个瑞典女人嘛！”

“哎，特奥！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是瑞典人，更是个女人。这个女人，一见到你，她那枯萎的心房又跳动了……”

“对。”

蒂莫特奥和拉格尼尔德突然拉起了手。

“你也要用‘你’称呼我。”

蒂莫特奥用细微的声音回答：“是。”

“来，试试看。”

蒂莫特奥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你听。”

“什么。”

“没什么，是为了用‘你’称呼你。”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喝了一瓶苹果酒。这一对儿是幸福的，很幸福，无比幸福。

第二天，蒂莫特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剧团。他欢欣鼓舞，备感幸运，整整讲了半个小时，而且讲得十分动人。

“情况就是这样，朋友们：我就要结婚了，希望诸位能认识我的女朋友，她已是我的未婚妻。从今以后，我们的道路不同了，但是在我的心中，将永远在重要位置保留着对你们大家——作为我的爱情见证人的同事们的亲切记忆。”

同事们有些激动。

“现在，我向诸位谈谈我的女朋友。不过，我想先把她的名字告诉大家，我的女朋友——诸位有的也许不信——名叫拉格尼尔德。我发音不准，不过，她的确叫这个名字。”

剧团里扮演老人的女演员问他：“不过，请问，蒂莫特奥，她不就是客栈里那个瑞典女人吗？”

蒂莫特奥骄傲地把胸膛一挺，仿佛一名瑞典大力士准

备把标枪掷到非常远的地方去。

“不错，正是她。”

“可是，孩子，你早就知道她嗜酒吗？”

蒂莫特奥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了。此刻他不再像瑞典大力士，而像个印第安神甫了。

“夫人，我只知道不应理睬那些流言蜚语；我只知道，我的气质是不在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只知道应相互尊重；我只知道，我们有两颗相通的灵魂；我只知道，我们有两颗兄弟般的心；我只知道，我的肩膀将是她生活中的支柱；我只知道……”

“好了，好了。”

蒂莫特奥沉默了。

蒂莫特奥觉得口干舌燥。

15天后，蒂莫特奥和拉格尼尔德结了婚。

“机不可失，”蒂莫特奥对自己说。“有了机会就要赶快利用。哎呀，当初我几乎让这个有文化的瑞典女人逃走！”

5

在结婚之初的日子里，蒂莫特奥帮助他妻子卖贮酒器。

“你希望你的葡萄酒不辣、不酸、不变质吗？”蒂莫特奥对酒店主们说。“你希望肉汤保持它的全部精华吗？好的，那你就请用密封容器吧！我推销的这种产品对白葡萄酒来说，是一种可靠的寿命保险！”

拉格尼尔德干这种生意挣不了多少，这是事实，但是

他们要吃、要喝，这是最要紧的。

拉格尼尔德有一些怪毛病，这是真的，但是蒂莫特奥很快就习惯了。蒂莫特奥是很善于适应的。

有一天，拉格尼尔德无缘无故地对蒂莫特奥说：“特奥，你是一个艺术家；你不能因为卖贮酒器而荒废了本行。你不属于你自己，你们艺术家不属于你们自己。你属于人类，属于文化，属于艺术的历史……”

“哎呀，我不知道！”

“我可知道！你是一位艺术家，一位还没有找到自己道路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向你证明，我将把我最好的时刻用来支持你。从今天起，我们不再卖贮酒器了！让别人卖去好了！你是一位艺术家。我呢，我的特奥，我是你这位艺术家的伴侣！”

两滴眼泪从拉格尼尔德的面颊上滚下来：一滴停留在嘴上，但是另一滴落得更靠下，落在了她向他表白爱慕之情的那天臭虫爬的地方。

“这是我少女时代的黄粱美梦！”

蒂莫特奥好像忧心忡忡。有时他想，他妻子是不是精神失常发疯了。

“不过，有一件事你应注意，拉尼尔，问题是，我……”

“没什么，我的特奥，没什么。你是一位艺术家，只能做一位艺术家。艺术家们都要经历困难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往往忘记自己的艺术才华。这是他们的性格带来的问题。”

“对，对……”

“当然对，你是一位需要找到自己道路的艺术家的艺术家。”

蒂莫特奥总想插嘴。

“我也在这么想，想道路问题。”

拉格尼尔德慈善地微微一笑，难为情地做出一副有点像乔康达^①的表情。

“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特奥，这个问题我早已想到了。你的道路就是搞雕塑，你将成为雕塑家！”

“雕塑家？”

“是的，雕塑家。难道你不喜欢？雕塑家的职业是最美丽的！雕塑家的工作近乎是神圣的！”

“对，对，我明白了。糟糕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行。说实话，我从没有这样想过。你认为我能行吗？”

“怎么不行？我可怜的特奥！还用问吗！”

蒂莫特奥不很清楚怎样才叫会雕塑。

“啊，不，拉格尼尔德，亲爱的，你别生气。只是我觉得我一点也不懂。”

拉格尼尔德试图安慰他。

“你别担心，特奥，你一点儿也不用担心。你要努力为你的艺术保持清醒的头脑。明天我们就去买点泥，你开始雕塑。你会明白，你是多么渴望看到生命在你手中出现！”

“对，对……”

第二天，拉格尼尔德买了些泥巴来，蒂莫特奥开始雕塑。他塑造的第一件作品是一种很像大圆面包的东西。拉格尼尔德为它取题叫《穿外出服的姑娘》。拉格尼尔德一开

①达·芬奇(1452~1519)的名画《乔康达》表现的人物，即蒙娜丽莎。——译者

始就负责为蒂莫特奥的作品确定题目。蒂莫特奥尽他的能力进行雕塑，然后拉格尼尔德为作品命名。

6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住在龙达散步场后面的马尔克斯·德·萨佛拉街上一间顶楼里。蒂莫特奥由被迫进行雕塑，渐渐爱上了这门艺术，最后对他的作品竟爱不释手了。在这方面，跟在一切方面一样，习惯起着特别大的作用。

拉格尼尔德婚后不久就表现出一种活见鬼的脾气。当蒂莫特奥工作不勤奋时，她就举手打他。有一天蒂莫特奥懒洋洋的，几杯酒下肚的拉格尼尔德抄起一只轻便坐浴盆冲着他的脑袋扔去，在他的脑门上和腮帮上留下了两个伤痕。坐浴盆被摔烂了，蒂莫特奥心疼极了，因为那是一只很好的坐浴盆，一只1929型的保健牌坐浴盆，是他在拉斯特罗买的，价钱很便宜。他用它来浸湿盖泥巴的布，免得泥巴干裂。

坐浴盆事件迅速在街坊中传开。人们开始敬而远之地对待这个瑞典女人。

“真见鬼，这个娘儿们，谁敢跟她开玩笑！”

由于没有卖出一件雕塑品，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便招进一些租房子住的人，允许他们使用厨房，以便得到些许补贴，并在屋顶平台上用一些花盆种了蘑菇。花盆摆放得很整齐，而且正如人们说的，是“特地”为此准备的。出租房子是蒂莫特奥的主意，种蘑菇是拉格尼尔德的主意。按

照拉格尼尔德的估计，100盆蘑菇每年可以赚4000杜罗。蒂莫特奥按照他妻子的吩咐，花了好几个星期制作花盆。蒂莫特奥做的花盆简直是手工艺品，花盆各式各样，每个花盆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专门的标记。最初他做的花盆不十分周正：但是后来做的花盆愈来愈完美，就像商店里卖的一样。

种蘑菇卖钱的生意虽然想得不错，而且非常谨慎，但是他们落空了。因为其中一个租房子的人既忌妒又懒惰，开始在街坊们中间散布谣言，说他们的蘑菇是毒蘑菇，蒂莫特奥和拉格尼尔德的企图是把大家都害死。拉格尼尔德找到那个拆他们台的歹房客，把他推到了楼梯上，并且把他的手提箱也扣下了。

“如果你不把我的手提箱还我，我就到警察局去告你。”

“好啊，你要是去警察局告我，我遇到你就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

那房客走了。他可能一个字也没有对警察局提，因为谁也没有到蒂莫特奥家里来找麻烦。

拉格尼尔德把那人的手提箱和箱子里的一些东西卖了。她用卖得的钱为自己买了一双鞋，为蒂莫特奥买了一条十分精美的领带。

还剩下6个莱阿尔，后来她去喝了一杯三味——香子兰^①、巧克力和可可——冷饮。

① 一种兰科植物，加入饮料或糕点，香味极佳。——译者

事件发生后的夏天，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一天下午在别墅村遇见了玛蒂尔德和皮奥。彼此彬彬有礼地打了招呼，表现了良好的教养和谨慎的举止。

“怎么样，你们好吗？”

“那还用说，很好，你们呢？”

“马马虎虎……”

有一些夫妻带着他们的男孩儿，一边走一边观赏自然风光。那些男孩儿怪模怪样：有的男孩儿像蚱蜢，有的男孩儿像青蛙，有的男孩儿的小脸儿像小鸟儿，有的男孩儿的目光像毛驴儿，有的男孩儿剃着光头儿，有的男孩儿皱着眉头，有的男孩儿脑袋很大，有的男孩儿有缺陷：耳朵透明……

拉格尼尔德和她丈夫，玛蒂尔德和她丈夫，4个人开始一起散步，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这儿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对吗？”

“那当然！这儿的确能呼吸到新鲜空气。”

有一些夫妻带的不是男孩儿，而是带着女孩儿出来散步。这些女孩儿的样子也千奇百怪。有的女孩儿跟涉禽一模一样，有的女孩儿的肤色像沙丁鱼，有的女孩儿的鼻子像鹦鹉，有的女孩儿身上散发着臭味，有的女孩儿有点秃，有的女孩儿是斜眼儿，有的女孩儿的身体只有一侧生长，有的女孩儿样子很丑：耳朵可以拆下来……

有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孩儿：长着金发，扎着干净围裙，走路惶恐不安，羞羞答答，寸步不离父亲的手。

走出别墅村时，皮奥说：“您们要是接受，我请您们到外边，去车站的路上，喝一杯巴旦杏仁糖浆^①。”

“好啊，我们很高兴。”拉格尼尔德说，“如果我丈夫没有什么不便的话！”

蒂莫特奥对妻子的亲切态度感到很奇怪。

“不，不，我没有。您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什么不便呢？”

“当然！”无线电技术员说。

玛蒂尔德没有说什么。

8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家的房客共有5个，更确切地说，不止5个。说5个，是因为厨房里有5个煮东西的沙锅。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的房客有5个家庭，5个部族，有几个家庭只有一口人。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的房客是：费利佩·奥维多·德·拉·奥斯，军人办事处的士官，和他妻子埃斯佩兰西塔·马丁内斯·托莱达诺，她很年轻。以及3个孩子：费

^①一种清凉饮料。——译者

利平，两岁半；阿古斯丁宁，一岁4个月；里卡丁，4个月。这对夫妻有一只名叫卡利托斯的金丝鸟、一只没有专门名字的乌龟和一只发出的哨声像火车鸣笛似的高压锅。

吉尼特·杜邦特·德·拉·布鲁内蒂·德·拉·法莱斯—罗亚尔夫人，破落的法国贵妇，为人傲慢，正统王权拥护者和爱国者。这位贵妇有一副假额发套，一顶帽子，一些照片，不少是峥嵘岁月照的。照片都有题词，有的题词还特别长，但是当然，还像人们用法文写的那样，几乎谁也看不懂。

奥雷利亚娜·埃尔南德斯·埃斯波西托夫人，百无聊赖地度日，每天用编织棒编织花边，然后到小百货店里论尺交售。这位妇人只有身上穿的东西，而这些也不多。可怜的妇人比老鼠还穷。由于一贫如洗，她连房子也住不起，只能睡在走廊里，铺着一块十分单薄的褥子，每天早晨在别人起身之前就得仔细地叠好收起来。奥雷利亚娜夫人为了那一块走廊，每天交一个劣质面包。这面包谁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弄来的，但它总是新做的，很松软。

皮利·马丁，把头发染成淡黄色的荡妇，和她母亲堂娜·皮利·马丁，把头发染成天然黄色的老娼妓。皮利和堂娜·皮利有几件衣服和两件皮外衣。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堂娜·皮利过去奢华年代的剩余物，但她经常把它们借给皮利穿，好让她总是整整齐齐地出门。皮利没有首饰，但是已经有人对她许下了愿。事情总要先开个头嘛，再说，正像她妈妈说的，“哼，一口哪能吃成个胖子！”

最后一只、最新的那只沙锅的主人是尼卡诺尔·德·巴勃洛斯·圣塔菲，煤气公司的职员，他是在房客莫德斯

托·洛佩斯·洛佩斯因蘑菇事件被拉格尼尔德赶出门后住进来的。尼卡诺尔肚子疼，每天都吃黑药面儿制止肠子的辘辘声。尼卡诺尔在鱼缸里养了一条鱼，他有一副非常贵重的4子棋和玻璃棋盘，一副骨牌和几个有机玻璃色子。

虽然4子棋能够为大家解闷儿，多少安定一些大家的情绪，但是房客之间仍然存在一股无声的、难以克制的仇恨，有时候就在厨房里爆发出来。听见房客们吵架后，拉格尼尔德赶到厨房，把他们哄了出来。房客们一声不吭地离开厨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敢探头探脑，也不敢上厕所。在发生这种事的日子，房客们就只能啃面包和干酪，如果自己的话。

士官费利佩颇为诙谐和幽默，他为所有的房客一一起了外号。一有机会他就对每个人说别人的外号。

他管吉尼特夫人叫法国婆娘，管奥雷利亚娜夫人叫雌鹿，管皮利叫欧洲小姐，管皮利的妈妈叫母亲皇后，管尼卡诺尔叫汽水，管蒂莫特奥叫雕塑家，管拉格尼尔德叫瑞典女人。正如人们评论的那样，士官费利佩是个有才气的人。吉尼特夫人管士官费利佩叫福什^①。

蒂莫特奥脚踢玛蒂尔德的事件发生时，房客们虽然因为害怕拉格尼尔德而尽可能守口如瓶，但是仍然希望无线电技术员把曲柄钻捅进艺术家的肚子里去。

“这么干太可耻了。”埃斯佩兰西塔对更值得她信赖的奥雷利亚娜夫人说。“他没有权利这么干。他竟然踢一位夫人的肚子，更何况她不是他的夫人，她不属于那些男人。你

^①福什(1851~1929)，法国元帅。——译者

说是吗？”

“你说得对，亲爱的，”奥雷利亚娜夫人回答，随着低下了眼睛。“你说得对。”

唯一站在蒂莫特奥一边的是吉尼特夫人，她也是艺术的爱好者。她去看拉格尼尔德，用法语对她说：“我来向您表示祝贺，夫人。您丈夫给了那个无礼的女邻居一脚，我感到很痛快。”

“非常感谢，夫人，非常感谢。您认识玛蒂尔德？”

“噢，不不，夫人！我不认识她。不过，你丈夫给了那个无礼的女邻居一脚，我确实感到非常高兴。”

“非常感谢，夫人，非常感谢。我也感到相当高兴。”

9

在创作了一些作品后，蒂莫特奥准备在“抽象艺术之友”大厅举办一个展览。“抽艺友”是一个协会，宗旨是致力于促进艺术表现新流派的发展和振兴受到排除的真正的传统艺术——崇高的精神意义的体现者——的最重要的方面。至少这是一些年轻艺术家像丧葬互助会的认购券^①那样挨门挨户散发的几页绿纸上说的。这些艺术家对崇高事业的贡献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蒂莫特奥的《展品目录》朴素而美观，用卡片纸印成，一共4页。在第一页中间偏上的地方是他的一件作品的照片。照片上方印着“蒂莫特奥·莫拉戈纳·伊·华鲁乔，15件

^①购此券者办丧事时不再交费。——译者

雕塑”；下方印着“抽艺友，第十五届，11月20日至12月15日”。

第二页上印着一位批评家的几句介绍文字。由于不大好懂，所以没有抄录在此。

第三页上印着目录。“目录”用的是大写字母。“目录”二字下面一行行印着作品名称：

- 一、穿外出服装的姑娘；
- 二、穿晚礼服的姑娘；
- 三、穿游泳衣的姑娘；
- 四、母亲；
- 五、父亲；
- 六、羚羊；
- 七、纪念碑模型；
- 八、掷铁饼的人；
- 九、垂死的斗牛；
- 十~十五、人体。

最后一页上只独出心裁地画着“A. A. A.”^①的组合图案。

展览开幕前，蒂莫特奥得到了拉格尼尔德和一些朋友的鼓励。

“这是你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亲爱的特奥，”拉格尼尔德对他说，“决定性的一步。”

“对，对……”

朋友们也热情地为他鼓劲。

①“抽象艺术之友”的原文缩写。——译者

“这将是我們给颓废艺术家们上的一堂课，你会看到的。你的展览将受到批评界的高度赞扬。”

“公众，”一个衣着稍嫌龌龊的小青年说，“公众也会给予高度赞扬。”

“公众的评价我不清楚。公众应该逐步提高艺术修养，但是在批评界中间，毫无疑问，将引起强烈的反响。”

“公众，公众也一样，公众会紧跟其后的。”

“不，先生！公众不看评论文章！蒂莫特奥的展览将受到批评界的好评，而不是公众的好评。你要不信，等着瞧！蒂莫特奥的人体雕塑只能受到少数人的赞赏。”

“可是我认为，蒂莫特奥也会受到公众热烈赞扬的。”

“不，先生！只会受到批评界赞扬！”

“还有公众！”

“只有批评界！”

“还有公众！”

“没有！”

“有！”

蒂莫特奥努力缓和大家的争论。

蒂莫特奥不具备熟练的外交本领，但是那一天他很幸运……

“算了，别争了，问题会解决的……”

蒂莫特奥心情紧张、胆怯。拉格尼尔德让他吃了些安神丸，但是看来这种药对他没有作用。

10

军务办公处的士官费利佩·奥维多·德·拉·奥斯是诗歌朗诵爱好者。有一次在无线电技术员皮奥——他对声音的强度有所了解，就热情地推荐了费利佩——帮助下，他参加了在古老的帕迪尼亚斯剧院即今天的阿尔卡拉影院举行的、对西班牙所有家庭播送的实况广播演出。据播音员说，他的朗诵取得了成功。

费利佩接到通知时相信自己要发疯了。他一连几天不吸烟。为了保护嗓子，用蛋清漱口。不吸烟虽然使他感到有点不安，但是感觉良好。然而用蛋清漱口却使他感到极其恶心，甚至发生了呕吐。

他夫人埃斯佩兰西塔对他说：“我说，你要是老这么吐，你就别用蛋清漱口了，不然你会越来越瘦的。”

费利佩几乎像英雄好汉一样无所畏惧地回答：“如果能够保持旺盛的精神，身体瘦点没关系！我只希望有一副既清晰又响亮的嗓子。这样才能把我在广播演出时取得的成功献给你！”

听了这话，埃斯佩兰西塔激动异常，凑上去吻了他一口。

“哎哟，费利佩，你真好！哎哟，费利佩，你让我感到真幸福！哎哟，费利佩，上帝叫我在路上遇到你，我该多么深切地感谢他啊！哎哟，费利佩……”

费利佩通宵达旦地背诵加夫列尔·伊·加兰^①的《拿

^①加夫列尔·伊·加兰(1870~1905)，西班牙诗人。——译者

走》、《面对天空》和《家制香脂》。为了使他的朗诵具有更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白天讲话他尽量用埃斯特雷马杜拉^①乡音。他对自己的角色如此着迷，一天早晨在办公室里，中尉派人来叫他，费利佩来到中尉面前说：“谁吩乌，我的中会^②！”

中尉是个50岁的军人，脾气不好，盯着他问：“你为什么用这种口音对我讲话？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混杂着阿斯图里亚斯方言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土语的腔调？”

费利佩这才如梦初醒。他望了望剥落的墙壁，又望了望一个角落是堆放的卷宗，最后又望了望中尉的小胡子。

“是啊，我是在连部里呐。”他心里想。

费利佩尽量面带笑容地对中尉讲话：“请您原谅，中尉，是因为您的部下，您知道吗？要参加电台的广播演出。”

中尉皱起了眉头。

“什么演出？”

“广播电台的演出，中尉。”

中尉捋了捋小胡子。中尉捋胡子的时候，表明他要以势压人了。

“你听着，士官，你知道你是跟一位上司讲话吗？”

费利佩的耳中开始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是，中尉，请您原谅，问题是你的部下，您知道吗？要参加电台的广播演出，我对您起誓。”

中尉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桌子。墨水瓶跳了一下，不过

① 西班牙一个地区，和葡萄牙接壤。——译者

② 吩乌、中会为吩咐、中尉的讹音。——译者

没有倒。

“士官，我要告诉你，你是一匹驾辕的马！广播演出是什么鬼东西？”

费利佩心慌意乱。

“请原谅，我的中尉，这是一种对公众的广播。”

中尉的面孔涨得通红，后脑勺仿佛跟一发榴弹一样要爆炸似的。

“你认为这件事重要吗，士官？你认为在军区司令部领导下的军人办事处的一名士官可以像轻率的人那样为所欲为吗？回答！”

费利佩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团紫红色的云彩。费利佩开始在云中航行。云彩是蓬松的，非常蓬松……费利佩倘若此刻死去，准定会一下子坠入净界。费利佩丧失了记忆，再一次用埃斯特雷马杜拉口音讲话。

“这要看情况了，我的中会。”

中尉狠狠地斜了他一眼。中尉办公室的墙壁，一有吼声就嗡嗡作响。

“嗯！”

费利佩面色苍白，几乎要死似地突然说：

我们完蛋了，

不必再考虑。

费利佩感到一种神秘而异样的愉快心情，也许这跟涅槃差不多。

中尉像一只狼一样浑身战栗。中尉眼看就要气昏了。

“嗯！”

费利佩鼓起最后的勇气恳求说：“请您原谅，我的中尉。

部下感到身体不适。”

“这样胡闹下去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坏!”

费利佩怪叫一声，倒在地上缩成一团。中尉把他扶起来，拖到一把椅子上。

“勤务兵! 来照看士官! 在他的头上倒两罐子水，看来他是昏过去了! 他醒过来后把他送到诊室去!”

“是，中尉。”

11

在雕塑展览开幕前夕，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去孔加酒吧消闲解闷儿。他们坐在靠近舞池的一张桌上，以便更清楚地观赏娱乐活动，同时等着服务员过来。

“我们干什么呢?”

蒂莫特奥殷勤地问他的妻子：“你想喝什么?”

“彼诺德^①。”

“好的。”

蒂莫特奥对服务员说：“给夫人来一杯彼诺德，请给我一杯……什么都行。”

“马拉加甜葡萄酒行吗?”

“行。”

“好极了。”

在旁边的桌上坐着皮利小姐和她的3个女友。桌上只

① 一种饮料名称。——译者

有半耳罐水和一个杯子，杯子里胡乱插着五六根吸管，各有各的用处。

皮利小姐最初想躲避，后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打招呼。

“晚上好，你们也在这儿？”

“当然喽，来这儿玩玩。”

“好，好……我知道你有那些好热闹的朋友。”

“噢，对……当然！”

拉格尼尔德悄悄地对蒂莫特奥说：“喂，特奥，请请她们吧，明天是我们伟大的日子。”

蒂莫特奥注视着拉格尼尔德。

“钱够吗？”

“够，我的口袋儿里有点。”

蒂莫特奥把身子转向皮利小姐的桌子。

“我和我爱人非常高兴请你们喝一杯。你们想喝什么？”

皮利小姐和她的女友们忽地站起来，搬过椅子，坐在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的桌边。看到她们拥过来，蒂莫特奥下了一跳。

“啊，非常感谢，你们愿意请我们喝什么我们就喝什么。”

蒂莫特奥虽然不怎么习惯，但还是竭力表现得稳重些。

“不，不，不必客气，你们只管说吧，我和我爱人很高兴请你们喝一杯你们最喜欢喝的。”

服务员来登记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要的饮料。姑娘们趁着这个机会说：“我来一杯可口可乐和白酒的混合饮料。”

“我来一杯茴香酒。”

“我也来一杯茴香酒。”

“给我一杯鸡蛋奶茶。”

服务员没有再问他什么。

皮利小姐非常高兴，能够同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交往，皮利小姐感到骄傲。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对夫妇是我的朋友。”

“非常高兴。”

皮利小姐又说：“夫人是外国人，先生是艺术家。”

“啊！”

“她们是我的3位女友：玛鲁小姐、洛利小姐和孔奇小姐。”

“幸会，幸会。”

“是的，是的。”

皮利小姐继续介绍。

“玛鲁小姐是坦热人，坦热^①很美丽。”

“对，对。”

“洛利小姐是加利西亚人。”

“啊！是吗？”

洛利小姐插话说：“不错，先生，鄙人叫洛利·塞拉。”

“啊！你是作家^②的表妹？”

“噢，对，我跟他沾亲，我们不是表兄妹，不过，确实有亲戚关系。”

“噢，明白了。你跟他有来往吗？”

“啊，不，当然。以前有过，以前他常到这儿来，但是

① 摩洛哥城市，位于直布罗陀海峡。——译者

② 指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译者

现在，他要写东西在报上发表，并且已经和一位小姐结了婚……”

蒂莫特奥想说句什么话，但是他的话说得不那么顺当。

“这就是生活，亲爱的，世界上多的是忘恩负义的人！”

“当然，这也是我的意思……”

皮利小姐反驳她说：“得了，别讲什么骄傲的亲戚了！你说他在报上写文章？哼，别替他开脱了！你说他跟一位小姐结了婚？得了吧，根本没这回事！”

“你说得很对。”

“当然对，别这么讨人嫌！”

皮利小姐生气了，但是她的火气很快就消了。

“孔奇小姐是本省人，家住布埃夫拉·德·拉·姆赫尔·姆埃尔塔。”

“明白。”

皮利小姐穿一件紫红色针织紧身上衣，玛鲁小姐穿一件浅咖啡色对襟绒线衣，洛利小姐穿一件苹果绿色针织套头衫，孔奇小姐穿一件腋下稍加织补的粗布女衫。

玛鲁小姐看上去似乎更为大胆。

“这么说，你是个外国人了？”

“对。”

“哪个国家的？”

“瑞典。”

“瑞典在什么地方？”

拉格尼尔德很高兴，但是不愿意费口舌解释。

“离这儿很远。”

玛鲁小姐却毫不厌烦，充满好奇心，简直可以充当一

名出色的侦探。看到拉格尼尔德那么固执，便转向蒂莫特奥。

“你是艺术家，对吗？”

“噢，很对，小姐。艺术家，为你效劳。”蒂莫特奥面带快活的表情回答。

“戏剧方面的？”

蒂莫特奥立刻想起了他过去演《穷汉与盲人：两种不幸》的时代。

“不，不。”

“那么，是电影方面的了？”

蒂莫特奥和蔼地微微一笑。在内心里，对他总这样使她感到失望，不免觉得有点羞愧。玛鲁小姐的衣着十分艳丽；玛鲁小姐身材细长；肤色黝黑；玛鲁小姐有一双很漂亮的黑眼睛；玛鲁小姐的下巴上刺着一个花纹。蒂莫特奥真想冲她的下巴吐一口唾沫，看看那花纹是不是真的。

“不，也不是，不是电影方面的，也不是杂技方面的。小姐，我这个艺术家，怎么对你说呢？我是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

“啊！是什么类型的呢？”

皮利小姐这时又干预了。皮利小姐在困难地充当着争论的导演角色。

“你别这么刨根问底的，小姐！这位先生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美术方面的艺术家。”

“啊！”

“这位先生是雕塑艺术家，就是雕塑各种东西的艺术家。”

“哦，明白了！”

皮利小姐进一步解释说：“他雕塑纪念碑、人物像和其他任何适合雕塑的东西。”

“噢，明白了！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原来先生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一位美术方面的艺术家。”

“那当然，小姐，那当然！”

12

第二天，拉格尼尔德穿上她那双新鞋，一双蓝色的、没有高跟儿的鞋子。蒂莫特奥系上他那条新领带。二人一起去“抽艺友”展厅出席雕塑展览开幕式。

在路上，拉格尼尔德想起了制造蘑菇事件的房客莫德斯托·洛佩斯·洛佩斯。拉格尼尔德就是卖掉了他的手提箱才买了蒂莫特奥的领带、她的鞋和那一杯三味饮料的。

“一个人想的事情多怪啊！”拉格尼尔德想，“你瞧，现在我竟想起了那个倒霉鬼！”

蒂莫特奥的心情十分紧张。

“喂，拉格尼尔德，亲爱的，我们现在去有点早吧？”

拉格尼尔德相信，为了加强丈夫的信心，最好是表现得有精神点。

“不，不早，对待这样的事情，按时到达总是好的，应该比别人早到。”

“噢，你说得对。”

蒂莫特奥默默地走了大约200步。他发现人们不注意他，心里觉得有点奇怪。

“哼，这些人真蠢！”他想，“米格尔·安赫尔^①雕塑展就要在这儿开幕了，街上的人却谁也不看他！”

蒂莫特奥想打消这些坏念头，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也许这一次他的运气好些。

“哎，拉格尼尔德，亲爱的，我们在这地方找个酒店喝杯白葡萄酒，你说好吗？”

“不，不，喝酒不好，此时此刻我们应当对我们的一切行为保持清醒的头脑。”

蒂莫特奥提一个愚蠢的问题。

“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这样吗？”

“是的，亲爱的特奥，小事也一样。”

“好，好吧。”

拉格尼尔德对他感到不满意。

“再说，必须及时赶到，我对你讲了，必须比别人提前到达。”

“好吧，亲爱的，好吧。”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走到了“抽艺友”所在地。那里的灯还没有全开。进去时，蒂莫特奥没看见那里有一个梯阶，迎面撞在了墙上，牙床流出一点血，但是他自己吸掉了。

在“抽艺友”的展厅里，朋友们已经去帮助他摆东西。这些朋友很忠诚，很可靠。

“行啊，你这个家伙真沉得住气！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

①米格尔·安赫尔(1475~1564)，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诗人。——译者

呢!”

拉格尼尔德插话说:“哼,他还说我们来得太早,还想喝两杯白葡萄酒磨蹭一会儿呢。”

“好家伙!多沉着呀!”

蒂莫特奥在朋友们的簇拥下,在“抽艺友”大厅里走了一遭。

“我看这样挺好……”

“当然!我认为再好不过了!”

蒂莫特奥松了一口气,他对情况毫不了解。

“请帖能及时送到吗?”

“噢,当然能!前天我们就发出去了。”

“好,很好。”

蒂莫特奥坐在椅子上,卷了一支烟。

“几点了?”

“6点半。”

“好,快到了。我看可以开灯了。这样不明不暗的,像是守灵。”

蒂莫特奥吮吸牙床上的血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一种像黑啤酒似的味道。

“不,不,你别说这像守灵,我们再等一会儿吧。最好提前10分钟开灯。”

“好。”

好像由于某种古怪的预感,蒂莫特奥对什么都同意,对什么都说“好”。

差10分钟7点时,展厅的管理员打开了所有的灯。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时刻。蒂莫特奥站起来,燃上已

经熄灭的烟头。然后理了理上衣，正了正领带，微微一笑。

“好，命运就要决定了！”

“对。”

蒂莫特奥在展厅里转了一圈儿。

“几点钟关门？”

“9点，这是惯例。除了星期日，我们的展览从7点到9点，可以让人们参观两个小时。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这是习惯。”

蒂莫特奥的朋友们严肃、谨慎，尽职尽责。蒂莫特奥依靠这伙朋友的热心帮助。

“现在，我们等着吧^①！”

拉格尼尔德也显得挺激动。

“对，现在我们等着。”

13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大学生们挽着熨衣工和制裤女工们的胳膊散步；她们有的结了婚，成了药剂师或农艺师的妻子。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士兵陪着女佣人去送信；她们有的结了婚，成了铁匠或皮匠的妻子。

①等着人们来参观。——译者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男职员们请女打字员们喝咖啡；她们有的结了婚，成了工会公务员或电报机管理人员的妻子。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少爷们和他们的未婚妻在卡萨布兰卡或帕萨加跳舞；如果他们特别殷勤的话，还可以在阿拉桑跳舞；她们有的结了婚，成了电影制片厂厂长或私人代办处总经理的妻子。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年长的先生们和几位穿戴很好、散发着袭人香味的女士一起在奇科特、皮杜斯或科克用虹吸管喝白兰地酒；在她们中间，结婚者一般很少，尽管人穷自有穷人伴。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出版报纸，用大号字刊登它们的坏消息、中奖彩票号码单，关于婚礼、供应和讣告的广告、大事专栏，关于朝鲜、波斯、埃及和突尼斯的新闻报道、笑话和纵横拼字谜、体育评论和关于学校班级开学、桥梁落成或热电厂建成典礼的报道。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许多恋人表白爱慕之情；对方听到的是盼望的甜蜜答应声或绝望的无情拒绝声；大门为千百种新的幻想敞开，成千上万痛苦的幻灭沉入遗忘的无底黑洞。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许多胎儿孕育，有一天他们将出生；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男人和女人将不可避免地死去。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皮夹被盗，女用手提包、钥匙环、奢侈的狗和留着金发、穿着毡鞋、不知姓名的男孩丢失。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有时发生一起可怕的罪行。

就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从7点到9点……

从7点到9点……

从7点到9点，却不像“抽艺友”的展览一样，有什么人照常走进展览厅参观。

14

在坟墓一般的寂静中，蒂莫特奥问了问时间。

“几点钟了？”

“9点了。”

变得渺小的蒂莫特奥脸上的表情就像在滑铁卢吃了败仗的拿破仑那么沮丧。

“关门吧。”

“好。”

管理员把灯几乎都关了，“抽艺友”大厅的光线像守灵一样昏暗不清。

蒂莫特奥比较果断地叹了口气，说：“好，我们可以走了。”

拉格尼尔德走到蒂莫特奥面前，吻了他一下。蒂莫特奥明白，这是拉格尼尔德从没有给他过的重要的吻之一。

拉格尼尔德虽然性格坚强，但是眼睛还是湿润了、模糊了。

“我们走吗？”

“对，我们走。”

在开幕这天，蒂莫特奥的展览没有一个人光顾。一位先生从橱窗外往里看了看，但是没进来。一位女士推了推门，但是走错了门。

“有编织加固圈吗？”

“没有，夫人，旁边的商店卖。”

“对不起，嗯？”

“没什么。”

蒂莫特奥回到家后，没吃晚饭就上了床，熄了灯。

蒂莫特奥一刻钟后就睡熟了。

15

当蒂莫特奥像正直的人、失败者、罪犯和其智慧像倒在地板上的罐子一样流出来的男人们一样，进入深沉而安适的梦乡时，军务办公处的士官费利佩·奥维多·德·拉·奥斯正在帕迪尼亚斯剧院的幕后等着表演他的广播节目。

由于在晕倒时勤务兵奉中尉的命令在他的头上和后颈上倒了两罐子水，费利佩在埃斯佩兰西塔的照料和宠爱下，哑了三四天的嗓子才及时恢复，能够参加演出了。要是错失这次良机，那该多么遗憾！广播演出虽然貌似容易，但同样有它的困难和麻烦。

费利佩坐在一只大木箱上，焦急地等待出场的时刻。他的一位50岁、样子像他老乡的军人朋友坐在身边为他鼓劲

儿和出主意。

“勇敢点，费利佩！”

“是，先生。”

由于一个人一生中或早或晚什么都会发生，费利佩几乎不知怎么回事就来到了舞台上。

男播音员十分和气，讲话很随便。有时重复一下，但重复的时候不多。

“剧场的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听众们：这场伟大的竞赛，对一切愿意参加竞赛的竞赛者敞开大门。在这场伟大的竞赛中，现在将要表演的是堂……您叫什么名字？……”

费利佩拿腔拿调地回答：“费利佩·奥维多·德·拉·奥斯。”

“请大点声，让大家都听到！”

“费利佩·奥维多·德·拉·奥斯！”

“好极了，和气的费利佩。诸位已经听到了，他叫费利佩·奥维多·德·拉·奥斯，7381号。但是在开始前，我们先向和蔼的朗诵者提几个小问题。”

这时，顶楼上响起几声口哨，因为他们希望听的是佛兰德民歌。

“劳驾，先生们！请安静一点，先生们，劳驾！请告诉我们，和蔼的费利佩，你是什么地方人？”

“本地，马德里人！”

“很好！请注意，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和蔼的马德里人，这个道地的马德里人中的真正纯粹的马德里人，并不是奥维多^①人，虽然从他的姓来看他更像是奥维多人！好

^① 西班牙城市，同名省省会。——译者

极了，和蔼的费利佩，地道的马德里人费利佩！”

播音员立刻让大家明白他是多么和蔼。

“你是什么地方人？马德里的什么地方？”

“本塔斯。”

“好啊！本塔斯·德尔·埃斯皮里图·桑托，是的，先生！好极了！”

费利佩虽然竭力保持平静，但是心情还是有点紧张。

“是的，先生，好极了……”

“很好，费利佩朋友，因为诸位的一位仆人将和费利佩永远结为朋友，是吗，费利佩？”

“是的，先生。”

“很好，费利佩朋友；现在请告诉我们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可以吗？”

“当然，先生，我是军人。”

“好极了，我们的费利佩朋友是军人。很好，费利佩朋友，剧场的全体观众、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我一起，将为你穿上带金银丝绣的将军服感到高兴。”

“非常感谢。本人能升任中尉就已满足了。”

“好的，费利佩朋友，但愿你如愿。现在请告诉我们：我们将高兴地听你朗诵什么？”

“我将向诸位朗诵加夫列尔·伊·加兰的诗《拿走》。”

剧场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

“请沉住气，先生们；我请求大家沉住气。我表示感谢……请大家安静！非常感谢……我代表我们的参赛者对诸位的热烈掌声表示感谢。不过，我恳求女士们和先生们安静一点。请想一想吧，还有许多参加这场伟大的广播演出

的竞赛者等待表演。”

费利佩低声说：“当然喽。”

播音员继续说：“好，先生们，我们的参赛者费利佩·奥维多·德·拉·奥斯，7381号，就站在大家面前，这个时刻对他的艺术生涯可能具有决定意义。请记住这个号码，以便能够参加这场伟大的广播演出竞赛的投票活动。”

播音员转向费利佩：“如果你愿意开始……”

费利佩问他：“可以致献词吗？”

“可以，先生，可以致献词。”

费利佩清了清嗓子，走到麦克风前。

“我将这首诗献给坐满剧场的亲爱的观众……（掌声），献给广播演出的可爱的听众们……（寂静），献给我妻子，她坐在单号第十二排……（笑声，回头看，议论），献给我的中尉堂·劳尔·坎毕约，为了鼓励我，他陪我来到这儿，现在他在后台……（台下发出一阵嘲笑声），献给我的朋友堂·蒂莫特奥·莫拉戈纳和他夫人，他们一定在收听。”

费利佩又清了一下嗓子：“加夫列尔·伊·加兰的诗《拿走》。”接着退了一步，稍微把手一举，开始朗诵：

法官先生：请往前走一走，
让所有的人都进屋；
你不必害怕，
也不用担忧……
倘若你们昨天来折磨她，
我会把你们打倒在门口。
但她已经死去！
拿走吧，把必需品拿走，

因为这里已经没钱：
我用钱为她买了食品
和对她无济于事的药物。

费利佩用很好的埃斯特雷马杜拉语调（用他的工作换来的）和熟练的记忆，朗诵了《拿走》全诗。他取得的成功是难以形容的。掌声简直要把剧场震塌了，一些女士激动得甚至哭起来。

蒂莫特奥没有听到很是遗憾——或许是幸运的，天晓得——蒂莫特奥在睡觉。

但是拉格尼尔德听到了。晚上，拉格尼尔德是在收音机前度过的。在埃斯佩兰西塔和费利佩的房间里，她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小，谛听了伟大的广播演出竞赛节目，同时不断地看一眼孩子，免得他们醒来。

拉格尼尔德不感到悲伤，而是感到惊讶。

“真不简单！”

费利佩和他妻子很晚回到家后，拉格尼尔德向他表示了祝贺。

“好极了，费利佩，你朗诵得很好。”

“谢谢，拉格尼尔德，你认为我朗诵得不错，是吗？”

“当然，很好。”

“谢谢，拉格尼尔德，非常感谢。”

埃斯佩兰西塔很高兴。

“孩子们醒了吗？”

“没有，整个晚上睡得都很安稳。”

“这些小天使！”

孩子们的妈妈去吻他们，弄醒了两个。在她摇动着孩

子让他们安静的时候，费利佩问拉格尼尔德说：“蒂莫特奥呢？”

“他在睡觉；你的朗诵结束的时候他就睡了，搞展览搞得他太累了。”

“啊，这是实情！展览怎么样？”

“还好。”

费利佩转向她：“今天是这个家中不寻常的一天，拉格尼尔德！”

“是的……”

这时，蒂莫特奥还梦见他坐在一艘漆成黄色的、高速前进的舰艇上。上尉躺在一只巨大、透明、充满消毒气体的细口大肚瓶里，闭着眼睛，身体像胎儿那样蜷着。看上去他很安详。金银丝带已经有些褪色。上尉许多年前就已死去，但是全体船员对谁也不提这件事。

拉格尼尔德上床的时候摸着黑脱了衣服，免得弄醒蒂莫特奥。

16

第二天，拉格尼尔德对蒂莫特奥很好，把早餐送到他的床边。

“太好了！”

“你喜欢？”

“是的，好极了。咖啡比往日好。”

拉格尼尔德微微一笑。

“是的，稍微好点。这咖啡是我从对面的酒吧给你买的。”

蒂莫特奥起床后，带一只小瓶到对面的酒吧给拉格尼尔德买了点咖啡。然后又去糕点铺给她买了一个非常松软的、纺锤形的小面包。

下午6点半左右，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前往“抽艺友”的展览厅。

“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人们不喜欢我的艺术，不是我的过错。”

“你说的很对！”

“如果倒退的批评界宣布抵制我的艺术，那么，每个人自己心里明白。”

拉格尼尔德用力抓着他的一条胳膊。

“听你这么讲话，我很高兴，我的特奥。精神上坚强不屈是艺术家用来对付不重视他们的社会的盾牌和胸甲。”

蒂莫特奥的心房在胸中跳了一下，这是由于心慌，像小狗那样轻轻地一跳。

“哎，拉格尼尔德，亲爱的，严肃地回答我：你认为我是一个不受赏识的艺术家吗？”

拉格尼尔德的面孔像雾天的城市警察那么严肃。

“是的，我的特奥，你是一个不受赏识的艺术家。”

“可是，拉格尼尔德，亲爱的，你理解我的艺术吗？”

“是的，我理解，特奥，但是别人不理解。你走到时代的前头去了。你是一位先驱。”

“谢谢，拉格尼尔德，亲爱的。我们进去喝一杯白葡萄酒，吃两条醋溜欧洲鲰吧。”

拉格尼尔德没有表示反对。

“今天可以，我的特奥，今天没关系，今天甚至很合适。”

在吃完醋溜欧洲鲚、每人喝了两杯白葡萄酒后，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来到展览厅，吩咐管理员开灯。

“请把灯打开，快到7点了。”

“是，先生。”

呆在“抽艺友”展厅的还是前一天那几位朋友。

“你好，莫拉戈纳。”

“你好。”

7点5分拥进来一群为数可观的男女。他们的衣着十分整洁，头发不慌不忙地梳理过。这些男女跟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打招呼。

“你好，堂娜·拉格尼尔德，你好吗？”

“下午好，堂·蒂莫特奥，你好吗？”

“怎么样，堂·蒂莫特奥，你好吗？”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回答大家说他们很好，谢谢。

其中一个男人拿起一张目录，大声对其他人念题目。此人有一副朗诵者的十分宏亮的嗓子。如果仔细听，就能发现他有一丝轻微的、不自觉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口音。其他人一声不响，严肃谨慎，甚至有点恐惧地跟随着他。

这群人在展厅里转了两圈，然后告辞：“再见，堂·蒂莫特奥，祝贺你。”

“谢谢，费利佩，你在广播演出竞赛中取得了成功，我也应该向你表示祝贺。”

“非常感谢，这算不得什么。”

埃斯佩兰西塔跟着费利佩说：“再见，堂·蒂莫特奥，祝贺你。”

“谢谢，夫人。孩子们好吗？”

“很惹人喜爱。”

“当然，我太高兴了！”

“谢谢。”

“不客气。”

在埃斯佩兰西塔之后告辞的是奥雷利亚娜夫人。

“再见，堂·蒂莫特奥，祝贺你。”

“谢谢，夫人。织花边的生意好吗？”

“哼，别提了！编织花边的活儿连最差的饭也挣不上吃！”

“是吗！”

奥雷利亚娜告辞后，堂娜·皮利和皮利小姐走过来。

“再见，堂·蒂莫特奥，我和我女儿祝贺你。”

“谢谢，堂娜·皮利；谢谢，皮利小姐。你很漂亮！”

“哎，堂·蒂莫特奥，你太客气了！非常感谢。你用好眼看我！”

尼卡诺尔·德·巴勃洛斯最后一个告别：“再见，堂·蒂莫特奥，祝贺你。”

“非常感谢，尼卡诺尔。怎么，你的肚子好些了吗？”

“当然！看来，好像好点了。谢谢。”

“不客气。”

他们走后，蒂莫特奥对拉格尼尔德说：“那位法国夫人没有来，真奇怪！”

“是啊，我也想到了这件事，我也觉得奇怪。”

差20分钟8点的时候，门又开了。这次进来一位年长的妇人和两个男人。妇人在路边摆了个大木箱子卖铁荸荠和花生。男人中有一位是无线电技术员，另一位整天在波斯塔斯街上来回地叫卖：“火石，卖火石了！谁买打火机用的火石！谁买打火机，便宜的高级打火机！打火机，打火机，打火机！你要打火机吗，先生？”

3个参观者跟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打招呼。

“怎么样，你们好吗？”

“好，谢谢，你们好吗？”

“唉，我们马马虎虎！”

卖打火机的对蒂莫特奥说：“昨天我们没打算来，你知道吗？开幕的日子人多拥挤，乱哄哄的。你说对吗？”

“对，对……”

“所以我告诉这几位，最好是今天来，今天肯定不拥挤。”

“当然……”

无线电技术员觉得应该解释一下。

“我妻子没有能来，孩子们紧紧地缠住了她。我请求你原谅。”

“我原谅她，这没什么，看在上帝份上！”

孩子们一点儿也没有缠着玛蒂尔德，既没有紧紧地，也没有松松地。玛蒂尔德的孩子们整天在街上玩：不是爬到有轨电车顶上去就是用小木棍儿扎那些躺在地上的死猫。玛蒂尔德不来，是因为她在生气，虽然她不说，心里仍然不忘那次被蒂莫特奥从铁荸荠摊上扔过去的事情。

3个参观者在展厅里转了一圈儿，彬彬有礼地告辞。

“再见，嗯？回头见，祝贺你。”

“再见，非常感谢。”

“不客气。”

8点10分，门又开了，进来的是3位姑娘。一位姑娘外穿一件棉大衣，内穿一件浅咖啡色的对襟绒线衣，另一位穿一件苹果绿色的针织套头衫，第三位穿一件腋下稍微织补过的粗布女衫。

3位姑娘向他们打招呼。

“你们好吗？”

“好，谢谢。”

“还记得我们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玛鲁小姐、洛利小姐、孔奇小姐……”

“你的记忆不错。”

“当然……”

姑娘们转了一圈儿，走出来。

“我们不懂，知道吗？我们的文化水平不高。”

“不，姑娘，怎能这么说呢！”

孔奇小姐说：“有一个雕塑我很喜欢。”

蒂莫特奥恨不能拥抱她。

“是吗？哪一个？”

“就是那个。”

孔奇小姐指了指11号，塑的是人体。

“那你就拿去吧。”

“你说什么？它一定非常值钱……”

“不，我把它送给你，它不值什么钱，算我送你的礼物。”

喂，拿张报纸给她包起来！”

蒂莫特奥非常高兴。

“可是，我把它摆在哪儿呢？”

“这跟我不相干！要是没地方摆，你就从窗口扔出去。”

孔奇小姐抱着她的雕像走了。玛鲁小姐和洛利小姐跟她一道走，她们一声不响，一点儿也不懂。

姑娘们走后，拉格尼尔德对蒂莫特奥说：“你做得很对，特奥，你做得很对。”

跟拉格尼尔德一样，“抽艺友”的朋友们也认为他做得对。

“是的，先生，你做得很对。好极了！和整个人民（从批评家开始）相比，姑娘的表现更为敏感。”

差25分9点时，吉尼特·杜邦特·德·拉·布鲁内蒂·德·拉·法莱斯—罗亚尔夫人来了。她照样只用法语讲话，只有拉格尼尔德听得懂。

吉尼特对拉格尼尔德说：“看到我的朋友蒂莫特奥的美丽的作品展览，我感到非常幸运！”

“谢谢，夫人。”

“啊，如果你代表我向蒂莫特奥表示祝贺，我会感到非常幸运！”

“谢谢，夫人。”

“啊，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必须去拜访朋友！”

“没关系，夫人，这是社会责任。”

“啊，我感到很难过，不能同你和蒂莫特奥多呆一会儿！”

“谢谢，夫人。”

“啊，蒂莫特奥是伟大的艺术家！”

“谢谢，夫人。”

吉尼特夫人去拜访朋友了。

自她走后到9点钟按照“抽艺友”的习惯关闭展厅，没有人再来参观。

第二天7点，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都没有露面，7点半也没有；8点没有，8点半也没有；9点同样没有。9点是按照“抽艺友”的习惯关闭展览的时间。

蒂莫特奥的朋友们惊慌不安，赶到位于马尔克斯·德·萨佛拉街龙达散步场对面他的家。

这对夫妻也不在那里。房客们一无所知。

“真奇怪！不是吗？”

“是的，的确有点怪。”

在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的房间里，一切井然，什么也不少。如果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出去的话，一定不会再在很远的地方。他们的器具杂物虽然不多，但都摆在那里。

蒂莫特奥的房客和朋友们如果仔仔细细地检查一下房间，也许可以发现，他的6个笔记本不在了……

从此任何人也不再知道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的消息。自杀了吗？恐怕他们不会，否则，报纸会发表新闻的。

数月之后，根据一次交谈的某些细节，他的朋友们多少可能找到他：他在阿尔巴塞特、托莱多和雷亚尔城的村镇卖贮酒器。

艺术家咖啡馆

1

旋转门围绕它的轴心转个不停。旋转门围绕它的轴心旋转时，发出一种欢快的、近似多情的声响。旋转门有4个独立的隔离间：如果诗人们像鬼魂一样瘦削，每个隔离间甚至可以同时进去两个人。旋转门的隔离间犹如新鲜的奶酪块，柔软、雪白，富有营养，喂奶的母亲应该多吃这种奶酪。旋转门从上到下边缘装有毛刷，那是为了阻挡街上寒气侵入。

“奖花赛诗会已经在乌埃斯加开幕了。奖品是鲜花，还有3000比塞塔。题目自选。”

诗本身也有许许多多相似物。雪一样的白色裹尸布式的东西不多见了。眼下，时兴双关语，什么“前夕”啦，“边侧”啦。“前夕”给人以希望，很大的希望，几乎看到了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边侧”则深奥玄妙，是那样深奥玄妙，犹如简短热情的祷文。

夫人们发福了，但是关系不大。夫人们作诗撰文，但

是关系也不大。那只不过是内分泌腺的问题。

诗人们喝咖啡加牛奶，这种饮料很有营养。有的诗人常常忍一忍，节省14个雷阿尔。夫人们却不然，她们从来不肯忍一忍。夫人们的肚子填不饱。

“请给我一杯咖啡加牛奶。”

一个乡下小伙子觉得该献献殷勤了。

“您喝杯茴香甜酒吗？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来请您。”

“谢谢，亲爱的！”

乡下年轻人面色绯红，情不自禁地把眼睛移到那位夫人的胸部。在他家乡没有这种事。他家乡的夫人们都很胖，确实很胖，但是她们不作诗；她们织袜刺绣。他家乡的夫人们身上有奶牛味，这一点不假，但是她们不喝茴香甜酒；她们喝巧克力饮料，但并不经常。

乡下年轻人控制着。大胆点，年轻人！

“没什么，不值得谢。”

胸脯颤动的夫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唉……”

胸脯隆起的夫人头发稀疏。这种病用硫可以治愈，每天早晨起床时，用这种东西使劲儿擦头发。

“这么说，您是马德里人了？”

“对，这看得出……”

“哪里，哪里！”

另外一些日子，不是说这些话，而是说别的：“我想对您说的，对，我可是严肃认真说的，巴尔扎克……也是的，说这个干什么呀？”

乡下年轻人便想起了巴尔扎克，并且和司汤达混淆为

一个人。“不是，不是；是写《包法利夫人》的那位作家，写《包法利夫人》的那位作家。”

胸脯隆起的夫人有些日子要比另外一些日子好些。

“怎么啦，罗，罗莎乌莉塔？”

那位夫人大呼小叫地呼唤那个被称为罗莎乌莉塔的女人；乡下年轻人觉得有些过分。

“没什么，没什么事。噢，我亲爱的！太感谢了！”

“没什么感谢的，没什么感谢的。”

只要火鸡胸脯的夫人在场，谈话从来不会冷下去。

“我觉得吃了那东西不舒服，一下午都在反胃。”

“那是消化问题；你吃点药吧。”

乡下年轻人不敢用“你”称呼罗莎乌莉塔。乡下年轻人很尊敬年长的人。

旁边一张桌子上，几位衣着笔挺的先生在谈论诗作。

“你可以给我留下3个杜罗吗？我明天还你。”

向其借3个杜罗的先生，人们欠他很多钱，欠很多很多钱，他在奖花赛诗会上得了不少奖。借3个杜罗的那位先生声望很高。

“你们在科鲁尼亚得到钱没有？”

借3个杜罗的那位先生脸上现出一副哀伤表情。

“科鲁尼亚！”

寂静，这个面孔严肃的天使，瞬间即逝的这个寂静天使，从天花板上反弹下来，从电话间逃出来，在餐桌上滚动着。

罗莎乌莉塔端着煮食和茴香甜酒，从楼上走下来。

“太好了！”

乡下年轻人想：“真行！”

罗莎乌莉塔把手伸到怀里，掏出几张纸，用侍者借给她的铅笔在纸上写了三四个字。然后，又把纸揣回怀里，纸皱巴巴的，有热气：他妈的！

“什么东西呢？”

“不会有惊人之举。”

聚谈会有点和地铁的安东·马丁车站相似。这时，一位颤抖抖的老人坐了下来，他满口假牙，尿失禁，一个女儿在阿尔瓦塞德当修女。

“现在这些诗人身上发生的事，我早就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聚谈的人没有向堂·马努埃尔询问现在这些诗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肚子坏水。

看守电话的女人高声喊道：“加西亚·佩雷斯先生！”

那位看守电话的女人喊叫“加西亚·佩雷斯先生！”的声音有点像为这个咖啡馆所有谈话声弹奏的伴奏。

“佩佩，叫你呢。”

“好。”

堂·马麦德活像一只油炸小鸟；谁看见了都想抓着爪子塞到嘴里，连头带尾吞到肚子里。

“小伙子，给堂·马梅德要杯白酒，让他舒服舒服！”

堂·马梅德喜欢讲风俗笑话，什么樟脑呀，房门紧闭的房子呀，给妙龄女郎守灵呀，退休教师呀，湿漉漉的腊肠呀，18比塞塔的退休金呀，乡村俱乐部的厕所呀，清蒸鱼干呀，女佣的房间呀；总之，应有尽有。

“哈，哈！你们知道看守的笑话吗？”

“知道，知道：我们早就听你讲过了。”

堂·马梅德百讲不厌。

“哈，哈！”

堂·马梅德不知疲倦，他是个身强力壮的乡下人。堂·马梅德讲起看守的笑话来：

“哈，哈！一个看守对一个小保姆说，哈，哈！‘喂，亲爱的，少爷对您怎样？’哈，哈！小保姆一边走一边对他说，哈，哈！‘喂，看门的，对您呢？……’”

堂·马梅德继续讲着他的动听的故事，哈，哈！讲了很大一会儿。谁也没有听他讲。那个乡下年轻人早就想知道这个关于看守和保姆的事最终怎么结局。

“您可以端来一罐子清凉凉的水吗？”

诗人们要水时总是用“清凉凉”的这个词儿。这样的词儿说起来好听，有亲切感，而且至少会唤起同情感，引起注意。

乡下年轻人喝着水，又直勾勾地注视起罗莎乌莉塔的胸脯来。

“不老，不算太老！对这样的人我真看不出她们的年龄来！”

罗莎乌莉塔已经有30来年不被人注目了，此刻，她没有发现那个乡下年轻人的目光。

“那卷纸很可能滑到很低的部位了。”乡下年轻人在心里想。“罗莎乌莉塔还算漂亮。”

乡下年轻人下决心叫她罗莎乌莉塔，尽管是在心里这样叫。

“喂，夫人。”

那位像大肚子一样的夫人打断了他：“年轻人，请您叫我罗莎乌拉；叫我罗莎乌拉，我的所有朋友，所有笔友都这样叫我。”

“好，谢谢。喂，罗莎乌拉。”

“有什么说好了，我亲爱的朋友。”

乡下年轻人张口结舌，那时那位小姐正要回厨房去。

“嗯……我不知道……忘记该对您说什么了……不知道要说什么……不过，我马上会记起来的！”

有人递给罗莎乌莉塔一支美国烟，罗莎乌莉塔鼻孔里立即冒出烟来；在香烟没有点着之前，乡下年轻人就在心里骂她了。

“这娘儿们！早就憋不住了！”

罗莎乌拉抽着香烟，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些肥胖的女文学家有一点好处，就是善于知足；有点什么就心满意足。

“真舒服。”

“好，好。”

乡下年轻人自言自语地说。

2

酒吧里，一位出版商面前摆着一杯牛奶咖啡，正和一位作家聊天。这位作家身体瘦削，从面色看来可能患有肝病，也许有痔疮吧。出版商说道：“喂，西利洛，我们直说好了，不要罗罗嗦嗦地拐弯抹角。我说的是小说，您听见

了吧？”

西利洛心中一惊，做出一种正在注意听他讲话的谦卑表情。

“听见了，先生，对。小说嘛……”

出版商继续说道：“正是这个。小说，我们现在谈话不要罗罗嗦嗦，有话直来直去地说好了；小说还是应该具有传统的三大要素，这是经典作家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您听懂了我的意思吗？”

作家想这样回答他：“对，先生，我理解您的好意；信念，希望和善意。”但是他及时控制了自己。

“对，先生，当然。要具有传统的三大要素，是经典作家的最重要原则！哈，哈！”

出版商深深吸了一口气，补充说道：“您喝杯咖啡吗？”

“好吧……”

“喂，给这位先生来杯咖啡。”

出版商回过头来看了看西利洛，西利洛眯缝着一双绵羊眼睛，那双小眼睛要道出他的全部感激之情。

“我给您讲的那三大要素，老朋友，那三个传统的、经典的、重要的要素，我们不要吹捧，不要客套，这三大要素是，您知道是什么吗？”

“请您说下去，说下去……”

“这三大要素是：命题，高潮和结尾。如果没有命题、高潮和结尾，不管绕多少圈子，也不称其为小说；还有，您想听我讲下去吗？”

“好吧，先生，讲下去。”

“没有什么了，就这么多。我没有说假话吧，没有罗嗦

吧!”

可怜的西利洛沉默了，神情沮丧。出版商的理由十分充足。

“您如果想要我委托您写一部小说，这您已经知道了：命题、高潮和结尾。比如说，一个失去父母的姑娘像黑奴一样地干活，因为她要抚养她的11个弟弟妹妹，这11个弟弟妹妹也是孤儿，身体不好。为了增加真实感，我们可以说她在全国预防局的喂奶母亲保险处工作。那好，这个姑娘名字叫，比如说，叫伊丝梅尔达·德·瓦利-弗洛莉多，或者叫格拉希埃拉·德·布拉多-蒂尔诺，或者别的什么名字，不过，必须叫起来好听，有象征意义。一天，在一家美国咖啡馆里，必须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姑娘认识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小伙子目光深沉，他的名字叫，比如说，叫卡洛斯或阿尔贝托。您千万不能给他起埃斯塔尼斯罗这样的名字；您应该知道，这个名字不好。”

“对，您说得有道理，先生。”

“那好，我们几乎有了命题！卡洛斯是个非常不幸的青年，他向同样不幸的伊丝梅尔达求爱，但是，伊丝梅尔达提出一个条件：‘卡洛斯！’‘说吧，亲爱的。’‘别喝苦艾酒了！’卡洛斯推开那酒，这对年轻恋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喂，怎么样！”

西利洛兴奋起来。

“太好了！”

出版商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没什么，目的是让您了解我的合作诚意！您如果喜欢，我把这段故事奉献给您！”

“谢谢，堂·塞拉芬，太感谢了。您为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我感激不尽呀！”

堂·塞拉芬飘飘然了。

“没有什么可谢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看高潮。伊丝梅尔达心中感到无限幸福，她等来未婚夫的生日，送给他一盒四子棋。卡洛斯打开盒子一看，立刻露出一副十分痛苦的表情。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不喜欢情人送的生日礼物？四子棋里有什么秘密？啊！对了，秘密正是在这里！您想听听情节是如何发展的吗？”

“太可怕了！请您说下去。”

“我们已经有了高潮。现在来看一看传统的、经典的、重要的第三个要素。一切都是围绕着四子棋发展的。四子棋抹上毒药了？想必是使他回忆起了过去的痛苦生活？而他正是要遗忘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啊，原来是卡洛斯看到伊丝梅尔达用那种动作打开四子棋，便意识到他一向惧怕的事情出现在他的面前，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两个是同父异母兄妹。他妈的！那种把小绳绕在一个指头上的动作揭示了全部秘密！‘伊丝梅尔达！’‘您说吧，不，我是说，你说吧！’‘我们不能相爱了！’‘为什么？’‘不能相爱了，伊丝梅尔达，同一种血在我们血管里流动！’‘是吗！’‘是这样，伊丝梅尔达，我们还是分手吧！’伊丝梅尔达离开了，砰的一声，她昏倒在地上。卡洛斯一蹶不振，入了木笃会。喂，怎么样？”

西利洛勉强答道：“很好，很好！”

出版商继续讲着他的小说创作理论，过了一会儿，离去了。乡下年轻人走到卡洛斯身边。

“喂，您好！”

刚刚接受一项大任务的西利洛看也没看他一眼。一项伟大的任务！

“我打搅您了？”

“没有，没有……”

乡下年轻人又向西利洛身边凑了凑，看看能不能搭上几句话。

3

三四张桌子一字排开，画家们默然无语。乡下年轻人也懂得一点绘画，他想成为一个大画家；但是，他命不好，这是实情。乡下年轻人不很清楚他现在应该去干什么工作，或者想干什么工作，或者随便干什么工作好了。乡下年轻人很小就失去父母。那时，几个姨妈对他说：“喂，胡利托，应该想一想你的前途了。你长大了去干什么呀？”

胡利托有些茫然，答道：“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胡利托如此没有主意，很使姨妈生气。

“你总不能混一辈子呀，不能那样。那样混得有财产呀。”

“好吧，我想想吧……”

姨妈过世以后，胡利托把姨妈留给他的一点点东西随便变卖了，来到了马德里，他要征服这座大城市。

“咱们请罗莎乌莉塔喝几杯茴香甜酒吧。”

“好吧，已请过一次了！”

画家们的这种聚谈会，乡下年轻人也想插一手。

“没画什么，眼下只是画一些草图……”

“好。”

“以后我要画带颜色的……”

“好。”

“我想筹备一次高水平的画展……”

“好。”

乡下年轻人打住了话头，他心中想，说不定这些画家连“好”都不说了。

画家们把烟头扔在大理石桌面上，用力掐灭。

“这些名家！”乡下年轻人心中暗想。

乡下年轻人不叫胡利托。乡下年轻人叫坎迪多，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瘦小，奇丑，苍白。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肚子不好。

“坎迪多！”

“什么事？”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作诗绘画。如果什么地方给他个工作，他会去干的。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本想当一个尼采主义者，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更像个心地善良的修女，给小孩和家犬作诗。他的诗多有夸张，不过有人对他说，尽管诗意模糊，但还是相当不错的。

噢，我告诉你！到处流浪的小狗，或者挂在云端的心，或者杨树，等等。

画家们不大懂得诗。作为补偿，诗人们对画一窍不通。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既写点诗又作点画，当然，哪一样都不出色；他像一个低能儿，但他是一个热心人，甚至可以说，是个恪守原则的人。

“重要的是质量，要有素质……”

“什么？”

“我是说，质量，素质。”

“啊！”

“阿斯特里奥的画以细腻著称：鱼儿，瓦罐，果花……”

“阿斯特里奥是谁？”

“是我的老师。”

在这个称为艺术之家的咖啡馆里，侍者能从面容上分辨谁是好画家，谁是坏画家。他们也能分辨诗人：从来不会错。

“是那个吗？那家伙是个大老粗，咖啡还没有付款呢。”
这个咖啡馆的侍者从来没有弄错过。

“是那个吗？那家伙是个乡巴佬，咖啡还没有付款呢。”
艺术家咖啡馆的侍者对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是那个吗？那家伙是个饿狼，咖啡还没有付款呢。”

“干什么的？”

“那个家伙吗？什么也不干；喂，他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要，干脆要份毒药死了算了。”

乡下年轻人要了一杯咖啡，喝完，付了款。应该慢慢树立自己的声望。不然的话，就是有了机会，人家也不向

你约稿，约了，稿费也不会高，诗歌，短文，故事，每一篇只给25个杜罗，还要再打个折扣。诗歌，等于是白送的。就是非常有名的诗人，一首诗也就只给15到20个杜罗；别的诗人只能把自己的作品白白送人了。诗人们都是有靠山的，但是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少很少。当然，一般地说，诗人都有另外的职业，当绘图员、教师、警察密探什么的；不然，他们根本活不下去。

“我老师的画以细腻著称。”

“好。”

这间咖啡馆空气浓重得用手都能触摸到；这里的空气像是充满在膀胱里的那种粘稠的可以拉延的东西。

“太热了。”

“不热。”

画家的情况多种多样：细高挑儿画家，又瘦又矮的画家，身材瘦削、个头儿适中的画家。聪明人可以从身高和胖瘦确定画家的流派。坎迪多想到这一点时，心里暗笑。坎迪多的想法不怎么正确，但是他无法排除。

“诗歌，诗歌，是仙女……好，是穿礼服的仙女，又是着平装的仙女。荒唐可笑！”

“什么？”

“没什么，我在自言自语。”

坎迪多惊了一下。

“他妈的，这会儿倒理睬我了！”

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想不出一个满意的化名，一个像大诗人的名字，一个像大画家的名字，一个没有笔名那种恶臭味的名字。“坎卡尔布斯”这名字不好；他发现，

这名字还不如“阿索林”^①呢。

乡下年轻人把手插在裤兜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尽量适应“坎卡尔布斯”这个名字。糟糕的是，他越是在脑子里重复这个名字，越是觉得它没有寓意、空洞、奇怪。

“坎卡尔布斯来了。不好，听起来好像村子里的某个呆子的名字。坎卡尔布斯，吃个无花果吗？坎卡尔布斯，你像个癞皮鸟，看我给你一棍子。”

乡下年轻人的肚子通过裤兜的衬布在颤动，看上去还是温的；肚子随着呼吸上下颤动。罗莎乌莉塔的胸脯就是这样颤抖的。

乡下年轻人并不厌恶罗莎乌莉塔。

“亲爱的罗莎乌莉塔。罗莎乌莉塔可以代替别的女人。罗莎乌莉塔，向她求爱，还不如干脆把她弄到手，你说声‘对’好了。”

如果能像在安静的，甚至在喧闹的杂碎店看到高悬着的牛肺那样，看到罗莎乌莉塔那油光柔软的心脏，如果能够看清楚许许多多东西，那该多好呀。但是，罗莎乌莉塔却用印花装饰布的花盖住自己的心脏。主人死的时候，她从大厅的垫布上撕了这块布；主人到另一个世界——地狱，天国，炼狱和灵泊狱^②——去了，把库房的钥匙也带去了，那把铁钥匙锁着油和面包。现在，主人的遗孀怎么样？没什么，打扫房间呗。或者说，现在，主人的遗孀怎么样？没

①阿索林(1873~1967)，西班牙作家。原名何塞·马尔丁斯·鲁伊斯。——译者

②据说是好人和未受洗礼幼儿的灵魂暂居的地方。——译者

什么：大概用印花布上的花盖住了胸脯，不让看到她的心脏。死人去墓穴，活人在土坑。

“加牛奶，照旧？”

“对，另外给我一个小面包。”

罗莎乌莉塔有机会时便瞟那个乡下年轻人一眼。

“亲爱的！”

乡下年轻人嗓子发干。

“好，好，不错，不错……如果有那么一点儿决心，也好呀！罗莎乌莉塔，听见没有。罗莎乌莉塔，听我对您说。罗莎乌莉塔，请您接受我做您的忠诚追随者吧。罗莎乌莉塔！好吗？”

乡下年轻人突然回到现实中。他镇定了一下，离开几位画家，向罗莎乌莉塔走去。他如果有胆量的话，一定要向她求爱的。罗莎乌莉塔比任何时候都漂亮。罗莎乌莉塔在和旁边桌上的一位夫人聊天，那位夫人好像长着胡须，脸上露出非常不幸的表情，首先和她的仪表潇洒的丈夫关系不和，其次她的那几个孩子不学好，没有孝顺之心。

“我的邻居家里有辆新型‘出租’车，是那种底盘较低的汽车，车门有一行字：‘方便乘坐’；这位邻居可以给您的腰带加饰物，这花不了多少钱。这位邻居很有点本事。他给我加了3个饰物：这儿一个，这儿另一个，这儿还有一个。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咱们到卫生间去，让您看看。”

乡下年轻人竭力控制自己。

“罗莎乌莉塔，下午好。”

“噢，亲爱的！”

罗莎乌莉塔向那个腰带“断裂”、灵魂痛苦的夫人投去

一道鄙夷蔑视的目光。

“喂，亲爱的。”

“下午好，您好吗？”

罗莎乌莉塔谦恭地深深伏下身去，好像母鸡接受公鸡的爱一样。

“这不一眼就能看出来吗，亲爱的朋友。”

乡下年轻人想起了他的年轻轻就死去的母亲。每逢遇到关键时刻，乡下年轻人就想起他的年轻轻地死于伤寒的母亲。

我们现在可以离开题目了：博莱罗歌曲里有苦涩的诗句，也有寓意深刻的迷人词语，述说乡下年轻人把心连在一起，颂扬青年如何酷爱艺术。有的人像培育奇异花卉一样培育年轻面孔上的粉刺，有的人则像健忘的蚯蚓在黑夜死去，他们是想以后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实际上都一样：人不能不吃饭，人活在世界上，都想给这个人或那个人出点主意，献点计谋。

罗莎乌莉塔在家的一个柜橱抽屉里珍藏着一条满是饰物和纪念物的腰带。

“那天下午在‘老养蜂场’斗牛馆里，真有意思！”

罗莎乌莉塔在盛着栓剂的盒子里，珍藏着一串第一次领受圣餐时用的白色念珠，用棉花精心包着。

“那天上午在莱科雷托斯大街的铁椅子上，那情景太动人了！”

罗莎乌莉塔在胆囊里保留着小砂粒，时间这个浪荡公子就是不让砂粒排出来。

“那一天我太幸福了，他拉起我的手，对我说：‘罗莎乌

莉塔，亲我一下！’”

罗莎乌莉塔预感到有人要对她说话。

“喂，罗莎乌拉……”

“请你用你称呼我，用你称呼我……”

“喂，罗莎乌拉……”

“请你更亲切地称呼我，叫我罗莎乌莉塔。”

“喂，罗莎乌莉塔……”

“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我忘记说什么了。”

在艺术家聚会的这个咖啡馆里有许多异色颈鸽子飞来飞去，嘈杂声灌耳。

“我记起来了。喂，罗莎乌莉塔。”

“什么事？”

“我是说，我希望有鸟儿那样的、智天使和炽天使那样的翅膀。”

“你是想飞得很高飞得很远吗？”

“不是；我要留在这儿，给你扇风……”

乡下年轻人暗下决心，他从来没有下过那么大的决心，大得让人害怕。

“我要像目光斜视、梳着长辫、面部如细瓷的中国奴仆那样给你扇风。”

罗莎乌莉塔深深叹了一口气，仿佛在做徒手体操。

（一，吸气。）

“卡尔扎多……”

（二，呼气。）

“请你叫我坎迪多。”

(一、吸气)

“请你原谅。”

(二、呼气)

“没关系。”

(一、吸气)

“坎迪多。”

(二、呼气)

“什么事？”

(一、吸气)

“你可是个大人物呀！”

(二、呼气)

“哪里，亲爱的。”

罗莎乌莉塔平静多了，可以继续按肺部正常呼吸的频率说话了。

“你是，坎迪多，我敢说，你是个大人物！”

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到马德里以来那是第一次看清楚。但是，他的视觉如同火光一样，瞬间消失了。老天哪！

“我更赞赏古诗，永恒的诗。对于我来说，这些诗从上面或者从下面开始都一样，没有一点意义。有时，这是真的，我有些放纵，但是，只要有十四行诗，好的十四行诗……”

“当然罗，我也这么说：只要有好的十四行诗！十四行诗是为爱情而作的，坎迪多，我说的对吧？”

“对，罗莎乌莉塔，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如堂·马塞利诺·梅嫩德斯-佩拉约^①说的，十一音节诗。”

^①马·梅嫩德斯-佩拉约(1856~1912)，西班牙文学评论家。

“好了，好了……”

罗莎乌莉塔并不呆傻，她早就注意到乡下年轻人有点斜眼。

“也好，这样显得有风趣！”

乡下年轻人要比一般斜眼严重，不是一般人说的那种斜眼，而是两只眼睛各行其事；一只眼向这边斜，另一只眼向那边斜。像蜗牛的触角。

4

西利洛一个人独坐在一张摆满字迹斑斑稿纸的桌前，若有所思，他在从两个方面思考着关于三大传统的、经典的、重要要素的说法。

“对，堂·塞拉芬说得对。没有命题、高潮和结尾就称不上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笔记本上列出命题、高潮和结尾。然后一口气写下去，像流水一样。文学评论家们总是指出他精心创作。他的夫人常常对他说：‘费奥多尔·米哈伊罗维奇，高潮怎么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很好，马利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看来相当不错。’”

乡下年轻人从旁边桌子注视着西利洛在干活。

“这位已经打破冰层。总之，我们应该相信不久我也会这样的。”

西利洛一向注重逻辑思维，根本看也不看他，仿佛身边没有这么一个人。

“对，没有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莫斯科寒冷的夜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用眼睛盯着茶炊，一边苦心思索，把小说推进高潮。‘马利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我们那把茶炊水哗哗开着，再给我一杯香茶；我觉得这个高潮逃不掉了。’被称做贤妻良母的马利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站起身来，把茶递给费奥多尔·米哈伊罗维奇。‘喝吧，费奥多尔·米哈伊罗维奇，喝一杯我们茶炊里的滚烫的香茶，恢复一下劳累的身体；知道高潮逃不掉你的手，我高兴极了，费奥多尔·米哈伊罗维奇，要把高潮牢牢地抓住，永远抓住。’马利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完便跪在一枚拜占廷圣像前，祈祷了很长时间。”

在乡下年轻人同一张桌子上，一位流着口水，痰块卡在嗓子里的先生搅得西利洛神经不得安宁。

“这位老先生！再不住嘴我就得走了。这样谁能干活呀！”

西利洛在几张大纸上，用圆形字体在上方写下了“命题”、“高潮”和“结尾”6个大字，每两个字用一张纸。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像骨架、像框架。把框架竖起来，牢牢地竖起来，余下的工作就是缝制和歌唱了：添进一点禾草，当然要添得合适！问题是骨架一定要造得牢，这就是大楼的地基呀！房屋不能从屋顶建起！”

说起房屋和屋顶的事，西利洛良心上感到有些内疚。

“好！可能落入俗套，这我不否认，可这是真实的，是真实的！”

乡下年轻人像只小鸟儿似的全神贯注地看着他。

“不久我也会这样的！在我的仰慕者的目光注视下，一

个劲儿地想呀想呀!”

在西利洛的稿纸上，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几乎已经成熟了。题目还没有最后确定，他拟了5个：“难以实现的爱情”，“两颗心的命运”，“无知姑娘”，“父辈之错，儿女承担”和“血在呼唤”，不过，他还是希望堂·塞拉芬最后决定取舍。做到俯首帖耳、恭恭敬敬，真不容易呀!

进展一帆风顺的是命题、高潮和结尾。西利洛本来是学贸易的，养成了细心考虑问题的习惯。塞万提斯就很细心：讲塞万提斯细心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对，管它是哪个故事呢!

标有“命题”的那张纸上写着：

她。

名：伊丝梅尔达。

姓：德·瓦利-弗洛莉多。

年龄：20岁。

外貌：高个儿，金发，大方而谦恭，蓝眼睛，目光深沉，充满幻想。

父母情况：双亡。

弟妹人数：11个，年龄小，肺结核前期。(因为生活困苦)

职业：打字员。(有时可以称呼“打字油印员”)

工作地点：全国预防局喂奶母亲保险处。

表现：好；上司很尊敬她，把她看做西班牙妇女的化身。

他。

名：卡洛斯。

姓：（待定）。

年龄：25岁。

外貌：身高，体壮，肤色黝黑，波浪式头发，黑眼睛，目光悲凄。

孤儿？：和她一样。

弟妹人数：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住在纽约。

职业：道路、水渠、港口工程系学生。

工作地点：（正在念书，尚无工作）

表现：好；品格高尚，潇洒，尽管有时喝点烈性酒。

情节。

一天，他们在美国“威斯康星女郎”咖啡馆相遇。他通过女侍者传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见到您，我就被您的魅力迷住了。如果我可以怀有某些希望的话，请您要一杯草莓冰淇淋。这样我就心领神会了。您的敬慕者，卡。我很高兴请您吃一杯草莓冰淇淋——又及。”伊丝梅尔达低下眼睛，要了一杯草莓冰淇淋。两个人手拉手走出“威斯康星女郎”咖啡馆。

西利洛高兴极了。

“喂！小伙计，请给我一杯草莓冰淇淋。不，我是说，咖啡加牛奶。”

西利洛每个毛孔都流露着快乐；好像一颗颗汗珠。

5

滑稽演员夜里工作结束以后，围着大围脖到艺术家咖啡馆。

“怎么样，工作还好吧？”

“哪里，有活干就不错了！”

帕吉多也不喜欢当导演了。这是一项综合艺术，好像在艺术上游泳一样。他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当滑稽演员了，这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一次，在神学院里有人对他说：“帕吉多，我们演索利亚的名剧《好色之徒堂·璜》吧。”

“好，你们说怎么演？”

“我们院长是有亲身经验的，并且早有言在先，他绝不让小姐出现在台上，尽管这些小姐很正派，又是神学院学员的姐妹，我们考虑还是你演‘堂娜·伊内斯’这个角色好。”

“我，不行，我不能演。”

“是不是不好意思？”

“不，不是这个：反正我不演，你们别坚持了。我不演并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不愿意演；并不是不好意思。”

而实际上，帕吉多很腼腆，马上脸就红了，红得像个西红柿。

一次，那时他已经成了大小伙子了，一个名叫雷娜塔，3年结过两次婚的表姐对他说：“喂，帕吉多，我们玩过家

家好吗？”

帕吉多说不玩，那天夜里他一直忐忑不安，独自哭个不停。

他表姐雷娜塔长得丰满，面色红润。她第一次是和一位兽医恋爱结的婚；兽医肥头大耳，浑身灯芯绒味。第二次是先同居后结婚，对方是个很不错的牙医，身上的药味很好闻。他们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一两句话讲不完。

滑稽演员一般在凌晨一点半左右到这个咖啡馆。如果来得早，那就不是好兆头。滑稽演员在讲话之前，先要清清嗓子；有的人还要吐几口痰。帕吉多很欣赏他们随便吐痰的样子，他羡慕他们。

“我真想有一个粗嗓子，吐痰通畅些。我还想长个双下巴，更好地把痰吐出来。我也想有件深灰色毛背心，穿这种背心，会毫不费力地吐出痰来。”

表姐雷娜塔本人说，她穿尼龙内衣，这种衣服可以在洗澡间的洗手池里洗，并且干得快，眨眼工夫就干了。表姐雷娜塔尽管很胖，但是很能干，家里收拾得明镜似的。

帕吉多很崇拜他的表姐雷娜塔。

“小姐在吗？”

“在，她马上来。您是哪一位？”

“我是她表弟，帕吉多少爷。”

“请稍等，她马上来。”

雷娜塔来接电话，于是两个人互致问候。

“你声音哑了？”

“没有。”

“给姨妈写信了吗？”

“没有。”

“你肚子好吗？”

“不好。”

在咖啡馆的一张桌子上，一位年长瘦削的滑稽演员在大口大口地吐痰。他嗓子粗，穿一件深灰色毛背心。

“我如果长个双下巴，就更好了，更好了！”

帕吉多当然不叫帕吉多了。帕吉多叫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是个乡下年轻人，算半个艺术家，他是来征服马德里的，但是不知他用什么武器。在神学院里，有些人称他坎卡尔布斯^①当时，他们都是风华少年，喜欢用名字的音节东拼西凑，他们像给药店起店名的人一样，戴着眼镜，留着鬚发，一副傻相。

“坎卡尔布斯，勇猛的战将，你是卡塔戈的精英，在那难忘的一月和二月里，等等。”

又补充说道：“坎卡尔布斯，首屈一指的斗牛士，我在出口处等你。”

真的有人在门口等他，把他打得鼻青脸肿。风华少年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上面说的，喜欢写几句诗。

“可是，我什么地方惹着你了？”

“什么地方也没有惹着我。”

表姐雷娜塔有个小孩，浑身尿味；看来很少给他洗澡。

“你是想让我的儿子，我心头的肉得肺炎死掉吗？”

“不，不；我愿意你儿子好好活下去，发大财，成为一

^①是“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这个全名拼凑起来的。

个有用的人。”

“啊，好！”

表姐雷娜塔的孩子叫胡斯蒂尼亚宁，长着一张傻脸。帕吉多很可怜胡斯蒂尼亚宁。一次，他和罗莎乌莉塔聊天时，对她说：“胡斯蒂尼亚宁这孩子，你听我说呀，真够可怜的，可是我没有办法。”

“可是，为什么呀？”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总觉得他可怜巴巴的，没有人保护。”

“哪里，你别犯傻了！你知道夏多勃里昂怎么说吗？”

“不知道，他怎么说的？”

“他说没有人保护的是我们这些成年人。”

帕吉多陷入了沉思。

“说得真深刻！”

我们有时把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叫做帕吉多；也有时叫他胡利托；主要的是让人听懂。

罗莎乌莉塔一边模模糊糊地想着一些风趣事情，一边回答说：“是很深刻！当然很深刻！”

在咖啡馆里，堂·马梅德这位青霉素抗药患者，常常坐在滑稽演员聚集的黑暗嘈杂的角落里。

“哈，哈！一位看守对一位保姆说，哈，哈！‘喂，亲爱的，少爷对您怎么样？’”

身穿深灰色毛背心的滑稽演员打断他：“喂，堂·马梅德，您怎么不闭上那张讨厌的嘴巴？”

堂·马梅德大吃一惊。

“我妨碍您了吧？”

“我说，这是当然了；您太讨人嫌了。我本来不想说，可是您什么看守、什么保姆的说个没完没了。”

堂·马梅德不说话了，脸上露出悲苦表情，犹如一个被邻居辱骂和挨石子打的孤儿。

“好吧，如果我讨厌，就不说话了；请您原谅，我是不愿意打扰您的。”

身穿毛背心的滑稽演员偷偷地、几乎卑鄙地笑了笑，又大口大口吐起痰来。

那瞬间的痛苦沉静使咖啡馆里的空气更加悲凄。

堂·马梅德更像个油炸小鸟儿了，不过谁看见了，并不想抓着爪子塞到嘴里，连头带尾吞到肚子里了。小鸟儿炸过火了，就像为了除去食油的哈喇味，扔到油锅里的蒜瓣一样。

6

西利洛心软了下来，让乡下年轻人变成了他的朋友。之后，也就慢慢地觉得他可爱了，最后——人类的反应是多么神奇奥秘呀！正如堂·塞拉芬所说——甚至亲切待他，那是一种包括上下和左右的全面的亲切感情，当然罗，那是有点鸟瞰下的亲切感情，不过，那是一种伟大感情，保护式的感情，犹如长兄保护他的年幼的弟弟妹妹，保护身体虚弱、挺着大肚子的弟弟妹妹。

“我们以你我相称吧，最好以你我相称；在同事之间不要用您这个字眼；这个词儿太冷漠，太见外了，就像两个

人在互相拜访，不那么随便。”

乡下年轻人表现得很怯生；像同事之间相待使他感到震惊。

“好，谢谢，太感谢了！这是我的荣幸，我不配得到这么大的荣誉，可是，我不知道我敢不敢接受这个荣誉！也许我受用不了。你已经是个名人了，而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无名小卒，不足挂齿的试用工！”

西利洛似乎感到幸福，那是一种抽象的、不具体、不明确的幸福。

“不，不要这样说。可不要太客气呀！在文学这个伟大的共和国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是兄弟，亲密无间！”

“他妈的！……请原谅，那个词儿逃掉了！”

乡下年轻人试着把关于伟大的文学共和国亲密无间的词语印刻在脑海里。

“一遇到机会我就把这个词儿抛出去，”乡下年轻人想着，“这词儿太漂亮了！”

过了一会儿，年轻人又突然想到，在文章里，伟大的文学共和国这个词儿应该大写，还是小写。

“我觉得应该大写……”

西利洛看了看他。

“你有话要说吗？”

乡下年轻人回到了现实中。一个像上帝创造的那样的作家，一个有点诗兴、有自己命题、高潮和结尾的小说家，一定会这样说的：“乡下年轻人从云端落到地面”，并且感到受到了嘲弄，一文不值。

“没有，没有，我在算帐目……”

“啊！”

西利洛的喉结像嗦嚔。乡下年轻人思想又开了小差，脑子里在想西利洛的嗦嚔。

“那儿肯定积满了咖啡和牛奶。不该这样想西利洛的嗦嚔！西利洛是我的好朋友！不只是好朋友，西利洛可以做我的老师了！鱼丸子常常贴在喉结上。我们还是别去想这个吧！”

艺术之家的这个咖啡馆的顾客几乎都有一个鼓鼓的、有点变形的嗦嚔。一天，乡下年轻人冒失地对西利洛说：“喂，西利洛，我创造了喉结分类学，你看怎么样。”

但是西利洛情绪不好，这样答道：“我不听，我不听，别给我说喉结那种东西，我一窍不通，我也没必要通。我姨父堂·阿波利纳尔，我跟你提起过他，他已经去世了，可我姨妈安帕罗还活着，她每只手都有6个手指，她如果在就好了！她对喉结这类事通晓得很！在她镇上，如果谁的喉结发炎，医生都先找她，对她说：‘喂，堂娜·安帕罗，您明天上午能不能陪我去安东尼娅家一趟？就是米格尔·洛维托的妻子，家住在去公墓的路上。这个可怜的女人喉结发炎。’我姨妈安帕罗从来不拒绝；她说：‘贡萨雷斯，我当然去！当然去，古铁雷斯！一定去！只要做好事，您找我好了。我一定去！’我姨妈安帕罗像镇上的医生一般被称做堂·希梅欧·贡萨雷斯。他的父亲是维奇人，母亲是沙尔塞达人；我姨妈安帕罗像镇上的医生，年轻时比现在自负得多，人们都叫她全名，希梅欧·贡萨雷斯-维奇·古铁雷斯·德·沙尔塞达，不过后来随着年逝月移，把多余的字去掉了，名字简化多了。”

西利洛突然打住话头，好像有颗子弹正好打在喉结中央。

“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事都讲给你听，真是活见鬼！说不定你什么也听不懂！”

乡下年轻人几乎是恳求地笑了笑，嘴巴流着口水，犹如一个只领取一半养老金的长者，没有饭后甜食可吃（比如圆形橘子，平行六面体的榅桲，等等）。

“西利洛，说下去，这等于在给我上课！”

但是，西利洛没有继续说下去。

“喂，马诺洛，再给我来一杯咖啡。”

马诺洛就是干这个的，他答道：“我这就去，西利洛，我们随时听您吩咐！”

西利洛一直望着乡下年轻人；看着他的眼睛。乡下年轻人有一般颜色的眼睛，近似棕色。

“堂·塞拉芬让我写一部小说，等他付我稿费时，我请你吃鱼丸子。”

乡下年轻人偷偷摸了摸喉结，脸上露出一副魔术师的表情。

“谢谢。”

“不必谢。我将很高兴请你……”

7

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也叫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坎卡尔扎多、帕吉多、胡利托，即乡下年轻人，

为打破坚冰，征服马德里而勤奋工作着的、命运多变的艺术家，他正在和罗莎乌莉塔·鲁伊斯·德·拉沙洛谈恋爱。罗莎乌莉塔是养老金领取者，丈夫堂·莱昂希欧·吉罗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过世；丈夫生前经商，在罗格洛尼奥开杂货店，既卖乳制品又卖舶来品；舶来品都是从殖民地运来的，质量上乘。表姐雷娜塔十分气愤，几乎都气疯了。

“可是，表姐，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呀？”

“你是我表弟，为什么和我没有关系？”

在艺术家咖啡馆里，伊希特罗和罗莎乌莉塔之间的爱情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这是实情。

“医生告诉他必须谈恋爱，不然，最终会得甲状腺病。”

“而我要说的是，他做得对，很对。首先他注意了自己的身体。”

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送给罗莎乌莉塔一幅水彩画，那是一位大胡子画家赠送给他的，这位画家像个异教神父，他常常去这个咖啡馆转一转，估计谁身上有钱，就向谁借一个杜罗。

“你喜欢吗？”

“太喜欢了，亲爱的。”

水彩画画的是斗牛士正用红黄双色斗篷引逗公牛，而这牛不是牛头，而是一具骷髅脑袋。水彩画非常独特。

“别具风格！”

“太好了，真是别具风格！”

罗莎乌莉塔则送给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一架双筒望远镜，上面有马德里皇家足球队的队徽。

“喜欢吗？”

“太喜欢了，亲爱的。”

他们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对罗莎乌莉塔很随便。

“这是一件绝品！”

“太好了！当然是一件绝品了！”

“亲爱的，我这是专门为你买的，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会计刚付给我钱，我就拿出几个比塞塔，自言自语地说：‘这部分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留给我亲爱的买纪念品，买一件小纪念品，能够天天带在身上的纪念品。’”

“罗莎乌莉塔……”

罗莎乌莉塔身边有一大堆大衣，散发着潮湿鸡舍味；她向这堆大衣斜过头去。

“亲爱的……”

早晨，擦皮鞋的人脸上露出穷亲戚一样的几乎亲切的表情，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便把大女儿送到抗痨疗养院去。

“擦鞋吗？油黑闪亮！”

擦皮鞋的人早晨要进行反省，他们常常不认为自己有大的过错。

“鞋擦干净了！您看行不行？”

上午，一直到一点左右或一点半的样子，擦皮鞋的人扭过头去擤鼻子，声音沉闷，听起来很慈祥，有些羞答答。

一天早晨，表姐雷娜塔到这个咖啡馆里，向“擦鞋的”要一包香烟。

“不要这个牌子的，要干酪牌的。”

“小姐，那个牌子的我也有。”

“那好，请代我给那位先生送过一包去，就是和那个又胖又脏的女人坐在一起的先生。上帝如果不让我走运的话，她可能做我的母亲了。”

擦皮鞋的人的喉结那里噎住了什么。

“给我送过去，我不对您说过了吗！”

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接到香烟，脑袋一阵发热。罗莎乌莉塔则面色煞白，好像是给他的补偿。

“给你香烟的那个姑娘是谁？”

“是我表姐，亲爱的，是我表姐。”

罗莎乌莉塔从胡须开始全身颤抖起来。

“好，好，是你表姐。你表姐叫什么？”

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咽了一口口水。

“叫……叫雷娜塔，她叫雷娜塔。”

罗莎乌莉塔的额头掠过一只嫉妒的萤火虫。

“好，雷娜塔。你还能不能编造出另外一个名字来？”

“亲爱的，我给你说过了，她叫雷娜塔。”

罗莎乌莉塔结巴了。

“好，好，雷娜塔。”

“对，亲爱的，她叫雷娜塔；这我有什么错？再说，我可以对你发誓，她是我表姐。”

罗莎乌莉塔出汗了。

“好，好，你表姐……”

罗莎乌莉塔声音变了。

“好，好，你表姐……你表姐……”

罗莎乌莉塔放声哭了起来。表姐雷娜塔站起身来，几乎挑衅似的摇着裙撑走开了。

“给您来杯咖啡吧，小姐。”

“不要了，多少钱？”

“3个比塞达零……”

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象猫儿似的溜掉了，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

“一场小小的风波！你看看，那个雷娜塔简直是畜生！太可怕了！”

早晨擦皮鞋的人，早晨给皮鞋打油的人，牧放死牛犊——它们的皮子已经做成鞋子——的人，想劝劝罗莎乌莉塔。而伊希特罗这时却坐在卫生瓷器便盆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

“堂·伊希特罗，您哪儿不舒服吗？”

“喂，这您知道。”

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通过紧锁的厕所门答道。门关得那么严，声音听不太清楚。

“给我拿一张《星期一之页》，好吗？”

“堂·伊希特罗，您要卫生纸？”

“不要卫生纸；给我《星期一之页》；我要看看足球赛的结果。”

8

“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走上这个名望高远的讲台，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不配享用的荣誉，今天我将向诸位阐述……对，报告的题目是：

《面对我们的传统敌人乃至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敌人的进攻，西班牙在雕塑艺术上表现出的团结精神》。我之所以说这对我是莫大的荣誉，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因为事情确实如此，其次……其次，我说这是我的莫大荣誉，是因为我可以在艺术界、政界、司法界、科学界、军界、文学界、宗教界、工业界、商业界、航海界、银行界、等等，等等，等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方面的如此之多如此优秀的代表面前，阐述我的理论。”

恩利克·科森塔依纳-布拉特斯未能发表的演说持续了3个半多小时，近4个小时。

“你不觉得这个报告会会长吗？”

“伙计，我怎么对你说呢？我认为，如果讲得生动，就不显得长。这你是知道的。”

堂·马梅德竭尽全力想把罗莎乌莉塔和坎迪多重新捏合在一起。他得知表姐雷娜塔上演了那个节目以后，打电话给帕吉多。

“堂·恩利克·科森塔依纳-布拉特斯住在那儿吗？”

“对，先生，住在这儿。”

“请他接电话，好吗？”

“请您等一会儿，我去看看他在家还是出去了。”

胡利托居住的客栈姑娘的喊叫声在走廊里响了起来。

“埃斯特万少爷！快来接电话，有位先生找您！”

乡下年轻人走到客栈里边的角落里，电话散发着卷心菜的霉臭味。

“谁呀？”

“坎迪多吗？我是堂·马梅德。”

“好，有事吗，我是坎迪多；我想见见您。”

“好吧。”

“喂，那件事总该解决呀，这样下去让人伤心。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当然也希望这样，堂·马梅德，我当然也希望事情解决呀！”

由于堂·马梅德的调解，罗莎乌莉塔和坎迪多重归于好了。

“亲爱的，我的心肝儿，没有你我不可能活下去……”

“罗莎乌莉塔，我也活不下去，我也……我们该怎样感谢堂·马梅德呀！”

“你说吧，亲爱的，你说好了！亲爱的，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对于你，堂·马梅德都是一个大救命恩人，他使我们重新获得了生存的幸福……”

罗莎乌莉塔和坎迪多给堂·马梅德买了一条18比塞塔的领带。

“堂·马梅德，这多少是我们的心意，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本来想给您买一条更好的领带……”

“更好的？你们疯了吧？比这条还好？我看没有比这条更好的了！还要买比这更好的？”

堂·马梅德戴上新领带显得更潇洒了，他又有胆量重新坐到穿深灰色背心的滑稽演员身边了。

“您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不是，就在那儿！”

如果长有双下巴就能更好吐痰的滑稽演员用眼睛盯着堂·马梅德的新领带。

“他妈的！新领带！”

堂·马梅德胖了。堂·马梅德又像一只香喷喷的油炸小鸟了，这只油炸小鸟谁见了都想抓着爪子塞到嘴里，连头带尾吞到肚子里去。

“对，先生！第一次戴……”

“好，好！事情很顺利吧！”

“哼！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穿深灰色背心的滑稽演员差一点对堂·马梅德笑出来。但是，他竭力控制自己，没有笑出。穿深灰色背心的滑稽演员望着堂·马梅德。

“喂，我说，您已经多大岁数了？”

“67岁，问我这个干什么？”

穿深灰色背心的滑稽演员更注视地看着堂·马梅德。

“不干什么。我觉得您岁数还要大些！”

堂·马梅德突然变成了一只令人呕吐的油炸小鸟，变成了一只干瘦的麻雀。然后，他跑到黑乎乎的寒冷大街上，哭了起来，眼泪滚圆、稠密、金黄，叹息声从泪水中间逃脱出来。

穿深灰色背心的滑稽演员那天晚上的话非常多，对所有人都很亲热。

“今天桑切斯怎么了？好像中了彩了。”

桑切斯回到家里，大睡了一觉。

9

坎迪多和他表姐雷娜塔聊起天来，表姐的愤怒已经过

去，表姐的丈夫把堂·马梅德送到了穷人姐妹之家。

“喂，直到把他送到公墓之前，起码雨淋不着了，不管是好是坏，每天可以吃两顿热饭菜。可怜人活不多久了。”

如果有机会，罗莎乌莉塔早就把桑切斯毒死了。这是艺术家咖啡馆的一位侍者给她出的主意。

“罗莎乌莉塔小姐，我要给您说的是，这位桑切斯先生，但愿上帝原谅我，所需要的是让他肚子里吃进毒药，看看他能不能死掉。不必放多少毒药，请您放心，他肚子里的毒药已经不少了。”

罗莎乌莉塔最后认真地想了想毒药的事。坎迪多尽力劝说她。

“还是让他自己死掉吧。看他那患肝病的面色，毒药已经够多的了。”

每个星期四，坎迪多和罗莎乌莉塔去艺术家咖啡馆之前，都要到穷人姐妹之家去探望堂·马梅德，这位老人气色很好，但是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一天，他对罗莎乌莉塔说道：“我的孩子，您还很年轻，缺乏经验，不过我要提醒您，这个咖啡馆里能信得过的人不多。”

“堂·马梅德，您说这个干什么？”

“好孩子，我自己知道为什么要对您说这个，我知道为什么要对您说！您记得堂·爱德华多·桑切斯，就是那个悲愤死去的滑稽演员吗？”

坎迪多给她使了个眼色，罗莎乌莉塔没有吱声。

“我记得，堂·马梅德。”

“那好，亲爱的孩子，我要对您说的是，堂·爱德华多是位了不起的人，大艺术家，他就是被众人用不满这个武

器置于死地的。如果堂·爱德华多对我那样的话……！我总是对他说：“桑切斯，把新领带摘下来吧；不管谁戴新领带，那些人都不会放过的；还是跟我学吧，我只是礼拜日早晨去做弥撒时才戴新领带。”

“当然罗……”

“当然罗，孩子，这很清楚，就像太阳光一样清楚。如果我戴上新领带去艺术家咖啡馆，一定活不到今天，这您不会怀疑的。”

堂·马梅德有一口草木灰色的牙龈；此刻几乎是得意洋洋地抽着香烟，口水流到崭新的领带上。

“堂·马梅德，您需要什么吗？我们下星期四给您带点什么来吧？”

“不必了，孩子，我什么也不需要；谢谢。好，这样吧；给我带来一本卷烟纸。”

“烟丝您有吗？”

“有；还有一点烟丝，我看还够抽。”

第二个星期四，罗莎乌莉塔和坎迪多来到穷人姐妹之家时，女门房告诉他们：“堂·马梅德已经不在世上受罪了……”

“什么？”

“上帝把他叫去了。”

在太平间里，堂·马梅德躺在深灰色松木棺材里，那颜色和桑切斯毛背心的颜色一样。他像个木偶，被人遗弃在那寒冷凄惨的地面上已经好几个月了。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即坎卡尔布斯，给堂·马梅德带来两本卷烟纸，两个小本本在他的衣兜里蠕动着。

“这个我怎么处理呀？”

“什么呀？”

“卷烟纸。”

“啊！给他装在衣兜里。”

坎迪多走到堂·马梅德身边，把两本卷烟纸塞到他的背心里：那是一件深灰色的棉背心，上面有向日葵幼苗图案。堂·马梅德半睁着一只小眼睛，好像在监视着身边发生的事情。堂·马梅德的鞋底上有好几个窟窿，外衣领子上破洞累累，衬衣又脏又旧，不能再脏再旧了。在他那瘦小的身躯上，被甜丝丝的口水浸湿了的新领带像一面蹩脚的撕成布条的旗，对死神眨巴着绿色的、彩色的眼睛。

太平间里没有蜡味，没有黄花和苦花味，没有药味，没有死猫味，没有消毒剂味。太平间里只有穷人的沙锅味。

“罗莎乌莉塔……”

“什么事？”

“咱们走吧？”

“到哪儿去？”

“到艺术家咖啡馆去，好吗？”

“好，你说到哪儿，咱们就到那儿。”

“那好，就到艺术家咖啡馆去。不过，你别告诉任何人堂·马梅德死了。”

“不告诉……”

阿龙索·马丁内斯广场和赫诺瓦大街一带，一对对男女挽着胳膊走着，互相望着眼睛。罗莎乌莉塔和恩利克·科森塔依纳-布拉特斯也挽着胳膊走着。但是，他们用眼睛盯着地面、树木底部浇水坑、烟蒂的“公墓”和已经空空如也

的卷烟纸本。

“冷吗？”

“冷，可是……”

10

艺术家咖啡馆的旋转门围绕着它的轴心转个不停。艺术家咖啡馆的旋转门围绕着它的轴心一圈一圈地转着的时候，发出一种欢快的、近似多情的声响。艺术家咖啡馆的旋转门有4个闸门，4个车站；如果诗人们骨瘦如柴，每口苦井，每个水车的水罐能够同时进去两个人。但是，如果把死后的诗人脚朝前抬出艺术家咖啡馆的话，则必须把旋转门像一把扇子那样折叠起来。

艺术家咖啡馆的旋转门从上到下边缘装有毛刷，那是为了阻挡邪恶想法逃到街上的寒气中去。艺术家旋转门是一幅美丽的图像，有点像失而复得的东西，从中可以榨出，再榨出，以至获取它的全部“油水”。艺术家咖啡馆里到处是有教益的、令人惊愕的失而复得的东西。

“奖花赛诗会已经在巴伦西亚开幕了。奖品是鲜花，还有3000比塞达。题目：《祖国与诗》。篇幅：100到150行。”

诗本身也有许多令人感动的、令人忧愁的失而复得物。你那犹如绿色海洋一样深沉的眼睛，已经过时了。布满星辰的夜空也过时了。现在，我们想澄清一下，最经常、最经常做的是用词语搞平衡游戏，说什么“流放”呀，“喷泉”呀。“流放”具有很强的社会涵义，很强的社会涵义；说“流

放”几乎就是在说“血液”。“喷泉”则给人以太空感，垂直感，很强的太空感和垂直感；说“喷泉”几乎就是在说“柏树”。

夫人们发出恶臭味，但是关系不大。夫人们像徒手制做修道院的巧克力那样，织造她们的故事和小说，但是关系也不大。这是有关内分泌学的问题。

诗人们喝咖啡加牛奶，这种饮料总是给人以灵感。有的诗人时不时地俯下身去，表示不喝咖啡加牛奶，就像玩牌时表示轮空一样。于是，他就失去了灵感，口中暗暗自语，给报纸写点文章。夫人们则不然，什么也不轮空。夫人们是一个无底口袋，里面装着散文、咖啡、诗句和牛奶。

“请给我两杯咖啡加牛奶。”

乡下年轻人们已经不敢自称是滑膛枪手，不敢花钱了。他们心中这样想着：“小姐，您喝杯卡尔特酒吗？如果您允许的话，我非常愿意请您喝一杯。”但是，他们像死人一样沉默不语，听也不听对他们感谢的声音：“谢谢，亲爱的……”

自从堂·马梅德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以后，那些乡下年轻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脸就会涨红起来，不再用目光——他们好像不愿意这样做似的——盯着年长夫人們的圆滚滚的袒露的胳膊。那些可怜的年轻人尽管想知道内情，但仍然像在他们的乡下一样，遵守纪律，保守，阿谀奉承，胡言乱语，胡作非为。在乡下，年长的夫人也常常袒露着带有明显牛痘痕迹的圆滚滚的胳膊。不过，她们除了干自己的活以外，还高声教训女佣，欺骗丈夫，保存家产和脂肪，还有，您已经看见了，摸彩玩牌，为在铁幕后面受苦受难的人们积攒钱款，毫无目标地奉承，奉承所有有可能中彩

或赢牌的人。

那些乡下年轻人已经不再约束自己了。大胆些。为什么要给他们加油打气？让他们大胆些？

“喂，您不给我点勇气吗？”

“老兄，这我不能给。我要把所有的勇气留给自己；您还是到前面去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圆滚滚的胳膊的夫人们就像野牛一样吼叫起来。

“哼……”

长有半岛一样粗壮胳膊的夫人们具有抗头秃的素质。这种素质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消失。上帝给了一位夫人头发，圣徒彼得会帮助她保养好的。如果一位夫人秃了头，那就订做一个桃花心木色的假发吧。

“这是要到首都去吧？”

“对，好像是……”

“还不错吗！”

有时傍晚，不是听到这样的对话，而是另外的对话：“我想对您说的，对，我可是严肃认真说的，是福楼拜……也是的，说这个干什么呀？”

这时，乡下年轻人便想起了福楼拜，并且和巴尔扎克混淆为一个人。

“不是，不是，而是写《红与黑》的那个，写《红与黑》的那个。”

在胳膊健壮的夫人们中，有的很幸福，有的却很不幸。

“怎么了，伊丝梅尔蒂娜^①？”

^①伊丝梅尔达的昵称。——译者

“出了点事，当然出了点事了！”

“什么事？”

“我能出什么事呢？还不是老一套！”

“啊！”

胳膊粗圆的夫人们很健谈；不管发生什么事，她们从不闭嘴休息。

“我肚子不好受，一定是因为我在嫂子家里吃了鱼的缘故，这一下午肚子一直痛。”

“可能不适应。怎么不吃泻药呀？”

“吃泻药？如果愿意，还是请您去吃吧？”

“我不吃，我不吃，谢谢。我吃什么鱼肚子都不痛。”

乡下年轻人从一开始就不和艺术家咖啡馆的胖夫人们你我相称。乡下年轻人很尊重体重很重的人。

在一张桌子上，几位衣着不讲究的先生谈论着诗作。

“很遗憾，可是我不能给你留下 3 个杜罗。一个行吗？”

“一个就一个！”

刚刚以卑微手段得到一个杜罗的先生，家中有很多钱，是一个真正的大富翁。刚刚以手腕得到一个杜罗的先生，声望很高。

“你们在科鲁尼亚得到钱没有？”

“啊，科鲁尼亚可是个度夏的好地方！这座城市有一张笑脸！”

寂静这个笨拙的天使，这个迈着缓慢脚步的天使，擦着天花板，从厨房门逃出来，在餐桌上滚动着。

伊丝梅尔蒂娜本来应该喝一杯卡尔特酒，把肚子里的鱼镇住。伊丝梅尔蒂娜如果真的把卡尔特酒送下肚，一

定这样说：“这酒不错！”

乡下年轻人也会这样想的：“我说，当然不错了！”

伊丝梅尔蒂娜在短袖的最上边摸着什么，一会儿掏出几张纸来，用旁边桌子的一位先生借给的一支铅笔记下两三个字。随后，伊丝梅尔蒂娜的纸又飞回它们的高高的小巢里。

“您喝点什么吗？”

“好，要加牛奶的。”

在诗人们的聚谈会——这有点像都市体育场的大聚会一样——那位身体颤抖、牙齿东倒西歪、尿频、女儿当修女的老头儿不再露面了。他许久以前就躺在公墓里了。朋友们很想问问他希望听什么，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死亡，我们对它有什么办法呢！死亡在一肚子坏水的人身上跳动。

看守电话的女人高声喊道：“堂·胡安·德·罗克！”

那位看守电话的女人喊叫“堂·胡安·德·罗克！”的声音有点像这个艺术家咖啡馆淡而无味、兴致低落的背景幕。

“胡安，叫你呢。”

“好。”

聚谈的人中间已经没有油炸小鸟模样的人了；已经没有想抓着爪子把小鸟塞到嘴里，连头带尾吞到肚子里的人了。

“小伙子，别拿白酒了，我不要了。”

已经没有人讲可供朗诵的笑话了，什么樟脑丸味的，烂箱子味的，县城妓院味的、慈善兼娱乐场所的小便池味的，

生肝味的，屠户的手味的，及以上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的地方的笑话，已经没有人讲了。多么令人悲痛呀！

“劳驾，您可以给我一点点药吗？”

诗人们想吃药时，总是先说劳驾，然后再说“一点点”，这可以不惊动人。乞丐的药方往往很有效力。

乡下年轻人吃下药，把腹中的胀气尽可能打下去；接着便把眼睛转向伊丝梅尔蒂娜，盯着她的胳膊。

“多么漂亮的胳膊呀！我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都不看那个夫人的胳膊呀。”

伊丝梅尔蒂娜好几十年前就不记得，也不注意有没有男人看她。

“那几张纸可能不会飞得很高吧，”乡下年轻人这样想，“衣袖紧贴在伊丝梅尔蒂娜的身上，很合体。”

乡下年轻人在心里贸然地称呼她伊丝梅尔蒂娜。

“您，夫人。”

长着一双船老大样胳膊的夫人，突然打断他的话。

“请您叫我伊丝梅尔蒂娜，年轻人；叫我伊丝梅尔蒂娜，就像我的朋友、我的要好的、亲密的文学同事天天叫我的那样。”

“好，非常感谢。您愿意我怎么叫您，我就怎么叫您。喂，伊丝梅尔蒂娜。”

伊丝梅尔蒂娜侧过身去，想听清楚些。她耳朵聋吧？

“有什么说好了，我亲爱的朋友。”

乡下年轻人一下子“凝固”了，正如夏天酷热的夜晚的牛奶一样。

“嗯……请您原谅……我忘记了……我真不知道想要对

您说什么了……总之，我们该怎么办！还能走运吗！”

另一张桌上有人叫伊丝梅尔蒂娜。不。她耳朵不聋，还好！那人从空中给她扔过来一支美国香烟，没等香烟落下来她就接到了，宛如猎犬一下子叼住主人投给它的面包。

“谢谢。”

“谢谢您接受我的香烟。”

伊丝梅尔蒂娜鼻孔里立刻冒出烟来，好像火车头；她动作是那样迅速，年轻人都没有看见她点烟。

“真厉害！在卡斯蒂利亚，把这叫做抽烟的劲头儿！”

伊丝梅尔蒂娜喜滋滋地抽着香烟，自以为成了宇宙的轴心。这些老年女文学家有一点好处，就是善于知足，有一点什么都心满意足；看来她们的嘴巴很厉害。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

乡下年轻人有时自言自语。

结 尾

罗萨乌拉和帕吉多几乎把自己列为艺术家咖啡馆创始人之列了；有时，老板娘要向他们请教世界重大事件的发展情况。

“堂·坎迪多，关于原子弹有什么消息，您说说看，我们可以平安生活下去吗？”

“当然可以了，夫人，当然可以了，原子弹只不过挂在嘴上吓唬人的！”

胡利托每次觉得老板娘叫他堂·坎迪多时，都露出骄傲的表情，感到了不起，好像中学里门门功课都得第一的学生一样。

“当然可以了，夫人，当然可以了，人们就喜欢高谈阔论！”

“堂·坎迪多，但愿上帝能听见您的话……”

“没什么，夫人，没什么；您不必担心。”

一天上午，艺术家咖啡馆老板娘问埃斯特万：“喂，堂·坎迪多，我好久没有看见您的朋友堂·马梅德在这儿露面了，他现在怎么样？是不是生病了，您知道他的情况吗？”

恩利克·科森塔依纳-布拉特斯轻轻咳嗽了一下，才决定回答老板娘的问话。

“嗯，他嘛，身体还好……现在在巴塞罗那，我最近得到他从巴塞罗那捎来的消息；他说他身体很好，托我向您转达他的问候。我的记忆力太坏了，还往下说什么呀！”

艺术家咖啡馆老板娘显得很高兴。

“谢谢，堂·坎迪多；您给他写信的时候，请代我转达对他的问候。可怜的堂·马梅德，总是那么彬彬有礼，真是个大好人！他如果哪天死了，我一定很遗憾，请您相信我的话。”

伊希特罗·希尔·西鲁埃洛想笑一笑。罗萨乌莉塔本来对堂·马梅德就很敬仰，现在她想把这种敬仰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是个了不起的人，真了不起！”

坎卡尔布斯向艺术家咖啡馆老板娘转过身去。

“夫人，谁会去想有那一天呀！堂·马梅德还有活头儿

呢……”

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吞下一大口口水。艺术家咖啡馆老板娘很怀疑这一点。

“堂·马梅德的日子不很长了。生活一直在折磨着他……”

“对，对，我们以后看吧！”

艺术家咖啡馆老板娘、乡下年轻人和他的未婚妻罗莎乌莉塔——她只是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之间的谈话，一般在每天上午的12点或12点一刻，这主要取决于谈话从何处开始，也取决于那架破钟；那架钟为堂·马梅德标出了那么多困苦、饥饿和不安的时刻。

在另外一架更大的钟上，在那架大钟上指示着星辰运转的确切时间；此刻，那架大钟详详尽尽地记录着，蛆虫吸干堂·马梅德嘴边乏味的口水以后，该把它们牙齿伸向那条像一面布条的旗一样的绿色的、彩色的新领带，那是他的朋友罗莎乌拉·鲁伊斯·德·拉沙洛——即莱昂希欧·吉罗斯·罗得里格斯的遗孀——和坎迪多·卡尔扎多·布斯托斯——即酷爱美术，谁也不知道他用衣兜里的什么武器来征服马德里的乡下年轻人——用18比塞塔为他买的。

准确地说，那时大概是1953年3月10日中午12点。一切都是可能的，再说，更为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发生过。

矮个儿消夏者

1. 矮个儿消夏者去游泳

那个身材矮小的消夏者曾经兴致勃勃地攀缘过险陡的巉岩峭壁，穿越过奇异的峡谷，跳越过道道壕沟，翻越过不太高的山梁，爬上过千姿百态的老松树。他还懂得识别成熟的黑、白桑葚和未成熟的青桑葚，欧洲的七叶树和瘦弱的栗子树，小麦和玉米以及下蛋的老母鸡和异色颈的母鸽。自然，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在旅游方面也大踏步地取得知识，渐渐摆出了一副老旅行家的威严神气。

不过矮个儿消夏者有时也出点洋相，比如，游泳时他的裤衩穿得歪歪斜斜。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经过慢慢体会和虚心的纠正，终于把游泳裤穿好了，甚至可以说穿得十全十美。

矮个儿消夏者的时间表非常科学，也非常严格：从几点到几点，睡觉；从几点到几点，吃饭；从几点到几点，散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陪那些丈夫留在马德里的夫人们去游泳。他的计划从不曾打乱一丝一毫，因为他像法国著

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儿一样，认为规定和准则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可改变。

尽管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一切循规蹈矩，但一天中间有时候还是可以闲下来，那时他便去做种种必不可少的事：坐一会儿，站一会儿，收集收集邮票，借张报纸看看，吸吸烟，或者站在远处参加他饭店的伙伴们那向来是有教益的辞源争论，比如争论 Balsain 这个词开头的字母到底应该是 B 还是 V。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不仅有着孜孜不倦的求知欲，而且治学精神十分严谨，因此每当参加这种争论时，总是聚精会神的。他把学问视作智慧的女神，视作……

那么好啦，事情向来如此，归根结蒂一切都会发生，而且又是那么简单，有时甚至简单得令人感动，不信你们就看看吧。

那是一个万里无云的上午。太阳高悬在空中。小鸟儿在枝头啁啾。黑色的公牛——姑且就这么说吧——漫步在牧场上。流水，啊，流水，流水在小河里淙淙流淌。周围一片静谧。大自然像女人一般穿上了她最初的华丽服装，而消夏者则穿着他冬天最后的衣服，这些衣服拆了又缝，破了又补，已经没有人知道何时应该把它们扔进垃圾堆。

田野的景色美丽迷人。在积满尘土的小路上，有 4 个人悄悄地向河边走去：3 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脸上的神色是那般严肃，如果有一个诗人躲在荆棘丛生的悬崖间的话，他肯定会在自己的白纸本上写下一首诗来：

沿着田间的小路，
4 个人悄悄地向河边走去，
后边的男人是叔叔，

前边的女人是侄女。

然而，尽管看起来颇为奇怪，这一次我们假想的诗人却没有看对，4个过路人并非像他天真地想的那样是一个叔叔和3个侄女，而是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丈夫留在马德里的夫人结伴同行而过。

4个人排成一行向浴场走去。说是浴场，其实只不过是几个凉快的池塘，它们隐蔽在欧洲黑莓和欧洲蕨之间，仿佛是几只恋爱的蟋蟀。

像学者、哲学家和体育爱好者说的那样，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和他保护下的3位夫人到达了目的地。他们先唱过农村赞歌，尔后坐到池塘边白绿相间的草地上。3位夫人半月前刚刚患过一场肺炎，因此尽管她们换上了游泳衣，却只想湿湿脚，而绝不下水游泳。

矮个儿消夏者像只胆小的孢子，只是蹦蹦跳跳地从一个池塘走到另一个池塘，用一根小棍儿试着水的深浅，一边想着浩瀚的大海，一边哀叹我们的渺小和无足轻重。

他保护的3位夫人十分敬佩他的勘探才能，高声喊叫着鼓励他继续他那优美的蹦蹦跳跳和游戏玩耍。

“到那儿去！爬到那儿去！”

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像路易王朝的贵族绅士似的恭顺和殷勤，乖乖地爬上了另一块大石头。上帝清楚，那只是为了取悦3位女子。

太阳有如天空的钟表，不知不觉已指到了中午12点。那时，我们那位自认为多才多艺的矮个儿消夏者像一位胜利的古罗马斗士般大声喊道：你们看，这儿有个深池塘！你们仔细看看！话音刚落，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他滑了一下，

失脚落水。3个女人一时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便像苗条的燕子似地朝着池塘相反的方向拔腿便跑。

一只金翅雀在枝叶繁茂的大树上唧唧啼叫。

当我们那位可怜的被遗弃的矮个儿消夏者脱下衣服在太阳下晾晒的时候，3位夫人大概已坐到了饭店的客厅里。为了自我安慰，这位友善、诚挚、深情而神秘莫测的消夏者想到应该给远方的朋友拍个电报。电报没有拍出，但如果拍出的话，上边会清清楚楚地写道：游泳非常惬意。女人们很漂亮，但很正派。热烈的拥抱。

2. 矮个儿消夏者去钓鱼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万道霞光映照得大地亮堂堂的。一股清新、柔和、散发着小面包一般香气的微风在河畔安静的、软绵绵的绿色草地上飘动。这是天刚黎明的清晨，刚刚醒来的鸭子使劲地拍打一阵翅膀，伸伸懒腰，尔后争先恐后地忽闪着翅膀奔向水塘。田野里弥漫着石榴花的芳香，走动穿着衬裙的小姐，闪烁着晶莹的露珠，还可以看到其他水彩画上一般的明丽景物。在清澈透明的天空里，优雅的燕子潇洒地飞翔着捉食翅膀像苍蝇一般轻薄透明的蚊虫。一只幼兔在馨香四溢的薰衣草丛旁蹦跳戏玩，一只秃尾巴蜥蜴躲避在一块巨石上，不用说，那巨石是石英质的，亮晶晶，而且是正方体。

真的，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选择的这块钓鳟鱼的地方委实多彩多姿，美得宛如一幅图画。

这儿给人以安静恬适的感觉，这种安静恬适温柔而富有感染性，酷似茂密的松林中缓缓淌下的树脂。包含着奶油成份的蕨类植物在冰冷的水面上无动于衷地轻轻颤动。一只善于攀缘的松鼠正在忙碌着它自己的事情：攀缘。而早起的夫人则像得到了天神的启示和帮助，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特别快车》和《谁知道该怎么写》里面那些优美的诗句，而且记得如此确切，觉得它们如此有教益。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身着镶有白色花边的衣衫，头戴一顶漂亮的巴拿马草帽，肩扛一根挂满小轮子的令人艳羡的鱼竿，神气十足，信心百倍地——众所周知，没有比无知更勇敢的东西了——沿着斜坡向河边走去。跟他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为了给他起个名字，我们姑且就叫他何塞·拉蒙先生吧，这对他相当合适，此人不仅是垂钓的好手，而且善于捕捉蚯蚓、苍蝇和其他五花八门的钓饵。他是一位严肃的钓鱼爱好者，并且堪称在这方面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设若天上有云彩，他会凭着云彩的颜色来确定自己垂钓的位置；如果刮风，他会凭着天晓得什么神秘的风向甩出鱼竿。如果钓到瘦小的鳟鱼，他便把它放回水里，因为他觉得那些可怜虫不配装进他挂在腰间的金黄色蒂罗尔稻秆的鱼篓里。总之，何塞·拉蒙先生跟我们缺心少肺、没心眼儿的矮个儿消夏者不同，他是位货真价实的钓鱼里手。

好啦，转眼间两位钓鱼者来到了河边。那时何塞·拉蒙先生抛下了我们和蔼可亲的矮个儿消夏者，带着傲慢的神气独自沿河而上，去寻找隐蔽的水塘，在这些水塘里，鳟鱼像是为了取乐一般，稍不小心就会上钩。

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在河边坐下来，甩出鱼钩，把着鱼竿在那儿等待。他时不时地往后看看，仿佛是怕人发现他。真怪，鱼儿不时地将鱼饵吃掉，但就是不上钩，于是他不断地挑起鱼钩更换鱼饵。这些鳟鱼真是不知好歹，真是岂有此理，它们在那儿游来游去，本来应该轻易上钩，象一只短袜似地让他钓上来的呀！

一边喂着鳟鱼，一边观赏着河畔的风光，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白白把整个上午浪费掉了。太阳瞬间即指向中午。这时只见有个渔夫从河上边走下来。那是一个年轻人，手中的鱼竿相当破旧，但看来它比我们矮个儿消夏者和他的朋友何塞·拉蒙的鱼竿更好用、更高效。这位携破鱼竿的男子斜挎一条大袋子，里边的鱼装得满满的。一看到他，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马上灵机一动，打起了种种鬼主意。待他走到身边时，矮个儿消夏者便脱口而出道：“怎么……钓了那么多？”

“噢，这要看怎么说了！”

“啊呀，我看到了，伙计，您钓了满满一大袋鳟鱼呀！”

“是的，钓了点儿。您的运气怎么样？”

“还不知道。我刚刚来了5分钟。”

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像一个无赖似地撒谎时，感到心脏跳动得更加剧烈。他想改变一下话题，于是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喂，顺便问一下，您没看到前边有一位穿绿外套的先生吗？”

“是的，有一位，我把他丢在那儿了。他的鱼竿真漂亮！”

“那还用说！那副鱼竿棒极了！可是您看到他钓到鱼了没有？”

“没有，先生，一条也没有钓到，我看他永远不会钓到，看他那副迟钝样子，鱼竿上的铅锤也太重了。”

此时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鼓起最大的勇气，死死地盯着那破旧然而十分有效的鱼竿的渔夫的眼睛说道：“我出10杜罗买您一条小鳉鱼，干吗？”

“可是，您看……我的鱼不卖。”

“我给20杜罗，干吗？”

那位能干的渔夫看了看天边，梳理了一下小胡子，将一个手指插进鼻孔，像一个古罗马元老院议员那般郑重其事地喊道：“好啦，就这样吧！”

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把那条买来的小鳉鱼挂在鱼钩上，在那儿煞有介事地等待着。当何塞·拉蒙先生走来时，他使劲把鱼竿一挑，兴高采烈地高叫着在河边的绿草地上打起滚来。这个矮个儿消夏者称得上是位无可挑剔的演员，他表演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致何塞·拉蒙先生瞅了他一眼，立即沮丧地把脑袋耷拉在胸前。他的精神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3. 矮个儿消夏者去旅行

那是一个迷人的小镇，那儿的一切都是安宁而令人赏心悦目的。镇上的居民忠厚老实，个个善于勤俭持家。镇上的风景充满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镇上方的天空湛蓝湛蓝，光洁得宛如平静的湖水。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迟早都会发生，因而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口袋里分文不

名、日子不知该怎样过下去的那一天终于也到来了。于是，他只好回到他冬季的寓所去。

然而，在城里等待他的事情不是把钱装满他的口袋，而是消磨尽他的意志。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年轻时就读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名叫《陶冶您的情操》。这书的封面也很有启发意义，画的是一位先生一边用一个手指指着读者，一边用疯子似的眼睛瞪着他。所以每年秋季伊始，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就打定主意：不畏一切，振作精神，遇困难不灰心，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奋进。

他一路风尘到达首都时心绪有点不佳，因为长途汽车旅行使他疲惫不堪。汽车从塞戈维亚省到马德里的时间恰恰等于它从马德里到伦敦，再从伦敦返回。但是，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使他忘记了旅途中的一切不快，包括在纳瓦塞拉达港的4个半小时停留，而且，本来那一段道路是很好走的。还要感谢上帝，他连最近夏末那段时间的不快也置之脑后了。

破旧的汽车，像一头弓腰驼背的有精神病的骆驼似地在七道弯公路上颠簸着挣扎前进。忽然，它发出了一种可疑的响声，这响声虽然轻微而不引人注目，但却报告了一种征兆，像突然到来的爱情那样让人感觉到。这声音短促，紧急，甚至还有点讨厌。汽车在斜坡上倒退了一下，幸好马上便停住了。司机和他的助手迅速地跳下来，在每一个车轮后边垫了一块方石。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和他的伙伴们看到这种情景，比司机及其助手更敏捷地下了车，站在那儿看热闹。

您可以去问问，没有比西班牙旅客更有耐心的了。车刚停下来时，人们还在说笑。后来夕阳西下，黄昏降临。松柏轻轻地摇动，天气不冷不热，一头黑奶牛——噢，天哪，像每次一样，它又被女人们看成了黑公牛，因为它像是弗洛伊德描述的阴曹地府的幽灵——慢腾腾地走过，一个穿红翻领灰制服的法警使我们所有人都记起加拿大骑马的警察。

“怎么啦？”

“没什么，变速箱出了点问题。”

下边麻烦事可就来了。大概变速箱的确是个重要部件，不好收拾，因为司机和他的助手没有像往常车出了毛病时那样爬到车下去，而是在公路上由下而上地散起步来。看来事情是没有办法了。矮个儿消夏者以他特有的毫不在乎的神气走过去同司机套近乎，顺便打算问清楚等待着那车旅客的命运是什么。他来到司机和他的助手身边，仿佛是偶尔看到了他们。

“下午好，”他彬彬有礼、语调温和地问候道，“你们认为……？”

他没有能够把话说完，因为司机和他的助手——也是他的好朋友——对他不屑一顾，看都没看他一眼。那些司机和他们的助手朋友们一辈子都是把人拉来拉去，除了特殊情况，他们已经忘记车上的旅客是些活人，这些人除了别的能力之外，还有一字一句讲话的技巧和才能。

矮个儿消夏者寻了个没趣，快快不乐地回到了同伙们中间。

“怎么样?怎么样?”大家迫不及待地异口同声问道。

“什么也没说,”矮个儿消夏者回答说,“他们兴许不是西班牙人。”

人们开始焦虑不安。夜幕真的降临了。孩子们的父亲说,为了取暖,最好去散散步;孩子的母亲们却竭力反对,她们说,为了不致挨冻,最好还是钻到车里去。

后来发生的事情实在难以描述了。自古以来,从不记得何时旅客遭遇到像那伙属中产阶级的倒霉的胆怯者所遭到的折磨。他们恭恭敬敬地作出自我牺牲,老实地顽强地等待着。显然,那些此时琢磨起了下几个月的选举运动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们的矮个儿消夏者:他们想,如果他克服几个小缺点的话,简直会变成高洁的圣人。

倘若要详细一点描述那几个小时在田野里的情况的话,需要写整整一本书,一本很厚的书。看来,我们这儿没有足够的篇幅。

司机的助手要等一部车经过,带他去找一架最近的电话。变速箱到晚上9点钟还没有修好。司机的助手又过了半小时才等到过路车,车把他带到有电话的地方又费了半小时,这已是10点钟。助手下车后先喝了一大杯白兰地暖暖身子,等到10点半才打长途电话求援。可事有凑巧,女接线员去吃晚饭了,尔后又同她的女友们聊了一阵子,所以几乎拖了3个小时才给助手接上线,那时已是凌晨一点半。男消夏者们在公路上露营,女消夏者们在车里看管她们的孩子。把发生的事情讲清楚,又安排好另一辆车来接旅客,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又15分钟,那时已是3点差一刻。派来的汽车在路上跑了3个半小时,倒行李又费了半个小

时,那时已是7点差一刻。新的一天的曙光已出现在天边。对别人的痛苦绝对漠不关心的小鸟欢闹着迎接黎明的到来。旅客到马德里费了4个小时,因为车不能跑得太快。那时教堂的大钟已敲过11点,大家听到有个声音喊道:“不再多说了,因为你们已经知道,现在去办公室上班已经晚了。”

流浪汉胡安尼托

胡安尼托·奥蒂斯·雷博亚多，互济会的会员，有一天喝得醉醺醺的，讲起了发生在巴西的那件事，堂·安塞尔莫听得津津有味。

大陆的老人们——检查员、药剂师、牧师——惊异地张着嘴、瞪着眼望着他。在他们看来，胡安尼托·奥蒂斯·雷博亚多是最了不起的人物。

年迈的海员们……

胡安尼托这样开始了他的故事：

我被逐出巴西时当局说，如果我不搭乘从桑托斯港起锚的第一艘轮船离开的话，就把我投入牢狱。于是我上了又脏又热、像个黑女佣那样喘着粗气的“月光号”，在迈阿密，金色的迈阿密上了岸。

在美国，我谁也不认识（我的科芬氏表兄弟们不可指望，因为那时他们连招呼也不愿意跟我打了）。但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倘若“月光号”驶向南非、火地岛或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那就更糟了。这种欣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愿望。

上岸时我身无分文。现在，当我回忆起使我挣到头一个美元的工作时，我痛苦地想到在“月光号”的食品库里粘

在我身上的那股咖啡的香甜味道，想到了那些喝黑啤酒和其他廉价饮料的酒鬼们让我尝一口的大面包块。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过去了，我在露天里睡觉的一个个夜晚和在围墙里偷香蕉时警察对我的一次次追赶，终于把我的外套和汗衫上散发的那股扑鼻的香味驱散了。许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忆这些往事已经没有什么兴味了。

诸位算得出，10年来一个到处奔波的人的外套会改变过多少次颜色！一个到处奔波的人会换过多少次外套！

我是黄昏时分下的船。“月光号”在早晨9点左右就靠了岸。但是当我准备上岸时，海关上一位穿白衣服先生大概认为我不十分适合同美国的公民接触，便毫不客气地（的确如此）对我说，我不能上岸。

我当然进行了分辩。我对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黑人，等等。但是海关的先生换了一副表情，把一支雪茄塞在嘴里，对身边的一名活像拳击手的警察使了个眼色。

那个家伙揪住了我的脖子，就像酒吧的看门人揪住酗酒的年轻人那样，把我揪回到跳板上。鉴于他的用意十分明显，穿的又是带毛驴斑点的衣服，最好还是别惹他。我想，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冷静，不吱声，回船上去，并假装比一只母猴还害怕，还羞愧。我必须故作镇静，因为上帝很清楚，我只要小有冒犯，那个野蛮的家伙就会打断我的腰。

我回到“月光号”上后，船员们对我爱理不理。我没有能够付足船费，他们用那种仇恨的目光望我，就像船长怒视流浪汉。那种目光，让人一生都不能忘，它本身就表明

了他们的意图。

最使船长恼火的是，不能把混上船的人丢到海里去。海水很脏，像美国的港口那样漂着油污。可以猜想，水底下一定有鲨鱼或巨鳐在可怕地游动……

我们可不敢异想天开！

我郑重地向船长（一个比巴科^①酒量还大、至少跟堂奥帕斯^②一样不忠实的爱尔兰人）保证，太阳落山后我再去试试能不能有运气上岸。然后我便在厨房刷锅或烧火，免得开饭的时候厨师把我忘在脑后。

一到傍晚，我就告别厨师（多奇怪啊！他对我并不那么坏），顺着靠岸的船舷慢慢腾腾地走来走去，同时望着码头：阻拦我的那个警察（或许是另一个很像他的警察）仍然站在那里，站得比松树还挺。最后我等得不耐烦了，便把心一横，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念了一声“阿门”（这是实话），纵身跳了下去。

我还记得跳进水里时产生的那种可怖心情，因为我当时想到了巨鳐浮到水面上把水搅得哗哗响的情景。不过，我是个游水的好手，衣服又不碍事，因为我穿的只是那时流行的时装，那种低级闪光绸很轻，用手帕一捆就能叼在嘴里。我很快游到灌了半船水的小船下，恐惧的心情才消失。我没有表，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才把小船里的水淘干，但是我估计一定不止五六个小时。

淘完水后，我在海边上选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向那里

① 希腊酒神。

② 8世纪入侵西班牙的哥特人。

划去。我用的是单桨，为的是不弄出太大的声响。划到那里后，我才彻底放了心。

我不知道哥伦布登陆时是不是像我这样感到兴奋。想到美国那么大，美国的警察那么渺小，巴西的警察那么遥远，我一时觉得快活极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我把衣服脱下来晾上，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像亚当坐在尘世的乐园里，只不过身上觉得更冷些罢了。

在我对面，“月光号”的货物已经卸了一半，露出了它的红色吃水线……

月亮悬在天空中，警察立在码头上，鲨鱼在海里游动。

有的时候，心情平静会是一种危险。担心却能驱散睡意，避免衣服被人偷走。

我清早醒来时，咳嗽得比绵羊还厉害，身上感到比患疟疾的人还冷。此刻我痛苦地看到，在那个黄金般的国度里，还有比我更贫穷、更不幸的人。

我可以起誓，我不知道什么使我感到更难过：是偷我衣服的那个人（他准是个衣衫褴褛的穷人）的不幸，还是我明白在富足的迈阿密我并不是唯一的流浪汉。

过了一阵，旭日伸开了它那金灿灿的长发……我一只手捂在身前，一只手捂在身后（诸位应该明白，我必须遮掩一下），急急忙忙向最近的一家酒吧走去。

酒吧名叫“我的小屋”。

我按了门铃。按铃的时间极短，好让我的手继续执行重要的使命。然后我等待着。不一会儿门就开了。

可能是我那副样子实在不能让人平静，但也可能是情

况并非那么严重，竟使人仅仅晕倒而已。

一位妇女致命地倒在地上。我想帮助她苏醒过来，这时走来一位先生（大概是她丈夫）、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女佣……

最初我恢复了来时的姿势：一只手捂在身前，一只手捂在身后。但是后来，当妇人醒过来、大家像对待一只疯狗似地打我时，我只得背靠着墙壁，用那只空出来的手保护自己，因为我想，我不能像圣塞巴斯蒂安^①那样任凭他们折磨我。

由于我会讲的一点点英语跟那个家庭讲的不同，所以没有办法达到彼此了解。

他们对我大喊大叫，大打出手。一等我有了机会（那位先生把他的脸挨近了我），我就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嘴巴，打得他吐出了几颗槽牙，天晓得是不是还吐出了半个舌头。这么一来，双方才偃旗息鼓，安静下来。

那位先生被拖上楼去。他们扔给我一条长裤，虽然有点瘦，但是总算遮住了我那罪孽的肉体。

我的双手已经自由，我想还是谨慎为妙，不要去触犯神圣的上帝，趁早离开“我的小屋”。我没有过多地耽搁（这样做常常为我带来恶果），抓起椅子上搭着的一件风雨衣，披在身上，从进来时走的那道门溜了出去。

老妇人们之所以有一颗软心肠，一定是受了年迈的尤罗帕^②的影响。

① 法国武士，288年在罗马被箭射死。——译者

② 腓尼基国王阿吉诺尔的女儿。——译者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一定现出一副比屡屡受到狗群、孩童和警察追赶还值得人们可怜和同情的外表。而老妇人们是乐于表示同情的。

从我开始受到追赶到我钻进那座基督教小教堂，我奔跑的情景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

教堂的神圣气氛使众生的激动情绪得到平息。牧师把我称为他的孩子，给我一杯茶水；他女人为我缝好了裤子：由于被逼着跑跳，裤子扯破了。破口子就那么露着，等着缝补。但愿诸位能够知道，到底由于什么遥远的联系，当时我想起了我放牛的童年时代和我父母的那头黑白花的小牛。

那样的孱弱不堪的时光，谁没有经历过呢？

牧师在讲经台上进行着美丽的布道，他的女人（她肯定把布道词背下来了）在厨房里对我重复着。那一群追赶我的暴徒慢慢地平静下来，竟然有一种比追赶一个穿破裤子的外国人更有趣的东西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感谢上帝！

牧师来到我们（他女人和我）面前，这样对我说：“小伙子，你躲过了一场大难。你假若是个黑人！”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好像是这么说的：不，先生，感谢上帝，我是西班牙科鲁尼亚省贝坦索斯镇人。

后来他问起我的打算。当我告诉他我一生的唯一梦想是再也别见到巴西警察时，他对我谈起了崇高的目标和其他的琐事。最后还竭力对我讲解他的教派的学说。据他说，一个教派不仅仅是一个教派，它也是人类未来的精神与物质繁荣的基础。

由于我们欧洲人和亚洲人是唯一拥有著名祖先的人，

所以我对那些美国人总是抱将信将疑的态度，我总觉得他们带有一种骗人的气味，不知诸位怎么看。

不是因为我是个仁慈善良的修士，远非如此。但是至少我们这些西班牙人和中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意大利人和印度人在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不知道跟谁斗争的时候，能够克制自己，能够忍受。我们不会从事教派的创立活动。

我是在严肃地跟诸位讲话。

好，我接着讲：牧师发现我有点不愿意充任他的教派的创办成员，就对我谈起一种合作商店：合伙者如果现在没有财产，可以用将来的财产担保买东西。尽管起初我觉得这个主意并不那么纯正，但后来我想，只要我能有东西吃就行，上帝会宽恕我的。于是我对他说，好吧，我参加。

为了发给我合作商店的证件，曾发生过一些小麻烦，但是到末了还是把贴着照片的证件交给了我。

牧师把我带到慈善协会，开始接受新的思想。

我在那里遇见了“我的小屋”的主人，他很有礼貌地要我原谅他，说他对我们思想的一致性一无所知。我还遇见了那个揪我脖子的警察和给他下命令的那个穿白衣服的先生，他们对我也说了类似的话。最先追赶我的那个老妇人、被我吓晕的那位夫人和偷我衣服的那个孩子也在那里。那个孩子长得消瘦、英俊，说话吞吞吐吐，把一包在海滩上偷去的我的衣服和一张名片交给我。名片上写道：

约翰·昂德佩蒂科特

在我们的先知路易斯·哈奇韦面前为使其会友赤身裸体深感惭愧。

他们那种热情是应当效法的真正榜样。

在会友们中间，我碰到一位同胞（来自西班牙卢戈省昌塔达镇的莫德斯托·劳雷伊罗）。他对我说，旅游者轻蔑地把救世主协会称为慈善机构。在对我说这件事时他是那么气愤，无论如何我也不敢反驳他。

我要莫德斯托介绍我去见迈阿密的有生力量，因为迈阿密（尽管诸位认为相反）是这样一个城市（跟一切地方一样），市长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莫德斯托比赫尔米雷斯主教更富有加里西亚人气质。他对我说，有生力量，真正的有生力量，那只可能是我以前欢呼过的力量。

我不再坚持，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看到坚持也没有用。于是我向一小群人走去，那里有两个美丽的姑娘。当我听到她们那么不恭不敬地议论伊布森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在那个时期，旅行的恶习已经在我的心里扎了根，听到光荣的南极发现者受到蔑视，怎么能不气得发抖呢？

我告诉她们，至今在我面前还没有人敢于议论伊布森、阿蒙森和华尔特·斯各特。好像神不知鬼不觉似的，她们把自己的愚蠢言论收了起来，准备到更合适的场合发泄。怎么会有这种事？

在聚谈会上有一个小老头，装腔作势地肯定说他有一位法国叔叔。他参加了大家的谈话，相当机警地使话题脱离了伊布森——在我面前，从来也没有人敢谈伊布森。长篇大论地讲了一遍后，谈了几条定义——据他说，是人类针对尊严的概念确立的，好像人类没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似的！

他像一位马赛或圣艾蒂安的真正的议员，滔滔不绝地讲着。由于他讲的东西我不懂，而且我认为他讲的东西和良好的习惯背道而驰，我便猛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让他闭嘴，告诉他，他讲的蠢话够多了。

这位法国人的侄子让我给他拼读“蠢话”这个词，因为他觉得没有听清楚。但是当我尽可能正确地为他读“F—O—L—L—Y”一词时，他竟做起怪相来，说什么我不懂得正音，说我是个到处流浪的斗牛士、不适应环境的人、思想的逃避者和不够格的教友。如果说我容忍他这么说，那是因为我觉得他讲的这一切很有意思。

当他恢复平静后，又主动重新开始了交谈。但是作为跟我谈论那些事情的先决条件，他要求我举止要庄重。

我从来也不曾试图掌握关于尊严的新奇概念，虽说我总是认为尊严就是填满肚子的能力。问题是，我几乎无意之中打开了话匣子，随心所欲地跟他谈起来。我的话居然很受欢迎。最后我说：你要求我有尊严吗？请给我钱！我说得恰到好处，博得一阵喝彩。

这时我想起那位希腊先哲。我想他是叫伊索斯塞勒斯，他曾对参议院说：你们想转动地球吗？想、那就请给我一个支点！

我觉得那个时代他们拥有的伟大思想和高尚姿态是和达弗尼斯与克洛埃^①的英俊及科斯梅与达米安^②的诚实一

① 4世纪希腊作家隆戈的田园小说《达弗尼斯与克洛埃》的主人公。

——译者

② 罗马王狄俄克勒西亚诺时代的殉道者。——译者

致的。

赞美在上天支配一切的上帝！只要有那样的4个机会，演说家的什么声誉不能建树呢？

当10年后我被推为迈阿密商会会长和慈善协会的合作商店负责人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贝坦斯索。

我和自己进行了几次可怕的斗争。其结果是我的精神往往变得萎靡不振。

我打好行李，动身了。

临行前，我给商会的秘书留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

贝坦索斯的一个厨房伙计，名叫塞拉芬。他在帕平^①高压锅里煮过鹰嘴豆。

再见！

胡安尼托的舌头早就不听使唤了。

“烧酒早晚会要他的命！”堂·大卫说。

“他说话怎么总是有始无终呢？”堂·洛伦索气愤地大叫。

^①帕平(1647~1714)，法国物理学家，有过许多以蒸汽做动力的发明。——译者

老 调 调

您认为我疯了吗？……不，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没有疯。但我不会向您作这样的保证。何苦呢！让您有机会大声嚷嚷？就像大家听到的那样：“呸！跟所有的疯子一样……以为自己神经正常！老调重弹！不，我的朋友，我不能，也不想让您称心如意……到这儿看一眼，然后就推论说所有的疯子都保证自己不疯，这太方便了……我没有疯，我再重复一遍，我可以向您保证，但我不会这样做，我要让您狐疑满腹。谁知道我的态度能否促使您相信我大脑完全健康呢！

堂·吉列尔莫没有疯。他被关在一座疯人院里，我可以担保，他神志清醒。他没有疯，但细看一眼，也许他并不缺少发疯的原因……但这与他有过一段时期自以为是泰戈尔又有什么关系呢？大街上不是有很多泰戈尔、纳尔逊、歌德、拿破仑在游荡吗？精神病学把堂·吉列尔莫关进了疯人院……这种解释梦幻的科学，这种宣称不存在正常人的科学，这种把精神病院称作医院的科学……这种抽象化了的科学，回避人性，不能解释一个人活了50年后会对自己还是同一个人产生厌倦，并突发奇想，要改变改变自己，要感到自己是另一个人，一个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甚至

截然相反的人，长着自己没有的胡子，戴着不同的眼镜，操着另一种口音，穿着别样的衣着，甚至具有另外的思想，如果需要的话……

从那天起，我便不时去看望堂·吉列尔莫，几乎每个星期四和某些星期日我都去。他对我总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堂·吉列尔莫实属人们所说的那种杰出人物，他具有中世纪笃信基督的乡村老伯爵的全部品质、全部威严、全部仪表：高高的个儿，瘦削的体形，肤色微黑，眼神忧郁而幽深……他总是穿一身黑色外衣、白色衬衫——每天夜里，乘没有人看见时，他把衬衫洗好，熨平——配以精心打上的领带，几乎总是在领带的同一高度别着一枚银质的头盖骨形别针，两根交叉的胫骨分别倚在两个G字上，这是他的名字吉列尔莫·加特纳的缩写字母。

他对我的情况颇有礼貌地表示出兴趣，但当我想知道他的情况时，他便回避话题。要诱使他讲出一点东西确非易事，有时好像就要达到目的了，他却突然缄口不语，露着一种让我发火的怜悯的微笑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两手插在裤袋里，对我说：“您知道吗，您这个人很滑头。”

说完，便朗声大笑。笑过后再也无法使他回到丢下的话题了。

在疯人院里，大家都尊重他，从入院起——至今已近14年了，他没有惹过一起事端。他可以随意出入花园、走廊，或坐在水池边观赏游鱼，或巡看洗衣房，化验室，或察看厨房——每逢这种时候，他都吹着古老的意大利曲调

的口哨……其他的疯子对他也都毕恭毕敬，疯人院的工作人员中，除3名医生外，都不相信他神经失常。

时光无尽而悠长，一天当我们谈到阴曹地府时，堂·吉列尔莫向我吐露说，如果他没有投水寻死的话——当然不是由于沮丧而是由于厌倦，那是因为他受不了冰冷的水温。

“一想到这我就难受，”他说，“斜侧着身子漂浮在池水深处，衬衣被浸泡得湿透……可能还大睁着双眼，体内灌满了水碱末儿，两眼红肿……您不觉得淹死的人可怕吗？但糟糕的事还远不止这些，您想想，突然，这样的事就轮到一个人的头上，他就得出庭受审，由于他是自杀身死的，就被送进地狱里烧烤……衬衣上的水，头发上的水，鞋子里的水，开始滚沸，死者被烧得一蹦老高，直到水蒸发完了，这时死者怀念起了泡湿他的凉水，因为开始消耗他皮肤里的水分了……”

又是一个星期四，我刚跨进疯人院的大门，门卫就像从贝壳里探出身子的蜗牛走出了他那又脏又乱又小的房间，问我道：“您去哪儿？上星期六已把堂·吉列尔莫安葬了。您一点也不知道？星期五早晨发现他淹死在水池里……可怜的人，那双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老大，水碱犹如沙粒把两只眼睛磨得通红……半光着身子……看看这个可怜人被凉水泡得湿漉漉的衬衣，真叫人难受……”

甜橙，冬天的水果

甜橙是冬天的一种水果。橙黄色的太阳沿着天地间的遥远道路、陌生而偏远的道路，徐徐地向山那边转去。

在一座燧石山脚下的阴影里，马儿的蹄下飞迸着火花。24幢房子拥挤在钟楼周围。房子幢幢残垣断壁，破烂不堪，黑乎乎的一团，仿佛患了黑斑病，渐渐把肌肉化成了粪土。昔日的钟楼苗条而魁伟，今天却没有了尖顶，破败光秃，可怜巴巴，像一位遭难的英雄。有时，一块大石头被狂风掀下来，像天灾一样飞落在某一片屋顶上，砸碎上百片瓦，从此再没有人修补。在钟楼上，白鹳的空巢还等待着春天的红色朝阳。这朝阳将召唤远方的鸟儿、奇异的鸟儿归来。它们像勤奋的孩子一样把日历牢牢地熟记在心里。

白鹳的空巢在石头上扎下了神秘的根，牢固的根。白鹳的空巢——24根干树枝毫无规则地搭在一起——没有山风可以把它吹毁，没有闪电可以把它打落。在空鸟巢上，也许像高空的燕隼那样，会最先掠过上帝的影子。

随着夜色的降临，房舍的窗口透出了微弱的灯光。那些窗扇不十分严密，总是留着一道裂缝，不知是为了幻想、为了恐惧还是为了希望：像一颗满怀渴望的心，像一颗在

孤独中得不到安慰的心。

如果眯缝着眼睛看去，那些透着光的裂缝就像捆在阴影上的干瘦的幽灵，就像最差的大刀片。这些大刀片各有各的光芒：有的像猫眼睛，有的像马眼睛，有的像狼眼睛。狼眼睛透出的是可恨的荆棘丛的颜色。那些光线的形状和动态，折磨着我们的脑神经，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棵古怪的树，一棵把可怕的枝条伸进脑髓接缝的树。

一阵刺骨的微风从山上吹下来，像一条饿狗沿着小巷寻食吃。风儿吹过牧师的油橄榄林，发出呼呼的声音。油橄榄林的颜色已经变灰，像陈旧的银子，像古老的银币，色泽已经模糊不清。

在油橄榄林下，一道砖围墙整齐地伸向小溪，保护着绰号叫“红脸”的埃斯特万·莫拉贡的绵羊，免得夜晚被黑狼叼去。莫拉贡这个小伙儿就要结婚了。高高的围墙上插满了多刺的灌木枝、扎人的干里莓、尖硬的碎瓶子和进攻性的、厚颜无耻、冷酷无情的粗铁丝。“红脸”的防护可谓森严壁垒。

皮卡特尔的酒馆屋顶很低，皮卡特尔身材高大。

皮卡特尔的酒馆潮湿、阴暗，皮卡特尔暴躁严厉、缺乏理智。

皮卡特尔的酒馆黑暗、嘈杂，皮卡特尔面色白皙，但是言谈风趣。

皮卡特尔五十岁。皮卡特尔不吃午饭。皮卡特尔老挨老婆打骂。皮卡特尔是个懒汉。皮卡特尔游手好闲。皮卡特尔是个酒鬼，是个烟鬼，是个赌徒。皮卡特尔爱往女人

群里钻。皮卡特尔曾在非洲当班长，在阿鲁特山一条腿被子弹击伤。皮卡特尔是个跛子。皮卡特尔脸上有麻子。皮卡特尔咳嗽。

“但愿你穷死饿死！”

“.....”

“眼睛上布满蛛丝！”

“.....”

“心里生蛆！”

“.....”

“舌头上生疮！”

皮卡特尔坐在柜台后面。

“你不想住嘴吗，赛古雷哈？”

“不想闭嘴，因为我不愿意。”

皮卡特尔是个注重实际的哲学家。

“你想让我再一次把你母亲的事讲给你听吗，赛古雷哈？”

赛古雷哈沉默了。

赛古雷哈是皮卡特尔的老婆。

赛古雷哈身矮体胖，脂肪多，屁股大，为人正派，说话唠叨。

赛古雷哈像少女一样健康美丽，面色红润。

赛古雷哈钻进了厨房，一声不吭。

“红脸”和皮卡特尔不是亲密的朋友。“红脸”的未婚妻在皮卡特尔家里当女佣人。据人们讲，皮卡特尔有时溜进

厨房，对“红脸”的未婚妻说：

“你别太劳累了。少干点儿没关系，让赛古雷哈干吧，她别的事情已经干不了了。”

据说，有一天“红脸”的未婚妻哭着离开了皮卡特尔的家。赛古雷哈打了她一顿，差一点把她的腰打断。

据说，赛古雷哈曾对人们说：

“她是一头猪，是个臭娘们。她和皮卡特尔一起钻进马厩里干下流事。”

人们问皮卡特尔的老婆：

“不过，你亲眼看见他们了吗，赛古雷哈大婶？”

皮卡特尔的女人回答：

“不。我如果看见他们，我会杀死她。当然我会杀死她！”

从此以后，“红脸”和皮卡特尔就不是好朋友了。

皮卡特尔的酒馆的横梁上挂着一些腊肠和若干涂着胶的纸条：防备夏天的苍蝇和七八月间嗡嗡叫的、好斗架的绿头蝇的粘纸条。

“红脸”是个喜欢说大话、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他会歪身扭屁股地跳进行曲速度的舞蹈。“红脸”戴着有帽舌的帽子。“红脸”善于用撒网捕捞河鲢鱼。“红脸”会吹着口哨阉猪。“红脸”善于在兔子经过的地方设圈套。“红脸”爱吹牛。

“红脸”的手艺是家传的。他父亲有一回用棍子打死一只狼。

“你在哪儿打死它的？”朋友们问他。

“这是真的，小伙子们。不然，我是不会讲的。”

由于跟别人赌的一升酒，“红脸”的父亲又走进一家商

店，要了许多一个铜钱的东西：一个铜钱的火腿、一个铜钱的盐、一个铜钱的带子、一个铜钱的钉子、一个铜钱的蔗糖、一个铜钱的胡椒、一个铜钱的乳胶、三块打火石、一个信纸活页夹、一个铜钱的蓝颜料、一个铜钱的腌猪肉、一个铜钱的面包形无花果饼干、一个铜钱的煤油、一个铜钱的砂纸。商店店主从柜台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铜钱。6个雷亚尔^①由打赌的那个人掏腰包。

后来，“红脸”的父亲去了药店，服了整整一个铜钱的小苏打。

“红脸”走进皮卡特尔的酒店。

“喂，皮卡特尔……”

皮卡特尔根本没看他。

“请叫我欧塞比奥。”

“红脸”坐在了一个角落里。

“喂，欧塞比奥……”

“你要什么？”

“给我一杯白酒。有带辣味的东西吗？”

“有腊肠，如果你喜欢的话。”

皮卡特尔端着一杯白酒走出柜台。

“还可以给你拿点大西洋鳕。”

“红脸”倚在墙上，小板凳的两条腿翘了起来。

“不，我不要大西洋鳕，也不要腊肠。”

“红脸”取出打火机，燃上他那支熄灭了的烟，仰起头，

① 西班牙辅币名，相当于四分之一比塔塞。——译者

几乎是愉快地吐出了长长的一缕烟雾。

“你给我一张粘苍蝇的纸。今天我很想吃你的粘苍蝇纸。”

“纸是我的，不卖。”

“苍蝇呢？”

“苍蝇也是我的。”

“全是你的？”

“全是。你这是怎么啦？”

皮卡特尔的酒馆里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也不敢说。

当警察走进皮卡特尔的酒馆时，发现皮卡特尔在柜台底下，脸上的一个刀口流着血。

警察把皮卡特尔扶起来，他的脸色像一级面粉那么白。

“这是怎么回事？”

皮卡特尔像个傻子，脸上的伤口缓缓地流着鲜红的血，仿佛一场噩梦似的。皮卡特尔低声地重复着他复仇的单调咒语。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警察走到“红脸”面前，他正在他的角落里等待着，不去看那幅场面。

“你在吃什么？”

“没吃什么，是粘苍蝇的纸。我吃什么跟警察没关系。”

甜橙是冬天的一种水果。橙黄色的太阳准是过了几个

小时才听到皮卡特尔的咒语的：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赛古雷哈用一条浸着茴香酒的毛巾为皮卡特尔包扎了伤口。然后在他的脑门上洒了些醋，好使他头脑清醒。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喂，你唠叨什么呀？”

皮卡特尔闭着眼睛，不听赛古雷哈的话。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在警察局里，“红脸”对班长说他只是想吃粘苍蝇的纸。

“我可以以我母亲的名义向你发誓：我要是能吃到粘苍蝇的纸，我会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的。”

班长大发雷霆。警察已经把“红脸”从床上扶起来。

当警察在班长的房门上敲了两下的时候，他还在做梦，梦见一位连长对他说：

“班长，你听着，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必须由非常自信的人承担的工作。”

班长不完全明白“红脸”干吗要吃粘苍蝇的纸……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吃粘苍蝇的纸呢？”

“红脸”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由，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那我告诉你，班长先生：这是我的怪癖！”

向赛古雷哈打听她丈夫和“红脸”的未婚妻的风流事的那些人聚集在伸向小溪的整齐的砖围墙外。

一个小时前，皮卡特尔像扒手一样跳进了插着扎人的树枝、黑莓、碎玻璃和硬铁丝的高围墙。

皮卡特尔手里握着一把闪着寒光的钢刀。那闪光就像夜间窗扇上透出的微弱发颤的灯光。夜晚的窗口总是留着一裂缝，天晓得是为了复仇、为了恐惧还是为了失望。

皮卡特尔口里念着那句吓人的咒语。正是这句咒语推动他跳进了“红脸”的砖围墙。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皮卡特尔靠近了温热、活泼、芳香、娇柔的羊群。他的心房冬冬地跳着，就像他和“红脸”的未婚妻关在马厩里那样。

皮卡特尔在羊群里走来走去；像公鸡一样妒忌，像在赤身裸体的女奴大军的混乱队伍里动手动脚的苏丹王一样下流。

皮卡特尔的喉咙梗住了。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皮卡特尔摸了摸一头没有对儿的绵羊的脊背。那头绵羊像他的年轻的妻子、也像“红脸”躺在马厩的脏地上的未婚妻一样望着他。

皮卡特尔的太阳穴嗡嗡地响起来。那头绵羊像一往深情而顺从的新娘那样既平静又害怕。

皮卡特尔的眼睛模糊了……绵羊也觉得目光消失了……

说时迟，那时快，皮卡特尔把手一扬，钢刀就刺进了绵羊的肚里。绵羊颤抖了一下，遂倒在羊栏的地上。

一阵大笑像一只大公鸡的狂鸣一样响彻山谷。

那些议论皮卡特尔和“红脸”的未婚妻之间不但有言语而且有行为的人们，仍然一动不动、默默不语地站在牧师的油橄榄林下，油橄榄林整齐地伸向小溪的围墙前。

警察不许人们靠近。

那个遇到什么事件总是迟到的军人问：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家回答他。“皮卡特尔把‘红脸’的一百头绵羊都宰了。”

是的，甜橙是冬天的一种水果。

当橙黄色的太阳顺着天地间遥远的道路、陌生而偏远的道路，终于转到山后面的时候，皮卡特尔已经离开残垣断壁、破败不堪、黑乎乎一团的房舍，沿着通向世界的道路到坚硬的燧石山那边去了。他像个梦游病患者似的一边走一边低声地重复着：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橙黄色的太阳照耀着那个场面，对发生的事情漠然置之。

是的，毫无疑问，甜橙是冬天的一种水果。

痴情的少女

卡塔利尼塔面对钢琴坐了好几个小时了。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佩毕塔！

大烛台胆怯地跳动着，贝多芬那青铜色的熟石膏头像的眉头皱得比平常更厉害了。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那是我唯一的梦想！

卡塔利尼塔经常弹起那支华尔兹舞曲。她弹得很好！

正值春天。卡塔利尼塔把她的一切梦想都寄托在春天。爬上阳台的宿根香豌豆和花园内塑像上的香堇菜使整个住宅弥漫着香气。她的卧房里、门厅里、客厅里、餐厅里、甚至走廊里和楼梯上，到处都闻得到香豌豆和香堇菜的香味。

她的卧房里，放着她的梳妆台和形似小平底船的别致高雅的床铺。

门厅里，立着衣架。不知为什么，这衣架总使她感到心惊胆战。

客厅里，摆着用粗麻布包着的小扶手软椅。

餐厅里，放着法国式的餐具柜，柜上有一面椭圆形的镜子。

走廊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幅英国的水彩画。

楼梯的扶手包着蓝色的天鹅绒，扶手的端点有一个彩虹色的玻璃球……

阳台敞开着，透过奇异的、像绣花头巾似的窗棂可以望见街道。石枢缝里长着小草，路边没有人行道；一间间小房子披着嫩绿色，一幢幢高房子爬满了藤蔓植物，仿佛穿一身绿衣。在房子的那边，在像肖邦的华尔兹舞曲的五线谱一样高高低低、却稳稳当当、既不倒也不淌的屋顶那边，是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随着进步不断增多的巨轮冒着浓烟，站满水手的小货轮更是司空见惯。大海的另一边便是英国。岸边的悬崖峭壁跟圣佩德罗一带的一样险峻。海边的绿色草地方方正正，跟吉萨莫地方的草地别无二致。不定哪天，他会从大海上到来，要她做他的妻子……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卡塔利尼塔继续弹着唱着！那些想法使她羞得面红耳赤……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那是我唯一的梦想！

砰！砰！砰！

卡塔利尼塔胡乱弹着钢琴，同时格格地大笑。她的清脆的笑声在整个住宅内回荡，最后的一阵回声消失在客厅

的金色的烛台镜和罗萨莱斯为她母亲画的肖像的像框之间……

在住宅另一边的长廊里，她母亲堂娜艾尔维拉为了消磨时光在绣一只大枕头。

“孩子！”

“妈妈！”

“别贪玩！好好练琴！”

卡塔利尼塔沉思了一会儿，微微一笑——她太幸福了！又让她那小巧玲珑的白手在琴键上跳动起来。

阳台上挂着薄纱窗帘，窗帘像翻过来的女用胸衣似地收拢在两边。这窗帘使小客厅看上去简直像一间洞房……空气像从过滤器里流进来的，像女人的长发一样又柔软又芳香。光线从纱窗帘上透进来，不再那么强烈，而变得像女人的怀抱那么温柔。在客厅里坐在钢琴前弹华尔兹舞曲，不停地弹着一支支华尔兹舞曲，她是多么惬意啊！卡塔利尼塔是幸福的，是能够期望的最幸福的人儿。

海啊！她十分熟悉“马塞拉少女号”的高桅杆——他准会搭这条船来。她对海上的帆船了如指掌。没有任何同样的帆船开进过这个港！就连不时到这儿来停泊的苗条的法国帆船萨菲尔号也跟它们不一样……“马塞拉少女号”远看犹如一只洁白的银鸥在浪尖上飞翔，或像一朵被海风吹向陆地的白云，更像阳光下晾在一面大镜子上的白手帕……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卡塔利尼塔弹啊弹啊，唱啊唱啊，从内心里感到快活。大海！“马塞拉少女号”！还有他！！……

.....

那是我唯一的梦想!

他是那么潇洒，那么高贵，站得那么笔挺。他三十五岁了，这也许是所有的男人都应该有的岁数! 他留着一头金发，蓝色的眼睛充满着幻想。他像一切好样的海员一样身材又细又长。他蓄着美丽的胡子。他戴的碟形帽上缀满了金银丝绣。他穿的长裤像白云一样白。他总是面带笑容.....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佩毕塔!

他多么喜欢华尔兹舞曲啊! 他跳华尔兹舞时，肢体灵活、自如，面部表情生动，老是转圈儿……不知为什么，他就是不晕!

卡塔利尼塔眼睛盯着大烛台或贝多芬的头像——用熟石膏塑成，涂着青铜的绿色——或窗帘的折痕，又陷入了沉思……

在住宅的另一边的长廊下绣大枕头——为了消磨时光——的她母亲堂娜艾尔维拉，从手里的活儿上抬起头来。

“卡塔利尼塔! 我的女儿!”

“妈妈!”

“你别贪玩! 好好练琴!”

卡塔利尼塔又微微一笑——她太幸福了! ——重新让她的手在琴键上跳动起来……

弹那支……

弹那支……

卡塔利尼塔心情异常激动。瞧吧，现在——尽管她已

经熟练——她弹不下去了！

弹那支……

弹那支——现在！——华尔兹舞曲，

佩毕塔！……

有时，幸福是那么激动人心，让你不能够克制……它在胸中洋溢，仿佛要奔流出来，淹没一切，感染一切，把一切染成玫瑰色……卡塔利尼塔满脸通红。只因为她想到了那件事情！她羞得面红耳赤。他献给她的那首诗（正如堂大卫对她说的，那首诗，亲爱的，那首诗……）：

我知道你叹息的目的是什么，

我明白你那种甜蜜而隐秘的

郁郁不乐为了啥。

这诗句多么美丽！多么巧妙！他多么了解女人的心啊！他真可爱！

卡塔利尼塔笑起来。那一天在防波堤上散步的时候，堂大卫——他什么都要涉足——不得不这样对她说：

“卡塔利尼塔，亲爱的，我敢说，这首诗是贝克尔^①先生写的。没有多少年以前，这位诗人在马德里还受到人们的广泛赞扬。”

但是卡塔利尼塔宁愿继续相信是他作的。

你笑我？终有一天，

亲爱的，你会知道为什么。

也许你不相信，

① 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以写浪漫主义诗歌著称。

——译者

但是我却晓得。

多么流畅啊！多么自然啊！

不，不会是贝克尔的。这些诗一定、必须是他作的。他朗诵这首诗时微闭眼睛，如醉如痴……她很了解贝克尔先生的诗。他的诗是另一种类型的。比如：

深色的燕子将归来，
飞到你的阳台上，
倒悬在它们的巢边缘。

诗意凄凉、悲苦。两相比较，有天壤之别！这类诗不是针对女人们的心写的。它仿佛一种抱怨，一种咀咒。与此相反，那些诗是多么和谐！多么洪亮！仿佛珍珠缓缓地从项链上坠落。对！就是这样！仿佛珍珠缓缓地从项链上坠落下来！

嘿，我要是会作诗的话，我一定能用最美最美的诗回答他！

仿佛珍珠缓缓地
从项链上坠落，

缓缓地，从项链上，缓缓地，从项链上……卡塔利尼塔仿佛诗兴大发：项链、大海、爱慕、憎恨……韵脚一个接一个^①，争先恐后、急不可耐地涌出来，她觉得诗句简直要冲口而出了：

亦似听到海水的涛声
和巫师的咒语；

对，这样才合适：听到魔法的咒语……怎么样？

^①这些词的外文字结尾都是ar。——译者

请你在这首诗中，
了解我这个完全纯正的心
和我这个女人的灵魂！
连同我的昨日和今晨。

卡塔利尼塔再也支持不住了。她精疲力竭，疲倦不堪，
倒在钢琴上叹息……

我从来不相信我竟会作诗！他知道会多么高兴啊！看
他现在还说不说是贝克尔先生的诗罗！

在住宅的另一边的长廊下，她母亲堂娜艾尔维拉……

日月如梭，秋天来到了。卡塔利尼塔的全部失望都发
生在这个季节。大海已经变成了凄凉的灰色……

卡塔利尼塔弹着唱着她的华尔兹：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她没有把他等来。他准是由于临时遇到什么货载问题
耽搁了。生活多么无情啊！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佩毕塔！

她不愿意想到船只失事。不，卡门的圣母不会抛弃她
的。一定是耽搁在……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弹那支华尔兹舞曲，
那是我唯一的梦想！……

唉，他啊！此时此刻，他想到她了吗？他在他的寝舱
里正在看她的照片吗？

她母亲已经离开了长廊。长廊下冷得不能再呆了。她母亲在缝纫间准备冬衣——为了消磨时光，她从手里的活儿上抬起了头。

“卡塔利尼塔！孩子！”

“妈妈！”

“把那些念头丢开！”

她母亲什么都知道了。多丢人哟！

“你别走神！好好弹琴！”

卡塔利尼塔像一团熄灭的火。秋天，她的全部失望都发生在秋天！

她想继续弹唱，但是不能。她咳嗽了一阵儿，把双手撑在琴键上——琴键发出一种像钢琴肚子里辘辘叫的声音，吐了一小滩血。

一年半后，卡塔利尼塔告别了人世。她并不悲伤，她知道他没有忘记她，知道他还在像以前那样爱着她。

她是在一个春天死去的。她把她的梦想都寄托在这个季节。而在那个春天，她更加确信无疑，他每时每刻都会来到她的身边。

一副墨镜

胡安告别何塞菲塔·多明格斯，向咖啡馆走去。就在前一天，因为付不起钱，他被咖啡馆老板娘赶了出来。

“我还有8个多杜罗^①，”他想，“我认为，到那里买几支烟，再惩罚一下那个脏婆娘，算不上是什么强盗行为。另外我还可以花五六个杜罗为何塞菲塔买两幅版画。

他乘上17路公共汽车，到了毕尔巴鄂街心公园，在一家理发馆的镜子前梳了梳头，又把领带正了正。

“我看，我这幅模样满不错了……”

昨天他从哪道门被赶出来的，今天他又从哪道门走进去。他希望还是让昨天那个服务员接待。如果可能，他也坐在昨天坐的那张桌上。咖啡馆里热似蒸笼，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乐师们正在演奏探戈曲《舞会进行曲》。这首曲子使胡安回忆起若干模糊、遥远但很甜蜜的往事。

老板娘为了不丢掉她的习惯，这时高举双手在若无其事的顾客中间叫喊一阵，然后把双手装腔作势地、重重地放在肚子上。

胡安坐在靠近演奏台的一张桌上，服务员走过来。

^① 西班牙银币，相当于5个比塞塔。——译者

“今天她又生气了。要是让她看见，她会把你撕了的。”

“我可不怕她。给你一杜罗，给我一杯咖啡。昨天欠一比塞塔20生太伏，今天的一比塞塔20生太伏，剩下的全归你，我可不是小气鬼。”

服务员惊呆了。他的神色与其说正常，不如说像个傻子。他刚走了几步，胡安又把他喊了回来。

“请叫擦皮鞋的过来。”

“好。”

胡安又说：“还有卖香烟的。”

“好。”

胡安不得不竭力忍耐着，他的头有点痛，但是他不敢要阿司匹林吃。

堂娜·路易莎^①在跟服务员奥尔蒂斯说话。她吃惊地望着胡安。胡安假装没看见她。

咖啡送来了，他喝了两口，站起来向厕所走去。后来他不知道是不是在那里把包钱的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过。

回到桌上后，他擦了皮鞋，花了一杜罗买了一包长9厘米的雪茄烟。

“老板娘正在那里喝黑汤子。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种让人恶心的黑啤酒。”

到了街上，胡安觉得自己浑身发抖。可是他觉得他的钱花得很气魄。真的，他刚才的表现的确像个男子汉。

在去堂娜·路易莎的咖啡馆拉小提琴前，费利斯先去了

^①咖啡馆老板娘。——译者

眼镜店，他想了解一下墨镜的价钱，因为他妻子的眼睛越来越坏了。

“你看，这是仿制的塞伊斯镜片墨镜，一副240比塞塔。

“不，我没有说清楚。我是想问问三四杜罗一副的。”

店员十分轻蔑地望着他。他穿着白大褂儿，戴着一副镊子似的眼睛。

“你还是去药店里买去吧。对不起，本店不能为您效劳。”

费利斯来到一家家药店的橱窗前。有几家小有名气的药店还代顾客冲胶卷，玻璃橱里果然摆着墨镜。

“请问有3个杜罗一副的眼镜吗？”

店员是一位和颜悦色的漂亮女孩。

“有，先生。不过，我建议你不要买，都不怎么结实。稍微等一等，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一种相当好的新式眼镜。”

姑娘在柜台的抽屉里寻找了一会儿，拿出几个托盘来。

“请看，有25比塞塔的，22比塞塔的，30比塞塔的，50比塞塔的，18比塞塔的（这种眼镜不怎么好），还有27比塞塔的……”

费利斯知道，他的口袋里只有3个杜罗。

“这种18比塞塔的，你说质量差？”

“是的，省一点钱并不合算。22比塞塔的就不同了。”

费利斯对姑娘微微一笑。

“好，小姐，谢谢。我考虑一下，改日再来。对不起，打扰你了。”

“没什么，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胡安很快就没事了。他为自己的作为感到骄傲。

“教训得好！哈哈！”

胡安加快了脚步，几乎跑起来，不时还跳一下。

“等着瞧吧，看看那一头野猪现在还想说什么！”

“野猪”，指的是堂娜·路易莎。

走到圣贝纳多街心公园后，胡安想起了送给何塞菲塔的礼物。

“罗慕洛也许还在店里。”

罗慕洛是一位年迈的书店老板。在他那又脏又乱的小屋里有时能看到一幅有趣的版画。

胡安走过大学，往右一拐，走到罗慕洛的小屋前。

门下挂着一个小牌，牌子上写着“下班。有事情在门上留条”。里头有灯光，罗慕洛可能在整理卡片或在分发什么订货。

胡安用手指骨节敲了敲对着院子的小门。

“你好，罗慕洛！”

“你好，胡安，看见你真高兴！”

胡安拿出他的烟，罗慕洛从桌底下拖出火盆。两个人围着火盆坐下，开始吸烟。

“我在给住在哈恩的姐姐写信。我现在住在这儿，为了吃饭我才出门儿。有时我不想吃饭，就整天不离开这儿。对面的咖啡馆给我送杯咖啡来就得了。”

胡安拿起一把椅子上放着的几本书看了看。那把椅子用水竹做成，靠背已破烂，只能当书架用了。

“这些书很一般。”

“是的，不怎么样。罗曼诺内斯^①的这部作品《一个人

①罗曼诺内斯(1863~1951)，西班牙作家 ——译者

的生平纪事》却很有意思，十分畅销。”

“不错。”

胡安把书放在了地上。

“哎，我想买一幅像样的版画。”

“你愿意出多少钱？”

“四五个杜罗。”

“你拿 5 个杜罗我可以给你一幅特别有趣的。老实说，它不很大，但它是真东西。我买时就带着框。要是送人，对你再合适不过了。”

“是的，我想送给一位姑娘。”

“一位姑娘？好吧，我马上拿给你看。既然你不是送给一位乌苏利纳教派女教徒，也不是按尺寸定做，所以我们可以平静地吸烟，没有人催我们。”

“版画好吗？”

“我马上拿来给你看。画的是一位维纳斯，脚下有几个小人儿。还有几行托斯卡纳语或普罗旺斯语的诗，我看不懂。”

罗慕洛把烟放在桌上，打开走廊里的灯，转眼就拿来一个画框，用工作服的袖子擦着灰尘。

“你看。”

版画很美，而且是彩色的。

“色彩是现代的。”

“看得出来。”

“是的，我敢担保。”

版画上的维纳斯一头金发，戴着花冠，站在金色的饰边里。她身后的长发一直垂到膝部。右手拿着一朵玫瑰，左

手拿着一本书。维纳斯的肉体衬托在布满星斗的蓝天下。在饰边内的下方，有两个小圆圈儿：书本下面的圆圈里是金牛座，玫瑰下面的圆圈里是天琴座。版画的背景是一片被树林环绕着的草地。两个乐师在弹琴，一个弹琵琶，一个弹竖琴。同时有3对男女在交谈：两对儿坐着，一对儿在散步。上端的角上，有两个天使在鼓着腮帮子吹气。下面有4句没人看懂的诗。

“这诗写的是什么呢？”

“背面有译文，是卡德纳尔·西斯内罗斯大学的教授罗德里格斯，恩特雷纳为我翻译的。”

版画的背面用铅笔写着：“维纳斯，你像火红的石榴，
维纳斯，你像火红的石榴，
点燃着高尚的、激荡着歌声的心灵。
你用舞蹈和悠闲的欢乐，
也用柔情的出走，劝诱人们对爱情的追求。”

“你喜欢吗？”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一切。这些诗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模糊含蓄。你说呢？”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胡安又把烟拿出来。

“你总是烟不离身啊！”

“就今天。有的日子我一点也没有，只好捡我姐夫剩下的烟蒂。这你清楚。”

罗慕洛没有回答，他觉得这样更谨慎。他知道，一谈到他姐夫，他就生气。

“你要多少钱？”

“唉，就给我20个比塞塔吧。我对你说过要25个，不过，就给我20个吧。我是花了15个买的，保存在架子上差不多一年了。20个行吗？”

“好吧，找我一个杜罗。”

胡安把手伸进口袋。他皱起眉头愣住了，似乎在想什么事情。他掏出手帕，摊在腿上。

“我发誓，我的钱就是用它包着的。”

胡安站起来。

“我不明白……”

他在裤兜里找着，把口袋都翻了过来。

“我倒了大霉了！”

“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不愿意再想它了。”

他摸着西服上衣的口袋儿，把装朋友们的名片和剪报的又旧又破的皮夹掏出来。

“真想不到！”

“你丢了东西了？”

“5个杜罗……”

费利斯把他的小提琴放在钢琴上。他刚刚演奏完《舞会进行曲》。他对钢琴演奏者说：

“去一下厕所。”

费利斯从桌子之间向前走。他的脑海里仍然反复思索着眼镜的价钱。

“老实说，的确应该等一等。22个比塞塔的眼镜相当不错。”

他走到门上写着“男”的厕所门口，用脚推开了门：靠墙安着两个便池，一个15瓦的灯泡用铁丝网保护着。在一个笼里，有一颗像蟋蟀的消毒片特别引人注目。

费利斯独自在厕所，他走到墙边，看着地板。

“呃？”

唾沫堵在喉咙口，心房冬冬地跳，耳朵里久久地嗡嗡作响。他紧紧地盯着地板。门关着。他赶紧弯下腰去。不错，是5个杜罗。钱有点湿，不过没关系。费利斯用手帕把钱擦干。

第二天，他又回到药店。

“30比塞塔的，小姐，请给我一副30比塞塔的墨镜。”

心灵和眼睛里的拉·曼却

在晨光熹微中，旅行者坐在空落落的咖啡桌上，抱着种种希望，想到了那个朝四面八方开放的地区。那个地区为所有作家所歌颂，为所有幻想家所仰望；而那个瘦骨嶙峋、弱不禁风、想入非非、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血淋淋的残酷现实，骑一匹瘦马的绅士^①，则多少个世纪来在那儿留下了他的足迹。

多产而受大众欢迎的法国作家大仲马总是摆脱不了宫廷沙龙；戏剧家梅里美总是一错再错，竟至认为一切都一帆风顺。美国文学之父欧文·华盛顿过高地估价了摩尔人；西班牙神父、历史学家恩里克·弗洛雷斯把基督教世界研究得淋漓尽致；西班牙考古学家安东尼奥·庞斯最容易轻信别人的话；意大利那不勒斯舰队司令弗兰西斯科·卡拉乔洛侯爵沿西班牙旅行后又回到了他那喜欢卖弄学识、故弄玄虚的鲁西多罗。旅行者跟所有他这些同代人都大相径庭，截然不同。多年来，他强迫自己过上了一种近乎自我痛苦地惩罚的生活——这种惩罚洗涤了他的许多罪过，因而又使他感到甜蜜靠自己的双脚走遍全国，寻求命运要展

^①指堂·吉珂德。——译者

示给他的东西。他这样做的时候，心中空空荡荡，脑子里像一张白纸，只是充满幻想，没有半点儿具体材料，没有日期，没有统计数字，没有地域概念。

旅行者觉得这种毫无目的、无固定方向的行走十分惬意——否则他就不这样做了。他走到哪儿算哪儿，碰到什么算什么，就是说，一切遵从上帝的意志。他认为在旅行中上帝和他的诸位圣神会保佑他，只要他对他们笃信不疑，就绝不会遭到他们的背弃。

如果让旅行者在—一个货郎和一个按照一条严格的、冷清清的路线去征税的收税官之间选择的话，他宁愿作一位可以到处走街串巷地卖针头线脑和其他小玩意儿的货郎，因为货郎的面前总是广阔的世界，头上是高高的天空，脚下是坚实的大地，偶尔会遇到路旁的治安民警要求他出示证件。这一切都十分有趣。

如果一个患白化病的、口齿不清的、浑身散发着茴香味的村长就因为他缺乏证件而将他视为流浪汉，把他关进他的地窖里，他会毫不在乎，绝对地不在乎，因为那时他想到的是古代的神仙，那些大仙也是像他一样毫无目的、毫无方向地到处游荡，一股劲儿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只是偶尔在大树下停下来歇歇脚，或在暗夜的大墙下休息几个小时。

在阿尔卡利亚之行以后——那次旅行仿佛是手持蜜罐和香气四溢的烧酒去摆脱坐着不动的安逸生活——旅行者开始津津有味地琢磨起了拉·曼却之行。拉·曼却这块地方他早已了解，现在想亲自到那儿去走走。他想，在那儿的旅行会像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吃一个焦嫩的黄澄澄的大

面包，或者像在太阳就要离开比柳埃卡斯山、哈拉山和塞雷纳山的道路之际的干渴的下午喝到满满一大杯爽口的上等葡萄酒。

从这儿到那儿，一次旅行接一次旅行，旅行者始终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下去，尽管那样的生活不乏艰苦。他不愿步别人的后尘，闻别的旅行者的衣衫味，即使那衣衫上洒过香水。对，他要按照自己的心思和兴趣痛痛快快地旅行。上帝可以作证，他喜欢到旷野去，到散发着温和的家畜味的地方去；他喜欢闻到路旁的午餐味，喜欢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迈着疲惫的步子行走。

噢！这样的旅行有时候可大饱眼福哩！

他从马德里出发，大概托莱多已被远远抛在后边，前面拉·曼却地区像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海展现出来，那儿有皇城，有阿尔瓦塞特市的两个街角，也许有昆卡市的一角，甚至看到了卡拉特拉瓦的田野和以达官贵人的名字命名的平原。自然，还有蒙铁尔原野，那是我们著名的骑士堂·吉诃德去过的地方；还有阿尔库迪亚山谷，那儿以八哥啼唱甜蜜的爱情曲而遐迩闻名。再往前去，便是彼德罗家族世代居住的地方了；过了那儿，莫雷纳山就近在咫尺了。

有一次——对旅行者来说那是值得纪念的——我们的旅行者也变成了演说家。他在靠近拉·曼却中心地带的托美略索说，拉·曼却在他的心灵和眼睛里恰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演说家这样说的时候，脸上露出惊讶不已的神色，然而礼貌地挤满了塞万提斯剧院的听众却显得无动于衷。旅行者的判断并没有错，于是他终于相信他是在走

向一个海边的小镇，可这对当地在场的渔民听众来说，乃是最普通的常识，具有绅士风度的堂·吉诃德，是一个只身孤影的航行者。他生在拉·曼却，生在拉·曼却的大海之中，因为除了遥远的地平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森林还是山脉，能使他离开他的宏伟而崇高的事业。而桑乔·潘萨只不过是这位游侠骑士的指南针，他总是指着孤独的北方，指着骑士游荡的一条子午线，使他的行程不偏离一步，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而且亲身体会到，他的主人的遭遇从来都是不幸的，没有一件事如愿以偿过。甚至命运对他也是如此，有时候他竟被人扔到比畜栏的篱笆还高的空中反复地往地上摔。

啊，今天旅行者还是在没有目的地到处游荡，至于将来的事，那还仅仅是个模糊不清的计划。如果命运对他大发慈悲的话，某一天他倒真地想去试试。如果说现在还不应该把这一未成熟的计划公诸于世的话——因为人们常说，祸从口出——那么也不应该是一辈子把它埋在心中，因为那样会在后颈或鼻子上憋出疙瘩的。倘若落得这个结果，那人们是会站到街上耻笑他的。

先人们在阿拉伯干旱地区——芒克萨的旅行，在古罗马坎坡·埃斯帕塔里奥的旅行，以及在基督徒居住的蒙特拉贡的崇高而历史悠久的拉·曼却地区的旅行，都像是一种充满魔力的东西萦绕在他的脑际，震撼着他的每一条最隐蔽的神经，使他那颗喜欢浪迹天涯的心怀着强烈的欲望跳动得更加急促。

他感到自己有一点游侠骑士的风度，有一点绅士领主气派，不慌不忙地漫游。因为高贵的身份使他必须沉着冷

静，温文尔雅。显贵门第出身的人从来和急急忙忙的作风格格不入。这种骑士风度的自我感觉仿佛使他重新听到了塔布拉·雷冬达的绅士们所熟悉的尖厉的号角声，这些绅士跟拉·曼却那些整日异想天开的绅士是不可等量齐观的。

人所共知，对待生活，不外乎两种态度：要么像那个任性的、几乎像神人一般的吹笛子的流浪汉——请读读《堂·吉珂德》，或读读英国18世纪作家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要么做一个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地在政府里混饭吃的自恃清高的文人学士，像英国勋爵麦考利，或像桑乔·潘萨。

吹笛子的人的生活是自由的，他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随时吹奏自己的长笛。但是，当际遇不佳的时候，他则不得不付出痛苦的代价。然而，话也该说回来，那些享受荣华富贵的人，为了自己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也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这一点，没有亲身经历者是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上述离题的胡思乱想，肤浅的见解，此时正映现在作家——对不起，是旅行者——的头脑里，涌向他的笔端。他以为自己的想象中发生在拉·曼却的事是绝对不会有错的。拉·曼却人的享受不是外露的、有形的东西，而是内涵的，仿佛蒙着七层覆盖物。这种精神享受目前正存在于那位沿田间小径毫无明确方向、四处流浪的人身上；也或许存在于那位在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浏览西班牙哲学家格拉西安·伊·莫拉莱斯的作品的人身上；也或许存在于那位小猪倌身上，小猪倌一手挥着劈啪作响的长鞭，一手举着高音长笛，正在驯服和照料他的黑色猪群。这些黑猪的脸与野猪酷似，但谁敢说它们的精神不如迷人的王子高

贵呢!

我们的旅行者对拉·曼却的爱远远超过了对一位已经不是处女但尚未寡居的女人的爱。他眯起眼睛，以便更好地回忆出现在拉·曼却的那些英勇美好的业迹。那些事迹与其说是亲身经历过的，还不如说是在梦幻中见到的。旅行者用迷离的目光透过咖啡馆里的汽水瓶和里脊肉小吃的边缘似乎刹那间又看到了那些场景，只是模模糊糊、转瞬即逝罢了。在这一时刻，他甚至连对窗外飞驰而过的火车都没有去看一眼。因为他可能记起了一件事：对于一个浪漫、自私和绝望的人来说，由于某一举动造成一时心情冲动可以变成坠塔身亡的可靠的第一步，就像西班牙文学家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那样，也或许像那只可能是魔鬼的猫一样，它企图一下子跳到月亮上去，但结果却像年轻的巫婆似地悬在了空中。

托美略索是一个伟大、崇高、富有而美丽的村庄。它像一个由于一生吃足了美酒佳肴而大腹便便的商船上的老海员，又像一位笑容可掬的新婚女郎。在这个村庄里，旅行者也有自己的发现，人们给他讲述了关于蒙德西诺斯地洞里的离奇古怪的故事^①。在那些地洞里，流水光洁而平缓，可成群的蝙蝠却大得像兀鹰一般，并且像下课的小学生一般喧闹。关于这些原始的地洞，有无数惊心动魄的神话和奥秘。只要上帝允许，过上一些日子，我们的旅行者总会为某些事迹感到惊讶。他在这个村庄睁大眼睛，把所有能听到的事情都刻印在他的脑子里，并且把无数模糊不

①见《堂·吉珂德》第二十二、二十三章。——译者

清的计划记录在心灵光洁的日程表上。可是时至今日，这些计划他还没有去实现。

旅行者是个城里人，因此也许他把在拉·曼却这样一片广阔的土地上漫游看成了过重的任务。那就仿佛一头慢慢腾腾的、愚笨的——但却是神圣的——大象，要将一个庞大的计划理出头绪委实不易。

即使写上一本厚厚的游记，也难以反映拉·曼却这片土地的概貌。在这块地方，每一只水沟里的金龟子、每一棵休耕地的虞美人、每一个村子里的顽童、每一个收割者、每一个摘葡萄的人、每一个骡夫、每一个教堂执事、每一位贵人老爷，都值得你大书特书，写出生动有趣的文章来。

面对拉·曼却犹如站在大海前，旅行者觉得他只能表现得既自豪又谦恭。

当我们周游一番、目睹许多事情返来的时候，噢，上帝呀，那时——说不定是哪一天，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欲说而不能的事，一个骑着健壮的、蹦蹦跳跳的小毛驴的磨房主人却能娓娓动听地讲得清清楚楚，使我们那纷乱的思绪得到梳理，从而茅塞顿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决不可过分清高。清高只不过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过。

“拉·曼却之行”这个题目，不管我们的旅行者是否想好，他都为它加进了幻想的色彩。“这是一次冒险的旅行”。他的耳边响着这样的声音。他是一个平和的人，但一生却没有过过安静的日子。此时他觉得要进入拉·曼却地区，那就仿佛受到远方美人鱼歌声的诱惑，肯定要迷失方向的。

让我们这位旅行者一无长矛，二无坐骑，只是像一位

朝圣者似地拐杖上挂着盛饮料的葫芦，惶惶不安，目光惊恐，神态愕然地在拉·曼却行走，这实在太难为他了。他从不希望在路程上得到什么，因为他害怕得到什么，只愿意落得个一身轻松。正因如此，他走了那么多的路，至今还没有累垮。

从托莱多山到内华达山，从阿尔瓦拉辛山到阿尔卡里亚，从充满田园诗情趣、响彻着牧歌的原野到令人倍感亲切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拉·曼却绵延展开，以世世代代的饥渴吸吮着自身的河流，像一只奇怪的神鸟似地从自己的脏腑中获取营养，像一个将自己的肉体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凛冽的寒风和烈日下的男人。它似乎在朗诵着一点什么，然而谁也讲不清楚那是一个醉汉还是一位受到天启的人在吟诵一曲单调而美妙动听的圣歌，而伴唱的也只是一种发出颤音的单弦乐器。

只有那些靠种种自我牺牲而生活的神灵才能懂得德国老哲学家尼采道出的真理。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就要登车被送往疯人院的时候，大概突然记起了堂·吉诃德，于是说道：凡是不致命的东西，便可营养一切。如果把这句话译成拉·曼却精确的西班牙文的话，意思就是：人所共知，不致命的东西都会使人发胖。也许现在是应该仔细想想，好好区别一下事物的时候了，因为即使肥胖也是不一样的。有的肥胖者甚至像一只袜子似地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得越来越瘦弱。如今的世界无奇不有，连基督徒都是五花八门的。

正如塞万提斯敢于承认的那样，风车实际上并不是游侠骑士堂·吉诃德想看到的不可征服的巨人。我们的旅行

者老老实实地相信，他在拉·曼却的旅行中没有看到一座风车，相反，倒是在莫塔·德尔奎尔澳和坎坡·德克里波塔纳看到了异乎寻常的可怕的巨人。某些学者，几位地理学家和相当数量的塞万提斯研究家（求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再提解释家和评论家！）不太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我们的旅行者不得不请求这些文人学士原谅，他宁可相信他亲眼看到的東西——他认为自己没有看错——而不相信堂·吉诃德是个理智聪明的人。

还在描绘成群的家雀栖落在雕像上的胖诗人拉蒙·德坎坡阿莫尔^①许久之前，人们便一直按自己的见解解释险恶的世界，解释真理和谎言，解释颜色的类别和眼镜的用途。为了认识拉·曼却，不，不，“认识”这个词在这儿太不合适了，应该说为了深深地爱上拉·曼却，一切的镜子，一切的眼镜均属多余，唯有亲自步入拉·曼却，坐在它路边的一块里程碑上，身临其境的观察一番，才是趣味无穷的。那可谓是对热心肠人的一种奖赏。

睁大双眼捕捉神秘的事物而对平庸无奇的东西漠然视之，这是在拉·曼却旅行的最佳方式，堂·吉诃德和他的瘦马，桑乔·潘萨和他的驴子就是这么干的。企图在拉·曼却看到拉·曼却所不具有的东西，那等于向榆树要梨。有些东西并非是拉·曼却没有，而是由于年代久远，拉·曼却将它们当作废物摈弃了。其实，本来就不应该向榆树要梨，因为榆树是路神为那些整年东奔西走、累得汗流浹背、

①拉蒙·德坎坡阿莫尔(1817~1901)，西班牙有争议的著名诗人。

——译者

疲惫不堪的人提供荫凉休息之所。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企求过多的人，到头来只能落得个失望。越是贪心，越会失望。挖空心思霸占一切的人，最后只能鸡飞蛋打，两手空空。

我们的旅行者很可能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某一天要到拉·曼却去旅行的，尔后他还要写一本游记。他没有更多的企求，他只是对这次旅行充满激情，充满憧憬，充满幻想，因为他的灵魂受到了启发。

到时候，我们的旅行者一步一步，不慌不忙，背负着永不失去的幻想，挎着一小包衣衫，靴子插在腰间，目光永远盯着远方的地平线，走啊，走啊……噢，这种无目的的游荡，是何等美妙的旅行啊！可此刻我们的旅行者还没有开始，还没有登程，还没有……

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咖啡馆里渐渐挤满了顾客，仿佛一个孩子慢慢长大一般。邻近的一张桌子上，一对年轻恋人怜悯地望着作家。旁边的一张桌子上，一位正在往小本本上抄发票的男人带点蔑视地望着作家。不远处的另一张桌子上，一位已是半老徐娘，长着胡子、浑身戴满假珠宝的夫人傲慢而冷漠地望着作家。

当作家察觉周围的人在看他时，他立刻惶恐不安起来，马上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他点燃了烟斗，侍者笑嘻嘻地向他走了过来。

“您呼吸困难。”

“是吗？”

“没错，先生。好像您有点发烧。”

旅行者——对不起，是作家——以其最通俗的方式请

求侍者原谅。他累了，样子有点滑稽。由于长时间地写字，他的手指有点疼，说不定由于思考，脑袋也有点疼。

“嗯……嘿嘿！不，我的身体没什么不适。我的脸色不好看吗？”

“不，先生，您说脸色不好看，这倒没有。”

作家微微一笑，表示无限感激。侍者压低了声调，几乎是贴在作家耳朵上像说悄悄话似地说：

“好一会儿您都在自言自语。”

作家沉默了。如果向侍者解释他并没有自言自语的话——尽管看起来像是那样——大概是非常困难的事，就是说，他肯定无能为力。

“您认为大家注意到这件事吗？”

“是的，先生，都注意到了。那位同她的未婚夫在一起的小姐说，也许您是位很不幸的先生，心中有着深深的痛苦。那位正在算帐的先生对我说……噢，您不会介意吧？”

“不，我不会介意。他说什么啦？”

“噢，可是……您会冷静对待，不会对他说什么吧？”

“天啊！不会，绝对不会！那个大傻瓜说什么对我有什么要紧？”

“那好，我来告诉您。他说您是个大傻瓜。”

“我的上帝！活见鬼！”

听了那一巧合的说法，作家不免有点恼火。为了忘掉那位算帐的先生，他的心灵和眼睛又重新去漫游拉·曼却。那个地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罪恶下的恋情：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作者=（西班牙）卡·何·塞拉

页数= 3 6 8

S S 号= 1 0 1 6 2 0 7 2

出版日期= 1 9 9 1 年 0 5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罪恶下的恋情 - -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顾文波译）
风车（朱景冬译）
不受赏识的艺术家（朱景冬译）
艺术家咖啡馆（李德明译）
矮个儿消夏者（尹承东译）
流浪汉胡安尼托（朱景冬译）
老调调（申宝楼译）
甜橙，冬天的水果（朱景冬译）
痴情的少女（朱景冬译）
一副墨镜（朱景冬译）
心灵和眼睛里的拉·曼却（尹承东译）